

續後漢書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四

列傳第七十一

叛臣

漢

孟達

父倫
中軌

黃權

叛者反君背國不臣之甚者也。春秋之時始則諸侯叛王，次則大夫叛諸侯，又其次則陪臣叛大夫，聖人每謹而書之，以正不臣之罪。其叛而去者，祇曰出奔。如衛元咺奔晉，晉狐射姑出奔狄，之類是也。據邑而叛，不得已而去者，則曰自某奔某。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之類是也。其叛皆在其人也。據邑而叛，以地歸我者，則曰以某地來奔。邾庶其以漆闕丘來奔，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黑肱以濫來奔，之類是也。叛人之罪，不待貶絕而自見，我之納叛人之罪，尤重也。然祇曰奔，不曰叛，猶未絕之也。入國據邑以叛者，則曰入于某以叛。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之類是也。入則逆辭，以則疆辭，故直書叛絕之也。援外國入國據邑，披地逼君以叛者，則曰某國入某國，據某地以叛。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

蕭以叛之類是也。曰自曰入曰以曰叛。言重辭復甚之也。所以辨名定分。申固王法。人臣委質。可死而不可叛也。人君之命。可殺而不可較也。三國之義。魏爲篡漢之盜。吳始叛漢而終爲漢。與漢犄角治魏。故漢臣之始入於吳。終降於魏。吳臣之遂降於魏。皆叛臣也。魏之臣亦有入吳者矣。欲正君討賊。故申其志而不治也。篡叛臣爲叛臣篇云。

孟達字子度。扶風人也。父佗。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讓家監奴典護家事。招權納賂。賣官鬻獄。佗仕不遂。乃盡以其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爲之盡破。衆奴皆暫問佗所欲。佗曰。欲得卿曹拜爾。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常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佗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佗車獨入。衆人悉驚。謂佗與讓善。爭以珍物遺佗。佗得之。盡以賂讓。讓大喜。佗又以葡萄酒一斛遺讓。卽拜涼州刺史。佗生達。劉璋之遣法正迎昭烈也。令達副正。各將二千人。昭烈因令達并領正衆。留屯江陵。蜀平。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爲達兵所害。達將攻上庸。昭烈疑達難獨任。遣養子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遣妻子宗族詣成都。昭烈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爲副軍將軍。達耽儀並聽節制。關侯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侯命。會侯覆沒。昭烈恨之。封與達復忿爭不和。奪達鼓吹。達旣懼罪。又忿恚封。遂表辭昭烈曰。

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觀歸趣。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領將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于五湖。舅犯謝罪。遂巡河上。

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

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勛。自繫于

原注。左氏傳。秦伯納公子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投公子曰。臣負職。從君巡于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

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于君子。願君王勉之也。率所領降魏。時曹丕初卽王位。旣宿知達。聞其來。甚悅。令貴臣有識察者往觀之。還曰。將帥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不益欽達。逆與達書曰。近日有命。未足達旨。何者。昔伊摯背夏而歸商。百里奚去虞而入秦。樂毅感鷓夷而蟬蛻。王遵識逆順以去就。皆審廢興之符效。知成敗之必然。丹青畫其形容。良史載其功勛。聞卿委度。純茂器量優絕。當聘能明時。收名傳記。今者翻然濯鱗清流。甚相嘉樂。虛心西望。依依若舊。下筆屬辭。懷心從之。昔虞卿入朝。再見取相。陳平就漢。一覲參乘。孤今于卿。情過于往。故致所御馬物。以昭忠愛。又曰。今者海內清定。萬里一統。三垂無邊塵之警。中夏無狗吠之虞。是以弛網闔禁。與世無疑。保官空虛。初無責任。

從九倍通以看氏的亂俗

卿來相就。當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縮。紛道路以親。駭疏也。若卿欲來相見。當且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後輕騎徐徐來東。達至。誰進見。容觀閒雅。才辨過人。衆皆矚目。丕乘小輦將出。執達手。撫其背曰。卿得無爲劉備刺客耶。遂與同載。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群臣以爲待之太過。不宜委以方任。丕曰。吾保其無他。亦譬以篙箭射篙中爾。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遣書勸封降。封不答。申儀叛封。封走成都。昭烈殺之。申耽遂降魏。魏降耽懷遠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眞鄉侯。屯洵口。達初入新城。登白馬寨。歎曰。劉封申耽有金城千里而失之乎。聞者知其必復叛也。諸葛亮南征至漢陽縣。降人李鴻詣亮。時蔣琬費詩在坐。鴻曰。間過孟達所。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帝不聽爾。謹案。陳志費詩傳載詩語。及諸葛亮書稱。昭烈皆曰先主。蓋陳志所改書。今此作先帝。爲得其實。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己已。亮謂琬

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帝。反覆之人。何足與書耶。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遇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託名榮貴爲乖離乎。謹案。陳志費詩傳作乖離。册府及通志俱作乖離。與此合。志誤。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帝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度量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始達爲曹丕所寵。又與桓階夏侯親善。旣而不及階尚

皆卒遂失寵賴內不自安。于是復謀歸漢。達與申儀有隙。儀密表達有異志。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發。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關塞以救達。懿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雒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請命。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懿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也。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達。原注。魏略曰。宣王誘達將李輔及達甥鄧賢。賢等開門內軍。達被圍旬有六日而敗。於其首于維陽四達之節。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歸於雒陽。申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聚衆數千家。故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操。操加其號爲將軍。領上庸都尉。達平。弟儀內徙。耽卒於南陽。王冲者。廣漢人。爲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爲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爲樂陵太守。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爲郡吏。州牧劉璋召爲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昭烈。使伐張魯。權諫。原注。蜀志曰。左將軍有疑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爲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及昭烈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劉璋稽服。乃詣昭烈降。昭烈假權偏將軍。原注。徐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拒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闕。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賞之旨。先帝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少。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勳爲善者之心。及曹操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於是昭烈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

還南鄭。北降曹操。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昭烈爲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爲治中從事。及卽位。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昭烈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昭烈自軍江南。諸案。今志作自在江南。及吳將陸遜乘流斷閘。南

軍敗績。昭烈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所領并南郡太守史郤等三百一十八人詣荊州刺史。奉上

所假印綬。檠戟。幢麾。牙門。鼓車。降魏。曹丕置酒設樂。引見於承光殿。丕謂權曰。君舍逆效順。欲追蹤陳韓

耶。權對曰。臣過受漢王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聽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丕

善之。賜權金帛。車馬。衣裳。帷帳。妻妾。下及偏裨。皆有差拜。權爲侍中。鎮南將軍。封列侯。卽日召使驂乘。及

封史郤等四十二人皆爲列侯。爲將軍。郎將。百餘人。漢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昭烈曰。朕負權。權不負朕

也。待之如初。原注。裴松之曰。漢武用虛枉之言。滅李陵之家。劉主拒蓋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懸懸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劉主之謂也。漢降人或云誅權妻子。

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曹丕詔權令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後

得審問。果如所言。昭烈凶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丕察權有局量。欲試驚之。遣左右詔權。未至。問累

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震懼。而權舉止自若。後領益州刺史。徙占河南。大將軍司馬

懿深器之。問權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笑而答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懿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

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曹叡景初三年。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叡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

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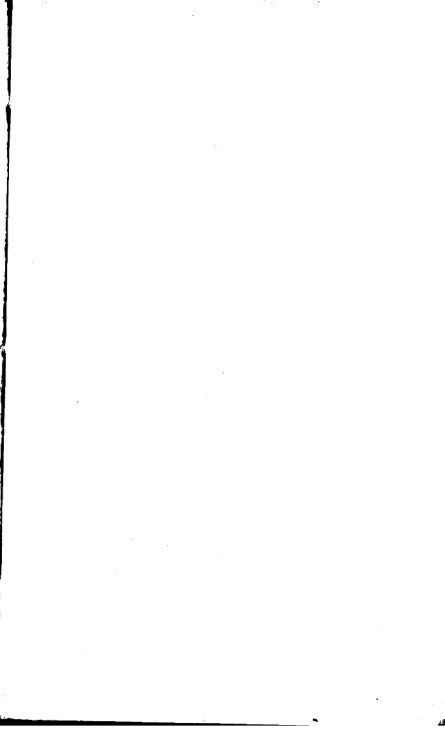
譚案。王德麟兩學紀聞曰。黃權對魏明帝之言。若以魏爲正。

矣。月犯心大星。王者惡之。漢昭烈聖而魏矣無他。權將何辭以對。

明年卒。諡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爲尙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戰於綿竹死之。

議曰。孟達反覆。逞其梟黠。終於誅滅。宜矣。黃權知慮逼臆。屢形忠諫。有大將軍之才。不幸而陷入曹氏。昭烈以負權自責。權惜一身。靦面僞朝。豈不負昭烈哉。若郝普、糜芳、士仁、吳之韓綜、孫秀、孫壹、步圍、孫楷。皆漢吳叛人。概見諸傳。普爲吳譎。舉零陵以降。使漢分荊州而不能討賊。犄角用武。芳仁爲吳譎。使吳襲殺關侯。遂失荊州而不能討賊。三子之罪大矣。吳之叛人。大抵皆孫皓時多其宗人。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叛之。故叛者有罪。致叛者獨無罪乎。紂貫盈而億兆離。皓惡稔而親宗叛。天命絕去。稱爲獨夫。迹底滅亡。可不戒哉。

贊曰。策名委質。是守是死。山岳可移。心無彼此。偷生隕節。挈瓶異人。尙克視息。豈爲人臣。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五上

列傳第七十二上

篡臣

魏

司馬懿子師 昭 司馬孚子望

夫取不以道曰篡。殺越人於貨，閔不畏死。凡民罔弗慙，不待教而誅之。況放弑奪攘，盜有神器者哉。故弑
兄而有國者，篡其兄者也。原注：魯公子嬰弑隱公，桓公以弟篡立是也。弑父而有國者，篡其父者也。原注：魯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而立是也。弑君而
有國者，篡其君者也。原注：齊田恆弑簡公而有其國是也。立於弑逆之朝而不討亦篡也。原注：晉成公立而推惡於人而誅
之亦篡也。原注：魯羽父立桓公而討齊氏有死者是也。由己以致弑亦篡也。原注：楚公子比劫立而靈王愾是也。給而不悟亦篡也。原注：晉張武而云四變篡而安帝不討是也。逼而從人亦篡也。原注：鄭歸生從子公弑靈公是也。王法所不赦，春秋所必絕，慘焉爲天下萬世之大變，必
殘其人，滯其宮，以爲亂臣賊子戒。故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凡寬假縱釋者，謂之獎篡。又何從而與之乎。
自王道凌夷，春秋不作，三家始篡晉，田氏始篡齊。然祗有一國，而未嘗有天下。遂受命而帝者，厥後莽雖僭
竊，繼卽澌滅。而光武中興，曹氏欺奪，雖有中國，而帝統自在。昭烈天下猶夫漢也。至司馬氏父子四世穿

穴締構弑一君。原注：高廢二君。齊王芳。陳留王奐。戕落本支，誅除人望，賊殺義士，酷甚新室。曹氏之初，遂取漢、篡魏、平吳，盜有天下，受命而帝，十有八世，載祀二百。自昔篡弑，未有若斯之極也。當時史臣爲尊親諱，自爲一代，不敢貶抑。其一時篡竊臣僚，皆與爲佐命元勳，猶未旣備責也。至後世著述者，因仍不革，是獎篡也，不可以訓。故正名定分，以懿師昭爲首惡，實充諸人爲魏臣，而盜魏與晉者，皆以爲篡臣。如宣王、景王、文王等，不制之號，皆削而不書，始終名之如操之於漢云。嗚呼！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自晉而下，宋弑兩君而篡。原注：安帝、恭帝。齊弑兩君而篡。原注：王順帝。梁弑一君而篡。原注：和帝。陳弑一君而篡。原注：敬帝。隋弑一君而篡。原注：昭宗。後梁弑兩君而篡。原注：昭宗。後晉弑一君而篡。原注：晉王。後周弑二君而篡。原注：隱帝。皆無討而有天不絕哉。

司馬懿字仲達，京兆尹防之子，兖州刺史朗之弟也。有狼顧相，反顧則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博學洽聞，性深阻若城府，任智數，多奇略，尤善孫吳兵法。見漢室衰亂，潛蓄異志。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操爲司空，辟之。懿以風痺辭，操使人夜往刺之，曰：「若動即殺之。」懿堅臥不動。及操爲丞相，又辟文學掾，敕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從命，使與子丕游處。遷黃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主簿，操爲魏王，轉太子。丕中庶子，丕信重之，遷軍司馬，孫權請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懿即勸操代漢，操不納。尋卒，曹丕立，封河津。

亭侯轉丞相長史及篡代以懿爲尙書頃之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黃初二年督軍官罷遷侍中尙書右僕射五年不觀兵吳疆留懿鎮許昌改封向鄉侯轉撫軍假節領兵五千加給事中錄尙書事六年不復大興舟師伐吳復命懿居守太和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景初元年增封食昆陽并前二縣

諸案晉書增封事在景初二年

初燕王宇謂叡關中事重宜遣懿便道從河內西還詔已行而叡疾篤復納劉放

計罷宇召懿叡自力疾爲詔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我此詔授太尉也辟邪馳去初懿至襄平夢叡枕其膝曰視吾面俯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及受詔便道鎮關中次於白屋而辟邪以詔至令馳入雒陽三日間詔書五至手詔曰問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閣入視吾面懿疑雒陽有變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入嘉福殿臥內升御床流涕問疾叡執懿手曰死乃復可忍朕忍死待卿指示齊王芳曰此是也卿其輔此朕無所復恨又教齊王令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曰陛下不見先帝屬臣以陛下乎遂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芳立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乘輿入殿爽欲使尙書奏事先由己乃徙懿爲大司馬朝議以爲前後大司馬累薨於位乃以懿爲太傅入殿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如漢蕭何故事正始二年秋七月增封食鄜臨穎并前四縣邑萬戶助望日盛而謙恭愈甚八年夏四月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謀遷郭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懿於是與爽有隙五月懿稱疾不與政事九年春三月

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石英等十一人與曹爽爲伎人。爽乃與當密謀不測。懿潛爲之備。爽黨亦頗疑。懿會河南尹李勝將往荊州。辭懿。懿詐爲疾篤。錯亂其辭。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也。故爽等不復設備。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曹芳謁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于是奏郭太后廢爽兄弟。時懿子師爲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懿列陳闕下。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懿親帥太尉蔣濟等勒兵出迎芳。屯於雒水浮橋上。奏爽等。爽惶懼。通懿奏。旣而有司發爽與何晏等謀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謐、鄧颺、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皆夷三族。二月。芳使太常王肅册命懿爲丞相。增封潁川之繁昌、鄧陵、新汲、父城。并前八縣。邑二萬戶。奏事不名。如漢霍光故事。懿上書辭讓。書十餘上。冬十二月。許之。復加九錫。朝會不拜。懿言太祖有大功德。漢氏崇重。故加九錫。此乃歷代異事。非後代所得議也。又辭不受。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淩見懿威詐益盛。謀廢芳。立楚王彪。因黜懿。三年春三月。王淩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討之。懿知其謀。不聽。夏四月。懿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而到甘城。淩計無所出。乃逆于武丘。而縛水次。以淩歸雒陽。至項。淩仰鳩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六月。懿寢疾。夢賈逵王淩爲祟。甚惡之。秋八月戊寅。卒于雒陽。年七十三。芳素服臨弔。喪葬威儀。依漢霍光故事。九月庚申。葬于河陰。諡曰文貞。後改諡文宣。子昭爲晉王。追尊曰宣王。武帝篡代。上尊號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廟稱高祖。懿內忌。

外寬猜阻多權變當操丕世勤於吏職輸力效計夜以忘寢至于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卒無猜嫌及平公孫淵大行殺戮誅曹爽并其支黨男女無少長姑姊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遂專大柄昇之師昭竟遷魏鼎云師字子元懿長子也沈毅多大略景初中拜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正始末懿將襲誅曹爽獨與師謀師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事平以功封長平侯懿卒師令其黨白芳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乃命師以撫軍大將軍輔政遷大將軍加侍中持節都統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正元元年春正月曹芳以師擅政弱寡王室不得有爲乃密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籛永寧署令樂敦冗從僕射劉寶賢等謀以太常夏侯元代師輔政師密知之殺豐捕誅元緝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諷芳廢皇后張氏增師邑九千戶并前四萬師讓不受芳以元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師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諷郭太后下令廢芳詔公卿會議羣臣失色師流涕曰皇太后令如是其若王室何咸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夫權定社稷以濟四海二代行之于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惟公命師曰諸君所以望師者重師安所避之于是乃與羣臣共爲奏曰帝不可以承天緒臣請依漢霍光故事收帝籙授帝本以齊王踐阼宜歸藩于齊使司徒臣柔持節與有司以太牢告祀宗廟遣郭芝入白郭太后后與芳對坐芝謂芳曰大將軍奏廢陛下芳乃起郭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於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郭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耶

但當速取纁綬。郭太后意折，乃遣傍侍御取纁綬著坐側。芝出報師，師喜，乃遣使者授齊王印綬。當出就西宮，芳受命涕泣，與郭太后別，就乘輿副車，從太極殿南出。是日與羣臣議所立，師曰：「彭城王，據太祖之子，以賢則仁，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乃與羣公奏郭太后，使請纁綬。」郭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且明皇帝當絕嗣乎？吾以爲高貴鄉公者，文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于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師乃更召羣臣，以郭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曹髦。奏可使中護軍望，兼太常河南尹肅，持節與少府褒、尚書亮、侍中表等奉法駕迎髦於元城。師復請纁綬，郭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欲以纁綬手授之也。」髦至，乃親受纁，癸巳詔曰：「德茂者位尊，庸大者祿厚，古今之通義也。其登位相國，增邑九千，并前四萬戶，進號大都督，假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賜錢五百萬，帛五千匹，以彰元勛。」師固辭相國，初師日有瘤，使醫割之，驚而目出。謹案：正元二年，司馬師伐毘丘儉，文欽之子蒞來攻，驚而目出，事見陳志。毘丘儉傳及晉書。蒙之以被，痛甚，謫彼敗而左右莫知。閏月疾篤，使弟昭總統諸軍，辛亥卒於許昌。年四十八。二月，喪至雒陽，髦素服臨弔，詔曰：「公有濟世寧國之勳，克定禍亂之功，重之以死王事，宜加殊禮。」其令公卿議制，有司議以爲忠安社稷，功濟宇內，宜依霍光故事，追加大司馬之號，以冠軍大將軍增邑五千戶，諡曰忠武。昭爲晉王，追尊曰景王，武帝篡代，上尊號曰景皇帝。陵曰峻平，廟稱世宗。昭字子上，景初三年封新城鄉侯。正始初爲雒陽典農中郎將，值曹叡奢侈之後，昭獨除苛役，勸農趨時，百姓大悅，轉散騎常侍，曹

爽寇漢以昭爲征蜀將軍。副夏侯元出略谷。次於輿勢。漢將王林夜襲昭。昭堅臥不動。林退。昭謂元曰。費
禕已據險距守。進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旋軍。以爲後圖。爽等乃還。遂拜議郎。及誅爽。帥衆衛二宮。以功
增邑千戶。夏四月。還洛陽。髦命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謹案。晉書。文帝紀。甘露三年春二月。斬諸葛誕。於及誅爽。帥衆衛二宮。以功增邑千戶。卽接夏四月歸于洛陽。夏四月上有闕文。今五月。髦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
河。樂年。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八郡地方七百里。封昭爲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焉。九
讓乃止。於是增邑萬戶。食三縣。諸子無爵者皆封列侯。秋七月。奏錄先世名臣元功之子孫。隨才敘用。四
年夏六月。分荊州置二都督。王基鎮新野。州。秦鎮襄陽。使石苞都督揚州。陳騫都督豫州。鍾毓都督徐州。
宋均監青州諸軍事。景元元年夏四月。髦復命加爵秩如前。又讓不受。髦以昭三世宰輔。政非己出。情不
能堪。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寮廢昭。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於陵雲臺。召侍中王沈。散騎
常侍王業。尙書王經。出懷中黃表詔示之。戒嚴待旦。沈業馳告昭。昭召護軍賈充等爲之備。髦知事泄。帥
左右攻昭。充使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刃出於背。髦殞于車下。昭召百寮議。使郭太后下令廢髦爲庶
人。以民禮葬之。以王經貳子己殺之。又歸弑逆之罪于成濟。收濟家屬付廷尉。濟兄弟不卽服罪。袒而升
屋。醜言悖詈。自下射之。乃殛。遂夷三族。與公卿議立燕王曹宇之子常道鄉公璜。更名奐。奐進昭爲相國。
封晉公。增十郡。加九錫。如初。羣從子弟未侯者封亭侯。賜錢千萬。帛萬匹。固讓乃止。二年秋八月甲寅。奐

使太尉高柔授昭相國印綬。司空鄭沖致晉公茅土九錫。固辭。三年夏四月，肅愼來獻楛矢、石弩、弓、甲、貂皮。奐命歸于大將軍府。四年冬十月，奐以命諸將攻破漢，獻捷交至，乃申前命，封爲晉公。丙午，奐命昭子中撫軍新昌侯炎爲晉世子。咸熙二年春二月甲辰，胸膠縣獻靈龜，歸於相國府。夏四月，孫皓使紀陟來聘，且獻方物。五月，奐命昭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旒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簾宮懸，位在燕王上。進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皆如帝者之儀。晉國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書、中領軍、衛將軍、官。秋八月辛卯，昭卒。年五十五。九月癸酉，葬崇陽陵。諡曰文王。世子炎嗣爲相國晉王。初，昭以兄師嫡長，早世無後，以炎弟攸爲師嗣，自貴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官歸攸。每曰：「此景王之天下也。」將立世子，屬意于攸。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髮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以炎爲世子。炎既嗣立，遂欲代魏，諷曹奐遜位。奐乃使太保鄭沖奉皇帝璽綬，禪位于晉。炎初以禮讓，魏朝公卿何曾、王沈等固請，乃從之。設壇於南郊，卽皇帝位。追尊昭曰文皇帝，廟號太祖。

司馬孚字叔達，懿之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懿仲達，孚弟植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爲八達。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諸昆蔬食水飲，披閱不倦。臨淄侯植妙選官屬，以孚爲文學掾。及曹丕爲太子，徙爲太子中庶子。曹操卒，丕號哭不已。孚諫曰：「大行晏駕，天下

侍殿下爲命。當上爲祖宗。下爲萬國。奈何效匹夫之孝乎。丕乃止。羣臣亦號哭。無復行列。孚厲聲曰。大行晏駕。天下震動。當早拜嗣君。以鎮海內。而但哭耶。遂與尙書和洽備禁衛。具喪事。奉丕卽位。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丕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便欲就用。不調餘人。孚曰。雖有堯舜。必用稷契。今嗣君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如何欲因際會。自相薦舉乎。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遂更他選。轉孚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內。除黃門侍郎。加騎都尉。時孫權稱藩。請送任子及遣前將軍于禁還。久而不至。丕以問孚。孚曰。先王設九服之制。爲要荒。難以德懷。故不以諸夏禮責。陛下承緒。遠人率貢。權雖未送任子。于禁不至。必有故。猶宜以寬待之。畜養士馬。以觀其變。後禁至。果以疾遲留。而任子竟不至。出爲河內典農。賜爵關內侯。轉清河太守。初。曹丕置度支尙書。專掌軍國支計。衆議以征討未息。動靜節量。度支爲重。及曹叡立。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叡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轉爲度支尙書。孚以爲擒敵制勝。宜有備預。每諸葛亮寇關中。邊兵不能制。中軍奔赴。輒不及事機。宜預選步騎二萬爲討賊備。又以關中連遭兵寇。穀帛不足。遣冀州農丁五千屯于上邽。秋冬習戰。春夏務農。由是關中軍資有餘。後除尙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尙書令。及大將軍曹爽專擅朝政。懿旣稱疾。孚亦不視事。及懿誅爽。孚與師屯司馬門。以功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吳諸葛恪圍新城。以孚督諸軍二十萬救之。孚次壽春。遣卞丘儉文欽等進討。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人者。借人之力以爲功。不可力爭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師望風。

而退。邊司空代王淩爲太尉。及漢衛將軍姜維出隴右。雍州刺史王經戰敗。遣孚西鎮關中。統諸軍事。征西將軍陳泰與安西將軍鄧艾進擊維。維退。轉太傅。及曹髦遇秋。百官莫敢奔赴。孚枕屍股哭之。曰。秋陛下者臣之罪也。奏推主者。會郭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篡代。曹奐就金墉城。孚拜辭執奐手。流涕歎歎。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詔曰。太傅助德宏茂。朕所瞻仰。以光導宏訓。鎮靜宇內。願奉以不臣之禮。其封爲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奉絹二千匹。及元會。詔孚乘輿上殿。帝于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之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又給以雲母輦。青蓋車。孚雖見尊寵。不以爲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南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如一。當以素棺單椁。斂以時服。泰始八年卒。年九十三。帝于太極東堂舉哀三日。給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緋練百匹。絹布各五百匹。錢百萬。穀千斛。以供喪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憲王蒼故事。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帝再臨喪。親拜。盡哀。及葬。又幸都亭。望柩而拜。哀動左右。給鑾輅輕車。介士虎賁百人。吉凶導從二千餘人。前後鼓吹。配饗太廟。九子邕。望。輔。翼。晃。瓌。珪。衡。景。望。字子初。出繼伯父朗。寬厚有父風。仕郡。上計吏。舉孝廉。辟司徒掾。歷平陽太守。雒陽典農中郎將。從司馬懿討王淩。以功封永安亭侯。遷護軍將軍。改封安樂鄉侯。加散騎常侍。曹髦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沈。鍾會。並見親待。數侍宴會。髦性急。秀等居內職。急有召便。至以

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乘。虎賁五人。師昭相繼輔政。未嘗朝覲。權歸晉室。望雖見寵待。每不自安。由是求出爲征西將軍。持節督雍涼二州諸軍事。漢衛將軍姜維屢侵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略。維不敢深入。進封順陽侯。徵拜衛將軍。領中領軍。典禁兵。尋加驃騎將軍。開府。頃之。代何曾爲司徒。武帝篡代。封義陽王。邑萬戶。給兵二千人。吳將施績攻江夏。邊境騷動。以望統中軍步騎二萬出屯隴陂。爲二方重鎮。假節加大都督諸軍事。會荊州刺史胡烈距績。破之。望乃班師。俄而吳將丁奉攻芍陂。望又率諸軍赴之。未至而奉退。拜大司馬。孫皓率衆向壽春。詔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據淮北。皓退。軍罷。泰始七年卒。年六十七。賻贈有加。望性儉吝而好聚斂。身亡之後。金帛盈溢。以此獲譏。四子奕、洪、整、琳。

議曰。司馬氏得政。而八達譁譁繼起。盛於齊之諸田。魏方疎絕骨肉。日益孤危。不及劉氏之季。廢興之迹。著於是矣。初誅曹爽。孚以尙書令爲司空。及誅王凌。由司空爲太尉。旣誅毘丘儉。廢齊王。立高貴鄉公。則以太尉爲太傅。居懿之位。終于魏世。坐視師昭之迹而不去。武帝篡代。以皇叔祖父封爲安平王。原情定罪。則懿之次也。其送齊王。則悲不自勝。弑高貴。則枕屍而哭。廢陳留。則拜辭隕涕。亦猶莽之抱孺子而泣。操之將終。涕泣而分香析履。一不及禪代之事。以一把淚欺天下萬世也。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自今視之。則魏之大姦也。又曰。不伊不周。不夷不惠。此正鄉原。賊德之甚者。中心蘊蓄。盡露此語矣。

謹案。司馬懿諸傳。于其征伐事蹟。多削而不載。蓋事蹟已分見于他傳。及晉本本紀。此特著其篡

代之跡而已。司馬孚傳削其奏議等文。意亦猶此也。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五下

列傳第七十二下

篡臣

王沈

賈充

韓壽
許子讓

鄭沖

王祥弟覽

何曾子劭

石苞子崇

陳騫

荀顛

裴秀

荀

馮統

王沈字處道，司空昶之從兄子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東郡太守。沈少孤，養于昶。事繼母寡嫂，以孝敬稱。好學，善屬文。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爲治書侍御史，轉祕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及髦將攻司馬昭，告沈及王業。沈業馳白昭，遂弑髦而立曹奂。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尋遷尙書，出監豫州諸軍事，奮武將軍，豫州刺史。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侵漢之役，吳人大出救漢，振蕩邊境。沈鎮禦有方，卒皆無虞。轉鎮南將軍。武帝立，拜御史大夫，守尙書令。加給事中。沈以才望顯名當世，是以篡代之事，羊祜、荀勗、裴秀、賈充等皆諮謀於沈。以佐命勳，轉驃騎將軍，錄尙書事。加散騎常侍，統督城外諸軍事。封博陵郡公。時荀顛爲司空，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何曾爲太尉，石苞爲大司馬，賈充爲車騎將軍，陳騫爲大將軍，同時並拜，皆封郡縣。

公號曰八公。泰始二年卒。諡曰元。沈素清儉。不營產業。使所領兵作屋五十間而已。子凌嗣。

賈充字公闕。豫州刺史逵之子也。逵晚生充。言後當有充闕之慶。故以爲名字焉。充少孤。居喪以孝聞。襲父爵爲侯。拜尙書郎。典定科令。累遷黃門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司馬師討毘丘儉。又欽於樂嘉。師疾篤。還許昌。召充監諸軍事。後爲司馬昭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諸葛誕舉兵。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敵之。可不戰而克也。昭從之。誕平。昭先歸維陽。留充統後事。進爵宜陽鄉侯。遷廷尉。轉中護軍。曹髦之討昭也。王沈王業奔告於昭。昭爲之備。髦率童僕數百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伯入遇髦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伯衆奔散。充遂率衆逆髦。戰于南闕下。髦自用劍。衆欲退。太子舍人成濟謂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正爲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前抽戈刺髦。刃出于背。殞於車下。曹奐立。進封安陽鄉侯。增邑千二百戶。統督城外諸軍。加散騎常侍。鍾會反於蜀。昭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據漢中。未至而會誅。時軍國多事。充與裴秀。王沈。荀勗同受腹心之任。昭又命充定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建。封臨沂侯。爲晉元助。深見寵異。祿賜優於百官。初。昭以兄師恢贊王業。欲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武帝寬仁。且又嫡長。宜主社稷。及昭寢疾。武帝請後事。昭曰。知汝者賈公闕也。武帝襲王位。拜充督國衛將軍。儀同三司。給事中。改封臨穎侯。及篡代。以充開建大命。遷車騎將軍。散騎常侍。尙書僕射。更封魯郡公。母柳氏爲魯國太夫人。初。柳氏知古今。重節義。竟不知成濟。

事出於充。每罵濟爲逆賊。左右無不竊笑。賜充子弟一人關內侯。後代裴秀爲尙書令。常侍車騎將軍如故。尋改常侍爲侍中。以母憂去職。上表欲立助邊境。帝不許。又以充女爲齊王妃。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假羽葆鼓吹。給第一駟馬。朝賢欲進忠規者。皆幸充去。而荀勗爲充畫策。以女爲太子妃。會京師大雪。平地二尺。軍不得發。既而太子當婚。遂不行。朝臣畏充側目。吳將孫秀降。拜爲驃騎大將軍。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尋遷司空。侍中尙書令領兵如故。會帝寢疾。充及齊王攸荀勗參侍醫藥。帝疾篤。朝廷屬意于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壻。親疏等耳。然當立德。充不答。及帝疾愈。聞之。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尙書事。咸寧三年。日食三朝。充請遜位。乃不許。更以沛國之公丘益其封。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充慮大助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并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軍致討。懼非其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不許。吳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驍師。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戶。分封從孫暢新城亭侯。蓋安陽亭侯。弟陽里亭侯。混從孫關內侯。衆皆增戶邑。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吳平。大慝。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堂以待之。罷節鉞僚佐。仍假鼓吹麾幢。充與羣臣上告赦之禮。請有司具其事。帝謙讓不許。及疾篤。上印綬遜位。帝遣侍臣諭旨問疾。殿中太醫致湯藥。賜牀帳錢帛自皇。

太子宗室躬省起居。太康三年四月辛未，年六十六，無子。以外孫韓壽子諡爲嗣。帝爲之慟，使使持節、太常奉策，追賜太宰、加袞冕之服、綠綬、御劍，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纓麾、大路、鑿路、輜輳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虎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一頃。諡字長淵，韓壽子也。頗才學，旣爲充嗣，與賈后中表專恣，權傾人主，貴游豪戚浮競之徒，輻輳其門，累遷散騎常侍、後軍將軍，以廣城君喪去職。未終，起爲祕書監、掌國史，立晉書，限斷，尋轉侍中，領祕書監如故。時諡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尙書于會中召諡受拜，誠左右莫使人知。于是衆始疑其有異志矣。賈后之弑楊太后，殺太傅楊駿，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皆與諡謀。及諡侍講東宮，恃其親貴，不爲愍懷。太子降屈，與太子弈碁爭道，成都王穎在坐，叱之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諡何得無禮！」諡怒，言諸賈后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初，廣成君欲以韓壽女爲太子妃，太子亦欲昏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賈后皆不聽，而爲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爲諡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爲言。及諡傲縱，數爲無禮，深惡之。諡至東宮，則舍去，入于後庭。諡遂蓄憾，譖太子于賈后，曰：「太子多蓄私財，以給小人者，賈氏故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后于金墉，如反掌爾。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可以自安。」后深以爲然，乃詐爲有娠，納產具，取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以代太子。遂譖構太子謀逆，廢於金墉，尋殺之。及趙王倫討賈后，以詔召諡于殿前，將誅之。諡走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兄棠，令

保弟散騎侍郎預、吳王友鑒、少弟蔚、謚母賈午，皆伏誅。於是賈郭韓三族無噍類矣。

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家貧恬退，耽玩經史。由是不爲州郡辟用。及曹丕爲太子，命冲爲文學。累遷尙書郎，出補陳留太守。儒雅無幹局，簞食縑袍，而以廉稱。大將軍爽引爲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勛，嘉平三年拜司空。及曹髦從冲受尙書，與侍中鄭小同俱被優禮。轉司徒。曹奂立，進拜太保，位三司之上。封壽光侯。雖居台輔，不預世事。從容自保而已。及奂遜位，使冲奉策。武帝篡代，拜太傅。進爵爲公。司隸李喜、中丞侯史光奏冲及何曾、荀頤等各以疾病，俱應免官。武帝不許。冲遂不視事，表乞骸骨。帝遣使申諭，固辭。上貂蟬印綬，詔又不許。九年，冲又抗表致仕，詔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賜几杖，不朝。朝有大政皆就諮之。又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幃篋褥，置舍人六人，官騎二十人。以世子徽爲散騎常侍，使常優遊定省。祿賜所供，策命儀制，一如舊典。明年卒。帝于朝堂發哀，追贈太傅。謚曰成。咸寧初，有司奏冲與安平王孚等十二人皆存銘太常，配食于廟。冲無子，以從子徽爲嗣。位至平原內史。

王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人。性至孝。早喪其母。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于父。每使除掃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食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水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以奉母。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

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如此。漢末遭亂，扶母及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辟命。母終，居喪毀瘠，幾不能起。徐州刺史呂虔徵爲別駕，祥年已六十，固辭不受。覽勸之，爲具車牛。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勵兵士，輒討破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州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曹髦立，與定策功，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毘丘儉，遷太常，封萬歲亭侯。髦幸大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髦北面乞言。祥陳君臣政化之要，聞者莫不警厲。及髦遇弑，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戶。及昭爲晉王，祥與荀顛往謁。顛遂拜，而祥獨長揖。昭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及武帝篡代，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御史中丞侯史光奏：祥年老，請免官。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祿賜如前。賜安車駟馬第一區，錢百萬，絹五百匹。牀帳簟褥，以舍人六人爲睢陵公舍人，置官騎二十人。以公子騎都尉肇爲給事中，使常優游定省。又以太保高絜清素，家無宅宇，權留本府。非所賜第，成乃出。泰始五年卒。諡曰元。覽字元通，祥弟也。母朱氏遇祥無道。覽見祥被捶撻，輒涕泣抱持。朱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供之。朱密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朱遽反誓之。自後朱賜祥饌，覽輒先嘗。朱遂止。于是覽與祥俱以孝友稱。累遷宗正卿、光祿大夫卒。

何曾字穎孝，太僕壻之子也。曾少夔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名。曹叡初爲平原侯，曾爲文學，及叡立，累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出補河內太守，徵拜侍中。嘉平中，爲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益積，曾奏劾之。時曹爽專權，司馬懿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曹芳之廢，曾謀爲多。正元中，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又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昭爲晉王，曾與高柔、鄭沖俱爲三公，入見，曾獨拜致敬。武帝襲王侯，以曾爲晉丞相，拜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篡代，拜太尉，進爵爲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以本官領司徒，曾固讓不許，進位太傅。以年老屢乞遜位，詔進太宰，侍中，公如故。朝會劍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賜錢百萬，絹五百匹，及八尺牀帳，篋褥，自副置長史掾屬，祭酒及員吏，一依舊制。所給親兵官騎如前，主者依次按禮典，務使優備。後每召見，敕以常所飲食服物自隨，令二子侍從。咸寧四年卒，年八十，及葬，下禮官議諡。博士秦秀議曰：「謹案諡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與此同，宜諡繆醜公。帝不從。策諡曰孝。太康末，子劭自表改諡曰元。劭字敬祖，趙王倫篡位，以爲太宰，驕奢簡貴，又汰于會衣服玩好，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雖太官御膳無以加之。諸案：晉元年卒，贈司徒，諡曰康。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有智度，偉儀觀。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狡無雙。」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謁者

陽翟郭元信求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元信曰二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既而被使到鄴事久未決乃販鐵于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謂苞當至公輔苞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在朝廷何小縣乎稍遷司馬師中護軍司馬懿聞苞好色薄行以讓師師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貞廉之士未必能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九合之謀漢高捨陳平之汚行而取其六奇之算苞雖未可上儔二子亦今之選也徙鄴典農中郎將歷東萊琅邪太守所在有威惠遷徐州刺史司馬昭之敗于東關苞軍獨全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授卿乃遷奮威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事督兗州刺史州秦譙案州秦見鄧艾傳與此合晉書作同秦誤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朱異丁奉來援誕苞逆擊破之異等退走壽春平拜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曹髦留語盡日既出白昭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遷驃騎將軍昭卒賈充荀勗議葬禮未定苞來奔喪慟哭曰某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遂與陳騫諷曹奐遜位武帝篡代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羽葆鼓吹泰始八年卒葬禮皆如魏司空陳泰故事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諡曰武苞六子越喬統浚儁崇以統爲嗣歷射聲校尉大鴻臚崇有才望累遷衛尉與潘岳等詔事賈謐窮極侈靡趙王倫篡逆爲孫秀所殺

陳騫字休淵，司徒矯之子也。

譚案·晉書·魏本廣陵劉氏，爲外祖陳氏所養，因而改焉。

沈厚，有智謀，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徵

爲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漢兵出隴右，以尚書持節行征蜀將軍，諸葛誕起兵，復以尚書行安東將軍，壽春平，拜使持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安東將軍，進爵廣陵侯，轉都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轉都督江南諸軍事，徙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封郟侯。武帝篡代，以佐命助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爲都督揚州諸軍事，餘如故。假黃鉞，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騫兄子悝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與賈充、石苞、裴秀等俱爲心膂，而騫智度過之，充等亦自以爲不及。咸寧三年，求入朝，因乞骸骨，賜袞冕之服，詔聽留京師。以前大尉府爲大司馬府，給乘輿，輦出入殿中。如漢蕭何故事。騫累稱疾辭位，許之位同保傅。在三司之上，賜以几杖，不朝。安車駟馬，以高平公還第。帝以其助舊耆老，禮之甚重，又以騫有疾，聽乘輿上殿。元康二年卒，年八十一，加以褒斂，贈太傅，諡曰武。及葬，帝於大司馬門臨喪，望柩流涕，禮依大司馬石苞故事。子輿嗣。

荀顛字景倩，尚書令彧之第六子也。性至孝，總角知名，博學洽聞，理思周密。以父助除郎中，司馬懿輔政，見顛，奇之，曰：「苟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拜騎都尉，賜爵關內侯。時曹爽專權，何晏等欲害太常傅巖，顛營救得免。及曹髦立，顛言于司馬師曰：「今上踐阼，權道非常，宜速遣使宣慰四方，且察外志。」毘丘儉、文欽果不服，舉兵。顛預討儉等有功，進爵萬歲亭侯，邑四百戶。司馬昭輔政，遷尚書，昭征諸葛誕。

留顓鎮守。顓甥陳泰卒。顓代泰爲僕射。領吏部。顓承泰後。綜核名實。風俗澄正。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以母憂去職。昭奏宜依漢太傅胡廣喪母故事。給司空吉凶導從。漢亡。復建五等。命顓定禮儀。顓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顓共刪改舊文。課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篡代。進爵爲公。食邑一千八百戶。遷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都督城外牙門諸軍事。置司馬親兵百人。頃之。又以顓行太子太傅。侍中太尉。如故。泰始十年卒。帝爲舉哀。皇太子臨喪。二宮賻贈。禮秩有加。顓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質直之操。惟阿意苟合于苟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顓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于世。顓無子。以從孫徽嗣。

裴秀字季彥。尚書令潛之子也。八歲能屬文。及長。兼綜學藝。時人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度遼將軍卞丘儉薦秀於大將軍曹爽。爽乃辟爲掾。襲父爵濟陽亭侯。遷黃門侍郎。爽誅。以故吏免。頃之。爲廷尉正。歷司馬。昭安東及衛將軍司馬。遷散騎常侍。昭討諸葛誕。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預參謀略。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邑千戶。曹奐立。以豫議定策。進爵縣侯。增邑七百戶。遷尚書僕射。咸熙初。釐革制度。苟顓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焉。五等建。封秀濟川侯。初。昭未定嗣。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懼不得立。問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言於昭曰。中撫軍人望旣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世子乃定。武帝卽王位。拜尚書令。右光祿大夫。與御史大夫王沈。衛將軍賈充。俱開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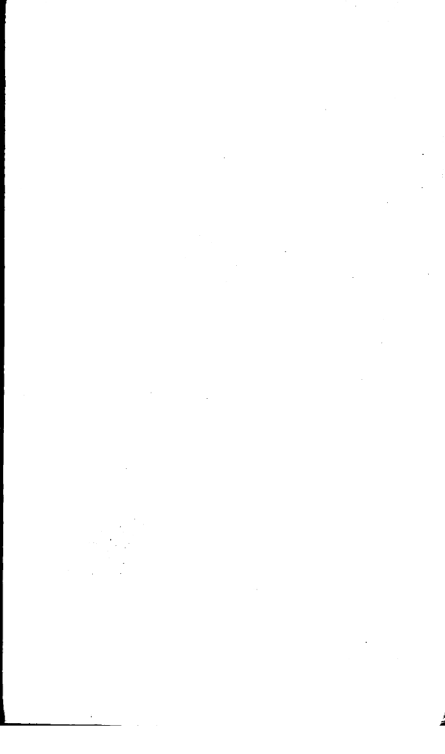
加給事中及篡代登遜之際。總握幾要。儀制典則。皆所裁定。加左光祿大夫。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拜司空。以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強牽引。漸以開昧。於是甄摘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于祕府。服寒食散。當飲熱酒而飲冷酒。泰始七年卒。年四十八。詔諡曰元。二子濬。頤。濬嗣位。至散騎常侍。早卒。濬庶子愷。不慧。別封高陽亭侯。以弟頤嗣。

荀勗字公曾。漢司空爽曾孫也。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太傅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博學。練達政理。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無敢往者。勗獨臨赴。出爲安陽令。有遺愛。縣爲立祠。轉驃騎從事中郎。遷廷尉正。參司馬昭大將軍軍事。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曹髦討昭。大將軍掾孫祐守閤闔門。昭弟安陽侯幹聞變。欲入。祐拒之。幹還白昭。欲族誅祐。勗諫曰。孫祐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祐乃族誅。恐貽私議。乃免祐爲庶人。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昭爲晉王。以勗爲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篡代。勗謀居多。封濟北郡公。勗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俄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王濬表請伐吳。勗與賈充固諫。帝不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功。封子一人爲亭侯。邑一千戶。賜絹千匹。又封孫顯爲潁陽亭侯。太康中。以勗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

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久之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失之。甚惆悵。或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我邪。居職月餘。以母喪上還印綬。帝不許。遣常侍周恢喻旨。勗乃視事。勗久管機密。有才思。探得人主微旨。不犯顏忤爭。故得終始全其寵祿。太康十年卒。詔贈司徒。諡曰成。勗十子。其達者輯。藩。組。輯。嗣。官至衛尉。卒。諡曰簡。子峻。嗣。卒。諡曰烈。無嫡子。以弟息識爲嗣。馮統字少胄。安平人。博習經史。機悟詭譎。仕爲魏郡太守。累遷越騎校尉。以便佞得幸武帝。遷左衛將軍。寵愛日隆。與荀勗朋附。賈充納賈妃。出齊王攸。皆其謀也。疾張華如讎。華之都督幽州。至鎮撫循夷夏。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統侍。帝從容語及鍾會。統曰。會之反。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統免冠謝曰。臣聞善馭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爾。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搆凶逆爾。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統稽首曰。陛下旣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耶。統因屏左右而言曰。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據方鎮。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時謂統之讒賊。楚費晉五不是過矣。太康七年疾篤。詔以爲散騎常侍。卒。帝甚惜之。

議曰。王沈、賈充皆世饜魏祿。朋煽篡竊。親爲弑逆。首倡禪代。校諸逆黨。師昭之次也。鄭沖、王祥經明行修。德有餘而節不足。與何曾、石苞等皆以魏大臣爲晉上公。號八公。改代易姓而居位自如。謂不與篡得乎。充諸人其始皆以至孝稱。終則或諛之爲孝。至於何曾之責阮籍。欲投之四裔。晏然以大孝自處。夫孝始于事親。終于事君。故以孝事君則忠。率理不越。守死善道。全德踐形。乃可謂孝。故舜烝烝乂不格姦。明于庶物。察于人倫。曾子省身。守約易簣。正終啓手。啓足全而歸之。乃爲至孝。彼方屠屠於飲食起居之間。輒敢黨賊篡殺。自陷大逆。如充成濟之事。竟欺其母不使之知。忽聞逆賊之罵。又焉得爲孝乎。荀勗、馮紆。諂附於充。蚤緣勢位。沾街小慧。協圖大姦。立賈后。出齊王。深樹禍本。宋邵雍有言。晉室之禍。不在于石勒。長嘯上東門時。在荀勗夕陽亭之一語。嗚呼。旣亡魏。又亡晉。復亡中國。旣覆賈氏。又覆荀氏。小人患失。一至此哉。

贊曰。以盜爲常。公行攘篡。魏遽爲晉。王路多難。禪陵未揜。鄴臺已荒。區區偷兒。視面高光。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六

列傳第七十三

取漢謹案·平吳傳有前序·取漢傳當亦有前序·今闕·

鄧艾州泰 鍾會向雄 衛瑾

鄧艾字士載義陽人也。謹案·陳志作義陽棘陽人·少孤。曹操破荊州。徙汝南。爲農民養贖。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書。故

太丘長陳寔碑言文爲世範。行爲士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族有與同者。故改焉。爲都尉學士。以口吃。

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爲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

軍營處所。時人竊笑焉。後爲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懿。懿奇之。辟爲掾。遷尚書郎。原注·世語

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同年十二三·獨者陽翟郭元信·武帝監軍郭懿元孫之子·建安中·少府吉本起兵許都·元信坐被刑在家·從典農司馬求人御·以艾爲典農·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遷至爲佐相·艾後爲典農功曹·奉使詣

宣王·由此見知·遂被拔擢·時欲廣田蓄穀爲伐吳資。使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

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旨。又謂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

于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

謹案·陳志作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屯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

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矣懿善之事皆施行

謹案通典曰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水四

百餘里設一犂六千人且耕且守兼所廣濶百尺二渠上引河漉下通淮潁大理諸陵于潁南北

穿渠三百餘里激田三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齊魯到京師農田兵田難犬之聲阡陌相屬正始二年乃開

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出參征西將軍事遷南安太守

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漢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

備不虞于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

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兵徑

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內侯加討寇將軍後遷城陽太守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

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強則侵暴弱則內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伺

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由是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以單于

在內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寢重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

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

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師新輔政多納

用焉遷汝南太守至則尋求昔所厚已吏父已死遣吏祭之重遺其母舉其子爲計吏艾所在荒野開

軍民竝豐。諸葛恪圍合肥新城不克，退歸。艾言于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建命。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而敗，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恪歸，果見誅。遷兗州刺史，加振威將軍。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彊，兵彊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無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于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絕，浮華之原塞矣。曹髦立，進封方城亭侯。毘丘儉作亂，遣健步齋書欲疑惑大衆，艾斬之。兼道進軍，先趣樂嘉城，作浮橋，司馬師至，遂據之。文欽以後，大軍破敗于城下，艾追之，至丘頭，欽奔吳。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鎮東將軍諸葛誕遣艾據肥陽。艾以與賊勢相遠，非要害之地，輒移屯附亭，遣泰山太守諸葛緒等于黎漿拒戰，遂走之。其年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謂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于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餽，五也。賊有點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已

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滅首千計。國威震於巴蜀。武聲揚于江岷。今以艾爲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前後增邑六千六百戶。景元三年。又被維於侯和。維卻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攻漢。大將軍司馬昭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宏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還。欣等追躡于強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道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旣自襄。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漢守將馬邈降。漢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

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篡等將斬之。

漢書·等今志作出。宋本作等。與此相合。

忠篡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尙書張遵等首。進

軍到雒。漢帝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牋詣艾。至成都。漢帝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而縛輿櫬詣軍門。

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漢人稱焉。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

漢帝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募益州刺

史。隴西太守牽宏等領蜀中諸郡。使于綿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漢兵同共埋藏。

艾深自矜伐。謂漢士大夫曰。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爾。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

兒也。與艾相值。故窮爾。識者笑之。十二月。詔曰。艾耀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搃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主。

稽首係頸。歷世述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吳

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也。其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封子二人亭侯。各食邑千戶。

注原

艾子曰。諸葛亮重人也。而驟用蜀兵。此知小國弱民。難以久存也。今國家一舉而滅蜀。自征伐之功。未有如此之速者也。

方郭艾以萬人入江漢之危險。鍾會以二十萬衆留劍閣而不得進。三軍之士已飢。艾雖戰勝克將。使劉禪數日不降。則

二將之軍難以反矣。故功業如此之難也。國家前有壽春之役。後有滅蜀之勞。百姓貧而倉廩。艾言於司馬昭曰。兵有

虛。故小國之慮在於乘時立功以自存。大國之慮在於既勝而力竭。成功之後。戒懼之時也。艾言於司馬昭曰。兵有

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

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並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

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于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

化之心不勑。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平定。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衛瓘喻艾。事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旣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鍾會胡烈師纂等皆白艾所作悖逆。變釁已結。詔書檻車徵艾。艾仰天歎曰。艾忠臣也。一至此乎。白起之酷。復見今日矣。艾父子旣囚。鍾會至成都。先送艾然後作亂。會死。艾本營軍士追出艾檻車迎還。瓘遣田續等討艾。遇於綿竹西。斬之。子忠與艾俱死。餘子在。惟還者悉誅。徙艾妻子及孫於西域。陳案。西域。陳志作西域。通志作西域。與此合。考後漢書郡國志。益州有西域郡。師纂亦與艾俱死。纂性急少恩。死之日。體無完膚。初艾當伐漢。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殄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憮然不樂。原注。苻綽冀州記。邵起自幹吏。位至衛尉。長子翰河中太守。中子敏大司農。小子信字君幼。寬厚有器。局。勤於當世。歷位冀州刺史。太子右衛率。翰子翕。字世都。清貞貴素。辯於議論。探公孫龍之辭以談。徵理。少有能名。時太尉府。稍歷顯位。至侍中中書令。遷爲監。裴松之曰。按蹇家辭云。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云有功。下云利見大人。往有功也。邵蓋斷章取義。不拘本文。故以有功代得中也。若此遷書多有之。秦始皇元年。晉武帝篡代。詔曰。昔太尉王凌謀廢齊王。而王竟不足以守位。征西將軍鄧艾矜功失節。實應大辟。

然被書之日罷遣人衆束手受罪。比於求生遂爲惡者。誠復不同。今大赦得還。若無子孫者。聽使立後。令祭祀不絕。三年議郎段灼上疏理艾曰。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夷滅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艾性剛急。輕犯雅俗。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敢言艾不反之狀。昔姜維有斷隴右之志。艾修治備守。積穀強兵。值歲凶早。又爲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不難僕虜之勞。士民之役。非執節忠勤。孰能若此。故落門段谷之戰。以少擊多。摧破彊賊。先帝知其可任。委艾廟勝。授以長策。艾受命忘身。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士衆乘勢。使劉禪君臣面縛。又手屈膝。艾功名以成。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艾誠恃養育之恩。心不自疑。矯命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本在可論。鍾會忌艾威名。構成其事。忠而受誅。信而見疑。頭懸馬市。諸子并斬。見之者垂泣。聞之者歎息。陛下龍興。闡宏大度。釋嫌忌。受誅之家。不拘敍用。昔秦民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爲立祠。今天下民人爲艾悼心痛恨。亦猶是也。臣以爲艾身首分離。捐棄草土。宜收屍喪。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紹封其孫。使闔棺定諡。死無餘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于後世。葬一人而天下慕其行。埋一魂而天下歸其義。所爲者寡而悅者衆。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爲陛下死矣。謹案。天下徇名之士二十字。陳志無。此據晉書。帝嘉之。九年詔曰。艾有功勳。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爲民隸。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爲郎中。艾在西時。修治障塞。築起城塢。秦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

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咸寧中積射將軍樊震爲西戎牙門武帝問震所由進震自陳爲鄧艾伐蜀時帳下將帝遂問艾死狀震具陳艾之忠言輒流涕先是以艾孫朗爲丹水令由此遷爲定陵令次孫千秋有時望光祿大夫王戎辟爲掾永嘉中朗爲新都太守未之官在襄陽遇火及母妻子舉室燒死惟子縉子行得免千秋先卒二子亦燒死艾州里時輩南陽州泰亦好立功業善用兵荊州刺史裴潛以爲從事司馬懿鎮宛潛數遣泰詣懿由此爲懿所知及征孟達泰又導軍遂辟泰泰領喪考妣祖九年居喪懿留缺待之至三十六日擢爲新城太守

原注世語司馬宣王爲秦會使書懿源詞泰君釋初登寧府三十六日擢隱守長官

馳爭秦曰政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志

聞戰騎土牛又何遲也衆實感悅後歷兗豫州刺史所在有績效累遷征虜將軍假節都督江南

諸軍事景元二年卒追贈衛將軍諡曰壯侯段灼譚案晉書灼字休然敦煌人從鄧艾伐漢有功封關內侯人爲議郎既中鄧艾又數上書言事謀謨經遠辭旨慷慨有國士之風累遷明威將軍魏興太守譚案晉書云卒於官

謹案目錄此下有鍾會衛瓘傳今闕

議曰鍾會微冀謀叛鄧艾專擅致嫌衛瓘詭計斃之得國而終不振旅荀卿曰兼并易能也堅疑之難哉然而當會之構艾瓘能拒之則艾不禽艾不禽則會不反亂何自而生哉與會圖艾濟其姦遂并誅滅獨享成功光賁公袞卒之父子九人一夕并命於是知天道之不可誣也贊曰火德告終岷峨失險三臣同罪功以過揜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七

列傳第七十四

平吳

羊祜 杜預 子錫 王渾 周浚 王濬 唐彬

建安以來。孫氏據有江東。迄晉太康六十七年。叻僭大號。抗衡中國。漂骸江漢。灑血淮海。廖并黔黎。頓缺鋒刃。苗民荆舒。淮夷吳楚。之禍所未有也。晉既代魏。增修德政。柔服以禮。包舉以術。賡克以來。乘孫皓之兇虐。東西萬里。六道並進。琅邪王伷出涂中。王渾出江西。王戎出武昌。胡奮出夏口。杜預出江陵。王濬唐彬下巴蜀。夷險清穢。天下始一。殘姓遺民。復獲生賴。此晉氏有功於天下之大者也。平者何定也。至是而天下始定。太平可期也。何以不書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滅者無罪。滅之者有罪。孫皓暴虐。復不死國。焉得爲滅。書平。晉也。尊晉所以罪吳也。故取平吳諸將。列於終篇。以卒三國之事云。

謹案。羊祜杜預傳文闕。止存議。

議曰。魏晉以來。專尚詐力。以相傾軋。羊祜獨務德信。開示公道。不爲掩襲。使吳人心服。一舉而奄有江淮。混一區夏。孔明之後。一人而已。至於謂王衍必敗俗傷化。告武帝以既平之後。當勞聖慮。卒皆如其言。晉

氏之聖臣也。杜預學識遠到，志力剛明，有古儒將之風，而德度弗逮。祐也。

王渾字元沖，司空昶之子也。沈雅有器局，襲父爵京陵侯。辟大將軍曹爽掾，爽誅免，起爲懷令。參司馬昭安東軍事，累遷散騎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咸熙中，爲越騎校尉，武帝篡代，加揚烈將軍，遷徐州刺史。時年荒饑，渾開倉廩賑贍，百姓賴之。泰始初，遷東中郎將，督淮北諸軍事，鎮許昌。轉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與吳接壤，宣布威信。前後降附甚多，吳將薛瑩、魯淑率衆十萬向弋陽新息。時州兵休放，衆裁數千，渾乃潛兵濟淮，出其不意，擊瑩等破之，以功封次子尙爲關內侯。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擊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籍其稻苗四千餘頃，獲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險易，攻取之勢。及大舉，渾率師出橫江，遣參軍陳慎、都尉張喬攻尋陽瀨鄉，又擊吳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吳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吳謹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來降。吳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旣而王濬破石頭，虜孫皓。明日，渾始濟江，登建業宮，置酒高會，自以先至江上，破皓中軍，按甲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原注：晉書王濬傳：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陵侯王濬，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寧之功。又擢大敵，獲罪悌，使皓險窮勢蹙，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爲公，封子澄爲亭

侯。弟滿爲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

復鎮壽春。時吳人新附。渾撫循接納。座無虛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服。徵拜尙書左僕射。加散騎常侍。會出齊王攸東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典。進齊王攸爲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違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贊王朝。與聞政事。實爲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爲人。脩潔義信。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伯駿各處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論。以損仁慈之美爾。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惟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所深忌也。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無偏重相傾之勢。令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

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

原注·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禮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

·漆室女曰·始吾以子爲智·今反無識也·傍人聞之·心莫不慘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爲子求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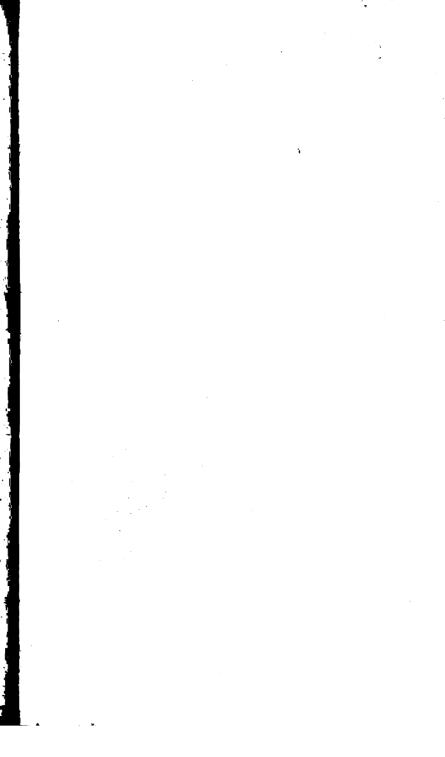
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意魯公老而太子幼也·敢陳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萬分之助臣而不

言誰當言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卽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唯陵比及誅楊駿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爲舊典皆令卓服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公孫宏說瑋曰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瞻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得宿望鎮壓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士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于事爲便帝然之又詔渾錄尙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台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卒時年七十五諡曰元長子尙早亡次子濟有傳

謹案目錄此下有周浚、王濬、唐彬三傳，今闕。

議曰：濬既克清建業，渾亦獻捷橫江，皆爲得僑，渾其次也。然語平吳之功，武帝歸之羊太傅，是已。濬等特輸力而終之爾，始用濬則祐也，著恩信則祐也，力請大舉以乘孫皓祐也，卒之杜預使濬不受節度，以成破竹之勢，而徑造建業，濬乃自以爲功而忘羊杜，渾又爭之，過浮於功矣。君子哉唐彬也，稱疾遲留，澹然無競，賢濬渾遠矣。近世曹武惠克金陵，稱疾以全生聚，及振旅凱入，以榜子見稱，奉敕江南幹事，回不矜而莫與爭功，豈彬之義，有以激之歟。

贊曰：九服兵爭，三方幅裂，吳天悔禍，蓋臣稱德，龍驤虎渡，虛焰撲滅，宏我王統，六合始一。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八

列傳第七十五

列女

漢

宏農王妃 皇甫規妻 陰瑜妻 盛道妻 董祀妻

魏

龐娥親 姜敘母 趙昂妻 杜有道妻 曹文叔妻 羊耽妻 許允妻

吳

孫翊妻 張白妻

柔順女之德。貞固女之節。二者兼備。婦道盡矣。故坤之繇曰。利牝馬之貞。其傳曰。柔順利貞。坤至柔而動也。剛夫婉婉而無不順。執德而不改其操。然後合乎坤德。才智工巧容色不與焉。是以詩稱靜女。美共姜也。原注。詩靜女。衛國風。毛萸傳曰。女德貞靜而有法。乃可說也。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春秋書紀叔姬。宋共姬。原注。春秋莊公二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鄆。二十九年。紀叔姬卒。三十年。紀叔姬。紀亡而叔姬不歸宗國。歸鄆以死。故特傳書以美之。襄公三十年。宋災。伯姬卒。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

•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與忠臣、良士、義夫、孝子共垂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傳母不下堂。傳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竹帛光石潔玉。皦然不朽。漢成帝嬖趙氏。劉向集古賢女爲列女傳。進規致諷。而班史不錄。范蔚宗始錄於東京書而爲之傳。典策之制備矣。有天地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兄弟。君臣上下以錯禮義。故咸恆爲易下經之首。書始降二女。詩始二南。禮本冠婚。重倫類也。一代之典。昭示萬世。可獨錄男而遺女德乎。三國之際。翻覆離合。臣子道喪。有婦人而不失節焉。又可無書乎。故復著列女篇。國別爲傳云。

宏農王妃唐姬者。潁川人也。董卓既廢少帝爲宏農王。山東義兵起討卓。卓懼。乃置宏農王閣上。使郎中令李儒進酖曰。服此以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爾。不肯飲。彌飲之。不得已。乃與唐姬及宮人飲醢。訣別。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我何報。棄萬乘兮退守藩。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元。因命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頽。身爲帝兮命天摧。死生異路兮從此乖。奈我獨兮心中哀。因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歔。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勢不復爲吏民妻。自愛。從此長辭矣。遂飲藥而死。時年十八。姬歸鄉里。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傕破長安。遣兵鈔關東。略得姬。僅因欲妻之。拒不從。而終不自名。尙書賈詡知之。以狀白獻帝。帝聞感愴。乃下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爲宏農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宏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成壙中。諡曰懷王。姬尋薨。合葬焉。

謹案目錄此下有皇甫規妻陰瑜妻盛道妻董祀妻四傳今闕

龐娥親者

謹案·陳志云·清母瑤·後漢書亦云字瑤·惟皇甫謐列女傳作娥親

酒泉表氏龐子夏之妻西海太守清之母祿福趙安

謹案·列女傳作趙君安

同·下

之女也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第三人皆欲復讐壽深以爲備會歲疫三人者皆死壽聞大喜會宗族相慶云趙氏強壯已盡惟有弱女不足復憂矣娥親子清聞壽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愴然隕涕

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與汝戴履天地爲吾弟之差也乃購利劍晝夜淬厲哀酸泣血鄰婦徐氏諫

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備衛在身爾雖有志邂逅不敵則重受禍絕滅門戶痛辱益甚矣願詳

舉動娥親曰李壽不死安能視息世間邪徐氏與鄰里咸笑之娥親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

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娥親乃棄家事乘帷車伺壽

都亭拔劍擊壽并中壽馬馬逸壽墜地溝中娥親斫之中樹折劍壽猶未死瞋目大呼娥親拔壽所佩刀

謹案·帷車·本後漢書·陳志作乘鹿車

白晝遇壽于

截壽頸持詣縣歸罪顏色不少變曰父仇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壽陽尹嘉壯其孝烈卽解印綬去官縱娥

親娥親曰讐塞身死妾之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典也敢貪生以枉王法乎擲壽頭請赴獄邨人強載還家

會赦得免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共表上其事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宏農張奐以帛二十

端禮之安定梁寬爲娥親作傳皇甫謐曰父母之仇不與共天地男子之義也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奮劍

仇頸慰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來未之有也詩曰修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續後漢書 卷七十八 一一九

姜敍母者天水人。敍字伯奕。建安中馬超攻冀。殺涼州刺史韋康。州人莫不感憤。敍爲撫夷將軍。擁兵屯歷。敍外弟楊阜故爲康從事。同輩十餘人皆略屬超。陰相結爲康報仇。未有間。會阜妻死。辭超歸葬。因過至歷。候敍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難。相對泣良久。舉室悲感。敍母曰。咄。伯奕。韋使君遇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洩變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爲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因敍敍與阜議。分人傳語鄉里尹奉趙昂及安定梁寬等。令敍先舉兵叛超。超怒。必自來擊。敍寬等因從後閉門。約誓以定。敍遂進兵入鹵。昂等守祁山。超聞果自出擊。敍寬等從後閉冀門。超失據。過鹵。敍守鹵。超進至歷。歷中見超往。以爲敍軍還。又傳聞超已奔走漢中。故歷無備。及超入歷。執敍母。母罵超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怒。卽殺敍母及其子。燒城而去。阜等以狀聞。曹操操嘉之。手令褒揚曰。姜敍之母。勸敍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蓋不過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原注。漢書。昭帝崩。昌邑王徵卽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延年更衣。敍夫人連從東廂謂敍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謀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須無決。先奉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敍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裴松之曰。案隱稱敍爲阜姑子。而本傳云敍爲阜外兒。與今名內外爲不同。諺謂姑子卽外兄弟也。阜傳曰外兒。故更姑子曰外弟云。

趙昂妻異者。不知誰氏女也。

原注。案皇甫謐列女傳。趙昂妻異者。故益州刺史天水趙偉璋妻王氏女也。偉璋女則姓趙氏。而妻昂則同姓也。此必有誤。不可考。故祇云不知誰氏女也。

昂爲

羌道令。留異在西。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

悉爲雙所侵。引刀欲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恃哉。吾聞西施蒙不潔。則人皆掩鼻。況我貌非西施乎。乃以溷糞涅麻而被之。黜食瘠形。自春至冬。竟得免。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英曰。婦人無符信。保傳則不出房。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惟憐汝爾。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藥。盡絕。英奔告昂。昂以良劑灌之。良久乃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攻冀。異躬著布韞。佐昂守備。又悉脫環佩首飾。以賞戰士。超攻益急。城中饑困。刺史章康。慙吏民傷殘。欲與超和。昂諫不聽。歸以語異。異曰。君有爭臣。大夫有專利。焉知救兵不到。關隴哉。當共勉。卒高勳。全節致死。不可從也。比昂還。康與超和。超遂背約殺康。又劫昂質其嫡子月於南鄭。欲要昂以爲己用。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相見。異欲信昂于超。以濟其謀。謂楊曰。昔管仲入齊。有九合之功。由余適秦。穆公成霸。方今社稷初定。治亂在人。涼州士馬。乃可與中夏爭鋒。不可不詳也。楊深感之。以爲忠於己。遂與異重相結歡。超遂不疑昂。良以爲己用也。及昂與楊阜等結謀討超。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之恥。喪元不足爲重。況一子哉。夫項麥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存爾。原注。戰國策。甘羅曰。一作託。昂遂閉門逐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異與昂保祁山。爲超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殺

異子月。自冀城之難。至於祁山。昂出九奇。異輒參焉。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也。貞淑有識量。年十三。適杜氏。十八而孀。居子植女。詳並孤藐。誓不改節。撫

育二子。教以禮度。卒皆顯名。傅元求韓爲繼室。憲卽許之。時元忤何晏。鄧颺。晏等欲害之。時人莫與爲婚。及憲許元。或曰何鄧執權。必爲元害。方排山壓卵。以湯沃雪。奈何。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虎睡爾。吾恐卵破雪消。行自及矣。遂與元爲婚。晏等尋爲詔所誅。植後爲南安太守。植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曰。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後果爲儀同三司。元前妻子咸年六歲。嘗隨其繼母省憲。憲謂咸曰。汝千里駒也。必當遠至。以其妹之女妻之。咸後果知名。其識見如此。年六十六歲卒。

曹文叔妻令女者。譙郡夏侯文寧之女也。文叔曹爽之從弟。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以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絕婚。強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迺徵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命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舉家驚惶。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爾。何至自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尙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司馬懿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

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魏侍中毘之女也。聰明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毘項謂之曰。辛君

知我喜不。毘以告憲英。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感。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感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弟儆爲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懿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魯芝率府兵斬關赴爽。呼儆同去。儆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于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殆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儆曰。然則儆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死。親暱之職也。汝從衆而已。儆遂出。懿果誅爽。事定後。儆歎曰。吾不謀于姊。幾不獲於義。其後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琇爲參軍。憲英憂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琇固請於司馬昭。昭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唯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琇竟以全歸。祐嘗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其明鑒儉約如此。泰始五年卒。年七十九。

許允妻阮氏者。不知誰氏女也。貌醜而賢。明有識鑒。允始見愕然。交禮畢。無復入意。阮遣婢覘之。云有客姓桓。阮曰。是必桓範。將勸使入也。既而範果勸之。允入。須臾便起。阮捉裾留之。允顧謂曰。婦有四德。卿有

其幾。阮曰：新婦所乏惟容爾。士有百行，君有其幾。允曰：皆備。阮曰：士有百行，以德爲首。君好色而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雅相親重。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曹叡疑其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阮謂允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允領之而入。叡怒詰之。允曰：某郡太守雖限滿，文書先至，年限在後。叡前取事視之，乃遣出。望其衣敝，曰：清士，遂有用之之意。允之爲鎮北也，謂阮曰：吾知免矣。阮曰：所謂禍在此，何免之有。及允死，門生走告。阮方機織，神色不變。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二子。阮曰：無預諸兒事。因移居墓所。司馬帥遣鍾會觀之。若二子才德及允，便當收之。阮聞會來，謂二子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率胸懷與會語，便自無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不可多問朝事。二子從之。會反，具以狀對。卒免於禍。教導二子，後皆顯達於晉。

吳孫翊妻徐氏者，不知何許人。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憲故孝廉，嬖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爲丹陽太守，皆禮致之，以覽爲大都督督兵。員爲郡丞，覽員常欲爲憲報仇。會翊親近邊，洪爲翊所困辱，覽員因與洪謀殺翊。諸縣令長共謁翊，翊將宴勞之。徐氏頗知卜筮，翊曰：吾明日欲爲長吏作主人，卿爲我卜之。徐氏既卜，謂翊曰：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不從。明日大會賓客，翊出入常持刀，宴罷送客而忘之。洪遂殺翊，走山中。徐氏遣人追獲之，覽員因殺洪，入居軍府。將軍孫河屯京城，聞變馳赴宛陵，覽員復殺之。遣人迎揚州刺史劉馥，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覽遂取翊諸侍妾，又欲逼取徐氏。徐氏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

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卽就外殺員。徐氏乃還。繯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聞亂。從椒丘還至丹陽。悉族誅覽員餘黨。擢嬰高爲牙門。其餘賞有差。

張白妻者。陸績女也。績於鬱林生女。故名曰鬱生。適張溫弟白。溫被罪。白等皆廢徙。鬱生亦當離婚。京朝名門。競欲娶之。鬱生誓不更嫁。奉溫姊妹三人。攻苦跋涉。節行益著。溫中妹已適顧承。而見錄奪官。乃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飲藥而死。鄉里并鬱生皆圖畫贊頌焉。姚信表請褒述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資。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鬱生。履貞特之操。立匪石之節。年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于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巖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于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誅。魯人志其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

原注。禮記。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真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綬。公曰。未之卜也。縣真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

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杞婦事見前。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開天聰。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權不聽。

議曰。皇甫規之妻。義概風節。凜凜乎秋霜。冽冰焉。嶄嶄乎折玉。截鍊焉。雖古之烈丈夫。無以尚已。龐曄之母。以女弱而手刃父仇。孫翊之妻。知能保身。勇能討賊。皆世所未有也。姜敍之母。趙昂之妻。以死徇義。亦其亞也。嚴辛阮之識慮。哲婦以成城者也。唐姬之義不受辱。終于宏農。令女之截耳斷鼻。卒存曹氏。與夫荀采之雉頸。張氏之仰藥。得柏舟共姜。白誓。春秋叔姬歸鄆之義焉。文姬之才辯。不幸而失身絕域。然能傳父之業。免夫之死。有足稱者。君子責備以爲失節。過矣。

贊曰。婉婉淑女。與士並列。至柔動剛。彤管焯節。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九上

列傳第七十六上

北狄

四夷總序

北狄匈奴 劉氏 石氏
沮渠氏 赫連氏

上世毗俗敦一均爲朴野相忘而不相競故無夷夏之分大庭軒轅帝有中土法制漸備風俗與王化遠

邇故鄙夷與粹職別悍暴與仁柔異于是乎制五兵征蠻尤以扞遐外唐虞之世投囚人于四裔以禦螭

魅原注左氏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喪隱賊好行內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渚敦少暉

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矯詭唐同服義莫慙以誅然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

訓不知話言背之則頑舍之則儒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內府其惡名以

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學侈不可盈厭參穀積實不知紀檢不分孤寡不

郵窮賤天下之民以比三內謂之異寶舜臣堯實於四門烈山澤疏川瀆驅龍蛇禽獸清滌土宇以居王民

流四凶族渚敦窮奇檮杌鑿鑿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原注孟子常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

之遺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治滄溟而注諸海決

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畫爲九州制爲五服限界區域以別內外約而不質以爲要絕而不治以爲荒於是

乎中國與外徼截然不相亂爰暨三后謹守內分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四

海之內斷長補短僅得萬里務廣德不廣地外夷之地當十倍于中國中國之德常百蓰於外夷是以服

柔而化所不化遂爲盛王其民不識蠻夷而鷙獮不敢爲病其或跳踉則禦之朔方伐之太原懲之荆舒

而已原注詩天子命我城彼朔方鑄赫南仲繼猗于襄又曰溇伐獯豸至于太原又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此二帝三王之世所以無邊塞之患也周德既衰

荒服不至原注史記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

征之吾聞犬戎樹率德而終守純固其有以禦我矣原注詩六月序小雅

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原注詩六月序小雅

犬戎逼周小雅盡廢中國始危原注詩六月序小雅

秦晉燕齊之西北楚鄧吳越之東南者以百數與盟會陵上國伐凡伯伐京師病燕侵齊伐晉滅溫滅衛

無復二帝三王之世原注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公及戎盟于唐僖公二十年齊人狄人盟于那文公八

公二十四年戎侵曹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公二年狄滅衛僖公八年狄伐晉十年狄滅溫十三年侵衛十

四年侵鄭二十一年侵衛三十年伐齊三十三年復侵齊左氏傳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以其病燕故也僖公

十一年揚距泉皋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原注然不至於大亂者猶有先王之遺澤所以爲天下之大閑者猶在

未與阻仇儲怨使必致死於我也五伯又衰列國各務廣土晉滅赤狄潞氏獲白狄子滅中山鮮虞虜鼓

子雋韃滅陸渾之戎秦滅義渠并西戎趙爲胡服破林胡樓煩燕破東胡于是匈奴始盛與中國爲仇秦

并天下廢井田開阡陌夷畎澮溝洫壞先王疆理盡爲平原曠野無以限其侵軼秋高馬肥長驅而入隴

沛鶻散震駭障塞始皇怒而大舉擊之塹山堙谷築長城萬餘里以限絕之胡人不敢南下牧馬而怨仇

益深矣原注春秋宣公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十六年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昭公十七年

晉荀息帥師滅陸渾之戎左氏傳僖公三十二年晉侯敗狄于箕鄧缺獲白狄子昭公十五年晉荀息帥師伐鮮

虞·克鼓·以鼓子高饒歸·史記·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與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于維色·當是之時·秦晉爲強國·晉文公撲戎翟·居于河西國洛之間·號曰赤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于秦·故自隴以西·有綿諸崑戎翟獫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馬氏响射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豁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皆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韓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論注而破井代以臨胡貉·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勾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部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秦穆公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河西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許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柯刺秦王·秦舞陽之子也·燕亦築長城·自遼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七·而三國邊于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壑豁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漢興匈奴圍高·諸侯叛秦·中國擾亂·諸侯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于故塞·漢興匈奴圍高皇帝於平城而漢復怨胡·原注·自此外夷諸事·自漢至晉五胡·各見後本傳·以中國新去湯火欲喫休之乃用裴敬和親策姑爲撫慰孝惠呂后時益嫚蔑不忌數入塞爲寇孝文始爲備禦計而孝武憤然小中國無復蒙恥奉幣之事大興師徒將衛霍而獵繡之剽王庭空漠北封狼居胥禪于姑衍以臨瀚海快心於狼望之北而猶未已乃大開西域三十六國以斷匈奴右臂而鄙善安息月氏大宛康居皆入屬國復通巴蜀西南諸夷而漢王夜郎入朝勦并南粵爲儋耳珠厓等郡徙甌粵之民於江淮之間定朝鮮爲樂浪元菟等郡地過三代數倍而民不逮夫十之一焉土雖廣而德不足終不能制其侵軼孝宣愛民致理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款塞入朝而羌戎起於西陲趙充國以歲月弭之故終西漢之世不復揚塵僞莽挑亂嚴尤爲三

策五難而不用。北鄙再聳。光武中興。遂連彭寵。立盧芳。侵擾幽冀。其後內亂。分爲南北。竇憲窮討。復空其庭。陰山無人。漢道克昌。而羌戎復擾。關中段熲。張奐之徒。梟夷降附。羸定一時。建安末。烏桓鮮卑始盛。曹操誅蹋頓。王雄刺軻比能。而二寇衰。及中國析裂。諸葛亮渡瀘。深入討雍闓。擒孟獲。南土心服。而不復叛。孫氏撫有交趾。閩粵。而無蠻禍。故終三國之世。邊徼不警。二漢刑清政簡。寬仁之治。四百餘年。中國之餘威。遺烈。猶振而未亡也。然而當呼韓邪之衰。潛阻塞下。與漢民錯居。南單于之降。令入塞居漠南。後復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分爲五部。戶各數萬。遍滿并土。趙充國討先零。遷之內地。馬援守隴西。遷煎當羌於關中。居馮翊河東。曹操令夏侯淵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毋丘儉征遼東。徙高句驪餘種於滎陽。時中國多故。彼皆新附。蹒跚單寡。勢猶未張。及晉混一區夏。綱紀不立。浮侈苟且。崇尚虛無。風俗大壞。家道日乖。骨肉相殘。諸部皆謂晉室可取而代之。一旦羣起。并吞割據。於是氐人爲成。爲秦。匈奴人爲漢。爲趙。羯人爲後趙。羌人爲後秦。鮮卑又爲五燕。諸種人爲五涼。無復二漢之世。而禍亂滋熾矣。皆植根于漢。滋蔓于三國。而昌熾于晉。是孰使之然哉。中國之德衰而尙力。故也。蓋修德以安中國乎。苟吾德化無不漸被。慕義而進。則引而進之。亂則定之。弱則撫之。危則安之。涵浸以仁恩。使常足厭仰。嚮如天地之無不覆。轉無不持。載如日月之無不照。臨則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矣。大哉二帝三王禦戎之道乎。初司馬遷傳匈奴。兩越。朝鮮。西南夷。大宛。班固復傳西域。至范氏又傳東夷。

南蠻、西羌、南匈奴、烏桓、鮮卑、并西域西南夷，謂之六夷。陳壽三國志祇傳烏桓、鮮卑、東夷而已。案王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又曰：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北方曰譯，并中國謂之五方。故詩書所稱，自中夏外謂之四夷。九州之外，四海之表，蠻夷戎狄，不啻百數，各設居方，別生分類，祇四焉耳。故別外夷爲四夷，傳匈奴、烏桓、鮮卑爲北狄，夫餘、高句麗、韓、倭等爲東夷，戎、羌、氐、西域爲西戎，蠻、西南夷爲南蠻。其行事前史載之備矣，故不復詳。撮其盛衰大端，推本中國治亂之所自，與後世失禦戎之道者，著於篇。

北狄者，幽營、并、涼、塞外諸狄也。其種落尙矣。自蚩尤亂九黎，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禽蚩尤，其兄弟八十餘人散入北土，或號山戎，或號獯粥。世雄朔易，舜流其工於幽州，其族類亦入葷粥。夏后氏之裔曰淳維，夏亡而亦入狄爲君長，卽匈奴之先也。

原注：史記索隱：張晏曰：淳維時奔北邊，又啜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播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葷粥，周曰獯粥。秦曰匈奴。章昭曰：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種亦是一也。夏道之衰，

后稷子孫不宦，原注：竹律反。失其官守，變於戎狄。公劉自狄入於豳，其後狄攻太王，太王遂走岐山下，作周

原注：史記：舜封后稷于邰，子不窋失其官，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自戎狄徙豳。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八世，至太王。逐粥或狄攻之，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 商人舉國從之，而周始大。獯猶始盛，西伯抑逐之。原注：詩采薇序曰：文王之時，西有玁狁之患，北有獯猶之難。其詩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又解曰：混夷散矣，維其嗚

既周公兼夷狄而中國無狄難者數百年厲王政衰狄始內侵於是宣王北伐

原注·詩六月·北伐也。其詩曰·獵狄孔熾·我是

用急·獵狄匪茹·整居焦穫·侵績及方·至於涇陽·

自周之東狄遂雜處齊晉燕衛之郊別爲赤狄白狄長狄山戎大爲諸侯害至於

滅衛盟齊侵晉伐王室出天子五伯迭興攘斥擯外晉主夏盟擊虜并滅狄少衰焉自戰國兵爭不恤遐

外匈奴乘之始大駸駸南牧燕趙秦代各築長城乘保障以禦之於是匈奴開王庭稱單于渡河南與中

國界於故塞盡有朔漠之地斗入西北萬餘里

原注·音墨·又如字·

順射殺其父頭曼單于自立爲單于

原注·史記·

頭曼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而頭曼

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密其善馬駒之亡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勅其騎射命曰鳴

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禽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殺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

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

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

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爲單于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

產西擊走月氏

原注·音支·

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越故塞至朝那虜施控弦之士三十餘萬盡服從北方而

原注·裴頠曰·骨

匈奴謂賢曰

與諸夏爲敵國自唐虞三代以來匈奴最大自匈奴之大而冒頓莫強焉冒頓姓擊鞮氏其國稱之曰撐

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始置左右賢王左右

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左右骨都侯

原注·裴頠曰·骨都·異姓大臣·匈奴謂賢曰

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

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

原注·史記·裴頠注·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

者也。關姓今亦有之。裴
顯曰：須卜氏主獄訟。

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

單于庭直代雲中，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置千長、百長、什長、

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

原注：顏師古曰：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

各有地分，以左右手爲次，圍獵戰陣，各相縣比，皆如

分地，不易其次，謂把手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

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

課校人畜計。

原注：史記索隱：鄭氏云：蹕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云：相蹕蹕蹕林，則蹕蹕是也。又

度曰：蹕，音帶。匈奴其社，八月中皆會祭蹕。

原注：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蹕蹕。此字與蹕音同，然林蹕字相近，或以林爲蹕。漢書服

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尙豎柳枝。衆騎蹕蹕三周，蹕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

其法拔刀尺者死坐，

盜者沒入其家，罪小者軋。

原注：史記索隱：軋，烏八反，如淳云：擗杖也。三音云：軋，輓也。

大者死，獄久者

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路有遺物，腐不敢取，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職官上左，坐列上

右，日上戊己，色上白，以黑爲凶服，始立及拜官，覲見大慶會祠，祭天神，皆白服白馬，謂之白道，土多砂磧，

草肥宜畜，鹵澤多魚鹽，其人逐水草畜牧遷徙，無城郭常居，無耕鑿之業，不粒食，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

刻木爲期，度兒能騎羊，則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肉食飲醢酪，自君長至奴婢均多寡同飲食，衣皮

革，被氈毳，以氈爲廬屋，俗皆能爲弓、車、鎧、刀、鞍、勒，士能彎弓，盡爲甲士，耐飢凍，習勞苦，往往獲臂善射，寬

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其畜多馬、牛、羊，

其奇畜則橐駝、驘、羸、馱、騾。

原注：音駝，馱，音駝，馱，音駝，馱，音駝。

馬尤駿健，日馳常數百里，有至千里者，將

戰則擇馬之壯而肥駿久弗乘者羈繫之不爲芻秣少飲之水謂之去油腸一再宿則人兼數騎晝夜馳突不憊也其人重約信雖數千里遠出歲年不愆其期以兵爲常故皆識虛實見兵勢善爲誘兵以包敵幹腹出奇星散電邁隱見不測大抵無正兵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恤禮義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困敗則靡奔瓦解矣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其所得鹵獲因以與之得人以爲奴婢故人自爲戰以趨利深入并命而不憚也以名爲號不諱無字尊巫醫坐於東上諸大人入見則令巫占之火前謂之過火門凡命官出軍則燒羊脾視其吉凶俗貴壯健賤老弱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妻其妻主死而無子及親族者奴卽有其家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家財尤畏雷霆馬牛羊震則舉羣乘之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不封樹則馳馬踐其上又周馳其旁不可復識而後已喪制不以尊卑見新月從吉始死號哭衆以酒酪飲之謂之添淚殺馬牛羊祭而食之焚其骨謂之燒飯所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婦事夫如事舅姑醢酪醢彘皮革車服器用皆婦人爲之男子朝出婦人爲捉馬加鞍勒執弓矢騎去而反行則在軍中主營落輜重畜牧不妒而甘服勤勞故男女皆自食力生長於兵無單家而乘以強後冒頓又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隔昆龍新黎之國原注魏略匈奴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此五國在匈奴北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爲賢漢初定天下而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祖自將擊之會大雨雪士卒墮指

廿二三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祖於白登七日。騎四面各如方色。東盡驪。北盡驪。南盡騂。西盡白。古所未有也。高祖竄使使問厚。厚問關氏。因用陳平祕計。解一角。直出使婁敬結和親之約。各引兵歸。漢乃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絮酒食物。約爲兄弟。孝惠高后時。冒頓遣漢嫚書。漢不與較。復厚遺之。原注。漢書高后時。冒頓突騎。酒爲書。使使遺高后曰。無價之君。生于沮澤之中。長于平野馬牛之域。數不邊境。願游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 冒頓益驕。孝

文卽位。復修和親。而寇暴不已。冒頓死。子老上單于立。景帝亦復和親。原注。漢書。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書再至。發使。以書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割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世新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與兵休士卒。善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事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雲。漢書。請戲邊駝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駝。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令。使者至卽遣之。以六月。中來至。無望之地。書至漢。謀擊與和親。執陳。公孫皆曰。子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奴地。澤。兩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雲。漢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種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割右賢王西聖月氏。燕定之。願與兵休士卒善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約爲兄弟。所以遺于甚厚。信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枚。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敢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願續給綺衣。續給長襪。給袍各一。比余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罽毼一。繡十匹。錦三十匹。絲織綉各四十匹。使中大夫意。講者令引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利立。號老上單于。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主。說不欲行。漢使之。翁主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如漢。納樂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常漢之一部。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印於漢。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歸於漢矣。其得漢絮酒。以馳車轎中。衣袴皆裂。以視不如。諸夷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重酪之便美也。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尺二釐及印封皆令廢長大。低登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

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十四年冬。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並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勳爲上郡將軍。衛侯魏遼爲北地將軍。陸處侯周遼爲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勅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諫。上乃止。於是以前東陽侯。相如爲大將軍。成侯前赤內史。變布皆爲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後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掠甚衆。烽火通于甘泉。長安。以中大夫合衆爲車騎將軍。屯飛狐。後楚相蘇意爲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爲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廣爲將軍。至孝武憤中國制於匈奴。議擊滅次棘門。以備胡。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遺棄主如故約。

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乃命韓安國。公孫敖。公孫賀。衛青。霍去病。李廣等爲將。舉中國騎士。連年出塞。輒斬首虜。亦爲匈奴所殺傷相當。前後三

十餘年。匈奴衰敗。幕南無王庭。而中國以困敝。高惠文景之畜積耗盡盡矣。原注。漢書。元光二年。用大行

將軍衛青出上谷。得胡首虜七百人。元朔元年。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斬首虜數千。二年。衛青等出雲中。得胡首虜數

千。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五年。衛青等將十餘萬人擊匈奴。得右賢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

萬。以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六年。霍去病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爲票姚校尉。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

于大。行殺若侯產。生捕李父羅姑比。再冠軍。封去病爲冠軍侯。元狩二年。以去病爲驍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

。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那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

屠王。祭天金人。夏。去病復出北地。深入二千餘里。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祈連山。得單桓會塗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

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二萬二百級。獲騾小羊七十餘人。四年。大將軍青。驍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青出定襄千餘

里。關單于。斬首虜萬九千級。驍騎出代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

三人。封狼居胥山。禱於姑衍。登臨翰海。斬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抄躡食匈奴以北。然以馬少。不復大出。宣帝時呼韓邪單于立。匈奴大亂。折并分裂。日逐王薄胥堂自立爲屠耆單于。呼揭王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自立爲車犁單于。烏籍都尉自立爲烏籍單于。號五單于。部衆各萬人。或二萬人。

轉相攻擊。甘露元年。左伊秩訾王勸呼韓邪單于稱臣入朝。事漢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寵以殊禮。位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蓋綬玉具劍弓矢。柴戟車馬衣被等物。禮畢就邸。留月餘。遣歸國。明年復入朝。竟寧元年。復入朝。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下人民。其後歷成哀世。屢入朝。徵塞寧謐。及王莽篡立。更奪單于。鹽分匈奴。爲十五單于。誘呼韓邪諸子。脅拜右犂汗王。咸爲孝單于。成子助爲順單于。於是匈奴復叛。漢分遣諸部入塞。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莽欲立威。振耀荒外。議發三十萬衆。十道並出。窮討匈奴。嚴尤陳三策。五難。莽不聽。於是與之構難。吏士疲弊。暴骨滿野。北邊復虛耗。原注。漢書。莽新即位。皆府庫之富。欲立威。選并十二部將軍。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于邊。議滿二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宣王時。驅狝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帶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猶蟻蝨之蝨。賊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廢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于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說。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會。兵先至者。案居暴暴。師老極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一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糧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磨糧。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風。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尙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齋餽糶薪炭。重不可勝。食糧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以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輔。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處途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慮要遠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州民力。

功不可必。立臣憂之。今既發兵。宜從先至者。

漢兵誅莽。更始遣使授若鞮單于與漢舊制。綬及侯王以

下印綬不受。

原注。匈奴謂之爲若鞮。自呼韓邪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詔爲孝。葬之。至其子復珠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兩單于。此以下直稱若鞮。

光武建武六年。遣歸德侯劉諷

使匈奴。匈奴亦遣使來。漢復遣中郎將韓統報命。而單于與驕蹇自比。冒頓。光武勿責也。二十二年。單

于與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爲單于。復死。弟右賢王蒲奴立爲單于。而匈奴中連歲旱蝗。赤地數千里。

草木盡枯。八畜死耗。蒲奴單于畏漢乘其敵。乃遣使求和親。漢遣中郎將李茂報命。而呼韓邪單于之孫

夔鞮日逐王比叛蒲奴單于。二十四年春。比所主八部大人共立比爲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爲蕃蔽。

捍禦北方。自是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南單于大破北單于。卻地千里。漢遣使立其庭。去五

原西部塞八十里。又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列置諸部王爲漢捍戍。且爲郡縣偵羅耳目。北單于惶怖。頗還

所略漢人以示善意。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漢乃繙書報答。不遣使而兩單于咸事漢矣。永平

中。北匈奴復入五原塞。遂寇雲中。南匈奴單于比死。數更立單于。無何輒死。於是北匈奴復盛。數寇邊。漢

患之。會北匈奴遣使求和親。明帝乃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報命。南匈奴聞之。內懷嫌怨。旣而北匈奴復

入寇。鈔焚燒城邑。殺略吏民。十六年。乃大發兵。遣將四道出塞。征北匈奴。南單于遣左賢王信將兵助漢。

北寇悉渡漠去。章帝建初八年。北匈奴三木樓營大人稽留斯等率衆四萬。牛羊十餘萬。款五原塞降。元

和二年。北匈奴大人車利誅兵等七十三輩。亡來入塞。時北匈奴衰耗。部黨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

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去章和元年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
北庭大亂屈爾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勝兵八千人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和帝卽位南
匈奴單于上書請討滅北匈奴永元元年遣征西將軍耿秉車騎將軍竇憲率南單于擊北匈奴大破之
首虜二十餘萬人原注後漢書和帝永元元年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
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觀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酋小
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十餘萬人·憲乘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山謨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南
單于復請遂滅北庭遣左谷蠡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八千騎中郎將耿譚遣從事將護之出雞鹿塞西繞
天山圍北單于單于被創遁走獲其閼氏首虜萬餘三年北單于復爲左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
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止蒲類海上遣使款塞竇憲上書請立爲單于遂遣使授纁綬如南
單于故事會竇憲誅叛還中郎將任尙追斬之破滅其衆永元中南匈奴亂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貢獻求
和親厚加賞賜不答其使永初四年南匈奴叛漢寇常山中山度遼將軍梁慄遼東太守耿夔擊破之復
遣使請降自是南北二敵叛服不常而烏桓鮮卑日盛從漢征討而二敵稍衰矣靈帝熹平元年單于車
兒死屠特若尸逐就單于立六年單于與中郎將臧旻出雁門擊鮮卑檀石槐大敗而還光和元年單于
死子單于呼徵立二年中郎將張修與單于不相能修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秋七月修坐不
先請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死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反率鮮卑寇邊詔發南匈奴兵從幽州

牧劉虞討之。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騎詣虞。國人恐單于聽漢發兵無已。五年。右部醜落與休屠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羌渠。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爲持至尸逐侯單于。國人殺其父者。叛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諸郡。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傷敗。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單于死。而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獻帝初平元年。南單于劫張楊以叛。袁紹屯於黎陽。三年春。曹操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破之。興平二年。單于於扶羅死。弟呼廚泉立。以被逐不得歸國。居於平陽。數爲鮮卑所鈔。建安元年。獻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乘輿。拒擊李傕郭汜。帝還雒陽。又遷許都。然後歸國。七年。單于與郭援共攻河東。十一年。曹操擊并州刺史高幹。幹自入匈奴求救。單于不受。操遂斬幹。以梁習領并州刺史。習誘諭招納單于與其名王恭順服事。初。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戶不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宜豫爲之防。二十一年秋七月。南單于呼廚泉朝。曹操于鄴。操因留之。使右賢王去卑監其國。歲給單于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襲其號。分其衆爲五部。部立中貴者爲帥。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尋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萬餘落。居太原故茲氏縣。右部都尉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六千餘落。居大陵縣。部衆雖分。皆各附家于晉陽汾澗之濱。俗漸同諸華矣。曹丕黃初元年。更授呼廚泉魏璽綬。賜青蓋車。乘輿寶劍。玉帛。

晉武帝篡代，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降，居之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河西、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大抵皆狄人。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植持節討之，植以猛衆凶悍，未易擒制，乃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叛。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邊患。侍御史河西郭欽上疏曰：戎狄強橫，歷古爲害。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于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徒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漸徙平陽、宏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策也。帝不納。太康五年，匈奴胡太后厚率其部落二萬餘口降。七年，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十萬餘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萬餘降。皆居之西北諸郡。于是其種類有屠各、鮮支、寇頭、烏譚、赤勒、捍蛭、黑狼、赤沙、鬱鞞、萎莎、秃童、勃蔑、羌渠、賀賴、鍾鼓、大樓、雍屈、真樹、力羯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其國人恭母氏、勒氏最勇健好叛。平吳之役，騎督恭母原注：胡倪典反邪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吏，入上郡。明年，郝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胡攻破郡縣。既而晉室內亂，諸部益盛，不可復制矣。

謹案：匈奴傳探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晉書、次第刪節成篇。劉氏以下四傳，有目無書。劉氏前趙

也、石氏後趙也、沮渠氏北涼也、赫連氏夏也、皆具于晉書載記、未知郝經此書若何節採耳、

續後漢書卷第七十九下

列傳第七十六下

北狄

烏桓

慕容氏 段氏 吐谷渾氏 禿髮氏 乞伏氏 拓跋氏 宇文氏

烏桓者有熊氏之裔也。本北夷。居于漠南。周衰。淫演幽營之間。以西有林胡樓煩。故號東胡。漢初。匈奴冒頓強大。并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從是臣伏匈奴。漢武帝使霍去病擊破匈奴。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其大人歲一朝。置護烏桓校尉持節以領之。其後漸強盛。每與匈奴連兵入寇。叛服不常。至靈帝初。烏桓大人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各稱王。而遼東屬國烏桓大人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原注。七。笑反。王。右北平烏桓大人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皆有計策勇健。中山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爲三郡烏桓帥。寇略青徐幽冀四州。殺略吏民。靈帝以劉虞爲幽州牧。募胡斬純首。北州遂寧。後丘力居死。子樓班年小。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號令。袁紹與公孫瓚連戰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助擊瓚。破之。紹承制賜蹋頓韃樓。譚案。韃樓見上文。此沿陳志脫樓字。今據後漢書補。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爲單于。皆安車華蓋。羽旄黃屋。左纛。版

文曰使持節大將軍督幽青并領冀州牧鄆鄉侯紹承制詔遼東屬國率衆王頒下烏桓遼西率衆王蹋
頓右北平率衆王汗盧維乃祖慕義遷善諸案·乃祖·志注作乃相·誤款塞內附北捍獵狃東拒濊貊世守北陲爲百
姓保障雖時侵犯王略命將徂征厥罪率不旋時悔愆改變方之外夷最爲諸案·陳志作最又聰慧始有千夫長
百夫長以相統領用能悉乃心克有勳力于國家稍受王侯之命自我王家多故公孫瓚作難殘夷厥土
之君以侮天慢主是以四方之士並執干戈以衛社稷三王奮氣裔土忿姦憂國控弦與漢兵爲表裏誠
甚忠孝朝所嘉焉然而虎兕長蛇相隨塞路王官爵命否而不聞夫有勳不賞俾勤者怠今遣行謁者楊
林齋單于蠶綬車服以對爾勞其各綏靜部落教以謹慎無使作凶作慝世復爾祀位長爲百蠻長厥有
咎有不臧者泯于爾祿而喪於乃庸可不勉乎烏桓單于都護部衆左右單于受其節度他如故事以家
人子爲己女妻焉樓班大峭王率其部衆奉樓班爲單于蹋頓爲王然蹋頓多畫計策廣陽闔柔少沒烏
桓鮮卑中爲其種所歸信柔乃因鮮卑衆殺烏桓校尉邢舉代之紹因寵慰柔以安北邊後袁尙敗奔蹋
頓憑仗其兵力復圖冀州會曹操平河北柔帥鮮卑烏桓歸附遂因以柔爲校尉猶持漢使節治廣寧如
舊建安十二年操自征蹋頓于柳城潛軍詭道未至百餘里敵乃覺尙與蹋頓將衆逆戰于凡城士馬甚
盛操登高望敵陳抑軍未進諸案·抑軍·陳志作抑軍·誤觀其小動乃擊破其衆臨陣斬蹋頓首死者被野速附桓樓
班烏延等走遼東遼東悉斬傳送其首其餘遣進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統烏桓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

國帥其侯王大人種衆與征伐。由是三郡烏桓爲天下驍騎。操還至易水。代郡烏桓行單于普富盧。上郡烏桓行單于那樓將其名王來賀。二十一年。普富盧復與其侯王來朝。是歲代郡烏桓三大人皆稱單于。特力驕恣。太守不能治。曹操以丞相倉曹屬裴潛爲太守。欲授以精兵。潛曰。單于自知放橫日久。今多將兵往。必懼而拒境。少將不見憚。宜以計圖之。遂單車之郡。潛撫以恩威。單于讐服。二十三年。代郡上谷烏桓無臣氏等叛。操遣其子彰擊破之。曹叡景初元年。幽州刺史毋丘儉討遼東。右北平烏桓單于寇婁救遼西烏桓都督率衆王護留等皆隨袁尙奔遼東。聞儉軍至。率衆五千餘人降。寇婁救遣弟阿羅獎等朝貢于魏。封其渠帥三十餘人爲王。賜輿馬繒采各有差。

原注。陳志。烏桓鮮卑等。序書載蠻夷附夏。詩稱獯豸。李武雖外奉四夷。東平河越朝鮮。四討貳師大宛。開甲卒夜郎之道。然皆在荒服之外。不能爲中國輕重。而匈奴久爲邊害。諸夷。胡騎南侵。則三邊受敵。是以歷道衛霍之將。深入北伐。窮追單于。奪其饒衍之地。後遂保塞稱藩。世以衰弱。建安中。呼廚泉南單于入朝。遂留內侍。使右賢王撫其國。而匈奴折節。過于漢舊。然烏桓鮮卑恃更強盛。亦因漢末之亂。中國多事。不遑外討。故得據遼南之界。寇葦城邑。殺略人民。北邊仍受其困。會袁紹報河北。乃撫有三郡烏桓。龐其名王。而收其精騎。其後尙熙又誘于蹋頓。蹋頓又誘武。邊長老皆比之冒頓。恃其阻遠。敢受亡命。以雄百蠻。太祖潛師北伐。出其不意。一戰而定之。夷狄震懼。咸振朝土。遂引烏桓之衆。驅從討。而邊民得用安息。後鮮卑大人軻比能復制御羣狄。悉收匈奴故地。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數犯塞寇邊。并幽苦之。田豫有馬城之固。軻比能有臨北之敗。青龍帝乃詔王雄遣刺客刺之。然後稍落離散。互相侵伐。強者遠逐。弱者請服。由是邊陲晏安。漢南少事。雖時頗鈔盜。不能復相觸動矣。烏桓。鮮卑。即古所謂東胡也。其習俗前事漢記者口錄而載之矣。故吳興漢末魏初以來以併四夷之變云。

氏等叛求屬扶羅韓。扶羅韓將萬餘騎迎之。到桑乾。氏等議以爲扶羅韓部威禁寬緩。恐不見濟。更遣人呼軻比能。比能卽將萬餘騎到。當共盟誓。比能便於會上殺扶羅韓。扶羅韓子泄歸泥及部衆悉屬比能。比能自以殺歸泥父。特善遇之。步度根由是怨比能。曹丕立田豫爲烏桓校尉。持節并護鮮卑。屯昌平。步度根遣使獻馬。不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寡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雁門郡。步度根乃使人招呼泄歸泥曰。汝父爲比能所殺。不念報仇。又屬怨家。今雖厚待汝。是欲殺汝計也。不如還我。我與汝是骨肉至親。豈與仇等。由是歸泥將其部落逃歸步度根。比能追之。弗及。至黃初五年。步根詣魏貢獻。厚加賞賜。是後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強盛。曹叡立。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至青龍元年。比能誘步度根深結和親。於是步度根將泄歸泥及部衆悉保比能。寇鈔并州。殺略吏民。叡遣驍騎將軍秦朗征之。歸泥叛比能。將其部衆降。拜歸義王。賜幢麾曲蓋鼓吹。居并州。如故。步度根爲比能所殺。軻比能者。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由是威制餘部。最爲強盛。自雲中五原以東。抵遼水。皆爲鮮卑庭。與素利彌加割地統御。各有分界。軻比能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立旌旄。以鼓節爲進退。建安中。因閼柔上貢獻。曹操西征關中。田銀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後代郡烏桓反。比能復助爲寇害。曹操以驃陵侯彰爲驍騎將軍北征。大破之。比能走出塞。後復通貢獻。延康初。

比能遣使獻馬。曹丕立。比能爲附義王。黃初二年。比能出諸魏人在鮮卑者五百餘家。還居代郡。明年。比能帥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桓修武盧等三千餘騎。驅牛馬七萬餘口。交市。遣魏人千餘家居上谷。後與東部鮮卑大人素利及步度根三部爭鬪。更相攻擊。田豫和合。使不得相侵。五年。比能復擊素利。豫帥輕騎徑進。倚其後。比能使別小帥瑣奴拒豫。豫擊走之。由是懷貳。數爲寇鈔。幽并苦之。六年。并州刺史梁習擊破比能。比能乃與輔國將軍鮮于輔書曰。夷狄不識文字。故校尉閻柔保我於天子。我與素利爲仇。往年攻擊之。而田校尉助素利。我臨陳。使瑣奴往。聞使君來。即便引軍退。步度根數鈔盜。又殺我弟。而誣我以鈔盜。我等雖不知禮義。兄弟子孫受天子印綬。牛馬尙知美水草。況有人心邪。將軍當保明我于天子。輔得書。以聞。不復使豫招納。安慰。比能衆遂強盛。控弦十餘萬。每鈔略得財物。均平分付。一決目前。終無所私。故得衆死力。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曹叡太和二年。豫遣譯夏舍詣比能女塔鬱築鞬部。舍爲鞬所殺。其秋。豫將西部鮮卑蒲頭。泄歸泥。出塞討鬱築鞬。大破之。還至馬城。比能自將三萬騎圍豫七日。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爲鮮卑所信。志往解喻。卽解圍去。後幽州刺史王雄并領校尉。撫以恩信。比能數款塞詣州。奉貢獻五年。比能率丁零大人兒禪詣州。貢名馬。復置護匈奴中郎將。青龍元年。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于陘北。并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鎮步度根。叡省表曰。步度根爲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輒出軍。適使二部驚合爲一。何所

威鎮乎。促敕軌已出軍者。慎勿越塞過句注也。比詔書到。軌已進軍屯陰館。遣將軍蘇尙。索弼追鮮卑。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尙弼相遇。戰於樓煩。臨陳殺尙弼。步度根部落皆叛。出塞與比能合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乃走漠北。九月安定保塞。匈奴大人胡薄居委職等叛。司馬懿遣將軍胡遵等追討。破降之。冬十月。步度根部落大夫戴胡阿狼泥等詣并州降。朗引軍還。三年。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其種落遂衰。初比能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然其種衆多於比能。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通市。曹操皆表寵以爲王。厥機死。又立其子沙末汗爲親漢王。延康初。又各遣使獻馬。曹丕立素利彌加爲歸義王。素利與比能相攻擊。太和二年。素利死。子小弟弟成律歸爲王。代攝其衆。正始五年。鮮卑內附。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自是部衆分散。有慕容氏。乞伏氏。秃髮氏。拓跋氏。宇文氏云。

謹案。目錄此下闕慕容氏以下七傳。又通卷議贊俱闕。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上

列傳第七十七上

西戎

羌 赤亭羌 湟中月氏胡氏 白馬氏 仇池氏
略陽氏 李氏 符氏 呂氏

西戎者，雍涼梁益之西，并西域諸羌戎也。其種類尚矣。當堯之時，緡雲氏有不才子，爲諸侯國于江南，洞庭彭蠡之間，南嶽之下，號爲三苗。貪於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可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舜相堯，使禹征之，三旬弗克。禹乃班師振旅，舞干羽，修文德，而苗民始服。遂流四凶族，竄三苗於三危，金城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于析支，至于河首，緡地千里。禹別九州，雍州之域，析支渠，摎西戎，卽敍。于是諸戎種落，復被饕餮之俗，生聚曼衍，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入獯狁，鄯善車師諸國，種類繁熾，不立君臣，無相長一，疆則分種，爲會豪，弱則爲人附落，更相鈔暴，以力爲雄，長於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觸突，以戰死爲吉，病終爲不祥，堪耐寒苦，同于禽獸，雖婦人產子，亦不避風雪，堅剛勇鷙，鍾西方金行之氣焉。夏太康失國，馱夷背叛。原注：史記索隱：章昭云：春秋以爲大戎，案馱音大，小顏云：卽昆夷也。山海經云：臯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白生犬，犬有牝牡，是爲犬戎。說文云：赤狄，木大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人人面獸身，名犬夷，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譙案：今山海經本作黃帝生苗龍，苗龍生

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弄一作下·后相征之·七年乃服·至於后泄·始加爵命·后桀之亂·獸夷入居邠岐之間·成湯伐夏

攘而出之·殷道中微·西戎復叛·武丁征之·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及武乙暴虐·犬戎

入寇·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翟王二十原注·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太丁之時·王季復伐燕京之戎·大

敗周師原注·竹書紀年·太丁二年·周師大敗·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原注·竹書紀年·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

戎·克之·命周原注·竹書紀年·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更伐始呼·鬻徒之戎·皆克之原注·竹書紀年·太丁十年·周人伐鬻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其後西伯逐昆

夷·率西戎·征殷之叛國·以事紂·武王伐紂·羌鬻會之·穆王時·戎不修貢·乃征犬戎·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

四白狼·遂遷戎於太原·荒服不至·夷王政衰·乃命虢公伐太原之戎·厲王無道·戎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

宣王命秦仲伐戎·爲戎所殺·又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又伐條戎·王師敗績·戎人遂滅姜侯之邑·王伐申戎

破之·幽王卽位·命伯士伐六濟之戎·軍敗·伯士死焉·其年戎圍犬丘·虜秦襄公之兄伯父·及王廢申后而

立褒姒·申侯與犬戎攻周·殺王驪山·平王乃東遷·雒邑·鄭武公·晉文侯·秦襄公·攻戎救周·戎盡虜周民·與

其寶器而歸·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華·隴山以東·及乎伊雒·侵淫秦晉·往往爲戎·渭首有狄羆原注·音

·邠冀戎·涇北有義渠戎·洛川有大荔戎·渭南有驪戎·伊雒間有揚拒泉皋戎·及茅戎·潁首以西有蠻氏

之戎·所在以部落同·夫列國交聘·覲享·會盟·征伐·日益強大·東侵曹魯·遂入王城·秦晉伐戎·以救周·又寇

京師·齊桓公徵諸侯·戍周·既而秦晉自瓜州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自三危遷允姓之戎於渭汭·東及轅轅

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晉文襄之霸，乃屬諸戎。至於悼公，復和諸戎。秦穆公相戎人由余，遂霸西戎。晉楚更霸，陸渾伊雒陰戎事晉，而蠻氏從楚。其後晉滅驪戎，陸渾戎，楚執蠻氏，秦滅大荔，至戰國時，趙滅代戎，韓魏共滅伊雒陰戎。於是中國無戎，而惟義渠種在。秦孝公立，諸戎皆屬秦。孝公使太子駟率羌戎九十二國朝周顯王。王致伯於秦。昭王時，義渠築城十餘，自稱王。因亂宣太后，昭王殺義渠王於甘泉宮，滅其國，置隴西、北地、上郡。於是盡逐諸戎，其種落得脫者皆反。故地爲會豪戎，本無君長。殷周之時，或從侯伯征伐有功，賜爵得稱子，故周制四夷，雖大皆曰子。春秋時，戎狄蠻夷稱子，獨驪戎稱男。又時王所降也。義渠既滅，諸戎稍衰。至漢而羌戎興焉。諸案。此條敘西戎至漢初止。其桓帝永康元年至魏涼龍云二千餘字。大典陰綱於此。然自漢初至桓帝中間疑尙有闕文。桓帝永康元年，護羌校尉段熲既定西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詔問熲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彊衆，不時輯定，欲令類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熲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于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既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便招降，坐制強敵，爾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惟當長矛挾脇，白刃加頸，爾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

爲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滋浩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驚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頰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就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于逢義山。虜兵盛，頰衆皆恐。頰乃令軍中長鐵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彌弩，列輕騎爲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于旁，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曰：「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勳。」今且賜頰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頰破羌將軍。靈帝建寧元年夏六月，頰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于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連破之。又戰于靈武谷，羌遂大敗。秋七月，頰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段頰性輕果慮，自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復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惡慮，思爲永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鑒，信納謬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劬，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汗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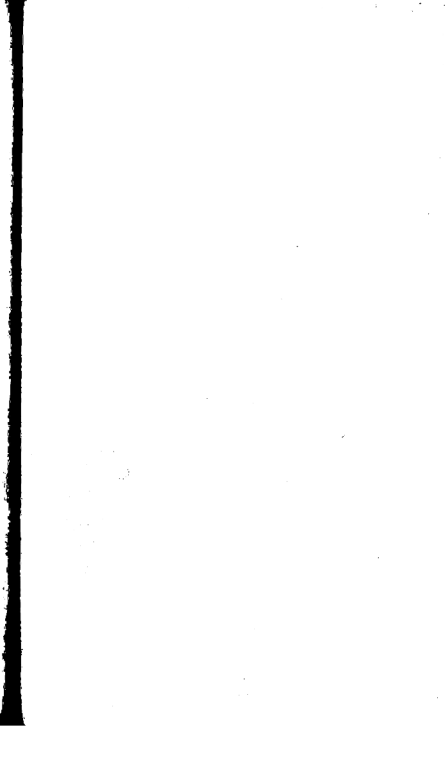
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屍。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勳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徒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鯁。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常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葦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夏六月。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類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類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類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秋七月。類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類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類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

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三年。燒當羌遣使貢獻。中平元年。北地降羌先零種因黃巾大亂。乃與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反。寇隴右。殺護羌校尉冷微。金城太守陳懿。劫金城人邊章。韓遂使任軍政。攻燒州郡。圍涼州刺史左昌于冀。執漢陽長史蓋勳。尋釋之。二年。北宮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長安以討之。時涼州兵亂不解。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尙書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對曰。樊噲以冒頓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從之。秋八月。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袁滂爲副。以討北宮伯玉。率中郎將董卓。議案。後漢書董卓傳。此時已拜爲破虜將軍。其爲中郎將。乃前副皇甫嵩。北宮伯玉。宮伯玉邊寇將軍周慎。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與邊章韓遂戰於美陽。溫師不利。董卓復與周慎等攻章。遂破之。章遂走榆中。四年。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擁羌胡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漢陽太守傅燮戰沒。遂推狄道王國爲主。寇略三輔。五年冬。圍陳倉。六年春。皇甫嵩率董卓擊遂等。大破之。叛羌由是寢衰。卓遂擁羌胡餘衆。跋扈涼隴。不奉詔命。及何進召卓。卓遂以羌胡兵入京師。脅制朝廷。獻帝興平元年。馮翊降

羌反寇諸縣。郭汜樊稠擊破之。末帝延熹十一年。雍涼羌胡來降。衛將軍姜維將兵出隴右應之。與魏雍州刺史郭淮護軍夏侯霸戰於洮西。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部落降。維徙之蜀。魏曹叡景初二年秋八月。燒當羌芒中注詣等叛。涼州刺史率諸郡攻斬注詣。及晉之衰。諸羌遂不可制。大亂涼隴云。

赤亭羌。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戎。世爲羌酋於洮罕之間。至遷那率種人內附。漢以爲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南安之赤亭。那孫柯迴爲魏鎮西將軍。西羌都督。迴生弋仲。以出於有虞。遂姓姚氏。事石季龍。授冠軍大將軍。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永和七年降晉。拜使持節六夷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八年卒。有子四十二人。子襄代領其衆。晉不能綏御。遂叛。大敗殷浩於山桑。率衆西圖關中。爲苻堅所殺。弟萇降秦。苻堅以爲揚武將軍。封益都侯。堅大舉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堅敗。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執堅殺之。遂入長安。稱尊號。國號大秦。盡有關中苻氏故地。傳興泓。宋高祖滅之。原注。晉載記。太元九年。姚萇乘堅之敗。起兵北地。自稱秦王。改元白雀。十一年。萇據長安稱帝。改元建初。號大秦。十八年。萇死。在位八年。子興立。隆安三年。取洛陽。義熙二年。興死。子立。立。三。劉裕。長安。華滋。建康新之。泓。在位二年。三世凡三十九。

謹案。泓中月氏胡氏以下七傳闕。議亦闕。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下

列傳第七十七下

西戎

西域 六十國

謹案前後漢書皆有西域傳。晉書有焉耆、龜茲、大宛、康居、大秦諸傳。陳志裴注引魏略亦載西域諸國。是皆此書所本也。今日錄六十國。而書止烏弋、山離、條支、安息、大秦數篇。其大月氏四國云云。乃一篇之總結。則其所佚者多矣。又諸傳前當有總敘。今亦失之。

烏弋山離國。地方數千里。戶口勝兵名大國也。時改名排持。地暑熱莽平。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飲食、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鬪賓同。而有挑拔、獅子、犀牛。

原注：孟康曰：挑拔一名荷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獅子似虎。正黃有頰形。尾端茸毛大如斗。顏師古曰：獅子卽爾雅所謂狻猊也。拔音步葛反。形亦頰旁毛也。俗重妄殺。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以金銀飾杖。白玉門

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至安息。

條支國。城在山上。周回四十餘里。臨西海。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惟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溼。有獅子、犀牛、封牛、孔雀、大雀、大雀卵大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善眩。

原注

師古曰：肢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研樹。屠人。載馬之術。本從西域來。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原注：顏師古曰：元中記曰：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起。爾雅曰：雁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安息國治和犢城。原注：漢書。治番兜城。地方數千里。小城數百。最爲殷盛大國。其東界木鹿城。號小安息。武帝時遣

使獻大鳥卵。犁靛眩人。原注：李奇曰：犁靛。服虔曰：犁靛。張掖縣名。顏師古曰：蓋取犁靛縣爲國名。即大秦國也。犁靛音軒。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獅子符

拔形似麟而無角。以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更鑄錢。有大馬爵。原注：顏師古曰：廣志云：大馬爵。附頸及背身。蹄似鹿。色皆。

舉頭高八九尺。張師古曰：食大麥。臨瀉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草旁行爲書記。原注：服虔曰：橫行爲書記也。顏師古曰：今西

謂皮之不柔者。和帝永和九年。都護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

往來者逢便風三月乃得渡。風遲則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齋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戀慕。數有死亡

者。英乃止。自安息西行至阿蠻國。從阿蠻國西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羅國。安息之

西界極矣。自此南行乘海。乃通大秦。

大秦國一名犁鞞。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爲城郭。列置

郵亭。皆墜墜之。有松柏諸木百草。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髡頭衣文縠。乘輻輳白蓋小車。出入擊鼓建旌

旗幡。所居城周圍百餘里。中有五宮。相去各十里。宮室皆以水精爲柱。食器亦然。其王日居一宮。聽政

五日。而周王行則使人持囊隨車。有言事者。以書投囊中。至宮則省治之。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議國

事則皆會其王無常人賢者則立國有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廢者不疾怨其人長大平正同夫中國故謂之大秦土多金銀奇寶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

原注·抱朴子·通天犀有白理如蠟者·以盛米置犀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故南人以爲駭雞犀

珊瑚琥珀琉璃琅玕九色玉石朱丹青碧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作黃金塗火浣布又有水羊裘野蠶繭所作細布合諸香煎其汁謂之蘇合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一與安息天竺交市海中獲利十倍其人質直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鄰國使到界首乘驛詣王都給以金錢其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閔不得自達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一通焉或云其國西又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幾于日所入也又云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不百人持兵輒爲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渡海北諸國所生諸物譎怪多不經云

大月氏四國於晉則焉菴龜茲大宛康居大秦五國蓋其并滅者既不復見附屬者不能自通中國也其後五胡更盛五涼限越中州擾亂西域不復通矣

原注·魏略·燉煌西域之南山中·從塔里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氏餘·葱花羌·白黑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不知

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各有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鄰西域諸國·漢初開其道時有三十六·後分爲五十餘·從建武以·更相吞滅·于今有二十道·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婁羌·轉西·經葱嶺·入大月氏·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龍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河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樓坑·辟三龍沙及帶堆·出五嶺北·到車·界戊巳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爲西道·凡西域所出·有前史已具詳·今故略說·南道西行且末國·小宛國·精絕國·皆并屬鄯善·或虛國·并西國·渠勒國·皮山國·皆并屬于賓·屬賓國·大夏國·高附國·天竺國·皆并屬大月氏·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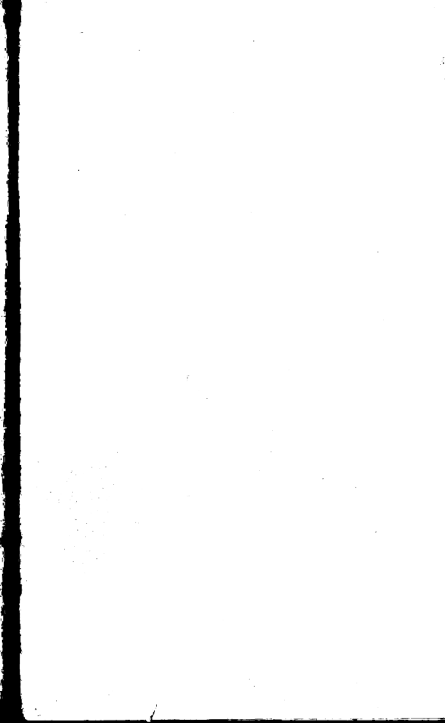
浮屠經云。其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父曰屠頭那。母曰莫那。浮屠身眼色黃。髮青如青絲。乳青毛鈔赤如銅。始莫那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發出。坐而有結。隨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武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臨蒲塞。委門。伯開疏。白疏。比丘。是門。皆弟子號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車離國一神惟特。一名沛蘇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其地卑溼暑熱。其王治沙奇城。有別城數十。人民怯弱。月氏天竺擊服之。其地東南西北數千里。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鬪以戰。今月氏役稅之。然越國一民漢國王。在天竺東南數千里。與益都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實似焉。前道而西極轉東南盡矣。中道西行尉陀國。危須國。山王國。皆并屬焉。書姑墨國。溫宿國。尉頭國。皆并屬焉。皆并屬焉。自是以西車國。碣石國。渠沙國。西夜國。依爾國。蒲常國。億若國。輸令國。捐毒國。休修國。琴國。皆并屬焉。自是以西大宛。安息。條支。烏弋。烏丸。一名排持。此四國次在西水國也。無增損。前世漢以爲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誤以爲條支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爲安息西界。前世又誤以爲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誤以爲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大秦國一號摩軒。在安息南支西。大海之西。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風利二月到。風遲或一歲。無風或三歲。其國正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連散城。從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達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郡三。卻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烏丹連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回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國有小城邑。合四百餘。東西南北數千里。其王治濱側河海。以石爲城郭。其土地有松柏。槐梓。竹葦。枇杷。梧桐。百草。民俗田種五穀。畜乘有馬。驢。驘。駝。象。鴛。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其國無常主。國中更有異。輒更立賢人以爲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國一別也。常欲通使于中國。而安息國圖其利。不能得過。其俗能胡書。其制度。公私宮室爲重屋。旒旗。擊鼓。行道不羣。郵驛卒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人民相居。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但有猛虎獅子爲害。行道不羣。則不得過。其國蓋小王數十。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有官曹文書。王有一宮。一宮間相去十里。其王平日一宮聽事。至日暮一宿。明日復至一宮。五日一周。置三十六。每事一將不至則不聽也。王出行。常使從人持一草蓋自隨。有自言者受其辭投囊中。還宮乃者。爲決理。以水精作宮柱及器物作弓矢。其別支封小國曰澤散王。曰曠分王。曰且蘭王。曰賢督王。曰汜復王。曰子羅王。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一一詳之也。國出細綿。作金銀錢。金錢一當銀錢十。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織。名曰海西布。此國六畜皆出水。或云非獨用羊毛也。亦用木皮或野繭絲。作織成細布。其國之屬。皆好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爲胡錢。故數與安息諸國交市于海中。海水苦不可食。故往來者希到其國。中山出九色次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黃。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綠。七曰紫。八曰紅。九曰紺。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類。陽嘉三年。時疏勒王臣擊蘇海西青石金帶各一。又今西域傳圖云。屬寶條支諸國出

璣石。卽次玉石也。大藥多金。銀。銅。鐵。錫。白馬。朱鬣。駝雞。珊瑚。元龍。赤鱗。辟毒風。大貝。車磔。馬環。南金。翠屑。羽扇。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眞白珠。琥珀。珊瑚。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種琉璃。瓊琳。琥珀。水精。玫瑰。金鈎。綠。五色玉。黃。白。黑。綠。紫。紅。縹。紺。黃。青。金黃。標留黃。十種氈毼。五色氈毼。五色九色首下氈毼。金鈎。雜色綾。金塗布。白。黑。綠。紫。紅。縹。紺。黃。青。浣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伐布。溫宿布。五色縹布。絳地金縷帳。五色之縹。一微木。二蘇合。秋。從。迷迭。兜納。白附子。蕭陸。鬱金。雲膠。蕭草。木十二種香。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前世但論有水道。不知有陸道。今其略如此。其民戶數不能備詳也。自漢遼西。此國最大。置諸小王甚多。故錄其屬大者矣。澤散王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驪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驪分王屬大秦。其治去大秦二千里。從驪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且蘭王屬大秦。從思陶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從且蘭復。直西行之。復國六百里。南道會氾復乃西南之賢督國。且蘭。氾復。直南乃有積石。積石南有大海。出珊瑚珠。且蘭。氾復。斯賓阿壁北有一山。東西行大秦海。東各有一山。皆南北行。賢督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氾復六百里。氾復王屬大秦。其治東北去于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于羅屬大秦。其治在氾復東北。渡河從于羅東北又渡河。斯賓東北又渡河。斯賓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自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流沙。修流沙西有大夏國。擊沙國。燭繇國。月氏國四國。西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北新道西行東至且彌國。且彌國。卑陸國。蒲類國。烏貪國。皆并屬車師後部王。王治于賴城。魏賜其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受魏王印。轉西北則烏孫。康居本國。無增損也。北烏伊別國在康居北。又有柳國。其有康國。又有奄黎國。一名阿蘭。昔與康居同俗。西與大秦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少名。畜牧逐水草。臨大澤。故時魏康居。今不屬也。呼得國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名好馬。有貂。擊昆在康居北。勝兵三萬人。隨畜牧。亦多貂。有好馬。丁令國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好馬。有貂。擊昆在康居北。爲此丁令。卽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似其別種也。又匈奴北有渚窳國。有風射國。有丁令國。有隔昆國。有新黎國。明北海之南自復有丁令。非此烏孫之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其人有音聲似雁。從康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經馬。不騎馬而走疾馬。其爲人勇健敢戰也。短人國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在秦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常有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魚象。俗以爲狹廷之魚。不知江海之大。蚌所推出。大易太元之所測度乎。徒限虛牛蹄之澹。又無彭祖之年。無緣託景風以迅遊。載臆說以遐觀。但勞眺乎三辰。而飛思乎八荒耳。

讓曰：中國地偏東南，故星全見東南，驗以晷影，而雒陽滑臺之間，當日之中，蓋其大勢在天地之中，而所見之地偏東南也。故東不盡東海，西不盡流沙，截長補短，纔得萬里。自雍涼之西，則踰二萬里，而兩海之孔徑盡矣。故北狄廣莫，極於西北，而羌戎西域，經帶限表，極於西南，其延袤又過之。當肅殺之氣，其人剛勁善鬪，亦中國之勁敵也。聖人卽而敝之，置之荒外，不大擾動，啓其戎心，故不能爲患。及公劉西遷，太王東徙，已漸其俗，厲宣之際，遂殺秦仲，而戎始張矣。旣而犬戎殺幽王，因以斃周，王室遂卑，終之秦人，遂伯西戎，征東諸侯，至率九十餘戎，脅周而問鼎，遂吞二周，亡諸侯，以禍天下。咸周人之自取之也。漢又不監，孝武以雄材大略，逞無疆之欲，撥實露本，傾倒肝腦，赭陰區，血水天，空王庭，骸齒蔽松漠，頭顱屬斗尾，而未快也。又勦兩粵，夷朝鮮，賈其餘勇，大開西域，列郡河湟，發兵馳使，梟繫躡籍，殊俗異種，參覃震掉，頓顛請命，翻金海，碎玉山，瀉珠窟，社寶穴，赤翠羽之背，童靈犀之首，蠶首窟之種，剗葡萄之園，空宛馬之羣，走封牛之牧，河源崑崙，盡在郊甸，莫敢誰何，而天子之欲未厭。至於中國之民，舉爲盜賊，繡衣直指，所在誅殺。原注：漢書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遺暴勝之等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以軍典誅不從命者，威州郡。蚩尤之旗，長竟于天，桐人妖蠱，閔闢宮掖，父子戰於京師，而戾園不得其死。原注：漢書戾太子贊，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好出征，略取河蚩尤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始厭兵而下輪臺之詔，亦已晚矣。原注：漢書桑宏羊奏，言造屯田卒益墾漑田，上乃下詔深陳旣往之弊曰：輪臺西于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以遂遠乏食，道死者尙數千人，況省西乎，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養民也。明年，帝崩，至於

東京戎索屢朽，鳥驚獸駭，復肆侵軼，恣睢內地。越三輔，犯趙魏，闚河內，上黨直出，蜀漢橫被，并涼殺民，人繫累，子女焚燒，城郭將帥不能支撐，與遇輒敗，儲庾空竭，君臣肝食，又甚西周之季，延蔓淫淫，百餘年間，滑洞腹背，董卓因之，劫制朝廷，廢立天子，賊殺大臣，漢遂亡。餘種羌落，布漫生聚，乘晉之衰，一旦羣起，并吞割據，皆中國之君以欲導之也。嗚呼！褒姒笑而戎人至。原注：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褒姒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子。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得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去太和熹立而羌胡肆。原注：後漢書，和熹，太后，熹帝即位，太后臨朝稱制，西域諸國反，都護任尙于疏勒，安帝即位，太后復臨朝，時諸將羌布在郡縣，皆爲吏人左右所徭役，積以愁怨，遂常羌帝弟四郎，稱人俱西出塞，羌隨道，郡縣不能制，南風妒而五胡起。原注：晉書，賈后諱南風，賈充女也，妒忌多權詐，既廢太子，殺楊駿及汝南王亮，又殺太子遼，趙王倫起兵誅之，故有八王之亂，五胡之禍。書曰：念茲在茲，詩曰：大風有隧，有空大谷，復誰咎哉。

贊曰：坤維乾門，海徼天設，氣鍾肅殺，俗喜擊搏，玉關弗鍵，金城遂傾，飲血解仇，揚徽烏驚，戒在內修，錄戎惟謹，遠略勿勤，卽敍是允。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一

列傳第七十八

東夷

東夷 夫餘 高句麗 渤海 東沃沮 挹婁 濊 馬韓 辰韓 弁韓 弁辰 倭人

東夷者，幽營青徐揚之東海外諸夷也。夷種有九，曰玁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原注：書紀年，后泄二十一年，命玁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堯命羲和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后相即位，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後少康即位，方夷來賓。孔安國曰：東方之地曰嵎夷，暘谷，日之所出也。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后相二年征黃夷，七年于夷來賓，少康即位，方夷來賓。后

發元年，諸夷賓于王門，獻其樂舞。原注：竹書紀年，后發元年，桀爲暴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仲

丁卽位，藍夷入寇，自是畔服不常。三百餘年，武乙政衰，東夷遂盛，遷入淮岱間，漸居中土，及紂無道，爲黎之蒐，東夷皆畔。周武王誅紂，伐殷，通道于九夷，肅慎氏獻柝楛矢。原注：肅慎氏，即挹婁也。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

公東征，誅管蔡，滅淮夷。康王時，肅慎復至，徐夷僭號，率九夷以伐。周穆王因命徐偃王，主之陸地，而朝徐

者三十六國，王命楚子滅徐。原注：博物志：徐君宮人嬖而生卵，以爲不詳，棄于水濱。孤獨母有犬名鵲，持所

歸爲徐君，尸子曰：偃王有術而無骨，故謂偃。後漢書：偃王處瀟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六國。偃王後得驟縣之祭，乃使父御以告楚令伐偃，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圖其人，故至

于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博物志。徐王妖異不常。武原縣東十里見有徐山石室。祠處。僞王濞通陳索之間。得朱弓朱矢。以已得天瑞。自稱僞王。禮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化之。僞王仁不忍圖。爲楚所敗。北走此山。厲宣之際。淮夷復熾。召公虎平之。五伯既興。嘗與盟會。戰國時。越遷琅琊。侵暴諸夏。及

秦并滅。皆散爲齊民。于是中國無夷。而海外之國自若也。漢初。燕人衛滿自王朝鮮。百有餘歲。武帝滅之。

原注。漢書。朝鮮王誦。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漢書朝鮮。爲置吏監。秦末。屬外。漢興。爲置守。復修遠東故塞。至泅水爲界。燕王盧綰反。入匈奴。諸亡命聚黨千餘人。椎結擊夷。而東夷出塞。泅水。居秦故塞地上。

下。稍復。漢書朝鮮變夷。及故燕齊之亡出者。自立爲朝鮮王。元封中。爲武帝所滅。東夷始復通中國。王莽篡位。緬人入寇。原注。漢書。王莽發高句麗兵。

待亡出塞。因犯法爲寇州郡。歸咎高句麗。建武中。興復來朝貢。遼東太守祭彤威行海表。于是夫餘。高句麗。濊貊。倭韓。萬里朝獻。使聘通流。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滋曼焉。三國多故。又爲公孫氏所闔。

限。東夷復不通。魏景初中。誅公孫淵。因浮海收樂浪帶方等郡。遂服東夷。其國最近中國。而大者夫餘。高句麗。

夫餘在長城之北。去元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于後。髮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有身。王

囚之。後遂生男。王命置諸豕牢。豕以氣噓之。不死。復置諸馬闌。馬亦噓之。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

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淪水。原注。今高麗中有蓋斯水。卽此也。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渡。因至扶餘而王之。其民土著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于東夷之

地最平敞。土地宜五穀。不生五果。其人羸大。性強勇。謹厚不寇鈔。國有君王。皆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犬使、犬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戶皆爲奴僕。諸加別主四遠道。大者主數千家。小者主數百家。食飲皆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以殷正月祭天。國中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于時斷刑獄。解囚徒。在國衣尙白。白布大袂袍袴履革鞜。出國則尙繒繡錦罽。大人加狐狸狝白黑貂之裘。以金銀飾帽。譯人傳解。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爲奴婢。竊盜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妒。皆殺之。尤憎妒。已殺尸之國南山上。至腐爛。女家欲得。輸牛馬乃與之。兄死妻嫂。與匈奴同俗。其國善養牲。出名馬、赤玉、貂狝、美珠。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戈矛爲兵。家家自有鎧仗。其國耆老說古之亡人。作城柵皆圓。有似牢獄。行道晝夜無老幼皆歌。吟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歸解者爲凶。合者爲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俱擔糧飲食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槨無棺。原注。禮略。其俗。喪五月。以久爲榮。其葬亡者有生有然。喪主不欲速。而他人憫之。常評引以此爲節。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而衣。去環佩。大體與山國相仿也。評案。魏志。此下尙有夫餘。元元。二百餘字。

高句麗。夫餘。別種也。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幽室。爲日影所照。因孕。生一卵。大如五升物。河伯女以物裹之。置暖所。久之一男破卵而出。及長。善射。名之曰朱蒙。朱蒙者。善射也。夫餘人以朱蒙非人所生。請除之。王不聽。使主馬牧。朱蒙選駿馬。減其食。令瘦。驚者肥之。夫餘王田乘肥者。朱蒙自乘瘦者。王賜朱蒙一矢。而瘞獸甚多。夫餘之臣。又謀殺之。河伯女以告朱蒙。乃與烏達等東南走。而遇大水。追者及之。朱蒙騎

曰我日之子河伯之甥今急矣孰濟我者言訖而魚鼈成橋朱蒙甫渡卽解乃得免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高句麗其後種類甚盛遂自爲國其國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都于丸都之下地方二千里深入海端多大山深谷人隨以爲居無良田力作不足以實口腹故其俗節于飲食好治宮室于所居之左右立大屋祭鬼神祠靈星社稷其人性兇急喜寇鈔其國有王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原注古鄒大加掌賓客之官如鴻臚陳志作古鄒加此從後漢書主簿優臺丞使者謹案後漢書加承字阜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謹案陳志作消奴此從後漢書絕奴部順奴部濳奴部桂婁部原注李賢曰按今高麗五部一曰內部一名黃部卽桂婁部也二曰北部一名後部卽絕奴部也三曰東部一名左部卽順奴部也四曰南部一名前部卽濳奴部也五曰西部一名右部卽消奴部也本消奴部爲王稍微弱桂婁部代之漢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麗爲縣屬元菟郡賜鼓吹伎人常從元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主其名稱後稍驕恣不復詣郡于東界築小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名其城爲幘溝漉溝漉者句麗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鄒加消奴部本國主雖不爲王適統大人得稱古鄒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社稷原注漢書音義說星左角曰天田卽農詳也辰見紀以牛號曰靈星風俗通云辰之神爲靈星故以辰日祀于東南絕奴部世與王婚加古鄒之號諸大加亦自置使者阜衣先人名皆達於王如卿大夫之家臣會同坐起不得與王家使者阜衣先人同列其國中大家不佃作坐食者萬餘口下戶甕擔米糧魚鹽供給之其民喜歡舞國中邑落暮夜男女羣聚歌戲無大倉庫家家自有小倉名

之爲釋京。

陳案·釋京·陳志作釋京。

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腳，與夫餘異，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國中大會。

名曰東盟，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著幘如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十月國中大會迎隧神，還于國東上祭之，置木隧于神坐，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于大屋後，名堵屋，堵暮至女家戶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旁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其俗淫，男女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服，厚葬，金銀財帛，盡于送死，積石爲封，列種松柏，其馬皆小便登山，畜有牛豕，豕有白色，國人有力，習戰鬪，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名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之爲小水，名出好弓，所謂貂弓是也。原注·魏氏在秋·遼東郡因名小水貂·王莽初發高句麗兵以伐胡，不欲行，強迫遣之，皆亡走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爲所殺，州郡歸咎於句麗，侯驕嚴尤奏言，貂人犯法，罪不起于驕，且宜安憫，今猥被之，大罪，恐其遂反，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期句麗侯驕至而斬之，傳首詣長安，莽大悅，布告天下，更名高句麗爲下句麗，降爲侯國，世祖建武八年，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始見稱王，至殤安之間，句麗王宮數寇遼東，更屬元菟，遼東太守蔡諷，元菟太守姚光，以宮爲二郡害，興師伐之，宮詐降，請和二郡不進，宮密遣軍攻元菟，焚燒候城，入遼隧，殺吏民，後宮復犯遼東，蔡諷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宮死，子伯固立，順桓之間，復犯遼東，寇新安民。

鄉又攻西安平于道上殺帶方令略得樂浪太守妻子靈帝建寧二年元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降屬遼東熹平中伯固乞屬元菟公孫度據海外伯固遣大加優居主簿然人等助度擊富山賊破之伯固死有二子長子拔奇少子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便共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燒焚邑落拔奇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消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畱句麗國古鄒加駁位居是也其後復擊元菟元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模無子淫灌奴部生子名位宮伊夷模死立以爲王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惡之及長大果凶虐數寇鈔國見殘破位宮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勇力便鞍馬善獵射曹叔青龍四年位宮斬送孫權使胡衛等首詣幽州景初二年太尉司馬懿率衆討公孫淵位宮遣主簿大加將數千人助軍誅淵遂潛軍浮海收樂浪帶方等郡正始三年位宮寇西安平連年侵暴遼東諸郡七年幽州刺史卞丘儉督諸軍討之位宮敗走儉遂屠丸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初句麗之臣得來數諫位宮位宮不從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令諸軍不壞其墓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位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未幾復擊之位宮遂奔買溝儉遣元菟太守追之誅納八千餘口刻石紀功而還

句麗別部曰渤海其東際海西接遼東俗漸同中國至穆人高歡逐魏孝武帝其子洋遂篡東魏稱尊號

國號齊至緯爲周武帝所滅。

原注：北史魏高祖文帝普泰元年，以高歡爲渤海王，立元朗爲帝。討爾朱氏，敗爾朱兆於廣阿，明以歡爲大師，歡入洛陽，廢節閔帝，及廟立，孝武帝自爲大丞相，魏水

照二年，歡與爾朱兆，三年，歡舉兵反，孝武帝奔長安，歡立孝靜帝，徙都鄴，武定五年，歡卒，子澄自爲大丞相，魏水

二年，洋試中山王，十年，洋遜，讓曰文宣，在位十年，子殷立，常山王演廢成殺之，自立，演在位一年，讓曰孝

昭，派弟長安王滿立，四年，傳位於太子，自稱太上皇，天統四年，湛私，讓曰武成，隆化元年，周大舉伐齊，魏傳位於太子，周武帝入鄴，獲結及恆，遂派齊，魏

在位十二年，恆不位一年，五世，凡二十八年。

譯案目錄此下有東沃沮、挹婁二傳，今闕。

濊、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麗，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教以禮義田蠶，作八條之教。原注：前漢書，箕子教以八條者，相殺者以當時償殺，相傷者以時償，相盜者

無門戶之閉而民不爲盜，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始僭號稱王，陳勝起，天下

叛秦，燕、齊、趙代之，避地朝鮮者數萬口，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立，魍結夷服，傳國至孫右渠，漢武帝元朔

元年，濊君南閻等叛，右渠率二十餘萬口詣遼東內屬，以其地爲涪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遂滅朝

鮮，分置樂浪、臨屯、元菟、真番。原注：音番，四郡，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真番，以并樂浪、元菟，復徙居高句麗。

自單大領以東。譯案：東陳志作四，此據後漢書。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

自內屬以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建武六年，省都尉官，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爲縣

侯。原注：三國魏志，今不附錄，皆其利也。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舊自謂與高句麗同種。

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願慤，少嗜欲，有廉恥，不請句。

謹案陳志作不請句麗，語不可解。蓋說句字爲句，又多增麗字也。

衣服與高句麗

少異。男女皆衣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漢末更屬高句麗，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妄相涉入。同姓不婚，多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作新居。有麻布蠶桑作綿，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相侵犯，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其海出斑魚皮，土地饒文豹。又出果下馬。原注：裴松之曰：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樹下行。桓帝時獻之。魏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以領東濊屬高句麗，興師伐之，不耐侯等舉邑降。其八年，遣使朝貢於魏，更拜不耐濊王。居處雜在民間。四時詣郡朝謁。二郡有軍征賦調，供給役使，遇之如民。曹奐景元二年，與韓王率其屬朝貢於魏。謹案目錄此下有馬韓、辰韓、弁韓、弁辰、倭人五傳，今闕。又通卷闕議贊。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二

列傳第七十九

南蠻

南蠻

交趾

林邑

扶南

巴郡南郡蠻

板橋

西南夷

夜郎

牂牁

滇

哀牢夷

卑都夷

謹案南蠻一卷全闕止存議贊

議曰蠻夷猶夏尙矣自舜竄有苗江清嶺謐湖山夷曠風教之所漸被衣冠之所整頓殆同諸華是以舜葬蒼梧禹陟會稽存聖王之軌度焉王德下衰荆揚之南寔爲蠻夷之區凶冗內食蠶入淮甸侵敗王略始加之兵故商頌曰捷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武王伐殷乃通道於八蠻皆臣服於周顓頊之裔曰嚳熊成王封其後熊繹于楚胙以子男之田太伯自竄吳蠻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遂爲吳伯夏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至周而號於越周衰楚始大僭號稱王以病中國宣王命方叔伐之其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警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平王東遷遂併滅漢陽諸姬啓申息之北門奄有巴濮舒蠻徵中國諸侯與齊晉爭盟而爲伯越與吳相繼稱王俱爲中國伯後楚復併吳越地方七千餘里而天下莫彊自昔蠻夷之

盛未有若此者也。然皆中國王者之後，能用夏變夷，爲救患分災，討賊撥亂，翼戴天子之舉。故春秋雖夷之稱州，稱國，稱人，稱子，終以號舉。至與其功，則列諸會而長諸盟。

原注：春秋宣公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曹子、長陵、與莊王爲盟主也。

序而殊會。

原注：昭公四年，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沙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泄夷會於申。楚、徐、泄夷與中國諸侯盟也。襄公五年，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以吳爲夷也。

殊會

或再及以殊會。原注：哀公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會以及會。兩伯之辭也。

自蠻夷而進於中國，不直以爲蠻夷也。漢興，尉佗

帝南越，無諸搖分，王閩越，號稱兩越，未數世而爲漢島夷。而中國之蠻夷盡矣。及孝武開西南夷，故蠻瓠

蠻夷種落，卵育溪洞之中，縈帶嶺陬，海徼雖時寇鈔，尋卽入貢，非能爲久大之患也。昔子路問強，孔子曰：

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

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或強於義理，或強於血氣，蓋氣質之性，風土之殊也。坎根於乾，以陰陷陽，內健外險，

故爲西北肅殺之氣，而死物，離根于坤，以陰附陽，內柔外剛，故爲東南生成之氣，而活物。物生于震而成

于坤，死於兌而伏於坎，故東夷尙仁，南蠻慕化，西戎剝輕，而北狄鷙猛，皆氣數使然爾。惟天子建中和之

德，以義理法制爲天下之大閑，操臨制之柄，謹內外之辨，轉銜一氣，鈞覆四夷，輯寧諸華，統以春正，總爲

生氣，烏有外夷之愆哉？苟失其道，雖蠻夷之微，亦足以禍天下。巴賈據蜀，而五胡亂晉，南詔入寇，而巢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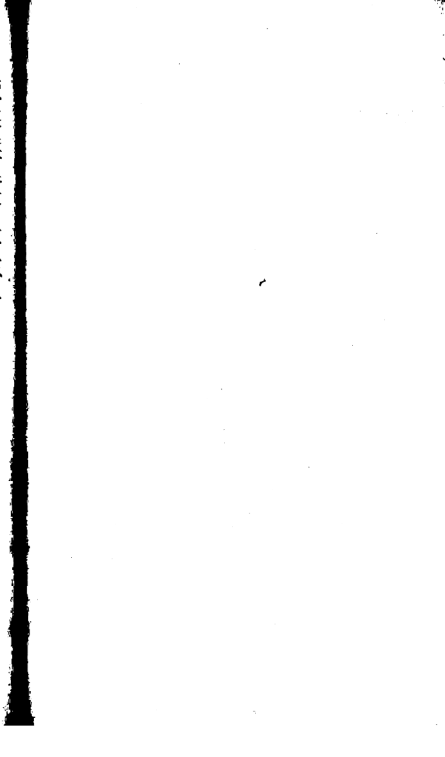
亡唐。

原注：唐書：南詔傳贊：懿宗任相不明，藩鎮屢叛。南詔內侮，屯戍思亂，亂動乘之。昌胤橫行，難凶渠蠻夷，兵連不解，唐遂以亡。易曰：喪牛于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知患生于無備。漢亡于董卓，而兵光于冀州。

于杜林，易之意深矣。

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可不戒哉。

贊曰：獠蠻非類，融結颶瘴，網維解弛，獐獯突上，喪羊於易，豕獮牙吉，詔能亡唐，戒之在德。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三上

錄第一上

義例曰。司馬遷作史記。帝紀後繼以十表及八書。班固作漢書。帝紀後繼以八表十志。范氏東漢書無表而有八志。至陳壽書則總謂之志。自紀傳外凡志表皆不及焉。今按三書例。取漢。三國。晉。爲之論。若爲道術。歷象。輿理。禮樂。職官。刑法。食貨。兵。凡八篇。旣謂之國志。乃更志爲錄。或曰。王通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又曰。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今子黜書而遷固。則此論非與。曰。非也。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其述詩也。典廢之日顯。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亦通之言也。故書之變典則歷法傳。經典則禮樂興。萬貫則地理具。洪範則五行列。四時。中氣。閏餘。星占。推步。氣候。律呂等法。則倫乎春秋。聖影。測驗。二十八舍等制。則備見於詩。四時。中氣。閏餘。星占。推步。如春秋之筆削予奪。簡縮深微。諸所諱避以立教重典。皆莫若御書實錄。使後人得以爲案也。故左氏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縱於其間。又廣記僞言。遷固之書。出於秦。之餘。聖捨灰燼。爲之記錄。惟恐不。旣爲記傳以載其事。又爲書志以考其典。論者猶以爲疏略而不詳。可又以記繁志寡而致譏乎。書之所以變遷固之法者。特以私意去取而沒其實。是以事皆不備而大義不正。志于私而非有志于公也。通之善書敢廢遷固而自爲者。以己之廢衆史而修元經。又略於書也。故爲是言爾。要之。後世無仲尼之聖與衰周五霸之事。春秋不可復作。惟當依做筆削大義。如遷固之實錄而僞書焉可也。矧于東漢之季。天光分曜。海宇幅裂。律呂失次。禮樂廢缺。官號不一。刑法無章。國異政。家殊俗。不爲考定。則散無統紀。所以壽之書必當刊削補完。期于詳備。纂三史之後。救二漢之僞。爲一代之典也。

道術

正傳周公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道具於人心。周於日用。存乎德行。故上世聖人躬行實踐。不以爲言。如天之化育流行而無聲臭。且載籍

未具。荒忽茫昧。後世莫得而徵也。自伏羲畫卦造書契。而道術始有傳。次歷神農、黃帝、少昊、顓頊、高辛。至于帝堯。始以言傳。於是堯傳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故孔子贊易自伏羲。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湯武。而下作春秋自桓文。而下以述其所傳。曾氏之門人集論語。遂自堯舜至孔子。述其傳序之事。以終篇。孟子著書。亦推本堯舜。至孔子。謂傳敍在己。而以終篇。自是而後。失其傳矣。道統天地萬物。而總萃於人。人備天地萬物。而總萃於道。故人者。道之宰也。必裁成輔相。修道五教。使道術一出於正。異端邪說莫能奸其間。然後純粹至善。天命流行。而人心公位。天地贊化育。王道成而天下治矣。是以前聖後聖。繼繼承承。數十百世。數十百年。更帝迭王。各爲制作。建極垂訓。始於伏羲。成於堯舜。備于三代。修道之具。立教之典。家至而日見。天下無二道。萬民無二心。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異言異服而治。反常惑衆則誅。禮樂修明。教化純備。頌聲作於成康之際。而至治極矣。及周之衰。教弊俗壞。王政不行於天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管仲相桓公。始假仁義。尚功利。變更先王之制。以事富強。異端邪說始作。僭逼爭奪。專于大夫。竊於陪臣。紀綱墜地。二百餘年。然而道術不遂廢滅者。先王之澤未斬。心傳口授。猶在於人。故劉康公尚能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子。子產言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晏子言惟禮可以已亂。季札聽樂而知興衰。蘧伯玉五十而化。名卿士大夫。往往說禮樂。敦詩書。其言議風旨。去成康猶未遠。於是孔子以大聖歸。然爲一世師。探索伏羲之前。

整頓文武之後。作爲六經。集列聖之大成。而道術盡在于書。平分四時。與天爲一。垂訓萬世。凡異端邪說之陰萌潛孽。皆逆爲芟夷。如罕言利。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則塞功利之原。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則闕刑名之慘。謂軍旅之事。未之學而不談兵。謂不如老農而不專農。謂惡利口之覆邦家。則鄙從橫之說。毋意必固我。則不與楊朱。事母事君必資於事父。又豈與墨翟。教以文行忠信。言必詩書執禮。固自異於老莊。問死則語以知生。問鬼則語以事人。尤不同浮屠。異端之於正道。如陰之與陽。君子之與小人。沴氣之與元氣。相爲倚伏。不能必絕而盡去。第謹於微。不使漸長。以正勝之而已。旣大明六經。復逆閉邪說。矯矯乎白日中正。人妖物怪。懸伏遐外。而道術明矣。孔子沒。列國之賢卿大夫。斷喪寢盡。斬先王之澤。不復聞文武之餘論。折并吞滅。祇事詐力。向之異端邪說。乘間而出。賴曾子子思。孟子維持擁衛。申明孔子之道。強辯而力闢之。復存道術者百有餘年。孟子沒。虛無駁雜。從橫刑名。兵農者流。閔起而譁於世。不復有孟子者。與之辯。道術遂差。而盡爲異端矣。派弊蠱湧。波秦浸漢。蔓長株滋。爲百家九流。而黃老申韓爲甚。自天子大臣。莫不以爲治體國程。董仲舒請罷黜百家。雖略禁止。終不能因真儒而復六經之正。於是漢四百年。雜而不純。無三代之治。東京再葉。妖夢忧心。佛法始入。至於魏世。中國之人。遂祝髮夷服。爲僧以奉之。王何之徒。復尙老莊。爲清談。異端之禍。蠱弊二漢。老佛之盛。復兆端三國。自是而道術亡矣。故推本伏羲。至于孟子。以明道術之正。自荀卿至於揚雄。以明道術

令孟晉。其帝太皞是也。都於陳封泰山。立百十五年崩。

伏羲氏王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其圖無文而有數。一奇一耦相間。自一至十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與六居下。二與七居上。三與八居左。四與九居右。五與十居中。數形圓。奇數爲天。耦數爲地。天地相銜。奇耦相錯。生成各五。合而爲五。其五十有五。伏羲觀之。乃自一而二。一爲太極。而生一奇一耦。復自二而四。二爲太極。各生一奇一耦。復自四而八。四爲太極。而各生一奇一耦。因其三加。別爲三畫。著道之真數。以象天地人。因奇因耦。分陰分陽。別爲八卦。離爲兩體。列爲八位。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以象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於是卦經畫緯。虛中以存道。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復爲三加。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變易以用道。道之全體大用備。而道術之原著矣。易大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又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孔安國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伏羲氏而上。道具於天地萬物。用之而無書。伏羲氏作。道具於書。以爲天下萬世之用。道著於天地。列於萬物。備於吾身。伏羲當制作之時。雖天與之圖。必仰觀俯察。探賾索隱。稽身類物。窮神知化。然後可以挂天下之理于畫。微

天下之文於書。前天下之用于道。向之至微者。顯光遠而致飾於天下。如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當陽。南而而治天下。故取諸離以成天下之務。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故取諸夫。始則陰麗陽。終乃陽決。陰雖顯而隱。雖動而靜。道體在焉。所以首出列聖。爲制作之始也。伏羲氏沒。神農氏作。始味百穀。教民粒食。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教民耕作。草木百物以治民疾。始有醫藥。日中爲市。貿易有無。生民之道始備。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爲衣裳以表貴賤。爲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以引重致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爲杵臼以濟萬民。爲弧矢以威天下。爲宮室以待風雨。爲棺槨以葬死亡。作甲子造歷數。制字書。占星氣。定律呂。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天道著于伏羲。地道著於神農。人道著於黃帝。太極而下。復著三極。號稱三皇云。

原注：古史。炎帝神農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媧氏之女。爲少典之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爲姓。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用。以教天下。始教耕。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耒耨。以耕種。斲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又作五絃之瑟。教人日中爲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運重八卦。爲六十四卦。初郡陳。後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史記：黃帝姬姓。有藍國。君少典之子。居軒轅之丘。故號軒轅。姓公孫氏。神農氏。乃制五兵。擒滅蚩尤。堯王天下。有上德之瑞。色尚黃。故曰黃帝。始造日推策。有星官之書。命大撻作甲子。容成造歷。隸首作數。蒼頡制字。史記占星氣。伶倫造律呂。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以分邦。次。經十段井。立少制政。立一百一十年崩。葬嶺山。

原注：史記帝堯名放勳。帝舜之子。帝學之弟。黃帝之元孫也。姓伊祁氏。初封於唐。號曰堯。帝學不道。諸侯咸尊堯爲天子。遷都冀州。號陶唐氏。以火德王。在位七十載。其子丹朱不肖。乃讓位於四岳。四岳共舉舜。乃以二女妻舜。使舜總百揆。歷試諸職。乃遜位於舜。二十有八載。堯崩。凡在位九十有八載。葬陽城。

帝堯王天下。將遜位於舜。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道有太極。統天地。

萬物而爲之中。卽伏羲氏奇耦之所本。八卦之所環。合九與十。虛其中者也。天地萬物資之以爲中。而各爲之極。道之所在也。故在人爲心。運會天命。宰制情性。建立事業。爲人之極。得則道在。而心存。失則道遠。而心亡。允執其中而不失。以應萬變。無往而非中。莫不爲之極。道之用不可勝窮。而天下治矣。伏羲雖範圍河圖。而畫卦以垂道統。未始有言也。至是將以天下與人。雖以聖授聖。猶懼或失之。於是始以言傳。而道術可言矣。

原注·史記·帝舜姓姚氏·名重華·黃帝八代孫也·有聖德·以孝聞·堯以丹朱不肖·將遜位·舉以成舉舜·乃命以舜位·使宅百揆·舉八元八凱·去四凶族·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堯遂讓位於舜·舜子商均不肖·乃薦禹于天·使宅百揆·南巡狩崩·徵庸三十載·在位五十載·葬於蒼梧之野·

帝舜王天下。將遜位於禹。曰：來禹！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語舜以中。而舜之語禹。又益之以道。心人心與夫精一者。此舜之所以聖也。夫道一中而已。義理之所止。心之體也。而復有人心者。情欲之動。心之用也。心也者。神明之所舍。妙乎體用之間。宰義理。制情欲。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測。所以爲道之機也。苟本義理以節情欲。則道心明而人心安。全體大用備矣。義不勝欲。則人心縱而危。欲不本義。則道心蔽而微矣。此死生存亡治亂之所在也。必精於理而不雜。一於道而不二。使道心御乎人心。義理制夫情欲。而後可以執中而治天下。明天下之道。安天下之心。則可以帝矣。故中爲道之體。心爲道之用。精爲道之質。一爲道之綱。合而言之。道術備。

矣。後世聖人之傳，傳乎此也。王者之事，事乎此也。儒者之學，學乎此也。按虞書自中與道心人心之外，君臣都俞吁咈之間，其所稱道曰欽明文思，曰溫恭允塞，曰五典、五禮、五刑、五教、曰道、曰德、曰孝、曰樂、曰直、曰寬、曰剛、曰簡、曰志、曰和、曰信、曰神、文武曰天命、天道、曰鬼神、曰敬、曰謙、曰惠、曰毅、曰廉、曰義、曰止、曰幾、曰聰，皆心性道理之名義，始見於此。蓋生民以來，卽有此義，而以爲言，所以統理心法，綱紀人道，通天人之際，著道之所以然。伏羲而下，至於堯舜，始見之典籍爾。自黃帝氏沒，有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嚳堯舜氏，號稱五帝云。原注：古史帝少皞名元器，黃帝長子也。關黃帝王天下，有聖德如太皞氏，故曰少皞氏。少皞王，世爲金正，修及歷爲元冥，世相代爲水正，不失其職。史記：帝顓頊，黃帝次子昌意之子也。顓少昊王天下，居于高陽，號爲高陽氏，都于帝丘，以水德王，少昊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絕坤天道，使復故常，乃作歷，以孟春爲元，立七十年崩，葬東郡。帝嚳少昊之孫。

禹原注：史記：夏禹名文命，姓顓頊，黃帝元孫也。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舜，常處之時，洪水爲災，使舜治之。九載而功不成，舜相堯，以舜治水，無功狀，舜于羽山以死，以禹爲賢，舉爲司空，使攝縣崇，卒于會稽崩，在位二十七年，子啓賢，天下宗之，遂繼禹卽位，傳之子孫，至桀而亡。凡十七王，四百七十八年。

禹嗣鯀治水，通九道，度九山，陂九澤，滌九原，水土既平，彝倫攸敘，神龜負書出于雒，其書無文而有數，自一至九，一奇一耦，相間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居中，奇皆處于中正，耦皆附於四隅，其形方，上下左右縱橫十五，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七八九六，互爲消長，虛五，分十，自相錯綜，虛五不用，則河圖之十而八卦也，合爲十五，則河圖之中而太極也。凡九章，禹乃制爲九疇，一曰五行，二

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五福。總謂之洪範。實中以明誠。本乎道之用。天地萬物皆起於中。萬事萬變皆生於心。於是卦範一理。河雒一數。圓方一象。前聖後聖所守一道。往古來今奉承一中。義禹以圖示中。堯舜以心傳中。窮天地。亘萬世。統理三極。宰制萬化。而不斃焉者也。書曰：「祇承於帝。」又曰：「祇台德先。」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初二典述堯舜之德。堯曰：「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舜曰：「溫恭允塞。夔夔齊慄。皆敬也。敬則心存而不放。體莊而不忘。定靜昭明。事物莫能侵亂。故能精一而允執其中。則聖敬之方也。禹能祇受于舜。以祇德先天下。故其德一而無所間。則亦堯舜之欽恭精一也。孰謂入聖域而不優哉。故天道極于堯。人道極于舜。地道極於禹。三皇而下。復建三極。道之功用備矣。

原注。史記商湯名履。號天乙。黃帝之後也。祖契有聖德。相堯舉爲司徒。封于商。賜姓子氏。十三世至主癸。生湯。湯有聖德。夏桀無道。湯始征葛。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舉伊尹使相桀。不用。立遯之。卒不用。桀暴甚。殺諫臣龍逢。囚湯於夏臺。已而釋之。伊尹遂相湯伐桀。放桀於南巢。諸侯咸尊湯爲天子。遂代夏卽位。

可號曰商。都于亳。在位十三年崩。至盤庚。改號曰殷。至紂而亡。凡三十三王。六百二十八年。

湯革夏命。其誓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仲虺贊之。」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又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伊尹告太甲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於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初堯舜禹三聖。心傳面命。曰中。曰心。曰精。曰一。五百餘歲而有湯。」

乃言天降衷于人爲恆性使民安其所性則君之所司也於是始言性德者得於道而性之所有也不蔽于欲則常如受命之初而日新則道之體全矣又能昭其德于民而極其中以爲極則道之用著矣義者道之裁成之宜禮者道之節文之則所以建中之方也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合內外之道貫體用于中敬則一一則聖故謂之聖敬湯則日進不已全夫一德又備於而命之初此湯之所以聖也湯始以征伐取天下傳于太甲詩頌始此至太戊復有聖德號稱中宗盤庚時改號殷武丁復有聖德言學於甘盤始見帝王之學號稱高宗

文王

原注·史記·文王名昌·黃帝之後·帝嚳之裔也·帝嚳生稷·善稼穡·舜舉稷爲農師·封于部·號曰后稷·姓姬氏·子不窋失其官守·竄于戎狄·至公劉自漆沮渡渭子院簡·國于豳·八世至古公亶父·去豳·邑于岐山之下·始稱周·亶父生公季歷·季歷生文王·爲殷西伯·有聖德·殷紂無道·拘之羑里七年·乃作易·後得釋·諸侯多歸之·于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猶以服事殷·在位五十年·薨·葬于畢·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謚曰文王·

文王以紂幽之羑里乃仰推天命俯察人事當憂患之運道未可以濟天下遂演伏羲之卦作易以前民用初伏羲畫卦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爲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而畫三卦八復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一卦之上復各加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而畫六卦六十四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左旋而數往者順右轉而知來者逆三才之運數備四象之變化成不假作爲而莫非自然故祇存八卦其六十四者自具其中不爲文字辭說著其體而藏其用也神農氏時始著其重以之占筮其作用之法不傳至夏而謂之連山而首艮殷謂之歸藏而首坤其經卦皆八其別

皆六十四。其作用義理不能復伏羲氏之初。推本乾坤之意。不足以爲聖王法制。文王乃變體入用。錯綜太極之兩體。變易河圖之固。有爲乾坎艮震巽離坤兌。皆自乾而左。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耦。以應地之方。於是乾坤爲天地之本。坎離爲天地之用。故始於乾坤。中於坎離。終於既未濟。秦否爲上經之中。咸恆當下經之首。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三男子於西北。上經起於上。下經終於下。參伍覆逆。互爲始終。始於不交。中於交。終於交不交。上經不易者六。反易者二十四。下經不易者二。反易者三十二。不交不易。以明道之體。反易而交。以明道之用。爲之重。以著其兩。爲之名。以著其義。繫之辭。以著其占。節節有序。以著其理。兩兩反易。以著其變。以其由不易以變易。雖變易而不易。名之爲易。然後伏羲氏之心。卦畫之蘊。盡在于書。堯舜禹湯之心。傳而命。聞而知之者。皆見乎辭。經萬世之制備矣。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又曰。文王之德之純。則亦禹之祇德。無間湯之聖敬日躋也。

武王

原注·史記·武王名發·文王之子也·復有聖德·封殺伯邑考·立爲世子·文王薨·載木主親兵於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復還·紂暴虐滋甚·殺比干·囚箕子·殺子奔周·遂復伐紂·戰于牧野·紂師倒戈·遂誅紂·諸侯咸尊武王爲天子·僂武修文·還都于鎬·命於周·居于鎬邑·年崩·傳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年·

武王復革殷命。伐紂而有天下。孔子贊之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道運乎天命。而潛於人心。人君而違乎道。則天命絕而人心去。天討所當加。天吏所當伐。奉而行之。以順天而應人也。故以道繼有道則

受命以道克無道則革命湯武之所以不顧上下之分天下之議必爲征伐之舉而自爲之者亦堯舜之與賢稷之已飢禹之已溺以道自任之心也初禹以雒書九章作洪範建極於中以明道之用雖別爲疇有其法而無其辭武王勝殷殺紂以箕子歸章別爲辭申明洪範之義反復於皇極一章以明人君建中立極之道錯綜天人之際凡吉凶治亂災祥休咎皆本於人心之邪正皇極之建與不建以心法爲王法合乎堯舜之執中湯之建中者定武功允王保之遷九鼎於雒居天下之中巍然爲皇極之君終成大經大法亦猶文王之於伏羲也自禹以天下傳啓而稱王殷取之夏周取之殷皆以聖德王天下號稱三王云。

周公

原注·史記·周公且者·武王弟也·有聖德·多才藝·相武王伐紂討奄君·戮紂黨飛廉於海隅·滅從亂之國五十
·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以同姓有功·封爲魯公·留佐武王·武王有疾·作書告三王·請代武王·武王崩·成王卽
位·年十三·周公爲太師·位冢宰·攝政當國·管叔·蔡叔·霍叔流言謂公將不利于王·奉殷武庚及淮夷叛·周
公東征·三年克之·誅武庚管叔·囚蔡叔·降霍叔爲庶人·遂平淮夷而還·乃營雒邑·定九鼎爲東都·又營成周
·遷殷頑民·建明堂·制禮作樂·相成王·朝諸侯於明堂·頌
制度於天下·復政成王·凡攝位七年·十一年薨·諡曰文。

周公相武王誅紂以王天下武王崩復相成王營雒邑奠王極以卒武王之志集列聖之制制禮作樂明道之分暢道之和總爲六官別爲三百六十職經緯萬端統理治道爲一王典立萬世極文致太平復政厥辟乃爲文王之易作爻辭伏羲之易則著于畫以一奇一耦合兩爲一三畫爲一卦而無辭文王之易則著於卦一貞一悔合兩爲一六畫爲一卦而繫之辭周公以爲易始於三畫成爲兩卦皆以一具兩本

乎太極。於是兩兩爲畫。兩兩爲卦。內外相應。上下相交。以成三極。而分六位。是以剛柔相摩。陰陽相錯。濟爲相感。利害相形。吉凶悔吝。生乎變動。所以成卦。皆由乎畫。乃用伏羲之畫。以明文王之卦。以位爲不易之體。以爻爲變易之用。以三天爲陽剛之九。以兩地爲陰柔之六。一畫爲一爻。復繫之辭。數上起象意。上起言質。上起了德。上起義。心上起物。效天下之動。窮天下之變。道之全體。以大用周流乎六虛。而六畫爲一卦。原始於伏羲之初。要終於文王之後。以內之二爲堯之執中。外之五爲湯之建中。向之心傳。盡爲經之用矣。自湯至於文王。皆聞而知之。而武王周公。復面命口授。以心法爲家法。以家法爲治法。道術之盛。極於是矣。

孔子

原注。史記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爲兒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爲委吏。料量平。爲司職吏。畜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往。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季氏猶魯。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方明之。遂爲司空。又爲大司寇。十一年辛丑。相定公。舍齊侯於夾谷。齊人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墮三都。兼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國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釀俎於大夫。孔子行。適齊。主於子路妻兄顏淵家。適陳。居於闕西。成國之。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召孔子。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於衛。衛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佛幹以中牟叛。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衛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季桓子卒。道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葉。楚昭王將以菁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時衛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

孔子亦不求仕。乃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象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三。葬魯城北。

酒上

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反魯。年幾七十矣。周行天下數十年。卒不得位行道如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制度。考文以經世。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乎始修經。時周室禮樂廢，詩書缺。孔子乃推本始終運數，追述二帝三王，討論墳典，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迄周之秦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皆聖賢義理精熟之格言，心傳口授，訐謾定命，建極垂世之要典。別爲虞夏、商、周之書，帝王之制備矣。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就魯太師，考周樂，次雅頌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固陋，不可以訓者，取其止於義禮，天理人情之正者，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至於文武，周召、成、康之盛，極於幽厲之衰，旁及列國，止於諸夏，衰亂五伯之末，陳靈之事，別爲四始。闕雖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正風二國，變風十三國，正雅則文武成，變雅則厲宣幽王。風則平桓莊，頌則周魯之後，終之以商、尊、周、親、魯，而本乎商，皆誦之歌之，弦之，舞之，以求合韶武之正音，以明中聲之所止。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乃始贊易，以伏羲、文王、周公之易爲經，爲經作傳，曰卦象、卦象、爻象、乾坤、文言、上下繫辭、說卦、序卦、雜卦，要終三聖之義，發道之蘊，始言太極，以明天地萬物莫不本于理，立一易之根柢，爲造化之樞機，藏陰陽之首尾，統紀全體大用，運天極，奠地極，建皇極，數人極，嚮之八卦之虛中，九章之實。

中堯舜之執中，湯之建中，會而爲一中。凡連山之象，歸藏之理，不易之體，變易之用，大明始終，合爲一易。自太極推出動靜、陰陽、剛柔、天地、人物，自人心推出命性、情欲、德行、事業，自卦畫推出奇耦、變動、意言、象數，自義理推出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爲死生之說，明幽明之故，指示鬼神情狀，言天地體數，大衍用數，乾坤策數，伏羲氏而上，書所未有，世所未見者，則布濩播泄，一無餘蘊。伏羲氏而下，書所浩疊，世所增益者，則皆芟夷振盪，但餘本真。於是外天地而無體之易，內天地而有體之易，外書契而無畫之易，內書契而有畫之易，不容辭說之易，辭說不盡之易，盡在於是，無非固有，莫不自然，以爲道之大經，聖人之能事畢矣。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或告孔子曰：「有麋而角者。」孔子視之曰：「麟也，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霑袍，曰：「吾道窮矣，弗乎弗乎，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乃卽魯史記修春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終於魯哀公十四年之獲麟。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約其文辭，而指博，萬六千餘言，以爲大經大法，明道之分，而爲刑書。申侯以犬戎弑幽王，平王立於東都，不復父讐，而反戍申，委文武之宗廟，棄岐周，以與秦，無恢復之志。絕王政之綱，自夷於列國，而祇守虛位，及其末年，失道滋甚，以天王之尊，附諸侯之妾，魯隱不請命，而自立，僞攝以亂大倫，故於茲託始。皇一降而帝，帝一降而王，王一降而霸，平桓而下，五霸迭興，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故其事則齊桓晉文，中於五霸之世，旣而專於大夫，竊於陪臣，三綱淪，九法斲，名分委地，而麟出。

非時故以寓終。以元年春王正月六字如乾之六畫以爲一經之綱。元卽道體之一。猶易之太極也。春卽道用之端。猶乾之元也。王者天位。惟皇作極也。正者人心。道之宰也。故君之始必書元年。以夏時冠周月。以正時加王於正。以大一統親魯尊周。尊王室。治諸侯。尊大夫。削陪臣。正君臣。篤父子。辨夫婦。定兄弟。曲爲絜短。以篤忠恕。要歸大公。至正。災異變故。則特書屢書。瑞慶常事。則削而不錄。行天子之事。以賞罰天下。篡承二帝三王之統。爲一王法。皆因事著義。而無我。其間議而不辯。事而不辭。如天之不言。復乎伏羲氏爲畫之初。一藏諸用。易爲述道之書。易之兩畫用六七十。字而義理無窮。春秋爲用道之書。特書一王筆削數十字。而法制具備。故易如春。書如夏。詩如秋。春秋如冬。易書爲陽。詩春秋爲陰。復如道體。分一乾坤。於是三皇五帝三王五霸之運世至此而終。禮樂刑政紀綱法度之典籍至此而備。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之倫類至此而明。王室諸侯之名分至此而定。道德功力聖賢才術之得失至此而極。禪讓傳繼征伐篡奪之變故至此而周。性情形體意言象數之蘊蓄至此而著。死生存亡治亂安危之氣數至此而窮。有生之初至於伏羲。則沈潛之極。書契以來至於孔子。則表著之極。沈潛之極。則散而託始。著見之極。則聚而成終。故四經皆成於孔子。集列聖之大成。配天之四時。以爲萬世用。道爲無言之孔子。孔子爲能言之道。生民以來。復一太極也。

顏子

原注·史記·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父曰·顏路·回師事孔子·少孔子三十歲·得聖人之傳·安貧樂道·不求祿仕·年二十九歲·髮盡白·蚤死·

顏子於孔子弟子最賢。其聖之體號稱入室。潛心希聖。極力所至。不能復進。乃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乃問仁於孔子。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自是遂得聖人之傳。安貧樂道。不求祿仕而卒。孔子稱之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其贊易則又稱之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孔子之門弟子蓋三千焉。未嘗與其仁。獨稱道顏子而與之以仁。與其不違而能復。則亦聖人之徒也。夫仁道心之全德。義理之正也。己則人心之血氣嗜欲之私也。惑於人欲之私。則悖理而害物。物我皆不得其仁。人心危而道心微。遠堯舜而入幽厲矣。此孔子之所以爲教。顏子之所憂也。聖賢地位。界然一間。大可以力至。化不可以學能。故仰高鑽堅。見於前後。反而求之。循序而進。終莫能至。力竭而猶卓爾。必問而後知也。孔子乃語之以克去己私。還復正理。然後物我皆得其仁。制之於視聽言動。乃其方也。於是顏氏不復以爲憂。默識心通。渾然無迹。遂幾於化。安於仁而樂乎道。不遷怒。不貳過。不遠而復乎仁。執堯舜之中而發孔子之蘊。使聖可學而至。道可力而求。故孔子之道。得顏子而益彰。

曾子

原注·史記·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父曰曾皙·師事孔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其能通孝道·故爲作孝經·後卒於魯·

曾子以質厚宏毅之資。盡事親之道。以孝聞。師事孔子。孔子爲說孝道以訓之。其賢亞於顏子。顏子沒。孔子以曾子真積力久。可以傳道。語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道之體無不該。用無不周。一理渾然而無間。萬物紛錯而一本。故惟一爲心傳之要。聖學之宗。所以爲中爲極。爲仁爲純。爲敬爲誠。皆兼體用。貫本末。而爲言也。曾子之學已至。故孔子語之。是以唯而不復疑。如顏子之請事斯語而不復問。於是孔子之道在曾子矣。其答門人之問。謂忠恕而已者。以忠恕明一貫之理以悟之也。道之在人爲心。盡心之理則爲忠。推心之理則爲恕。忠爲恕本而無間。恕爲忠用而一本。則道心惟一。亦一以貫之也。于是理貫氣形數。心貫命性情。天貫地物人。人貫物地天。脫暢交通。濟天下而不過。成萬物而不遺。應萬變而不息。生萬物而不窮。無毫髮之間。須臾之離。表著乎神。蘊藏乎密。窮天地。亘萬世。一貫而已矣。孔子既傳之曾子。又告之子貢。蓋示之以目。睫也。及易傳春秋經成。孔子又口教其義。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於是學者多師事之。其言論之可見者。皆修身克己。守約內省之要。主於孝敬忠恕。粹然一出於正。著書一篇曰大學。以明皇王以來爲學次第。本於明德而極於平天下。外極規模之大。內盡節目之詳。絜矩於心意誠妄邪正之間。要歸於忠恕。辨明於義利。擴充一貫之全體大用。易書詩春秋之後。大經之綱領。獨見此篇。其弟子樂正子春公明儀之徒。集孔子及諸高

弟弟子問對之語。成二十篇。號曰論語。聖賢之師友淵源皆在其中。復見二帝三王都俞吁咈道德之精華。直指而命義理之綱要。以垂訓萬世。復以其道傳之子思。孟子。故孔子之道。至曾子而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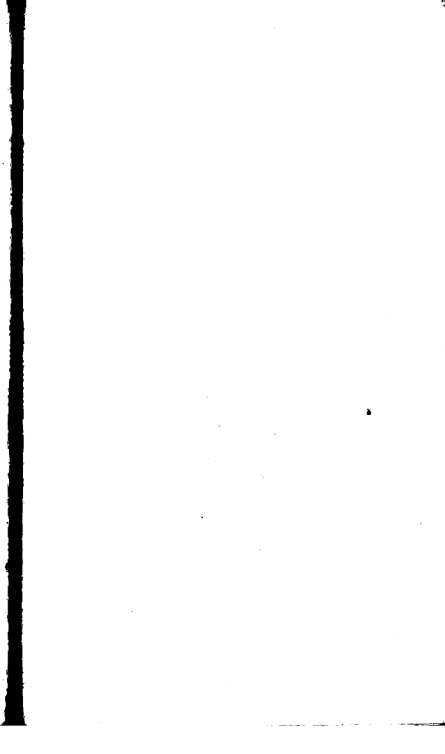
子思

孔子生鯉。字伯魚。先孔子卒。鯉生伋。字子思。孔子沒。受業於曾子。傳其聖祖之道。夫中道之本然。理之當然。其體則不偏倚。其用則無過不及。故存而爲一心之中。行而爲萬事之中。猶太極爲道之極。無所往而不爲之極也。故聖人繼天立極。統理人道。存心應物。皆本乎此。堯舜禹謂之執中。湯謂之建中。文王有中孚。武王爲皇極。周公爲二五。孔子爲中庸。皆傳乎此也。然未有著之書而言其義者。子思乃申明家法。作中庸一篇。以明列聖心法。謂未發之中。謂之中。發而皆中。謂之庸。不乖於道。謂之和。真實無僞。謂之誠。本之於天命。人性以明道教。終之於無聲無臭。以明道體。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率性節情。存心立命。大無不充。細無不盡。與易傳相表裏。而明春秋之用。大本達道。以合內外。別爲三德。列爲九經。方之大學。又致廣大而盡精微。於是孔子之道。至子思而益備。

孟子 原注·史記·孟子·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道既通·游齊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謬而調於來情·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或曰·軻字子輿·孟子受業於子思。治儒術。通五經。資剛毅。正大子思。以爲賢而傳其道。子思沒。遂以其道游於諸侯。時秦用張儀。楚魏用吳起。燕趙用蘇秦。韓用申不害。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

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導時君子于王道。說以仁義。繼其功利。鄙其霸術。謂管仲會西之所不爲。是以所如不合。爲卿于齊。復致爲臣而去。且當孔子時。已有過不及狂狷失中之偏。孔子沒。諸弟子各以其學游于諸侯。道術已自不一。賴曾子子思申明拓大。傳之孟子。而正學不亡。其時有楊朱墨翟莊周鄒衍淳于髡慎到田駢。皆著書以自名。駁難之說。不可勝紀。孟子乃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述仲尼之意。著書七篇。凡莊周諸人誕妄偏駁。干時惑衆之易見者。皆置不論。獨楊朱爲我則似義。墨翟兼愛則似仁。似是而非。大亂人心。其弊必至於無父無君。壞倫類。滅人道。而爲禽獸。孟子乃爲辯明。闢其邪說。或以爲好辯而譏之。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閔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子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於是斥許行譏匡章。劓陳仲子。妾婦儀秦。仲尼之道。巍然復立。其斷然以性爲善而專言仁義。謂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自得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謂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

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配義與道。是集義所生者。又言夜氣。平旦氣。盡心知性。知天。存心養性事天。仁義皆內。生之非性等。皆孔氏之門未道者。謂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孔子聖之時。孔子之謂集大成。禹稷顏回同道。聖賢地位。自此而定。中間申明六經微意。中庸大學之指要。春秋之作。未有言其義者。獨著其傳。舉其綱領。使學者知聖人筆削之旨。高出三傳之上。抑邪辨異。禦侮衛道。廓清摧陷。芟夷蘊崇。折衷於孔子。推廣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傳。傳天下以一心。貫萬世以一道。塞天地以一氣。生萬物以一仁。自處聞知之地。以道自任。故顏子發孔子大畜之德。曾子著孔子正大之學。子思極孔子高明之道。而孟子建孔子中興之業。於是孔子之道。得孟子而益尊。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三下

錄第一下

道術

諸子 荀子 董子

百家

異端 楊墨 老莊 管商
申韓 仙佛

諸子

荀子

原注·史記·荀卿趙人·年五十始游學于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錄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二爲祭酒焉·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慶不遂大道·故發于草說·信讖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亦與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步騫·名況·病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亦謂之孫卿子者·避漢宣帝諱也·

荀卿者名況趙人齊威宣好學鄒衍田駢之徒會於稷下游學之士數百千人荀卿年五十始游于齊時諸學士大夫皆乖離正道獨荀卿之學宗孔氏故其言道術大抵以仁義禮樂爲宗其謂純則王雜則霸真積力久則入能定然後能應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心居中以治五官論心不如擇術

詩者中聲之所止。及與臨武君論兵等。皆至言也。然而過高好奇。敢爲異論。悖禮傷義。繆于聖人。而卒歸于申韓。其大害道。誤天下後世者。以孟子言性善爲非。作性惡論。謂人之性惡。其善者僞。桀紂性也。堯舜僞也。又特爲非十二子篇。謂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才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遠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倡之。孟軻和之。世俗之講。猶瞽瞍。灌灌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爲仲尼子游爲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二賢幾聖。親傳孔子之道。益推大之者也。而痛詆毀之。並夫他罵。魏牟。陳仲。史鰌。墨翟。宋鉞。原註。慎到。田駢。惠施。鄧析之徒。詭辭強辯。破壞道術。自況始。其徒李斯見其師以惡爲性。以真僞爲非。顧天下典籍。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皆矯揉之僞。當世儒者不足以爲治。而適足以亂天下。乃敢倡爲焚書坑儒之舉。故秦滅學之禍。皆荀卿之高才喜異。反中庸而無忌憚者啓之也。

董子

原注。漢書。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者莫見其面。其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仲舒以賢良對策第三。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運行。故求雨閉諸室。縱諸園。其日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廡長。高閣殿災。仲舒家居。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賊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宏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宏希世用事。仲舒以宏從諛。宏疾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于上曰。獨

董仲舒可用事。仲舒以宏從諛。宏疾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宏乃言于上曰。獨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

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于家。仲舒後。子及孫皆以舉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開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贊曰。劉向稱。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無以加。言必之獨。霸者之治。始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予。惟此一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興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雖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爲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顯萬言君子也。以歆之言爲然。

董仲舒治春秋爲公羊學。公羊之學出於曾子。故其學有所自而得道術之正。其所對策三篇。孟子以來所未有也。本於王道。深識治體。切中當世之病。其淵源純粹。明于天人之際。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萬民。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等。皆孔氏之門學問之要。授受之本。致知力行之方。天命率性之道。其反復於成康風化之美。直欲堯舜其君。追還三代。其謂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其所守。臣於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武帝雖不能盡用。略於施行。猶號稱隆儒。表章六經。顧其功不在孟子下。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王。正身率下方。公孫宏以阿意取相位。而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漢世儒者皆所不及也。惜乎生于絕學之後。不見聖傳之全。首言三代受命之符。以啓符命織緯不經之說。爲後世姦人篡竊之具。又以春秋災異

之變推陰陽錯行之故以行閉縱之術流于小道異端是以不能如孟子之醇而續其傳也

揚子

原注。漢書。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雖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連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澹之思。清靜無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貴。不戚戚于貧賤。不修其隅。徵名。當世安產不過十金。乏無擔石之儲。必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辭富貴不取也。雄好辭賦。待禮不復為。而大澤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于八十一。旁則三察九據。極之七百二十九。九數。亦。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元者數其畫而定之。元首四重者非其也。數也。其用。天元推一畫一夜陰陽度數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元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數。分為三卷。曰一二三。與秦初歷相應。亦有頤頤之歷焉。據之以三策。闕之以休咎。併之以象類。據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緯。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為其泰運淫而不可知。故有首。術。銷。測。圖。策。數。文。視。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元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雖見諸子各以其知解。大抵詆訾聖人。內為怪迂。析辨虛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眾。外溺于聞而不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豈非頗調于經。故時人有問雄者。雄常用法應之。謂以為十三卷。象論語。賦曰法言。曰。雄之自序云。爾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為郎。給車黃門。與王莽劉歆。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曰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世不徒官。及莽篡位。其意欲求。章。成名于後世。以為經甚大。于易。故作太元。傳莫大乎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合韻。作訓纂。錄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抑與依放。而馳騁云。用心於內而不求。外。時人皆習之。惟劉歆及范滂敬焉。而相與以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為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棗歆子棗復歆之。莽誅豐父子。棗桑四。辭所連及。便敢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事。何故在此間。詰問其故。迺劉棗嘗從雄學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符命。雄以病免。後七十一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餼。遊學。而鍾鹿侯邑嘗從雄居受其太。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可望王邑。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瓿語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苞為起墳。覆之三年。時大司馬明王邑。西曹嚴尤聞雄死。謂相謂曰。子嘗稱雄善。豈能傳子後世乎。諱曰。必傳。顯君與諱不及見也。凡人賤而貴。顯見揚子。祿位容說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莊。莊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于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揚子之風

·文義至深·而論不流于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
而作經·猶春秋榮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言大行·而元終不顯·然爲籍
俱存

揚雄之學不知其所自·傳稱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默而好深沈之思·清淨無爲少嗜欲·不汲汲於
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非聖哲之書不好也·初好辭賦·擬則司馬相如·其後輟不復
爲·準易作太元·擬論語作法言·其太元推本老子三數·自三而倍加·故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二
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別爲三卷·曰一二三·與秦初歷顛頊歷相應·據之以三策·夫道祇一數·雖書
河圖元非二也·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八卦九章·非聖人自爲之·所以則道之數也·道之數只一
奇·一耦而爲陰陽·以成變化而行鬼神·皆不離乎固有之兩·故自二而四·自四而八·重重因出·以至於六
十四·日月星辰·寒暑·晝夜·度數·時節·皆在其中·伏羲以一奇耦·三加成卦·故爲三畫·其體祇兩·至于六十
四卦·不出一于乾坤·三百八十四爻·不離于一奇耦·以一具兩·乃爲易之真數·非若老氏之一生二·二生
三之說也·一固生兩矣·兩各生兩·則二生四矣·固不生三也·揚子雖名儒學·乃以老氏之說擬易·皆本於
三而倍加之·則道之數有二矣·乃作爲之私·以數傳理·非造化之本然·以理爲數也·至其論情·謂善惡混·
道之在人·成之爲性·具備衆理·無非至善·中而不倚·一而不二·精而不雜·純而無間·私邪僞妄·安得混于
其間哉·惡自於人心之危·物欲之私·又安得爲性乎·大本已悖·其餘不足稱也·極其踐履之至·則曰清淨

寂寞亦老氏之學也。至于事莽與聞乎篡，爲美新之文，不以爲恥，終之隕穫。至於投閣，則與夫在陋巷，在汶上，采薇而不食其祿，易簣而得正斃焉者，異矣。

百家

書契以來，自非國家典籍，士庶人不敢輒爲書。故非天子不制度，不考文。雖孔子之聖，足以制作，如易、詩、書、春秋、禮、樂，皆因其故而加修之，非古所無有而自爲之也。孔子沒，諸弟子各記識其師說，始各有書，然而皆本唐虞徵文武宗孔氏，不敢以私臆干時惑衆。至孟子時，齊有三騶，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封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事而議論。于是稷下先生及游學之士盛者數百千人，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閎大不經，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及海外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爾。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王公大人初見其術，瞿然顧化。淳于髡亦齊人，博聞淵記，學無所主，慎到趙人，田駢，接子亦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法術陰陽，各著書以于世。主騶奭者，齊諸騶子，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齊宣王嘉之，與淳于髡等皆位列大夫，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

屋尊寵之。齊人爲之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而田駢號爲天口，趙復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世多有其書，不可勝道。於是前乎周孔，後乎孟荀，雜然並出，各自名家。如鄧、郢、管、晏、老、聃，皆有其書，而其文不類，大抵皆傳聞誦習。至是而始爲書爾。至秦詩書之禁爲重，而諸子百家自行於世。漢孝武時董仲舒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雖略施行，不能竟禁。至司馬氏父子，乃別爲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推本其說，謂之指要，而先黃老。後六經，使儒與楊、墨、刑名並謂之家，昧于道術之正矣。浸淫滋蔓，家自爲書，如淮南安之流，尤爲僻誕。成帝時，詔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成校術數，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向卒，子歆繼其業，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伎略。班固志藝文，以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經爲六藝，凡九種。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農、小說總爲諸子，凡十種。賦、歌、詩總爲詩賦，凡五種。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總爲兵家，凡四種。天文、歷譜、五行、善龜、雜占、刑法總爲術數，凡六種。醫經、經方、房中、神仙總爲方伎，凡四種。其書合數千篇，數百萬言。原遠未分，正路遂夷蕪矣。道具于天地萬物，會于人心，往古來今，閱千萬世，初無加損焉。故必犧而上，有道而無文，必犧而下，有文而無書。唐虞而下，始有書，益之以三王，終之以孔子，傳序一道，範圍一心，亦無加損。猶夫宓犧氏之先也，彼百家衆流，乃以區區偏見，謾聞輒自置聖人之後，六經之表，穴蠹道真，紅紫耳目。

塵穢編簡，使學者莫知適從，往往陷入伎術小道，故其害天下亦異端之次也。

異端

楊墨

原注·史記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也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案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弟子·問于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楊朱見于列禦寇莊周書·老子弟子也·

楊朱老子弟子爲黃老術。墨翟宋之大夫節用尙儉。善守禦。皆出於春秋後。孟子前。楊朱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翟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朱則足于己而不爲利。似義而非義。翟則愛無差等。約乎己以利天下。似仁而非仁。極其至。則朱有己而無君。翟二本而無父。故孟子以爲亂人心。惑天下。害道爲甚。墨翟則有書。其弊病見于孔叢子。楊朱無書。其弊病見于列禦寇書中。其言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引。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適然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所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爾憤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勸。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名所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又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

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毫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于肌膚，肌膚微于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于河陽，陶于雷澤，四體不得整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禹荒土功，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黻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苦憂者也。周公攝天子之政，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于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遑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肆情於傾宮，從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放

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淫說談論。類皆如此。夫無我則道心。有我則人心。故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後大。大而後化。所以爲聖爲神。與道爲一。大公無私。純而不已。莫能間斷。利用安身。以濟天下。若朱之言。始則一我。推而爲天地一我。古今一我。恣睢而獨肆其欲。利一己而不利天下。蔑四聖而與二凶。於是始皇二世。竭天下之膏血。以逞無疆之欲。終爲孟子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言。皆朱啓之也。夫人之爲德。發於道之元。爲天地生物之心。降而爲人心之德。愛物之理。體一而用殊。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本於明善。誠身以事親。達於明德。齊家治國平天下。累霍則愛之以一。而無序。齊之於末。而無本。委之以利。而無義。失己而爲人。喪心而膠物。大亂天下之心術。而斷喪倫類。霍之禍又甚也。故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邪說誣民。充塞仁義。甚于老莊申韓。故推爲異端之首云。

老莊

原註·史記·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脩道德

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西遊去不歸·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彌爲我著書·於是老子乃

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

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

儻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儻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

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元孫假·假仕於漢·孝

文帝而假之子詡爲膠西王卬太傅·因令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繡儒學·儒·亦純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

是邪·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爲蒙漆園吏·齊惠王同時·其學無所

不闕。然其要本備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莊嚴以詆毀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類辭。指事類情。用詞別體。雖宮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滌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老子周守藏室柱下史。蓋隱君子也。周室之衰。西去至關。關令尹喜請著書。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義。本於清淨無爲。要歸虛無。精於世變。靜見物理。每以陰謀退卻爲術。沖齋精神。絕物棄智。伏匿機要。故其言曰。致虛極。守靜篤。專氣致柔。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剛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舉爲術數。申韓之刻薄。儀秦之傾危。孫吳之詭譎。皆本於是。夫道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在天爲命。在人爲心。在物爲理。成之爲德。凡仁義禮智五性。皆其固有。齊一備具。初無先後。爲體爲用。皆本一道。故爲典常。號稱五常。統紀萬世。老子之書。乃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以不可言名者爲常。可言名者爲非常。凡天地萬物。可名言者非道。豈天地萬物之外。別有不可名言之道也哉。又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豈道之外。別有德。德之外。別有仁。仁之外。別有義。義之外。別有禮哉。一失其道。則凡仁義禮智皆失之矣。又豈復有德與仁哉。禮者忠信之則。所以厚德而隆治者也。豈薄與亂哉。乖離間斷。大非堯舜周孔之道。道不可以有無言。乃謂有生于無。命乃道之流行。陽之所爲。所以生生之謂易。乃謂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曰常。知曰明。則以虛寂靜死爲命。而歸之陰。則不知

命。又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非道之一陰一陽，以一具兩而爲太極。生四生八之本，則不知數。夫太極祇天地萬物本然之理，生氣生形，具乎其中，爲之統紀，無乎不在，無所往而不爲之極，而無所不至。其極非天地萬物之外，別有一太極也。老氏乃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徒列禦寇因之，乃曰：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莊周又推大之曰：夫道有情有性，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直謂天地之外，別有一物，在道之中，爲渾淪之形。夫道卽太極，太極卽道，以其通行而言，則謂之道。以其至極而言，則謂之極。周乃謂道在太極之先，則以道爲虛無，以極爲形器。於是漢儒又爲太極函三爲一之說，則不知極。列禦寇書又屢衍黃帝書，如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又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皆終，終進乎不知也。又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奚存。及陰符經等，大抵與老子同。故當世號爲黃老。蓋上古三皇之微言，傳之久而差者也。是以與周孔不類，其偏取術數，反害至道。當其時猶未盛行，及莊周宗其說著書，於是自爲道家矣。莊周初受業於子夏之門，才高識曠，不受名教繩檢，遂卑儒術，樂老子虛無過高之說，大放厥辭，著書十餘萬言，剖析道奧，精覈物理，削去哇叮，浩無畔岸，騰擲道體，掀揭神機，玩侮造化，穿徹虛元，籠絡怪誕，因鎖幽杳，恣爲雄辯，其鋒不可當，大抵皆寓言也。要歸

於黃帝老子而尊列禦寇與孔子爲聖。顏回爲賢。而並曾子於墨翟。禽滑釐而訾評之。直欲掃除天地萬物。破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熄滅鬼神造化。絕去命性心情。皆使如死灰槁木。糞壤瓦礫。六合內外。總爲野馬塵埃。一納之無極。而後已。其於道術之正。不爲不知。特窮高極遠。蔑而不爲爾。如庖丁之踟躕四顧。呂梁之蹈水有道。鯨魚從容之樂。顏子心齊之義。皆盡心知性知天之說。若逍遙遊則子思之無入而不自得。養生主則孟子之行其所無事也。如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事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則有以知造化之原。曰。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度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尙多有之。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天下之人。各得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學者。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又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弗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弗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弗辨。與不以人勝天。各有儀則之謂性。等。則知吾道源流之正。異端百家之差。皆出於孔子六經之後。莫非儒者之學。惜乎自爲異端之

首而宗黃老氏。夫楊朱之爲我，祇以爲辭而張大之。要歸于無有也。太上不言道，其次行道，其次傳道。至于著書訓，有不得已焉者。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生民以來，至于伏羲，中間幾千萬年，幾千百世，初無一言而道固在也。伏羲雖畫卦造書契，下逮五帝，亦無一言而道固在也。堯舜氏始以言傳，纒數語而已。至孔子載之于經，特範圍一道，使萬世共行之爾。非空言也。故孔子惡乎子貢之多言，謂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是故惡夫佞者。周乃濶翻擺拉，使無聲無臭者，噴薄于口耳之間，而不適于用。真實無妄之全體大用，皆爲空言。此害道之盛也。孟子旣沒，老莊之學遂大行於世。秦人滅學之後，黃石公以黃老術數教張良，以陰機佐漢，有天下，而曹參受教於蓋公。其學出於河上丈人，以清淨無爲相漢。與民休息，繼以孝文。躬修元默，致刑措。雖號爲富庶，而無先王之教。孝武立而竇太后好黃老術，竇嬰田蚡俱好儒術，推穀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而太后不悅。下綰臧吏，皆自殺。故漢政之不能追邇三代，皆老莊之術誤之也。終漢四百餘年，而道術不復于正。及何晏王弼再尙老莊，爲清談，宗虛無，爲魏晉膏肓之疾云。

商管

原注：左氏傳：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公伐齊，執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收斂。鮑叔牙帥師來。曰：子糾親也。

請君討之。管召驪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受之。及棠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徠，使相可也。公從之。史記：管仲夷吾者，穎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牙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

謀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漁鹽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度則六親同，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則重，權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非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終召公之，於何之甘，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商君者，術之謂也。管仲當疑于公室，有三歸反始，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遺其政，常彌於諸侯。商君者，術之謂也。管仲當疑于公室，有三歸反始，名之，事魏相公叔炸爲中庶子，公叔死，問秦孝公下令求賢，乃入秦，因龐涓景監以求見孝公，始說公以帝道，公不悅，復說公以王道，公又不悅，乃說公以霸道，公聽甚，不自知陳之前於席，執遠，公法，下令國中，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段，戮其帥公孫寶，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遂以鞅爲大良造，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執說孝公伐魏，廢魏公子印，魏割西河之地獻于秦，去安邑，徙大梁，秦封鞅商於十五邑，號商君，相秦，年，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客不知其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遂走西邑，與其從屬，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鞅反者，遂滅其家。

管仲初事齊公子糾及齊桓公立，殺子糾，以仲爲相，佐其國政，桓公以襄公失道亂齊，至于遇弑，問仲治國之道，仲請參其國，伍其鄙，四民不雜處，以強其兵，變周六鄉六遂通兵民之制，爲游士多其車馬資幣，使說諸侯，變周閱書族考勸士之制，寄軍于內政，使侵伐而敵不知，變司寇觀刑象，大司馬九伐正邦國之制，爲政就簡便，而不圖經久，出令務順民，遠道以干譽，始變二帝三王之經制，尙功利，蔑仁義，懸典則，逞詐力以圖富強，專于霸術，於是僖王元年，齊桓公始霸，襄王八年，秦穆公始霸，十年，宋襄公始霸，十七年，晉文公始霸，定王元年，楚莊王始霸，號稱五霸，皆自仲始。夫井田爲王立政，爲生民立極，爲萬世開太平之宏規，良法也，仲乃亂之，賦畝無任恤之夫，而兼并游惰之姦起，肉刑不能制，至于履賤踊貴，鑄鼎刊

竹而人自爲法矣。庠序學校藏修息游茂其德業。長育人材之良法也。仲首亂之。庠序無藏修之士。而皆游于諸侯。爲口耳之學。食客往往數千人。雞鳴狗盜犯門斬關之徒。扼腕而游談矣。朝聘之器幣有數。享類有時。邦交之良法也。仲首亂之。澤車重幣。糴載而往。誘之以利。脅之以兵。京師無朝聘之國矣。諸侯皆事齊而天下莫彊。仲乃鏤錕朱紘。山節藻梲。塞門反坫。三歸不攝。僭侈張矣。機巧變利之趣。勝則車變而徒。馴變而騎。追奔逐北。伏屍百萬。而爲戰國。德戰義師。雍容靜重之體。不復見矣。會盟征伐之費。廣則公量。踰私微變而履畝。二吾猶不足。民力困而有餓殍矣。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周家忠厚之俗。太公泱泱之風。一舉掃地。盡爲奢僭。姦詐悖亂之事。其爲匡合之功。莫不假仁爲利。因禍爲福。轉敗爲功。簡書不畏則邢不卹。君盟不替。則鄭不辭。諸侯不宗。則江黃不救。攜遠不招。則德禮不以。桓公實怒少姬。而侵蔡。仲因伐楚而責包茅。桓公本征山戎。而仲因令燕修召公之政。桓公實背柯之盟。仲則因而信之。桓公之質。可爲仁。而仲導以欲。使爲三王之罪人。至于豎貂漏師而不治。合適嗣不立。而屬孽幼于宋。使桓公身死而不克葬。大亂五世。則過浮于功矣。孔子之與其仁。待衰世之意。傷中國之微也。孟子之卑其功。責之以王道。以義爲利也。董仲舒謂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本其心術而爲言也。故管仲以一利心。遂敗先王之義。陶唐氏之民。文武之政。轉而爲戰國之虐。亡秦之暴。墮阡陌井疆。罷侯置守。典籍盡去。字書亦更。以趨苟簡。凡蒐狩燕射。冠昏喪祭。鄉社。厚人倫。美教化之具。皆決裂無餘。至二

漢四百餘年不能復禮樂之治。盡爲駁雜異端。皆仲啓之也。仲之以利禍道。蓋慘于老莊申韓云。商君
鞅爲刑名學。以強國術說秦孝公。孝公悅。任以國政。鞅乃定變法之令。令民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
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
受上爵。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
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
功者雖富無所芬華。於是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鬪。行之十年。鄉邑大治。乃築冀闕宮。庭于咸陽。自雍徙都
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
賦稅平。平斗甬權衡丈尺。一以刑辟爲政。臨渭錄囚。渭水盡赤。秦惠王立。車裂殺之。其後李斯者。從荀卿
學帝王之術。以爲詬莫大于卑賤。悲莫甚于窮困。乃入關說秦始皇爲客卿。斯爲秦謀。陰遣辯士齎金玉
游說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給之。不從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之中。
卒兼天下。稱皇帝。除諡法。罷封建。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焚燒詩書。坑僇儒士。使士習法令。及二世立。勸行
督責之術。稅民深者爲循吏。殺人衆者爲忠臣。刑者相望于道。而死人成積于市。天下遂皆叛秦。而秦卒
以亡。故功利之說。變法之端。強國之術。起于管仲。決于商鞅。而極于李斯。仲變法而齊以強。亦卒致亂。鞅
變法而秦以強。而卒以亡。故知後世利之爲利。不若義之爲利之大也。

申韓

原注。史記。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韓昭侯用以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治兵強。無侵韓者。其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才于黃老。非

爲人。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著說難等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乃急攻韓。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李斯忌買害之。毀之曰。韓非。

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非請侯。非終爲韓不爲秦。不
如以過法誅之。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

申不害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用以爲相。國治兵強。其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韓非。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本於黃老。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知不如。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用。於是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終以說死于秦。劉向新序謂申子之書號曰術。商鞅之書號曰法。非喜刑名法術之學。則兼治之也。司馬遷以申韓與老子同傳。曰申之卑卑。施之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故二子之學。皆曰本于黃老。夫法者道之則。天命本然之分也。其文爲禮。其數爲度。其聲爲律。其制爲法。所以綱紀道妙爲天下之用也。故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一物有一道。則一物有一法。在身爲心法。在家爲家法。在天下爲王法。所以立經陳紀。建極設教。平天下之本也。其裁成制作。始于伏羲。成于堯舜。盛于周孔。定于六經。其作用施設。原于仁義。稽于典禮。行于公恕。成天地生育之德。躋斯民於仁壽者也。故六經之

法本於堯舜，篤於人情，視民于如傷，而惟恐其不寬且厚也。申商之法，本於黃老，與物無情，其視殺人若無所與，以爲當然，惟恐其不深且嚴也。法本出于好生不忍之仁，學術之差，乃爲忍而好殺之具，使戰國孤秦以殺人爲務，今日斬首幾十萬，明日幾千萬者，百有餘年，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二帝三王之遺民盡矣。漢興，賈誼量錯復治申韓，而景帝亦好之，於是激成七國之禍。孝武用張湯杜周，一以刑法爲治，峻文深網，酷吏所在殺人，號稱屠伯，幾于鞅斯之世。至孝宣復好讀申子君臣篇，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敢于殺僇，有趙蓋楊韓之誅，去秦人亦不遠矣。法術之害深矣哉。

仙

養生之說，始見於老子谷神篇，與莊子所載黃帝見廣成子於崆峒，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其後道家方士之徒，遂言黃帝不死，乘龍而升天爲仙。老子二百餘歲，西渡流沙而不知其所往。穆王見西王母，而亦百餘歲，遂爲神怪惚恍，不可致詰之說。戰國之季，宋無忌、正伯僑、充尚、羨門子高，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顯於諸侯。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而迂怪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自齊威宣王、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謂三神山者在渤海中，去人不遠，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黃金銀爲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

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至秦始皇使人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而卒不至。乃欲盡驅琅邪海濱山石爲橋而親往求之。遂遊碣石。考方士南至湘山。登會稽。並海上。遵海而北。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以不死。不得而還。死於沙丘。漢孝文時公孫臣新垣平等以祠祭進。因言神怪事。以罔上誅。孝武卽位。始祠神君上林中。而李少君者。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自謂能使物卻老及不死。巧發奇中人。咸以爲數百歲。因言祠竈則致物。致物則丹砂可化爲黃金。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不合則隱。武帝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旣而李少君病死。帝以爲化去不死。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帝。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帝自帷中望見之。拜少翁爲文成將軍。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致祭焉。又爲帛書飯牛。言神怪事。覺以罔上誅。而帝益望爲神仙矣。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取露和玉屑食之。以冀不死。樂成侯上書薦藥大藥。大自謂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時帝方憂河決。大曰。臣師言黃金可成。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乃拜大爲五利將軍。佩四印。以衛長公主妻之。封爲樂通侯。賜甲第。僮千人。貴震天下。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扼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汾陰得寶鼎。齊人公孫卿上書言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得寶鼎。迎日推策。時日

皆合。又言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成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騎龍。羣臣後宮從而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天而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爾。乃拜卿爲郎。五利罔上。事覺伏誅。公孫卿又言受書于齊人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高祖之曾孫寶鼎出而神通。封禪七十二王。惟黃帝得上太山封。漢主亦當上封。封則能仙登天矣。乃下公卿議。古者振兵釋旅。然後封禪。帝乃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帝曰：黃帝不死。今何有家。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爾。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帝遂封禪。幸緱氏。禮祭中岳太室。東上太山。立石山巔。遂東巡海上。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還至梁父。祠地主。遂封太山。禪肅然。復東至海上。冀遇蓬萊焉。卿又言仙人好樓居。乃作蜃廡。桂觀。益延壽觀。及通天臺。五城十二樓。招來仙神人之屬。柏梁災。卿又言越俗火災起。屋以大用勝服之。乃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又作太液池。起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時外窮兵於夷。內極土木。而精山不可至。仙人不可遇。不死之藥不可得。海內益耗竭矣。帝既盡於鬼道。而巫蠱之禍起。父子戰於京師。死者數萬人。而太子不得其死。作思子宮。歸來望思之臺。下輪臺之詔。始悟學仙之非矣。至成帝末年。復頗好鬼道。多上書言祠祭者。谷永上疏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

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樂，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元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水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蕩蕩如繁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主拒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廷。其事遂寢。夫人君處富貴之極，不能以道制欲，則惟冀不死爾。彼爲神仙之說者，故道之以長年飛升之事，惑之以神怪迂誕之術。既理之所無，有必假鬼道以求之。始則修煉，其次祠禱，其極封禪，大興土木，空杼柚，竭膏血，弊生民之力，命而後已。其原始于老莊之養生，末流波蕩如此之酷。學術之差，可不戒哉。

佛

佛，西域夷人也。夷言本號釋迦，譯言爲佛。天竺迦羅衛國王之子，母曰摩邪夫人。以周莊王九年夏四月八日生。春秋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之時也。身長一丈六尺，色黃如金。既爲國嗣，次當君國。復有妻子，聞其先有六佛，欲學其道，乃盡棄絕，逃居深山，苦形鍊志。六年而後有成。於拘尸郡城婆羅雙樹間說法。弟子大迦葉等五百人，講集著錄。阿難親承授受。於是其法大行。西域諸夷多信奉之。其法以覺寤不寐，不染塵障爲主。故謂之佛。佛者覺也。其教則修善慈悲，清心釋累，空有兼遣。故設爲戒行，去貪忿

癡除殺淫恣斷妄雜非諸正言飲酒食肉獨嗜欲習虛靜以成通照其精者爲沙門譯言息也息意去欲而歸於寂滅也謂其身有二種有真實權斷真實則至極之體妙絕拘累不得以方處不可以形量有感斯應體常湛然權應則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以明佛生非實生滅非實滅也又謂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因緣輪轉業障相尋行善修道以鍊精神以至無生則爲佛也善爲宏闊勝大之言其神怪誕幻誣異不經至于塵芥六合糠粃天地荒唐靡漫推不諛無實之事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現無方爲聖以將近貴遠爲喜如曰斷取三千大千國界如陶家輪擲遇恆河沙國界之外其中衆生不覺不知又復還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相等不可致詰又言天堂地獄苦樂諸相故夷人以爲神莫不畏敬焉往往鑄黃金爲像而事之漢武帝元狩中霍去病征匈奴至臯蘭過居延斬首大獲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獲其祭天金人卽佛像也帝以爲大神列於甘泉宮而無事禮於香拜事而已及開西域張騫使大夏還言其傍有身毒國一名天竺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漢朝未之信也及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傅毅對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帝於是遣使天竺問其法乃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還雒陽得佛經四十二章又釋迦像令畫工圖清涼臺及顯節陵上其經緘藏闕空石室初以白馬負經而至因立白馬寺於雒城雍闕西中國始有佛像及經與其信奉拜

跪祠祭之法。楚王英故喜黃老學。及是遂奉浮屠術。爲齋戒祭祀。中國因有奉其道者。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紬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練帛以贖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尙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何嫌何疑。富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中。傅英遂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爲符瑞。造作圖書。謀反。覺。廢徙丹陽。自殺。國除。永平以來。臣民雖有奉其法者。而天子未之好。至桓帝乃篤好之。躬自禱祀於濯龍宮。文廟爲壇。飭淳金鉞器。設華蓋之座。用郊天樂。襄楷上疏諫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貴尙無爲。好生惡殺。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帝不聽。自是其法寔盛。中國往往祠奉之矣。建安末。徐州牧陶謙使丹陽笮融督廣陵彭城沛漕。遂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大起浮屠祠。課民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其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至者五六千人。來觀而就餐。且萬人。費巨億計。徐土騷動。爲劉繇所殺。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而服其服。青龍中。曹叡欲壞宮西浮屠沙門。乃以金盤盛水置殿前。以佛舍利投之。五色光卽起。叡悔。自維中構白馬寺。盛飾浮屠。皆如天竺狀。四方因之。亦起塔寺。至有八九級者。延及晉世。法俗相乘。

其教遂盛。貝葉侏離之語。譯以華文。叨昧無知之士。潤色儒術。於是極高明而道中庸者。皆陷溺其中。況蚩鄙之民乎。而胡僧佛圖澄。鳩摩羅什。袈挾持妖術。從史鬼道。鼓扇異類。屠割黎庶。以奉僞教。三綱夷蕪。四民失業。莫不喪心發狂。競爲崇奉。空杼柚窮土木。割棄膏腴田宅。凌跨名山大川。而塔寺佛宇。徧海內矣。初天竺沙門。量柯迦羅。入維宣譯誠律。始有律學。其後支道林。遠法禪輩。出精覈經文。錯綜列禦寇莊周之說。屢累迭駕。鋪張拓大。而後有義學。梁武帝時。達摩入中國。超出誠義。不立文字。不假修行。獨覺徑悟。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橫拓豎放。騰極土木。麵牲菜食。親爲設法。臣下化之。大抵國中。皆爲僧寺。後魏正光末。天下多虞。編氓競爲沙門。以隱調役。僧尼至二百萬。寺至三十萬餘所。又漢晉以來所未有也。迄今千有餘年。其法益盛。其衆常居天下三分之一。增修崇侈。又非南北之際矣。故自昔異端之禍。未有若佛之甚者也。夫所謂異端者。異於吾道者也。其術淺。其禍易見。雖陷溺于人人。亦終知其非。佛之本原大體。略與吾道同。其作用本末大異。而其術深。故夫陷溺其中而不見其禍。遂殺天下萬世。不能以爲非。非明乎六經。躬行實踐。深造自得。有以真見吾道之正。未有不冥行沈晦而夢幻其中者也。其法之異於吾道而不可訓者。吾道之體用一。佛則以爲二。道與器一。佛則以爲二。心與迹一。佛則以爲二。內與外一。佛則以爲二。吾道之空中皆實理。佛祇以爲空。無復有理。吾道以知覺運用爲心。佛則以知覺運用爲性。吾之心性。皆本于道。佛之心性。皆本于身。身外無道。佛則舍身而別求道。物外無道。佛則絕物而自爲道。心之

知覺有理。佛則知覺而已。道乃天地萬物之所公共。佛乃持守據依。以爲己私。有死有生。乃道之常。佛則不死不生。爲道之妙。吾道以至誠實德。感服天下。佛則以天堂地獄。誘脅天下。吾道之定靜。將以有爲。佛則入定。要靜而無爲。天地萬物。具夫道而備於身。故爲有爲實爲誠。一物一理而一用。佛乃以天地爲幻妄。四大爲假合。爲無爲虛。爲僞。無物無理而無用。必盡去天地萬物。無男女。夫婦。父子。君臣。皆絕其類。不復造化生育。祇存一己之知覺。獨照恆通。寂而不感。天下寧有是理耶。至於終日汲汲。持守一心。則宋人之振苗也。掃去根塵。祛屏業障。而祇有己。則楊朱之爲我也。舍己爲物。以父母爲寄寓。見在未來。更尋前身。則墨翟之二木也。指遊魂爲變。爲輪回。則神道滯而不化。復以爲不生不滅。則天命不復流行。天下遂無邦比之匪人。易不可見。不復生成。太極祇一死物。而道之大體不復見。而其用息矣。自昔無道之君。如桀。紂。幽。厲。始。皇。二。世。殺。人。雖。多。未。若。佛。法。殺。天。下。後。世。之。深。且。慘。也。孟。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惡。紫。恐。其。亂。朱。惡。鄭。聲。恐。其。亂。雅。樂。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是。以。闢。楊。朱。之。似。義。墨。翟。之。似。仁。孰。知。遐。外。之。佛。兼。楊。墨。老。莊。而。逼。真。於。吾。道。爲。中。國。深。根。固。蒂。之。患。若。是。哉。亂。斯。民。之。心。術。塗。天。下。之。耳。目。盡。弊。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大。害。性。命。之。理。誕。幻。詭。譎。罩。嚇。一。世。生。民。以。來。所。未。有。也。

議曰。大哉瀚瀚乎道之所爲乎。造天地萬物而不滯于天地萬物。役用之而不弊。破壞之而不毀。維繫統紀。由之而不失其正。坦焉爲通達。廓焉爲鉅區。混焉爲活物。確焉爲深根。蘊密乎靜而發機乎動。隱體乎

陰而赫用乎陽。妙而不測以爲神。純而不間以爲一。變而不窮以爲易。屹乎其中以爲極。而莫能易。天下之事業。萬世之義理。自是而出焉。故伏羲至于孟子。修完之而不加益。楊墨至於仙佛。蠹蝕之而不加損。術則有邪正。時則有盛衰。天命之流行。人心之同具。道之所固有者自若也。一有豪傑之士出。以道自任。則道在於是。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自孟子後五百餘年。而有諸葛亮。又三百餘年。而有石王通。又二百餘年。而有韓愈。又二百餘年。而有歐陽修。司馬光。周惇頤。邵雍。程頤。程頤。張載。朱熹。皆慨然以身任道。康濟斯民。申明制作。攘斥辯闕。復乎孔孟之初。而大其傳。道之爲天下萬世之正者自若彼。老佛之徒。祇猖獗之僞焉爾。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嗚呼。六經諸儒之道術具在。後之人亦宏之而已。又何患乎異端哉。

贊曰。萬靈鍾心。一理具性。道乃在人。曰中曰正。二五之精。無極之真。仁義禮知。武文聖神。戴天履地。裁成輔相。鬼趣物巧。才工意匠。陰陽倫類。賁若典章。弼成五教。宏舉三綱。道德功力。皇帝王霸。率修民彝。宰制天下。本之太極。建爲皇極。六經配天。萬世是式。世變風頽。乃有異端。紅雜莠亂。濶橫海翻。大儒開生。植聖衛道。立我烝民。惟是名教。

謹案。道術錄分正傳。諸子百家異端。其人其事。皆無與於三國經之意。蓋以治天下必本於道術。道術之得失。係乎政治之盛衰。故特爲是錄。其持議甚正。有益治體。不必定以史法繩之也。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四上上

錄第二上上

歷象

太極陰陽 天地 六天 儀象 晷影 黃赤道

象數之學尙矣。太極之一奇一耦而生數。兩儀之一陰一陽而立象。伏羲氏仰觀俯察。畫卦著文。黃帝迎日推策。以造甲子。原注·史記·黃帝迎日推策·外記·帝受河圖·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其師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剛所建·始作甲子·於是象因數起。數以象滋。

通神明。類萬物。消息變化。元會運世。無不具乎其中。然未見諸辭說。示其法於人也。至堯而始言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歷法之原著矣。至舜而始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占驗之端著矣。至禹而始言水火

木金土。序五行。列九疇。氣運之本著矣。至孔子而始言太極生數。原注·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也·天地體數。原注·天地一也·二是一也·

也。大衍用數。原注·大衍之數五十是也·乾坤策數。原注·乾之策三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是也·推行布算之理。卦畫卜筮之方著矣。及作

春秋。災異水火霜雹之咎。天地日星之變著矣。故象數之學。六經具載。左氏爲春秋作傳。總六經之餘。正

閏贏縮。日月行度。星辰統紀。氣數變異。妖祥朕兆。則義詳焉。皆所以明理。不專於術也。故象數之學。伏羲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能事。範圍天地以前民用。垂訓萬世之典刑也。如重黎。原注·左氏傳·少皞氏有子曰重·爲

續後漢書 卷八十四上上

句芒·顏頊氏有子 羲和·原注·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孔安國傳· 昆吾·原注·左氏傳·夏伯昆吾陸終之子· 巫咸·原注·史記昔之傳天數者·有夏昆吾·

曰黎·爲祝融· 原注·書乃命羲和·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史佚·原注·周武王· 葛宏·原注·周靈王時大夫· 子章·原注·宋· 裨竈·原注·鄭甘公· 原注·巫咸殷賢臣名·馬融謂男巫名成· 史佚·原注·周武王· 葛宏·原注·周靈王時大夫· 子章·原注·宋· 裨竈·原注·鄭甘公· 原注·德·本魯人· 唐昧·原注·昧莫葛· 尹臬·原注·石申· 原注·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 呂不韋·原注·秦相國· 張蒼·原注·漢初

爲齊大夫· 唐昧·原注·昧莫葛· 尹臬·原注·石申· 原注·魏人·戰國時作天文八卷· 呂不韋·原注·秦相國· 張蒼·原注·漢初

司馬遷·鄧平·唐都·落下閎·原注·皆武帝時· 皆世官時人·原注·世爲日官·略類也· 得二帝三王之遺法·知其

然而傳于理者也·後世官失其守·以私家祕學爲歷史星翁·是以歷法屢差·不能合天地自然之差·或先

天·或後天失閔·乖次紊紀·謬戾無序·稽誤民時·占驗之術·不徵諸天·各挾詭道·駭世惑衆·隱祕爲密·援引

爲高·無復六經正學·而盡入於術矣·司馬遷作史記·律歷天官·分爲三書·班固漢書·律歷·天文·五行爲三

志·范氏東漢書·劉昭補志·因班史之故·以續前書·陳壽國志·無書·謂蜀不置史·災異靡書·文獻不足·而無

徵·魏吳之言·歷法·天文·五行者·唐人則載晉書·推而上之·以接乎漢·於是三國之典·闕焉不備·今故討輯

推本六經史漢·序其所自·以爲律歷·天文·五行·皆出象數·乃別爲太極陰陽·天地·五行·天文·災異·歷法諸

類·論著·其所以然·而律法則入於樂類·三史之記·詳者則舉其凡·其未備者則張其目·魏吳之言·議精詳

其法可徵者·並論次之·合爲歷象錄云·

太極陰陽

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夫太極以一具兩·而兩各具夫一·一卽太極·兩卽陰

陽也。分陰分陽，各得其理，以成造化，則不違道。故謂之道。在陰爲陰，在陽爲陽，各全其道，兩在不分，是以不測而謂之神。道爲陰陽之體，神爲陰陽之用。合而言之，祇一太極也。於是爲動靜，爲屈信，爲盈虛，爲消長，爲天地運會，爲鬼神變化，爲寒暑晝夜，爲日月星辰，爲男女夫婦，祇一理也。祇一氣也。故自其靜，虛化退，背開，抑遏，消屈，歸反，和成而言，則陰自其動，實變進，向明，揭達，息信，往行，倡造而言，則陽自夫地、月、辰、寒、夜、秋、冬、翁而死者視之，則陰自夫天、日、星、晝、春、夏、闢而生者視之，則陽自夫性、氣、體、魄之定聚者視之，則陰自夫精神、形、魂之遊散者視之，則陽。天下之本，流行於氣，非氣則命無以賦，故道生天地萬物而不能自見，以陽而見，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萬物生死主于陽，而陽爲道之命，故陽之用大也。天地之性完具於體，非體則性無以存，且闢者必翁，出者必入，見者必隱，存者必亡，長者必消，信者必屈，生者必死，聚者必散，故陰爲天地萬物歸宿之地，爲道之性，陽之主，而其體大也。故以幾言則爲動靜，以氣言則爲陰陽，以質言則爲剛柔，以形體言則爲天地，以性情言則爲乾坤，以象言則爲日月星辰，以行言則爲水、火、木、金，在身爲魂魄，在心爲仁義，在情爲喜怒哀樂，在政爲禮樂刑罰，在人爲君子小人，在運世則爲治亂，在學術則爲邪正，無往而非陰陽也。由理而氣，由氣而形，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相爲體用，互爲根宅，變以漸化，以浸生，以極交，以和兩端更至，循環不已，則立天下之大本，勿游橫拉，升降飛揚，紛揉參錯，推盪軋制，相服相求，合而成質，生人物之衆形，斐籥乎兩造而呼吸不息，陶冶乎萬物而性命各正，洪鑪一

鼓無不融液。大風空谷。無不播蕩。造起無窮之形器。破壞無窮之形器。蘊藏無窮之形器。密爲推移。而天下莫之覺。潛與流轉。而天下莫之知。百千萬世。無一息之或停。一往一復。於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間。百千萬變。無一毫之或間。祇一而兩。兩而一。故天地萬物。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性命之理。造化之原。象數之端。盡在是矣。

天地

道祇一理爾。曰易曰神曰一。皆其名義也。至於太極。以一具兩。爲動靜陰陽剛柔。以性命爲造化。以義理爲氣質。生天生地。道之形器。由是而著焉。天下之形器。自是而出焉。太極動而生陽。信而爲剛。旋轉而爲天。動極而靜。靜而生陰。屈而爲柔。蘊結而爲地。一大活物。初未嘗分。其內旋緊。於是乎成形。其外旁薄。於是乎成氣。內外倚伏。於是乎氣乘形。上下轉運。於是乎形乘氣。中正純粹。於是乎生義理。流形賦予。於是乎成性命。陽盈陰虧。故天大而地小。剛勝柔伏。故天包而地負。天旋爲九層。括地於內而無外。地結爲九層。柱天於外而無內。天一而實其體虛。地二而虛其體實。語氣則天實而地虛。語體則天虛而地實。故天覆地。地承天。天中有地。地中有天。天地相呀而相依附。故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地無一天。無十天。兼乎地而造始。地承夫天而代終。相兼而合。著動靜之理。運陰陽之氣。成剛柔之形。賦萬物之命。正萬物之性。立萬物之心。通萬物之情。而道形氣具矣。然天體一氣。大而無極。可以理

盡不可以形窮。地以形成。依薄乎天。雖自靜固。隨天運動。是以天半覆地上。半入地下。天依乎形。地依乎氣。其形有涯。其氣無涯。故地特天中一物爾。天南北兩端謂之極。前高後下爲之樞軸。而無形質。剛風扶搖。下稟上堅。假側斜轉。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及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升而趨前。轉運無窮。升降不息。是爲天體而實無體。故河圖之數戴九履一。一起於下而爲坎水。天象之始。九窮於上而爲乾金。天象之成。坎水柔動。乾金堅凝。動脈滋生而腦精安靜。故天確乎在上。旋轉極緊。而反不動。號稱天頂。經星與之左旋。七政退而右轉。更迭隱見。環繞而共向之。道之體太極之位。天之心也。渾淪之初。陰陽摩盪。氣化成形。天一爲水。旋聚渣滓。凝結爲地。其質土壤。其精山石。在乎氣中。八柱九隅。倚薄於氣。停穩妥帖。而無傾側。是以不動。故嶽麓陵谷。狀如波濤。溪岸崖竅。猶如沙汰。氣化之始。乃如源泉。流爲江河。滌爲湖海。及其終也。匯於歸墟。泄於尾閭。淵爲槁物。復爲氣母。更爲源泉。故水行於地。浸於地中。伏於地底。包舉于氣。混涵於天。聖人作易。乾坤之後。氣水相薄而爲屯。源泉出山而爲蒙。水上於天而爲需。天水相違而爲訟。地中有水而爲師。地上有水而爲比。著天地形氣之始也。故天統氣。氣化水。水載地。天大氣大。水大地大。水形不定而地形定。有形之物。莫大於地。故以配天。且天之大物。莫能容而盡其用。地乃受天之氣。含宏光大。使品物咸亨。消沈解散。使品物無跡。收藏翕斂。使品物有歸。天之氣降而達于下。復自下升而達于上。一氣升降乎其中。而無闕塞。使太極之用。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能與

天地合德。共成化工。天南高而北下。望之如倚蓋然。地東南下。西北高。而東南多水。西北多山者。天虛而側包地外。地實而斜隔天中。西北戴乎天頂。東南倚乎天足。其勢傾峻。崑阜隱蔽。人在其中。倚北向南。是以天潛乎北而顯乎南。水發乎西而流乎東。天薄乎氣。極清而堅。水地相附。漸濁而柔。日月衆星。浮游虛空之中。而維繫於天。隱蔽於地。故半隱半顯。爲晝爲夜。上下四方。天地相合。而爲六合。天於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然。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三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故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天兩端。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上包下括。躔于太虛。動靜相根。陰陽相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仰觀有文。俯察有理。鬼神情狀。性命本原。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在是矣。易象傳謂天行健。地則爲牝馬。地類行地無疆。而不言健。以天下之健莫如天。其體無極。其用亦無極。地則亦順承乎天。用雖無極。而其體有限。人亦呼吸爲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一晝夜三萬三千六百息。天行九十餘萬里。故乾謂之健也。文言傳又謂天元而地黃。中庸謂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地斯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者。天無形而太

虛無極。其中旋轉之氣。結而爲地。地之上祇虛空之氣。極其上則無聲無臭。日月星辰繫於空明之中。近而視之。則蒼蒼然。又極其上。則元默然。自人而言。初無色也。故謂之元。故謂之昭昭斯多。地則成形乎中。而最巨。故無所不載。其體則土。故其色黃。陰之始凝。一撮土斯多。皆自微至著。推其小而極其大。其運轉度數。森列疆理。皆氣機推移。莫使之然。高下相形。長短相傾。自相依附。無所於託。故一理自然。以具夫道。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不加修而成。不因弊而敗。爲物不貳。而生物不測。博厚高明。悠久不已。是以伏羲之易。畫天地。原注。自天地兩畫始。文王之易。重天地。原注。自天地兩卦始。孔子贊易。於繫辭位天地。原注。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說卦定天地。原注。天地定位。山澤通氣。序卦本天地。原注。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皆示天下萬世以本源也。故誠者天之道也。敬者地之道也。生者天地之心也。善者天地之德也。中者天地之體也。正者天地之情也。性命者天地之理也。禍福者天地之教也。鬼神者天地之用也。合而言之。祇一道也。雖然。天地既有形體。入於形器。亦必有變有壞。所不變不壞者。本然之道。妙用之神云爾。故陽不足則天裂。極壞則見象。原注。開裂而見人與萬物之象也。陰太盛則地震。極盛則坼絕。亦見象。天無雲有雷曰天鳴。地坼裂有聲曰地鳴。又謂之天哭地哭。又有地長地陷沒城亡樹等。皆天地大變。主人君及國大兵大喪。亂亡革政之象也。

六天

古之言天者多矣。而體象之說不傳。漢、三國、晉以來所傳三家曰周髀、宣夜、渾天。周髀曰蓋天。原注。漢以來及蔡邕等

所記 庖羲氏制周天歷度而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表也。天爲蓋笠。地法覆槃。皆中高外下。北極

之下爲天地中。其地最高而陀坡四隕。諸案·陀坡·晉書作滂沱。三光隱映以爲晝夜。又曰天圓如張蓋。地方如碁局。

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爲天牽之左轉。如蟻右行磨上。磨疾而隨之左回。既如倚蓋。南高北下。

又豈得如磨而平轉。其說自乖戾也。其謂地高而隱蔽爲晝夜則得之矣。原注·揚雄雜書天八事以通運天。其一曰·日之東行·循黃道·晝中

規·秦牛距北極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井百八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今三百六十度·何也·其二曰·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亦五十刻·何也·其三

曰·日入而星見·日出而星不見·即斗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不見六月·今夜當見·何也·其四曰·以蓋圖視天河·起斗而東入須臾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其五曰·周天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當多·今見與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四星當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其六曰·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耗天而旋·可謂至高矣·織人目可奪·水與景不可奪也·今從高上山·以水望日·日出水下·影上行·何也·其七曰·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近我小·遠我而大·何也·其八曰·視蓋樣與車輻間·近杠

即密·益遠益疏·今北極爲天杠轂·二十八宿爲天僚軀·以星度度天·南方次北地·星間當數倍·今反密·何也·

宣夜之說。原注·漢祕書·謂天了無形質。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止皆須氣焉。則得之矣。謂七

曜或逝或住。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遲疾任情。本無根繫。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皆有定數。豈無根繫哉。

則不通之論也。渾天之說。原注·漢落下閭·揚雄·張衡·謂天體正圓。狀如彈丸。包地如雞子。地如雞黃。孤居

天內。天大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中分之則半

覆地上。半繞地下。二十八宿半隱半見。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載地。天之出入行於水中。如車轂

之運。旋轉不停。水生於金。故百川發源。皆自西流。東由高趨下。歸注於海。日爲陽精。光耀炎熾。夜行水中。

所經焦竭。百川歸注。足以相補。故旱不爲減。浸不爲益。其大包乎地。乘氣轉轂等說。皆切於蓋天。宣夜。惟水在天外。爲日所洞。未盡也。天體無外。水安得居外。水自氣化。終復爲氣。非日所能洞也。後世自三家外。復有安天。穹天。听天之說。安天之說。原注。晉虞喜所記。曰。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塊然在下。有居靜之體。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潮汐。萬品之行藏。原注。葛洪曰。苟長宿不。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此最爲謬。悠無規。夫動物之至。莫如天。行度運轉。晝夜不息。惟其兩端之極。旋緊之末。如不動爾。經星七曜。皆繫於天。與之運行。若不麗於天。則無天矣。天有體而無質者也。變動而不易者也。穹天之說。原注。晉虞喜所記。曰。天形穹隆如雞子。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譬如覆盂。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此說爲近。知天之半。亦蓋天之流也。听天之說。原注。吳太常姚信所記。曰。人形類天。人頤前多臨。而項不能覆背。故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而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高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此說亦近。然蓋天南高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極在天中。與在人北之說相反。殆皆爲未盡。天體側轉。黃道橫絡。日星從之。地西北尖斜。隔天而高。東南峻缺。遠天而下。故隱蔽爲晝夜。北極所以限陰陽。分南北。南爲陽。爲暑。北爲陰。爲寒。冬至陽生而漸北。日爲陽精。與之俱北。北至則極暑。夏至陰生而漸南。日與陽氣俱南。

南至則極寒。陽長則北消陰。陰長則南消陽。陰陽相勝。爲寒爲暑。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二氣升降。進退于天地間。爾天之南北極不動。斗與經星隨天體運行。東西南北。歲一周焉。北高南下。北下南高。皆地行然也。故六天之說。各得其偏。惟渾天得全見天則爾。

儀象

書載璇璣玉衡而無器與說。歷三代戰國及秦亦無聞焉。漢太初中。落下閎等始造圓儀。立八尺。周七尺三寸半。分以二分爲一度。和帝時賈逵始加黃道。而亦無說。安帝時張衡爲太史令。作渾天儀。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以四分爲一度。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密室中。伺者以告靈臺官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又轉瑞輪。熒莢於階下。隨月虛盈。依歷開落。順帝陽嘉初。復造候風地動儀。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又著靈憲經算罔論。於是器與說詳備矣。崔瑗爲之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偉藝。與神合契。至吳陸績亦造渾象。王蕃傳劉洪乾象歷。依其法復制渾儀。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穢。張衡之儀傷大。難以轉移。乃制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分之三。三分爲一度。然周徑廣則度廣。周徑狹則度狹。皆不離乎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已。

晷影

初周公於陽城測晷影以考歷紀。故於地官大司徒著其法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

北則景短多暑。日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乃建王國。制畿甸。正明堂。頒制度焉。鄭元謂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中。是以半之得地中。故周公測之於陽城。今潁川陽城是也。王蕃因之合渾天儀。黃赤道立論考度爲句股之說。並剝陸績之象以遵渾儀。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中。故日亦出辰入中。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

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應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四十五角。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沒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漏晝五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術家以算求之。各有同異。故諸家歷法。參差不同。雜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元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

夜去陽城皆無益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句股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句也。立八極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強曜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四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圓如彈丸也。而陸續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則黃道應長於赤道矣。續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然則續亦以天形正圓也。而渾象爲鳥卵。則爲自相違背。蕃之說亦詳矣。後世以爲天不可以里數齊。原注。唐僧一行及近世諸家之說也。滑臺之晷異於扶溝。扶溝之晷異於武津。武陵。橫野。安南。林邑。按圖視極。與陽城不同。雒陽尺五之景爲極長之晷。回紇鐵勒之北。地形尖斜。晨夕常明。骨利幹則夜天如晝。羊腓適熟而日已出。岱宗之上。與山下高下相形二十餘里。而夜漏差三刻。日景隨地遠近高低而爲長短。固不得以勾股里數測其中也。乃爲覆矩圖。原注。僧一行制。出入黃道凡三十六。究九道之增損。南自丹穴。北暨幽陵。每極移一度。輒累其差。稽日食之多少。定晝夜之長短。天下之晷皆協其數。則又詳於

蕃矣。蓋璣衡所以經天，圭表所以維地，創於伏羲，備於周公。八尺之表，以銅爲之，尺五之圭，以玉爲之。猶夫銅儀與玉衡也。植表臥圭，景臨圭上，適長一尺五寸，故爲地中。以豫州之陽城當之，東西南北各五千里，取其大率也。其遐邊極微，西北之尖斜，東南之虧缺，皆所不計，必究其中。本之司徒之土圭，兼按王蕃之句股，合以後世之覆矩，測驗之法備矣。由約至詳，由常至變，敷術所以精窮也。

黃赤道

周天之度，從廣皆三百六十五度，餘南北極爲天之樞，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斜絡赤道，而天漢又絡二道之間。冬至日在黃道斗宿，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餘在赤道外二十四度。夏至日在黃道井宿，去北極六十七度，餘在赤道內二十四度。春秋二分，日在黃道奎軫，去北極各九十一度，餘黃赤道相交之所也。此古今歷法二道大率，其邪正廣狹，躔度不齊，由七曜之贏縮不定，有自然之差，惟其不齊，所以成變化，行鬼神，理勢然也。今東漢志所載，與魏晉諸歷，已自不同。姑取漢志以爲經星分限，七曜行度之所據，依云：自冬至小雪二道，皆始斗終箕。

斗二十六度四分退一

牛八

女十二度二退

虛十度三退

危十六度二退

室十六度二退

壁十度四退

奎十六

婁十二度二退

胃十四度二退

昴十一度二退

畢十六度二退

觜二度二退

參九度四退

井三十三度三退

鬼四

柳十五

星七度一退

張十八度一退

翼十八度一退

軫十七度二退

角十二 亢九退 一氏十五二退 房五三退 心五三退 尾十八三退 箕十一三退

右赤道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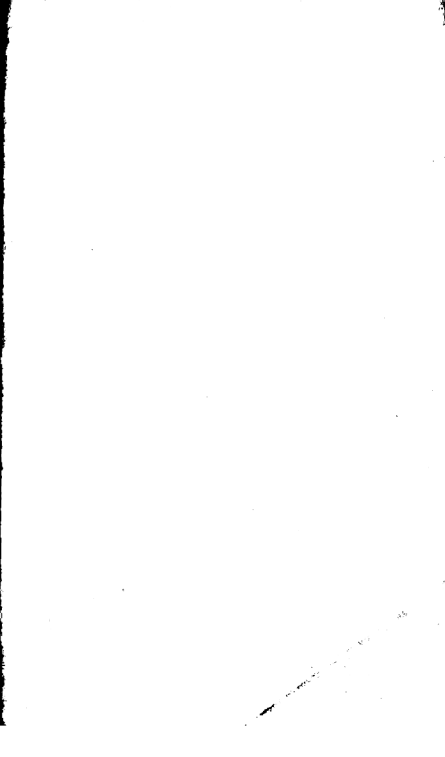
斗二十四一退 牛七 女十一 虛十 危十六 室十八 壁十

奎十七 婁十二 胃十五 昂十二 畢十六 觜三 參八

井三十 鬼四 柳十四 星七 張十七 翼十九 軫十八

角十三 亢十 氏十六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

右黃道度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四上下

錄第二上下

歷象

天文經星 三垣紫微
天市 太微 辰次 分野

日月星辰之文乎天。二氣五形之精華。道之昭著。焯耀而爲章。所以賁天地萬物者也。其法象名義。皆其固有。莫非自然。孔子贊易。謂伏羲仰以觀于天文。天文之說。防此。黃帝始推步占候。唐虞以來。其法雜見于詩書六藝之文。自天子至於列國。各有官守。以世其業。故其法家至日見。猶夫土田。瑯埋。州閭。井邑。人能道之。是以孔子之門。自顏閔而下。七十子三千之徒。問學之際。一不及焉。曾子。子思。孟子。皆各著書。與其高第弟子。難疑問答。而亦弗及。蓋皆自知其法。以爲常事。無所復疑。是以置而弗論也。戰國之季。官失其守。而知者鮮矣。及秦滅學。其書獨存。漢興。司馬遷父子。乃世官疇人。合唐都。王朔。魏鮮諸家之術。作天官之書。至劉向。揚雄。李尋。班固。馬續。郎顛。襄楷。張衡。蘇竟。蔡邕。推行占測。其術益精。三國末。太史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黑黃赤之星。暨諸家之書。凡天變星變。輝氣度數。皆爲定著。號稱詳備。而晉書取以爲志。今案卓之書。兼采先秦二漢記注。及近世步算占驗之法。列爲經星緯曜。輝氣等類。著于篇。

天文經星

經星者陽氣之餘。故謂少陽。以其縱列於天。有常不易。如織之經。又謂之恆。其本在下。騰輝于上。人與萬

物之精也。故其名義皆備。人與萬物。列居錯置。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諸案。晉書在器象形。地純

陰。凝聚於天中。其體著。天太虛浮陽。旋轉于外。其體隱。經星薄于剛氣。純繫于天。包絡于地。側轉左旋。晝

夜常明。近日則伏。遠日則見。近月則晦。遠月則顯。其光閃鑠不定。而見于夜陰中之陽也。以其爲日之餘。

故謂之星。止而不止。故謂之宿。各居其次。故謂之舍。象乎宮室。故謂之宮。列如蕃垣。故謂之垣。遠近之躔。

各有分界。故謂之度。布列之星。各有多寡。故謂之數。天無體。而星爲之體。南北極如軸。二十八宿如輻。合

湊一殼。環辰極而中曰紫微。直翼軫而南曰太微。直房心而東曰天市。其間斗建大角。左右攝提。三垣鼎

峙。幹維旋運。天之綱也。列舍相屬。分爲四體。各列七宿。日躔七襄。昏曉各有中星。窮天之度。周而復始。天

之紀也。昭布森列。而天體著矣。巫咸黃星中外三十三官。百四十四星。甘德黑星中外一百一十八官。五

百一十一星。石申赤星中外一百三十二官。八百九星。共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四星。及諸得名

者一百一官。原注。北極五。紫宮垣十五。北斗七。太微垣十五。帝坐九。天市垣二十二。庫樓十。房四。心三十二。國十六。壬良一五。車五。參七。軍市十三。鬼四。軒轅十七。共三百八十四

官。當易爻數。無名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易卦爻二篇策數。數以象顯。象以數明。道之不易之體著矣。

三垣

中宮紫微垣又曰紫宮。原注：春秋元命苞：宮之爲言宮也。六氣立精爲神垣。又曰：紫之爲言此也。宮中也。天神運動。陰陽開闔。皆在此中也。中者北極。當天之中。微者神道。微妙也。故中宮謂之紫微。

南宮謂之太微。原注：蕃垣屏也。自北極太乙帝星天皇大帝外。皆輔官也。凡正宮輔官中宮東宮謂之少微。

星。左右掖門。左右執法將相。諸侯。士大夫環列焉。房心爲東宮五帝座。故東西成騎官天市列肆。官者。宗人。上相。次相。上將。次將。諸星皆輔于外。昴畢爲西宮天街五帝座。故五車。三柱。天潢。咸池。鉤頭。畢。先驅。天節。諸

星。蓋東方卯。南方午。西方酉。三光之道惟北方不同。而輔星亦寡者。天。周經七十二度。去極三十六度。原注：北極斗居中制治。衆星皆已環微。是以虛危之北。獨有武備。如羽林等星也。

周經者。蕃垣周測界。去極者。其度數消去北極也。四表去垣一百一十度。原注：中宮之外四宮之表之限界也。環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

六十八秒。皆統于中宮。原注：四表外極周測之數如此。于是盡天之數而天體見矣。凡三垣二十

紫宮中。天有南北極。爲天中之兩端。假側旋轉。故上極在北。下極在南。以地形隱見。故北極見而南極隱。

北極者。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故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陽則能照。行太陰則淪。隱。故

爲昏明寒暑之限極。天樞旋緊爲剛陽。頂心動。極則不動。虛位無星。號曰北極。含元出氣。流精生一。猶道

之太極也。故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中正主靜。號稱天極。後世星家。取第五小

星。謂之極星。又曰紐星。又曰樞星。言爲天之樞紐也。然其星亦動。第近北辰。動而不移。故如不動。其北辰

不動之所。去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故蕃垣如帝都。北辰如帝座。紐星如人主。必以有象宰無象。故紐星

亦爲北極。東前一星曰太子。主月。次二星赤而明者曰大帝。主日。亦曰太乙之座。天神之最尊者也。謂之

帝星。原注：太乙。天帝之別名。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陳卓曰：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其

紐星。天之樞也。天運無窮。三光迭曜。而極星不移。又曰：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乙之座。謂最赤明者也。

賈逵·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謂北辰大星太乙之座。所謂第二星亦明者也。故司馬遷謂之天極星。總言北極三星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謂二星亦明之帝星也。陳卓之謂星天樞。指第五小星也。謂第二星帝王亦明者。及賈逵謂人之說。皆遷所謂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次三星曰庶子。主五星。次四星曰後宮。后妃之星也。主列宿。原注·心前星爲太子。後星爲一明者。此天極第一星太子。第三星曰庶子。凡太子三庶子二者。天子之星。天極行德。天子更立年。不德風雨破石。王者之象。則有太子·庶子·后妃·後宮上相·次相·上將·文將·亦然。命更立年也。不德風雨示怒。天下亂也。前星闕。國統絕。太子廢。帝星闕。王者惡之。宜自昭明德。增修德政。庶子闕。王子諸王有憂。明角。原注·明而有芒角也。有暴貴奪嫡者。後宮闕。后妃憂。明角女主專政。金火犯守。兵起宮中。臣子叛逆。歲填犯。天子憂。流星出。有大使。入則外國使見。諸侯來朝。客守彗孛干犯。兵喪並起。易主革命。西上抱北極四星。色黑曰四輔。去極各四度。原注·最近于極。故無入宿之度。佐辰極出度授政者也。所謂亂爲四輔。主匡直一人。協贊萬幾以平邦國。明小則吉。大而角。臣過君闕。則官不理。原注·天官書·後句四星末大星正。陳卓則曰·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與北極並序。其次曰·女御。天皇大帝。其次乃曰四輔。說者謂鉤陳六星。其曰四星。即四輔也。然而無末大星。其象匡抱而不句。曰句則鉤陳也。特小二星與卓不同爾。非輔也。句音鉤。東旁從抱。北極六星。色赤曰鉤陳。原注·於抱者。去極六度半。大星去極十一度半。入壁九度。原注·凡極于四表列舍之輔。皆先言去極之度。次言入宿之度。北極之附座也。後宮爲大帝正妃。亦爲帝居。又爲天子六本諸極以著南北之遠近。參諸宿以步東西之闊狹也。軍。大司馬。護軍。及三公。三師。星明吉。闕則女主憂。客守彗孛犯。易主革命。鉤陳口中一星。色黑曰天皇大帝。去極八度半。原注·凡在一宿之內及列舍之宿。皆無入宿之度。其神曰曜魄寶。爲五帝之尊。御羣靈之祕。執萬神之圖。又爲天子內寢。全真養和之所。隱而若有。若無則吉。動搖明角及彗孛陵犯。士者惡之。原注·天極第二星。既謂之大帝太乙之常居。此復曰天

魯大帝。其神曰曜魄者。北辰乃帝王之象。鈞陳則帝王燕居之所。故皆有大帝。

鈞陳北。華蓋下。五星匡聚。色黑。曰五帝內座。

原注。匡方也。四星匡正。中心一星。故曰匡。

去極十二度半。入室六度。天皇大帝之所居。宸辰之位。容思集議之所。謂之中座。明小則吉。色變角動。

王者有憂。客肆。守逆。臣犯上。天子下座。

原注。帝座凡四。華蓋星下也。帝座。天皇大帝居也。太微垣中五帝座。五車爲帝座。天衢三光之道也。華蓋居中。太微居午。房心居卯。昂畢居酉。皆正宮也。所以有帝座。輔星最多。鈞陳上杠東六星。圓銳。色黑。曰六甲。

原注。杠星也。圓銳者。句合而兩端尖也。去極十二度半。入壁七度。在五帝旁。主分陰陽。均節候。授民時。布政教。明則時和。歷正。闇及

動搖。則歲令舛誤。寒暑易節。六甲上十六星。色黑。上七星。圓聚。曰華蓋。大星去極十六度。入婁四度。所

以覆蔽大帝之座。下九星。從列。曰杠。蓋之柄也。

原注。從列。上下直列也。南一星。去極十四度半。入婁十一度。星明

正則吉。動搖傾側。王居不安。有蒙塵下殿之咎。華蓋上九星。橫列。色黑。曰傳舍。

原注。橫列。東西直行而列也。中星去極二十七度。入奎五度。近河。賓客之館。主外使入中國。又爲離宮私行之舍。金火犯客守。備姦使及兵。王

者遊幸。當謹姦伏。傳舍間曲折六星。色赤。絕漢抵營室。曰闕道。

原注。一曲一折曰曲折。橫過曰絕。直曰抵。漢。天河也。又曰天漢。天官書及陳卓

皆曰六星。司馬彪續漢志曰十七星。案圖無之。六星爲是。去極四十三度。南星入奎五度。亦曰龍閣。爲車駕飛道。從紫宮至河。天神所

乘。北斗之輔。又爲天子離宮之道。又曰王良旗。夕曰紫宮旗。所以旌表天路。出入警蹕。捍難滅谷。動搖則

兵起宮闕。一星不見。則輦路不通。第四星兩旁一星。色赤。曰附路。去極四十三度。闕道之使路也。主修

完傷敗。除治梗塞。明角則有姦伏。動搖金火犯。兵起宮掖。輦路不通。勾陳東北近東垣第七星。五星圍

聚色黑曰天柱

原注：三台一曰天柱，與此同。皆取示民惡教。

南星去極一十三度半，入牛一度半，象魏也。主縣圖法，施政教，記動

靜，候二十四氣，以示四方，占同六甲。

又東少南近東垣，少弼四星，匡正色黃，曰御女。原注：匡正，方正也。此與軒轅座御女皆

宮后妃之側也。

南星去極十三度半，入牛一度，八十一御妻也。主女工之事，明則后妃逮下，角動而問，讒妒並興。

近少衛九星如鉤，色黃曰鉤。

原注：鉤者，橫列而其端曲也。

左車府北造父，西天漢中去極五十四度，入虛六度，主輿

輦服飾，為君之式道，宣興大駕，星直則地動。鉤上近王良一星，色黑，曰策，去極四十一度，入奎一度，主

執御策，天子僕也。動搖而移於王良上，為策馬，則天下兵起，色變及金火犯，兵起馬貴。太子南宮門內

尚書西二星，色黑，若見若不見，曰陰德，去極十九度半，入房二度，主正綱紀，施德惠，賑窮乏。

原注：文曜鉤陰德為天下綱

宋均曰：陰行德者，道常也。

以闇為吉，明則新君踐極，又為女主，動搖，釁起宮掖，貴嬪內妾惡之。又東南二星，色黃，曰

大理，去極二十三度半，人心五度，主平刑斷獄，明則憲識平，闇則國多冤獄。太子東紫宮內東南維，五

星銳聚，色黑，曰尚書。

原注：銳聚者，圓而上銳為一聚也。

西南星去極十九度，入尾十度，主諮謀出納。其北一星，色黑，近東

垣，第五星曰柱，下史去極十八度，入斗十三度，主記過左右史也。又西近鉤陳一星，色黑，曰女史，去極

十七度半，入斗二度，主紀禁傳漏，明動靜，婦職之徵者，漢侍史也。以上皆垣內宮北諸官也。環之匡衛

十五星，色赤，曰紫宮垣。

原注：天官書：漢志：皆曰十二星。陳卓語星家十五星。今從陳卓。

東蕃八星，西蕃七星，在北斗北前列，直斗口三星

隨北端銳。

原注：隨，他果反。安也。北端銳者，其北列之端星形尖斜也。

一曰天營，又曰天旗，又曰蕃臣，又曰長垣，天子環衛之官也。經略

帝宅蕃屏紫宮。主出命度東蕃。近門曰左驂樞。去極二十七度半。入房一度。次上宰二十八度。入尾一度。次少宰二十六度半。入尾四度。次上弼二十三度。入箕初度。次少弼十八度。入斗十二度。次左上衛十五度半。入女七度半。次左少衛十五度半。入室初度。次少丞十六度。入奎四度。西蕃近門曰右驂樞。去極二十一度。入亢八度。次少尉十五度半。入軫五度。次上輔十五度半。入翼四度。次少輔十六度半。入柳四度。次右上衛十九度半。入參八度。次右少衛十八度半。入昴九度。次上丞二十度。入胃初度半。兩垣星均明。則君安臣忠。天下治平。星開直則旌旗動。宮闈兵起。天子自將出宮。離次金火。客流犯守。易主革命。彗孛入犯。謂之清宮。紫宮門外右樞西一星。色赤。曰天一。去極十度半。入軫十度強。闔闔外天帝之神。主承天運化。治十二將。司戰鬪而知吉凶。星光明則陰陽和。萬物成人主昌。不然反是。金火犯守。天子凶。次西一星。色赤。曰太乙。在天一南半度少。亦天帝神也。主承天運化。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災害之事。星明守度則吉。闕失位及乘斗九十日。必有大兵起。太乙之術。其星主也。又天一太乙。主王者即位。立太子而傳國。星不欲微。微則廢立失次。宗廟不享。當紫宮門兩樞間六星。兩兩橫列。色黑。曰天牀。原注。上一二星。橫者三星也。在左樞西南二十二度半。去極十三度少。入氏二度半。西北星入角七度。天子寢舍燕息之所。星傾移搖動。天子下席。彗孛干犯。大喪兵起。垣西南近少尉二星。色黑。曰內廚。去極十五度。入張一度。主宮中飲宴。垣東北近少弼六星。兩兩從列。色黑。曰天廚。原注。橫兩星。上一二星。豎立也。去極二十四度。入危

十一度主朝臣大饗盛饌光祿廚也星亡歲荒大饑 天廚南七星匡側兩股橫列色黑曰扶筐原注下各三星

四星一星兩 去極三十三度西星入女中十一度主桑蠶婦工爲蠶繅之神闕徒蠶災不見婦工廢杵

軸空 紫宮左女牀北五星曲折如斗色赤曰天棊原注其象如北斗精靈掌反 去極四十二度少柄星入

箕八度半天子先驅也主執斧鉞以備非常星明或不具兵起闕則吉 紫宮右斗杓東三星鼎聚色赤

曰天槍原注鼎聚之象也 去極二十八度入氏三度又曰天鉞天之武備也槍棊皆所以禦兵禁暴故在紫

宮左右占與天棊同又爲九卿之職侍中侍郎郎將之位此皆垣外東南諸官也 斗魁戴匡六星色赤

曰文昌原注爲斗魁所蔽匡正也言正 去極三十六度西北星入井十五度天之六府也主明天道贊元化

議政典掌邦教邦禮邦禁起斗魁前近內階一曰上將大將軍建威武二曰次將尙書正左右三曰貴相

太常理文緒四曰司中司祿司隸賞功進士謹案晉書隋書 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大理

佐理原注此四曰司中司祿三台六星上爲司命中台爲司中下台爲司祿 虛北二星曰司命又

皆有之漢志五曰司祿六曰司災陳卓五曰司命司怪六曰司寇大理所言不同者亦猶三 明潤大小齊天瑞

臻青黑微闇災禍動搖移徙大臣誅土木守天下平金火犯守國亂兵起客流彗孛犯入大將叛逆天

下兵起 其北六星兩兩從列色黑曰內階去極二十七度西星入井一度天皇之階也大帝之所登降

神明之所出入星明則吉動搖則王室不安封爵不行金火彗孛干犯兵起 殿陛之間傳舍西北南直

階八星。曲聚色黑。曰八穀。原注：曲聚者，曲折而聚也。去極三十六度。北星入畢十度。一主稻。二主黍。三主稷。四主粱。

五主麥。六主豆。七主粟。八主麻。職備事。知豐歉。一星不見。則一穀不登。皆闕則大荒。文昌下三星。鼎聚。

直斗魁。第一星色黃。曰三師。去極二十八度。入柳十一度。一曰太師。二曰太傅。三曰太保。斗杓南相東。

三星。鼎聚。色黑。曰三公。原注：此與太微垣凡二三公。皆帝旁上公也。去極三十度。入翼七度。一曰太尉。二曰司空。三曰司徒。三師。

三公。皆主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宣布德化。以齊七政。星明而安。則師保忠賢。闕則大臣有憂。一星亡。天下。

危。二星亡。天下亂。三星皆亡。臣主易位。斗杓南一星。色赤。曰相。去極三十一度。入翼五度。天子冢宰也。

佐天子統百官。均四海。星明吉。闕則相憂。亡則相死。天下大戰。相西一星。色赤。曰太陽守。去極三十五。

度。入張十三度。少。大臣大將之象。主戒不虞。設武備。持危柱傾。星明吉。闕及動搖兵起。將相誅。三師前。

一星。色黃。曰太尊。去極三十一度。入星四度。在中台北。國之耆老。德行可尊。三老五更之象也。明則天子。

行養老禮。闕則遺老失賢。斗魁下六星。圓銳。色赤。曰天牢。東星去極三十六度。半。入張一度。貴人之牢。

也。微闕開散。則吉。明角有星。大臣入獄。太陽守北半。入斗魁枕。原注：三枕反。四星。匡聚。色黑。曰勢。去極三十。

二度。入張九度。腐刑之官也。主宣傳王命。開而角動。闕人專權。此皆垣外夾斗西南諸官也。北斗在西。

蕃右。曜樞。至少輔四星。芴紫宮外。杓直紫宮門。七星。斜曲。色赤。原注：魁曲向內。杓曲向外。故曰斜曲。紫宮之附座也。所謂璇。

璣。玉衡。以齊七政。魁四星。爲天璇。璣。杓三星。爲天玉衡。原注：馬融曰：璇。美玉。璇。灑天儀。可瞻旋。故曰璣。其中樞。以爲璇璣。以爲玉衡。貴天象也。鄭

元曰。運儀其中。循為璇機。其外規為下衡。孔安國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馬融曰。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月法地。第三曰命火熒惑也。第四曰殺土填星也。第五曰伐水辰星也。第六曰危木歲星也。第七曰罰金太白也。並歲之說。馬融為是。七政之說。孔安國為是。言以璇機之器觀占七政之得失也。司馬遷班固等謂北斗為璇機下衡以齊七政。謂天以斗魁杓運行于中。以正七政之盈縮也。故今曰魁四星為下璇機杓。三星為天玉衡。則精杓。攬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

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原注。魁第一星。第五星。第七星。攬連也。龍角。東宮蒼龍角宿也。衡。斗之中央。殷。當也。南斗。北宮斗宿也。參首。西宮參宿也。孟康曰。杓斗之尾。尾為陰。又昏建

昏陰。位在西方。故主幽山西南。杓昏建寅。衡夜中亦建寅。斗第一星。法日。主齊魁斗之首。首。陽也。其用在明陽與

明陰。在東方。故主東齊星。軒平旦。亦建寅也。星歷云。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

。星部。璇機者。魁北極星也。玉衡者。魁斗九星也。玉衡第一星。主徐州。當以五子日候之。甲子為東海。丙子為鄆都

。戊子為彭城。庚子為下邳。壬子為廣陵。凡五郡。第二星。主徐州。當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為漢中。丁亥為永昌。己亥

為巴郡。郡。詳明。辛亥為廣漢。癸亥為犍為。凡七郡。第三星。主冀州。當以五戌日候之。甲戌為魏郡。勃海。戊戌為

安平。戊戌為鉅鹿。河間。庚戌為常河。趙國。壬戌為恒山。凡八郡。第四星。主荊州。當以五卯日候之。乙卯為南陽。己卯為

平陵。辛卯為林陽。辛卯為長沙。丁卯為武陵。凡五郡。第五星。主兗州。當以五辰日候之。甲辰為東郡。陳留。丙辰為

濟北。戊辰為山陽。泰山。庚辰為濟陰。千辰為東平。任城。凡八郡。第六星。主揚州。當以五巳日候之。乙巳為

豫章。辛巳為丹陽。己巳為廬江。丁巳為吳郡會稽。癸巳為九江。凡六郡。第七星。主益州。當以五午日候之。甲午為犍

川。壬午為梁國。丙午為汝南。戊午為沛國。庚午為魯國。凡五郡。第八星。主幽州。當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為元菟。丙寅為

遼東。遼西。沛國。庚寅為上谷。代郡。壬寅為廣陽。戊寅為涿郡。凡八郡。第九星。主并州。當以五申日候之。甲申為

夏赤黃。秋白黃。冬黑黃。此是常明。故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為天極。樞機造化元本。魁有環域。杓有幹維。界天分辰。夏正杓昏建寅。左旋歲一周天。閏則建于兩辰之間。為天喉舌。斟酌元氣。故為人君之象。號令之主。王者德並天地。則七星均明。失德亂政。則微闇移徙。咎歸人主。斗中小星沙出。民物繁夥。主昌年豐。星疏則政令不行。民物耗蠹。國多荒歉。晝見易主。革命動

搖及月暈兵起。金火犯守。兵大起。宮闈有亂。主遷民流。守北則饑。守南則饑。火入環域。先舉兵者敗。期年有喪。客流彗孛入環域。大亂更主。齊晉鄭宋。莒尤災。杓三星。又曰維星。散而直則地動。魁第一曰天樞。正星。去極二十八度。入張一度。主陽德。天子之象。爲天主。日主秦。一名貪狼星。天子不敬宗廟。鬼神不享。則闈而色變。闈則七月日食。第二曰天璇。法星。主陰刑。女主之象。爲地主。月主楚。一名巨門。廣營宮室。妄鑿山陵。則闈而變色。闈則六月日食。第三曰天璣。令星。爲人主。福掌德令。主木星。譚案。晉書。晉書同。主梁。一名文曲。不愛百姓。淫刑酷法。則闈而主禍。第四曰天權。伐星。爲時主。天理伐無道。主火星。主吳越。譚案。晉書同。一名武曲。不順天時。號令不肅。則闈而主禍。第五曰天衡。殺星。原注。陳卓曰。魁四星爲駝。杓三星爲玉衡。又曰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衡。爲音。又曰。樞主天。機主人。權主水。衡主木。自爲異同者。亦猶五星。既爲五行。又爲五方。既爲五帝。又爲五事。此之樞衡。太微軒轅亦曰樞衡。參伐之間亦有樞衡。凡一樞衡。蓋北斗運乎四時。太微二光所會。參伐天子決政之所。所以皆有樞衡之名也。去極十一度。太入軫十三度。原注。舉魁一星及中杓一星。去極。入宿之度。則七星之度數見矣。主中央。正四時。爲杓首。旁照有罪行。殺伐爲文昌。爲晉主。水星主趙。譚案。晉書作主。土星主燕。土星主燕。土星主趙。一名祿存。好爲淫樂。流連荒亡。則闈而主禍。第六曰開陽。危星。爲律主。天倉五穀。主土星。主燕。譚案。晉書作主。木星主趙。一名廉貞。淫費傷財。窮極土木。則闈而大饑。第七曰搖光。部星。亦曰應星。爲呂。譚案。晉書作星。主兵。主金星。主齊。一名破軍。天子建極。王道正直。則明潤均平。建于辰極之中。皇極不建。民用僭忒。則闈而愆。次輔一星。色赤。傳于開陽。斗之附座也。佐斗以建極。宰輔之象也。近小而明。則輔臣親。強斥小疏。弱大而明。則臣奪君政。小而不明。則臣不任職。

明大與斗合國兵暴起。閹而遠斗。大臣不死則黜。近臣專賞。罰進賢排佞。則輔生角。近臣擅國。握符璽。將

謀社稷。則輔生翼。不然則誅死。洪沒則天下兵起。原注。遇音沈。魁中四星。匡聚色黑。曰天理。爲貴人牢。執法

之官。不欲明明。而中有星。貴人下獄。法官有罪。魁下六星。起文昌。抵太微。兩兩相比。色赤。曰三能。原注。與音同。

上台去極三十六度。入星三度。中台去極三十八度。入張四度。下台去極四十度。入翼十七度。太一

之所履。紫宮之階也。謂之太階。六符。一曰天柱。一曰天老。三公之位也。原注。斗杓南有三公。此亦曰三公之位者。皆夾輔北極之象也。主正

陰陽。理萬物。開德宣符。以平天下。上階上星爲天子。下星爲女主。司命。主壽。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

爲卿大夫。司中。主宗室。下階上星爲士。下星爲庶人。司祿。主兵。三階平而色齊。則君臣道合。陰陽和。風雨

時。百穀登。不平色變。則上下乖戾。稼穡不成。冬雷夏霜。訛言並興。天子暴虐。誅殺大臣。好興甲兵。修宮室。

廣苑囿。則上階星坼。宰相失職。將伏天誅。則中階星坼。國亂民怨。將起爲亂。則下階星坼。月五星肆。字犯

守王者惡之。大臣有誅。三能三衡者。天庭也。客星出有奇令。原注。凡日月五星之道。謂之天庭。三台爲天階。三衡者。太微衡。北斗衡。參衡也。亦非三光之道。

亦謂之天庭者。皆天帝之宮庭也。客出其中。則有奇異之令。更主革命。天官書。漢志。三台皆輔紫宮。陳卓。輔太微

以下台近太微故也。然而上台入星。中台入張。下台入翼。橫直三會。逼近紫宮。且爲大帝之所履。紫宮之天階。豈

得爲上微之輔。今從天官書。漢志是已。杓端有兩星。色赤。一內爲矛。招搖去極四十度。入亢二度。一外爲盾。元戈。一名天

鋒。去極三十二度半。入亢一度。太皆主禦侮。齊外及夷狄兵。星明角王。若行重典。變色有喪。五星犯。兵起

闕下。客肆。字犯守。大兵起。易主革命。胡兵大亂敗。招搖與梗。河北斗相應。則外國受命于中國。不應則兵

戈大起。原注：地河星入亢分。

招搖與斗杓間一星，色黑，曰天庫。去極三十七度，入亢一度，星去其所，天子大賚，有

庫開之祥，星亡，帑藏空。

原注：此曰天庫。建南二星亦曰天庫。於南榮星亦曰天庫。柳星亦名天庫。五車西北大星亦名天庫。凡五天庫。蓋庫有蓄藏之義。近北斗則有庫也。柳主府宰。五車主車器。則有庫也。

招搖東七星，橫列，色赤，曰七公。去極三十九度半，西星入氐四度半，主相三公，爲天輔，察七政，吉

凶，璇璣善惡，星明則官聽詳，審朝無闕政，客流入中，大饑，金火犯守，天下兵起，自輔至此，皆北斗內外諸

官也。

南宮太微垣，又曰上宮。原注：朱鳥體中，故曰南宮。西右故曰上。

西抵于張，東薄于角，直翼軫，正北傅于紫宮兩蕃，中外十八

宮，朱鳥之衡，太一之庭，天子朝會之庭也，爲天帝南宮，謂之天庭。

原注：孟康曰：軒轅爲樞，太微爲衡，淮南子天文訓曰：紫宮太一之宮，太微太一之庭。

張衡曰：出紫宮，集太微，則紫宮天子常居，太微納之庭也。

故明堂之制，內太室，象紫宮，南明堂，象太微，紫宮皇極之居，太微五帝之

庭，又三光之庭。原注：黃道入端門，貫兩蕃七曜，行其中，故爲三光庭。

十二諸侯之府，主于衡，衡平也，理法治政，平王道以平天下，列

宿受符，諸神攷節，察情稽疑，渙號正辭之官也，兩蕃十星，匡坼，色赤。

原注：匡坼者，方而兩股坼曲也。東蕃第一星曰左

執法，去極七十六度半，入軫十七度，黃道外。

原注：紫宮中外諸官皆在黃道內，於此舉去極入宿而已，太微天市及列舍中外諸官，有黃道內者，有黃道外者，故各于本宿下書之，表三

光之道以別內外也。

天子法官廷尉也，主治理獄訟，斷蔽刑罰，朝端嚴肅，君尊臣恭，則光明潤澤，闕角則反是，法不

平則低昂移徙，土犯將相，誅金火，彗孛干犯宮庭，流血，易主革命，其東左掖門，第二星曰上相，其北東太

陽門，又曰東華，第三星曰次相，其北東中華門，第四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第五星曰上將，所謂四輔

也。西蕃第一星曰右執法。去極七十度。入軫九度。黃道外。天子憲臺御史大夫也。所以刺舉姦凶。繩愆糾謬。占同乎左。其西右掖門第二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又曰西華。第三星曰次將。其北西中華門。第四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第五星曰上相。亦四輔也。蕃垣九卿之象。南蕃左右星間曰端門。天闕象魏也。星或不見。或色逾明。近臣爲亂。芒角搖動。諸侯謀叛。日月五星順入軌道吉。司其出所守。天子有誅。其逆入不軌道。以所犯命之。皆爲羣下謀逆。原注。軌道順行。合度不邪逆。順入從西入也。逆行則自東逆入也。宋均曰。司察日月五星。守。列宿者。諸官屬不去十日者。于是天子遣使誅之。

辰入守。君臣相殺。國內大亂。火入守。王者惡之。進退凌犯。法官有罪。客守。天子憂。流星入兵起。外國使來。入十日不出。有謀反者。出東北門。大兵爲亂。貴人囚。近臣誅。近一年。中二年。遠三年。出端門。天下出使。以其分野命其國。入犯帝座。大兵起。國易主。期三年。或東或西。犯者死。抵少微。道術用。賢人來。犯四帝座。貴臣死。小臣誅。期一年。彗孛干犯。兵喪並起。如粉絮。犯帝座。天子崩。國亡。大臣自立。天下大亂。門西南隅。近上將三星。色黑。曰明堂。原注。房心亦曰明堂。凡二明堂者。卯酉午皆三光之道。故易舉問有五帝車會。其義一也。去極三十八度。西星入翼五度。黃道外。天子布政之宮。察時視變。以正人倫。施教化。變色移徙。則政不平。金火彗孛干犯。易主革命。右執法。北門內四星。匡仰。色赤。曰軒屏。原注。內屏一曰屏。匡仰者。方屏而上仰也。去極七十二度。入翼七度。黃道內。天子內屏也。爲蕭牆。蕭蔽。帝庭納言之門。主刺舉。臣尊敬。君上則星明潤。闇而動搖。姦臣壅蔽。天子耳目。金火客彗孛犯守。有蕭牆之變。屏北庭中五星。匡聚。色赤。曰五帝內座。去極六十三度半。入翼九度半。黃道內。中一星黃。

帝座太微中含樞紐之神。猶紫宮之北極也。四帝四星。四維俠帝座。東曰蒼帝靈威仰。南曰赤帝赤熛怒。

西曰白帝白招拒。北曰黑帝汁光紀。五禮之中。五音之和。五教之施。五服之彰。五形之治。五德之化。王者

之所司也。星均明則王者得天地之心。天下和平。闢而搖動。天子失政。帝座不安。肆宰客犯守之中。座成

形。原注。五帝之中帝座也。成形成者。成禍則之形象。天子無嗣。國統絕。宮中有兵犯四帝座。輔臣有誅期三年。天子有道。敬畏修省。

則其災輕。故蒼帝行德。天門爲之開。原注。此以下天官書文。王者德應蒼帝。則春令。左右角間之天門開。施德澤發發生也。赤帝行德。天牢爲之空。原注。

德應赤帝。則夏令應。斗魁下之。天牢空虛。德盛而長食。刑措不用也。黃帝行德。天矢爲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辛。一秋中。五至大赦。三至

小赦。原注。德應黃帝。則季夏令應。西風。北風。不殺而生物。故有赦令。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常大赦。載謂有太陽也。

原注。德應白帝。則太陰書刑。故春革而反陰爲陽。再有赦令。一曰白帝行德。畢昂爲之闌。闌三暮。德乃成。不三暮。及闌不合。德不成。原注。畢昂秋令之星。萬物西成。必月餘三暮。限帝德之成也。

二曰以辰闌。不出其旬。原注。長出而闌合。較不出旬也。黑帝行德。天關爲之動。原注。德應黑

星之運動。則閉藏萬物也。天關五車南平。西北日月五星之運動。則閉藏萬物也。帝座北一星。色黑。曰太子。去極五十三度。入翼九度半。黃道內。大帝儲也。主

衛天庭。侍養天子。金火犯守。退行。則太子廢。搖動。芒角犯帝座。則爲內亂。或行篡逆。王者惡之。帝座東

北一星。色黑。曰幸臣。去極五十五度。入翼十一度。黃道內。天子寵臣也。主侍太子。闌則吉。角明則嬖幸專

政。太子西北一星。色黑。曰從官。原注。此與房二宿官者。此爲帝庭。房爲明堂。故皆有侍從之臣。去極五十五度。入翼八度。黃道內。侍從

之官也。闌則吉。角明則從臣謀逆。不見天子孤危。太子北七星。曲折橫列。色赤。曰常陳。去極三十五度。

西星入翼五度。黃道內宿衛之官禦侮之士也。星明動。天子自將有武功。闇則宿衛官誅。常陳西南西
蕃北一星。色黃。曰虎賁。去極四十度。入張二度。黃道內。旄頭騎官。亦宿衛士也。幸臣東北聚十五星。蔚
然色赤。曰郎位。又曰哀烏郎府。原注。哀烏者。猶蔚然其光色。烏烏然。去極五十度半。入軫初度。黃道內。周元士。漢光祿。中散
諫議。郎三署郎也。主守衛宮庭。星不具。后妃死。幸臣誅。明大動。搖及客星入。大臣爲亂。郎位東北一
星。色赤。曰郎將。去極三十九度。入軫八度。黃道內。羣郎之將帥也。主閱具辨朝服。太僕。左右衛。中郎將。天
子武備也。星明動。則上命不行。環衛官擅兵。闇則環衛官誅。不見則后妃死。郎位南。幸臣東。五星。斜折。
色黑。曰內五諸侯。原注。東井北亦有五諸侯。凡二五諸侯者。太微帝座東井間三光之遊。故皆有之。去極六十五度。南星入翼十七度。黃道內。公侯。伯
子。男。侍天子不之國者也。又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列在帝庭。定疑議。主刺
舉。戒不虞。諸侯入爲卿士之象也。明潤則辟雍之禮得。枯燥小闇則大至誅戮。小至流亡。動搖則擅命干
主。金火彗孛。則宮闈兵起。其東三星。鼎象。色黑。曰九卿內座。去極七十一度。入翼十六度。黃道內。主
佐天子治萬事。其南三星。鼎象。色黑。曰三公內座。去極七十三度。西星入翼十八度。黃道內。朝會之所
居。論思獻納之位也。占同紫宮三公。西左執法北一星。色黑。曰謁者。去極七十四度半。入翼十八度。黃
道內。主贊賓客。不見則外國不賓。明堂西三星。從列。色黑。曰靈臺。去極七十七度。入翼三度。黃道外。觀
臺也。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庭蕃西南隋四星。色赤。曰少微。去極七十七度。南星入張初度。黃道內。

一曰處士。二曰議士。三曰博士。四曰大夫士。大夫之位。太史博士道術之官。亦女主之象。南宮之附座。天子儲君副主也。星明大則國祚昌。天子舉逸民。月五星犯守。太子女主憂。宰相易位。彗孛干犯。藝臣術士被誅。功臣犯命。士大夫遭亂。流亡草澤。士有特起者。其西北四星。從列。色黃。曰長垣。去極六十六度。入張一度。黃道內。太微之外垣也。主邊防。封域限界。外微。火入邊兵入中國。金入九卿謀亂。

東宮天市垣。又曰下宮少微。

原注。若龍體中故曰東。紫宮東左故曰下。次于太微故曰少。

西離于氏。東入于斗。直房心東北。兩蕃中外一

七官爲國市。四方諸國交易之所。天子巡幸之宮。主外權衡。聚衆肩股之位。理財正辭。以親萬民。一曰天旗庭。主斬斷刑人于市也。兩蕃二十二星。句圍橫隋。色赤也。原注。兩垣各如鉤而中圍斜安也。凡曰鉤圍。曲而圓也。左星去極九十五度。

太入尾十三度。右星去極九十四度。少入尾一度。黃道內。東蕃十一星。南第一星曰宋。其次南海。又其次燕東海。句隋而東。左旋而西。曰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西蕃十一星。南第二星曰韓。其次曰楚。梁。句隋而西。右旋而東。曰巴。蜀。秦。周。鄭。晉。河間。河中。原注。此有十二國。婁女南亦有十二國者。燕韓間圻曰市南門。此列國貨物之市。女南則列國之分土也。燕韓間圻曰市南門。

魏河中間圻曰市北門。兩蕃諸官皆以郡國爲名者。聚天下之貨。所以爲市也。市中星衆則歲豐。民樂。星稀則歲凶。民流。旗明大則市吏急病。商傷財。亦爲饑。動搖失所。則兵起。津梁不通。關市閉塞。金火犯。姦臣戮。五星入市。兵起。芒角赤氣。有火。彗孛犯徙。市易都。大爲兵災。客星入。大喪兵起。流星入。色蒼則百物涌貴。赤則旱火。人多疫疾。市南門內六星。觚角而橫黑。曰市樓。原注。觚角者。象如觚棧之角六面也。去極九十一度半。西星

入尾三度半。黃道內。天樓市。府主閭閻百貨交易律度。制令聽其政明。則市價平。閭則闕訟興。不具則姦人藏。市兵起。樓西二星。色黃。曰車肆。去極九十二度半。西星入尾七度。黃道內。運集百貨之肆也。禁孛客犯守。關市不通。市無行人。不見則兵車盡行。市中近北門一星。色赤。曰帝座。去極七十一度少。入尾十五度。黃道內。天庭也。人主之象。神農之所居。主用萬物之術。統萬物之原。察陰陽之變。星明則王道昌。后乃省方。關則王道微。政令不行。不見則天子下席。禁孛于犯。臣下爲亂。大臣凶。行垣中。內兵起。流星犯諸侯。與兵入宮。或宮中兵起。近一年。遠二年。帝座東一星。色赤。曰候。去極七十三度太。入箕二度半。黃道內。爲天子計相。治國用。辨九土物產。平四方物賈。通萬國之情。節以制度。明大則輔臣強。四夷張。搖動芒角。則聚斂之臣爲姦盜。蔽君壅財。盡國結怨。關則車書不通。商旅不行。其東北二星。色黃。曰帛度。去極六十九度少。南星入斗一度。黃道內。主度量布帛。平貨易。又東二星。色黃。曰屠肆。去極七十五度。入斗一度。黃道內。主屠殺烹飪。饗牢貨物。南二星。色赤。曰宗星。去極七十七度。南星入箕九度。黃道內。天子血脈之屬。親王輔帝者也。流彗客守犯。宗臣凶。又南四星。匡聚。色赤。曰宗人。在帝座東南。去極八十四度半。南星入箕九度。黃道內。主錄親族。遠近以奉享祀。明正如綺文。則皇族昌。變而關則皇族凶。宗人西二星。色赤。曰宗正。去極九十九度。南星入箕九度。黃道內。司宗室之官也。主睦親合族。聽其政。客星守。流星入之。宗親失和。骨肉禍起。帝座西南四星。陪列。色赤。曰宦者。去極七十三度少。南星入尾十二

度黃道內。主侍帝宮房門戶。掃除後庭之令。市易之司。以去殘毀匪人。故不在紫宮太微而在天市垣也。星不舒明。明盛則中官竊柄。天子亂政。近刑人。失威。動搖芒角。中官弒逆廢立。彗孛干犯。猶闖伏誅。其南五星。句折象斗。色赤。曰斗。去極七十二度少。南星入尾十二度。黃道內。主平量。明覆則有年。仰則殺不登。承斗四星。匡仰而折。色黑。曰斛。去極七十四度半。入尾九度。黃道內。主度量分銖之事。占與斗同。斗西北二星。色黃。曰列肆。去極七十四度。入尾八度。黃道內。主金玉珠寶之貨移徙。市肆不安。金火犯守。兵盜並起。垣北鉤圓九星。色赤。曰貫索。去極五十九度少。西星入房半度。黃道內。一曰天獄。一曰天牢。一曰連營。一曰連索。爲賤人之牢。主法律防禁。制強暴。牢口一星。爲門欲開。開則有赦令。人主憂。中虛則改元。口閉星入牢中有自繫死者。星悉見則獄事繁。不見則獄空。刑清政簡。動搖芒角起大獄。用斧鉞。行大誅殺。子夜候之一星不見有小喜。二星不見則賜祿。三星不見人主德令且赦。遠十七日。漢案。宋史作廿期八十

日。近十六日。客星出大有大赦。小有小赦。彗孛犯守貫中。囚反獄破。獄官死。其東九星。橫列。色赤。曰天紀。原注。柳府南一星亦曰天紀。二天紀者。皆統理萬事之義。一爲南紀。一爲東紀也。去極五十一度半。西星入尾五度。黃道內。主公卿外朝之政。萬事總會之府。察幽枉。理冤獄。爲天市之紀綱。亦九卿之象也。明角則獄訟繁。闇徙則紀綱壞。散絕則山崩。主易國亡。與貫索相連如索則地動。期二年。北近天棊。三星鼎聚。其色赤。曰女牀。去極五十二度。西星入箕一度。黃道內。御女侍從也。亦爲離宮內人。星明則宮女放恣。客守流犯。宮掖穢亂。

辰次

日陽中之陽。故爲太陽。月陰中之陰。故爲太陰。星陰中之陽。故爲少陽。辰陽中之陰。故爲少陰。日星皆陽。故其數皆十。月辰皆陰。故其數皆十二。日月星皆有形質。天之所以懸象著明也。辰則日月之所會。斗之所建。歲之所居之虛位也。子丑之屬爲十二子。星紀。元枵之屬爲十二辰。日月五星遲度。遠天而右行。故十一月日月會星紀。十二月則會元枵。而右行。斗繫天不移。故隨天左旋。十一月建子。而十二月建丑。至閏則日月會于辰間。而斗亦建于子間。二十八舍于天各有分度。而辰爲天壤。于地各有所屬。而辰爲分野焉。故辰陰微。其體不見。日月會合。其次而光生焉。其位靜虛。元氣之本。陰陽之根。惟其至靜無象。故至動。大象出于是而止。于是構精維繫其間。建極存神。天之樞紐。日月星藏密之所。而造化之機也。故日月星雖謂之三光。亦謂之三辰。光自辰而出也。爲道之位。爲天之時。故歲有十二月。而日有十二辰。北極謂之辰者。無星而不動之所。天之中也。春秋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公羊氏謂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星自北辰之外。無有名辰者。而心參亦爲辰。此古法之名義也。故恆居中而正時者爲大辰。日南至。月北至。則參中于午。心中于子。日北至。月南至。則心中于午。參中于子。故火中寒暑乃退。水中亦退焉。所以分二氣。成四時。交水火。正晝夜也。北辰無星。而四時晝夜恆居中不易。所以建道極。本一氣。根陰陽。統四分。合晝夜也。故參爲陰中。心爲陽中。極爲天中。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爲大辰。十二子爲十二辰。天

之大中至正之體見矣。其名位度數各見經星二十八舍類云。

分野

州國分野之說。蓋古者神聖仰觀俯察。體象立名。卽爲定著。二帝三王以來。皆故有之。故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然不著其星分所屬。案左氏傳有星孛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鄭之君皆將死亂。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于明年之次。以害烏帑。周楚惡之。日有食之。晉侯問于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于是有災魯實受之。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于是乎出。吾是以譏之。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于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于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日有食之。晉史墨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

午之日。日始有譎。火勝金。故勿克。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于是始見星分所屬之國妖祥占驗有徵矣。天官書。北斗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濟河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又曰。昴畢間爲天街。其陰。陰國。陽。陽國。又曰。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子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濟也。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恆山以北。日食國君。月食將相當之。又曰。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乘兼之。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于烏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于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于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于參伐。及秦併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司馬遷所載占驗分野之國也。其以斗魁杓乘兼統天下。則亦左氏李于斗而占宋齊鄭也。其日月之食而占。十日甲乙海東遠國不占。其餘八日分主四方。故漢志謂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燕趙癸北夷。亦如十二辰之州國也。其秦候太白等以五星分主諸國。亦如十月分爲五也。其占于狼弧等。又以二十八舍分占諸國。與五星相應裂爲五也。其昴畢間爲天街。別主河山陰陽南北夷夏。自秦并天下。列國州分不復見。故以山川

維首尾設限界區域而占之也。州國分野亦在其間矣。此皆以天壤主地分地，分應天壤，畫一不易。如經星有常，可按而見也。後世星家合三代之州國，秦漢三國之郡國，爲十二國、十二州，以配十二辰。九十五郡各入星度，爲占驗分界，皆三代六經之遺法也。惟漢志謂子周、丑翟、寅趙、卯鄭、辰邯鄲、巳衛、午秦、未中山、申齊、酉魯、戌吳越、亥燕代，諸星家既于十二辰分主二十八舍，又于天市垣二十二星爲二十二郡國，又分十六星爲十二國，又有南河、北河、東甌、青丘、四瀆、狗國，又以斗九星分主九州九十郡，又以斗七星分主七國，而略其五國者，此辰次星分各別有所主者也。案左氏傳，士弱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子產曰：昔高辛氏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故參爲晉星。由此觀之，因主其祀，世居其地，因爲其分之星，則初非上有此星，下當此地也。故分土當星，分星當野，初或因星之靈，應其國，國之靈應其星，人之德盛而上畀其星，星之精集而下畀夫德。于是國因主星，星因主國，占候應驗，不愆其素，乃有星分之常，亦有星分之變。周之南北易位，趙之東西錯分，齊楚鄭衛之大小不同，而同其度數于斗、于辰、于天市、于列國，迭見互出，初必有其因，如參辰之爲宋晉，第亡其書，無以考焉爾。今推本左氏傳、天官書、漢志，與諸星家之說，各具十二辰、二十八舍，及諸官分位，下以爲經星之分，占候之體云。

案天文分野。角亢爲韓分。氏房心爲宋分。尾箕爲燕分。斗爲吳分。牛爲越分。虛危爲齊分。室壁爲衛分。奎婁爲魯分。胃昂畢爲趙分。鶩觜參爲魏分。井鬼爲秦分。柳星張爲周分。翼軫爲楚分。角亢星爲壽星宮。曰天科時。曰辰州。曰堯氏房心星。曰大火宮。曰天螭時。曰卯州。曰豫尾箕星。曰析木宮。曰人馬時。曰寅州。曰幽斗牛星。曰星紀宮。曰磨蝎時。曰丑州。曰揚女虛危星。曰元枵宮。曰寶瓶時。曰子州。曰青室壁星。曰陬宮。曰雙魚時。曰亥州。曰井奎婁星。曰降婁宮。曰白羊時。曰戌州。曰徐胃昂畢星。曰大梁宮。曰金牛時。曰酉州。曰鶩觜星。曰寶沈宮。曰陰陽時。曰申州。曰益井鬼星。曰鶩首宮。曰巨蟹時。曰未州。曰雍柳星。張曰鶩火宮。曰獅子時。曰午州。曰三河翼軫星。曰鶩尾宮。曰雙女時。曰巳州。曰荆。

續後漢書卷第八十四中上

錄第二中上

歷象

二十八舍 天漢

二十八舍

案書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天官書謂五官之位不移徙紫宮房心虛危咸池太微衡軒轅權也則皆隨天左旋而諸星家列二十八舍次第皆自角亢右旋終于翼軫者歲陰在寅歲星右轉居丑在卯則居子四正位則歷三舍餘則二舍凡十二歲而周天則右旋者從歲星也堯典四時昏見爲序故春起朱鳥冬終元武天官書漢志以方位之次爲序故起東宮次南宮次西宮次北宮起角亢終于牛斗至陳卓則以舍次爲序先東宮次北宮次西宮次南宮故起角亢終于翼軫然後二十八舍順次叶紀而經星之體正故從之凡列舍及本舍輔官共二百二官其辰列律呂分野度數各具本舍之首其占之博於理之可徵者各具本宿下云

東宮蒼龍七宿七十五度其體象龍而居震故謂之蒼龍

原注·文禮鉤·東方蒼帝而其精爲龍·案堯典既曰星鳥·則元武·蒼龍·白虎等·唐虞而上·書契以來

·已自名之。故易謂震爲龍爲蒼筤竹。左氏謂龍見。曲禮謂行前朱雀。夏則昏見南方。原注。月令仲夏之月昏亢中且危中。日行其中。

謂之東陸。原注。左氏傳。古者日在東陸而歲冰西陸。朝儀而出之。杜預注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三

·仲冬之月日在斗。則春在西宮。七宿爲西陸。夏在南宮。七宿爲南陸。秋在東宮。七宿爲東陸。冬在北宮。七宿爲北陸。

角亢二舍同辰。原注。周天二十八舍。分處十二。其辰辰。原注。十二子之辰也。起辰右轉至巳。一

四度爲壽星。原注。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十二分之。各三十度有奇。爲率宮次分野之度。今從陳卓。設直周易。分

一辰三十度或二十一度。野。壽星起軫七度。蔡邕月令章句。起軫六度。雖各不同。起之始則其至縮。起之縮則其至盈。皆不越

有奇。則大同小異爾。其宮天科。其律姑洗。原注。星象又以十二辰次爲。其分鄭。其屬兗州東郡入角一度東

平。任城山陰入角六度泰山入角十二度濟北陳留入亢五度角二星從列。色赤。十二度去極九十一度。

半南星出黃道外半度。八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原注。卽所會之辰也。其緯木。原注。日月五星七曜有行于二

爲緯星。星家以日、月、水、火、金、木、土、一陰、一陽相間。各緯于其舍。其緯火中。午位七星。緯日以七紀終于鍋火之

柳而緯土。則四正宮鍋火大火元榜大梁之中。七星房昴昂皆緯日爲陽剛正體。而陰陽之舍。各緯於四隅。皆自然之數也。

其輔八官。原注。三垣各有藩垣。內外之官爲輔官。二十八舍各有分界度數。凡本舍之北爲內。南爲外。其官在本舍

席。亢爲天子內朝。氐爲王者宿宮。尾箕爲后妃府舍。皆七曜之所經故也。室爲天子之宮。以爲虛星之廟也。南斗天子

之星。以爲墳星廟也。七星爲辰星廟。獨謂之聖夷之星者。五帝坐在七星北太微是也。太微帝王之象。七星不得而兩盛

矣。四宮自昂畢之外。則天子決政。參伐日月五星由東井之南門。是以正宮外角、亢、氐、尾、箕、南斗皆室、參伐、東井諸星係日月五星道。故左右前後輔官又次于正宮也。輔官之多寡。則天極北斗太微爲先。其次則房心昂畢。又其次

則東井諸星。柳星近太微。虛危近北斗。所以房心昂畢不同。角左右兩星。原注。天官書。左角李。右角將。李司理。法官居蒼龍。維首象龍兩角。故謂之龍角。天子外朝

布政發令之所。飛龍之所。昇騰明盛之所。昭曜也。左角爲天田。一曰天津。爲理主刑。其南爲太陽道。右角爲天門。爲將主兵。其北爲太陰道。兩角間爲天關。內爲天庭。黃道經其中。七曜之所行。天之三門。猶房之四表也。黃道遠久遷變。占天者當察其所在。而詳審焉。星明潤靜。王道升平。闇微。兵失律。將敗。動搖失常。王者憂。日月食其分。大臣誅。將易國。門閉守。臣凶刑。法官有罪。月行入天門。十月爲四月。十一月爲五月。十二月爲六月。大水。原注。十月則明年四月。十一月則五月也。月暈角間。多風雨。大水。兵起。大將凶。暈左角。道不通。左將凶。右角。右將凶。暈角間。再重如連環。圍北斗。大臣惡之。暈角亢間。先起兵者勝。暈色黃白。王者喜。有德則吉。失德則凶。歲犯。道不通。王使阻絕。宜行赦令。乘左角。法官誅。右角。將軍死。退行兩角間。王者出入不時。或有急事。守右角。賢人用火犯。王者憂。大臣爲亂。句已環繞。天子失德。變起肘腋。貫犯。有大戰。填犯。大將死。守南星。王者憂。不宜畋獵。大兵起。守北星。後宮有喜。留兩角間。兵起。道不通。有暴令。退行兩角間。女主出入無度。或地動。金犯左角。王者將兵于野。謀逆者誅。守右角。兵起。西北方。天下大戰。色黃。將軍貴。色赤。臣叛。逆行兩角間。有刺客。王者備之。辰犯左角。旱。右角。水。亦有兵戰。行暴令。守兩角間。邊鄙有警。道路不通。客星出其間。兵喪竝起。水旱不時。流星入左角。兵吏有罪。色赤。有兵。黃土功。白。義兵起。出入兩角間。有大使。動搖不去。臣欲弑君。謀不成。誅。肆。李干犯兩角間。色白。有兵不戰。有國喪。赤。則大戰。光芒所指。破軍殺將。出兩角間。天下大亂。暴兵起。易主更政。近三年。遠九年。兩角間。二星。色黑。曰平道。去極八十六度。入角。

二度黃道內主除治道路。天子九軌之衢。所以通達四方。梯航萬國。明正吉角。動法駕有虞。彗孛干犯。兵盜竝起。關梁不通。西邊一星色黑。曰進賢。去極八十六度。入軫一度。太黃道內主薦舉賢良。星明則賢

良彙征。闇則姦邪逐進。左角北二星色黑。曰天田。

原注。牛南有天田。與此凡二天田。角之天田。辰見則農祥也。牛之天田。牛所耕也。

去極八十三度。

入角五度。太黃道內主畿甸疆畛。明則天子藉田。金火犯大饑荒。土守天子大行封爵。其北大角西三

星色黑。曰周鼎。去極五十八度。入角八度。黃道內。秦滅二周。鼎入泗。其精上騰爲星。國之神器也。主傳器。

凡宗廟鼎彝寶器不見及移徙。國祚不安。盜竊寶玉。彗孛干犯。充庭易主。俘于新國。右角南二星色黑。

曰天門。去極一百一度。西星入軫一度。黃道外。主待朝聘之客。明則萬國覲享。歲守執政。憂有陰謀者。誅

金火彗孛干犯。兵起闕下。門南二星橫列。色赤。曰平星。去極一百三度。西星入軫十四度。黃道外。主平

法令。決疑獄。平廷之官也。明平闊狹不差。則政平訟理。色或闇兼有移徙。則爲執法者嚴酷無仁恩。濫聽

失刑。國多冤民。彗孛干犯。或守之。法官誅。流星犯。近臣黜。小臣憂。又南句屈而覆二十九星。色赤。曰庫

樓。

原注。句屈而兩股南覆也。

句屈六大星爲庫。西南方斜四小星爲樓。內十五星各三星。鼎足而聚者曰柱。柱中央四

小星曰衡。又中央小者爲陳兵。其星色皆赤。去極一百三十二度。西北星入軫五度。黃道外。爲天庫藏兵

之府。星不具及庫中星動。大發兵。戍四夷。庫中無星。羣下謀上。并庫星皆亡。則國無君。星明角繁。衆有逆

謀。兵起。征伐四出。或天子自將。辰星入大水。金火犯守。流星出入。兵大起。彗孛干犯。盜取庫兵。天下大亂。

易主革命柱亦名三淵客星守天下大水地動海魚出又南二大星色赤而橫曰南門去極一百四十度右星入軫四度黃道外天子外門主禁兵擊析巡徼以待暴客星明則氏羌入貢關角則夷狄侵叛客守外兵入國門

亢從列四星色赤九度從南第二星去極九十一度半黃道內五月昏中

原注凡昏且中星中當南方午位

其緯金其輔

八官亢喉也蒼龍之頸職司內朝爲天子喉舌總攝天下奏事出納惟允侍中尙書之官也聽訟理獄錄功降罰敍百揆朝諸侯故爲天庭聽政之所天子外朝一曰疏廟朝外廟也主疾疫星明大輔相忠良天下安寧開小朝列多姦政祕內亂移徙庭內有逆謀直則地動日月食其分王者憂暈則大臣死或有兵秋暈水冬暈雨雪月犯兵起大臣有事歲犯時令乖多疾疫久守歲豐退行兵起去三尺內地動入中窳蟲驚衆期二百五十日句已守臣謀逆與火同守大水人多飢死火犯天子惡之句已大水臣謀逆王者自將改紀政令填犯臣爲亂諸侯失地逆行賤女暴貴道路不通多盜賊大水久守君崇禮義天下安金犯爲水爲旱兵起疾行而犯貴臣伏罪宜發兵備北方逆行犯臣有叛者辰逆行犯兵起其分多疾疫大臣伏罪萬物不成穀貴盜賊並起彗孛犯天下大饑其分兵喪人多疾疫出亢天子失政天下亂大水兵役並興正北六星銳圓從列色黑曰亢池

原注圓而兩端銳南北列也

去極六十四度入亢三度黃道內主津度舟楫

往來之事明如常國治微開移徙則關梁不通

其北大星曰大角左右各三星則攝提也一曰攝提格

大角一大星，色赤，去極五十八度，入亢三度半，黃道內，爲帝庭，天子之坐。

原注：按神契：大角爲坐。侯、宋均曰：坐，帝坐也。黼辰宸席。

所謂履帝位而光明者也。故爲大君之象。光屬斗柄，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故爲天子威柄下臨，兩角斡旋。

四宮維首，正天之紀綱，故又爲天棟。明盛黃潤，天下大同，色變動搖，有大變革。羣坐失寧，月食大角，主命。

惡之，金火守，王者惡之。近八十日，遠期年，客犯守，兵起，天下大亂。彗孛干犯，革命之象也。其左右各三

星，色赤，鼎足句之，曰攝提。

原注：如鼎之足，句抱大角也。

左北星去極五十九度半，入亢八度，右南星去極七十二度半。

入角七度，皆黃道內，夾輔大角，大臣之象。恆直斗柄之所指，攝提所以接于下，整頓闕宮，維繫三垣，平

月令，建節候，擁蔽帝坐，以爲兵楯。首出庶物，以起歲元，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主九卿，明而角謂之提揚。

眉公卿專恣伏誅，溫溫不明而大人君有憂，五星犯，臣謀其君，出入兵起，期一年，火犯守，更主流星，入外

國，有以兵爲使來者，天子有急事，觸破大角，則有急兵，彗孛干犯，天下大亂，天子將兵于野，兵起宮中，王

者憂，期二年，出大角長六七尺，天下大亂，兵起易政，地震，遠三年，客星入守，聖人受制，左攝提上三星，

橫列，色黑，曰帝席，去極三十七度，東星入氐半度，黃道內，天子宴樂飛觴，侑幣獻酬之所，明潤，天子大愷。

開角王公凶，不見天子，下席。其北橫列三星，色赤，曰梗河，去極四十二度，太東星入氐二度半，黃道內，

爲天矛，一曰天鋒，一曰天楯，劍戟之星也，主備不虞，與槍楛同，又主邊兵，爲喪變動，則兵喪應之，星亡及

移徙不定，則鋒鏑亂起，邊鄙大棟。亢南橫列七星，色黑，曰折威，去極一百三十度，太西星入角二度，黃

道外。主折獄斷斬。明則刑清。闇動搖有寃獄。客流彗。李犯守。囚反破獄。邊將有誅。東南二星。色黃。曰頓。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東南星入亢六度。黃道外。治獄之官也。主五聽兩辭。考察囚情。占同折威。西南直庫東北二星。色黃。曰陽門。去極一百二十三度。西星入亢一度。黃道外。主執兵戍邊。禦南方盜賊。色變動搖。盜起。

氏房心三舍同辰。其辰卯。原注。氏、音底。天官書以子午卯酉爲四正宮。故東宮先言房心。南宮先言樞衡。西宮先

不言昂。或先參而後房。或先心而後房。皆謂竊互見也。今祇以列舍右旋相比爲次。皆以木宿爲正。不取其餘。故東白角亢始。北斗牛始。西白奎婁始。南白東井始。房虛昴七星爲四正之宿。而天體正矣。起氏五度

至尾。九度爲大火。原注。費直起氏十一度。蔡邕起其宮天蝸。其律夾鍾。其分宋。其屬豫州。濟陰入氏一度。東

平入氏七度。潁川入房一度。汝南入房二度。沛郡入房四度。楚國入房四度。梁國入房五度。淮陽入心一

度。魯國入心三度。氏匡側四星。色赤。十五度。西南星去極九十六度。黃道外。十二月旦中。其緯土。其輔

六官。氏。抵也。東方木牙。角亢。矯而出。下繫于氏。乃其根。抵也。故爲天根。又爲本。原注。國語。單子曰。天根見

天根也。萬物抵地而出。必有夷傷。故主疫。爲天子路寢聽朝之所。一曰。氏。邸也。抵歸而宿也。故爲宿宮。天

小寢。休解之室。前二星。嫡后正妃。後二星。庶姬嬪妾也。均明則木道暢茂。百穀登熟。臣下奉法。嫡妾不

踰。後大前小。則妾上僭。后妃失位。前大後小。則女主昌。動搖則國本危。太子廢。羣生不寧。兵起。闇則歲凶。

日月食其分。有大誅殺。后妃惡之人多疾疫。月入兵起。犯之殺將。十一月十二月暈。天子不豫。歲犯國。蓋

空出入其中有急令環邊兵起久守立后期八十日蝗傷穀物不成退行其南地動火犯守賊臣謀不成天子不宜出宮退行入太子廢大臣誅天下大亂火災地動句已王者惡之宜行赦令填犯太子立退行入女主失位犯有誅四夷弗賓天子憂久守后有慶賀出入兩舍不出四年亡地兵起諸侯有自立者金犯有誅將軍受制久守國有兵憂失地霜雪不時辰犯貴臣憂多冤獄法宜有罪久守大旱無稼穡客星入天子不豫流星入兵起其分大水大臣有疾入氏中民飢多疾犯守婦人尤災彗孛干犯王者失德致殃宜行赦令出氏中有大赦兵亦起天子巡幸避位易政吉居位大凶兵起東北一星色黑曰天乳去極七十七度入氏六度黃道內爲甘露主醴酪明則甘露降彗孛客守天雨爵錫氏南三星鼎聚色黑曰陳車去極一百六度入氏五度黃道外主兵車星明動則戎車駕又南三星九叢合二十七星色赤曰騎官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半西叢北星入氏四度半黃道外天子宿衛騎士虎賁宿衛之屬也星足明潤禁禁安亡閹兵起其下一星色黑曰騎陳將軍去極一百二十六度入氏十三度黃道外騎將也其西南三星色黑曰車騎去極一百三十一度入氏七度黃道外主部曲行列之將也彗孛干犯皆爲兵起陳車東二星色黑黃曰天輻原注或作輪去極一百五度入氏十四度黃道內乘輿中車官也主鑾駕鹵簿星明角大駕出宮客守釐殺有變

房從列四星色赤六度去極一百四十度半南二星在黃道外九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其緯日其輔八

官蒼龍之中星。東宮之正位。東陸之中道。太皞闢戶之星。萬物由戶而出。故謂之房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亦爲四輔。下第一星上將。次次將。次次相。上星上相。所以理陰陽。施政教。贊化育。以生物之心而仁天下。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后妃位。爲四表之道。中間爲天衢。又爲天闕。黃道經其中。四星間有三道。日月五星所從出入。南間曰陽環。其南曰太陽。北間曰陰環。其北曰太陰。七曜由乎天衢。天子壽昌。天下和平。由陽道則早喪。由陰道則水兵。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王者祠之爲馬祖。原注。此曰天駟。晉北王良四星亦有天駟。晉北有王良。中宮造父星亦與王良同。凡有天子之象。臨幸之所。則有此。其陽左驂。次左服。次右服。其陰右驂。亦曰天廄。又曰天府。主開閉。蓄藏。中道北爲明堂內政。主相。南爲明堂外政。主將。次將以臨戎。次相以任政。故如兩服。上將以伐謀。上相以論道。故如兩驂。皆天子所以駕馭之也。星明盛將相服勤。民人受福。移徙則將相不和。民人流亡。大而角。天下兵起。日月食其分。歲大虛歎。月犯四輔。近三尺。遠五尺。輔臣誅。乘掩左右有逆謀。多暴獄。天子不利出宮。暈南旱北。大水。當中道。風雨之祥。歲入及句已。天子惡之。變色。后妃凶。守犯將相憂。久留王者壽昌。五穀豐登。火犯王者憂。守之有大喪。守北大水。行中道犯守。天子惡之。宜行赦令。環繞句已。股肱失位。父子分張。退行守房心間。地動。填犯守。將相謀逆伏誅。句已后妃凶。久守女主昌。出入留舍。兵起西方。退行。兵起地動。金犯天子惡之。天下兵起。句已大臣戮死。姦臣脅主者誅。或良馬出廄。辰犯句已。天子惡之。胡兵起。大水。客星入。大臣謀亂。流星入。國有大喪。期一年。如蛇曲入。逆臣犯君。宜行赦令。彗孛出。天子

行凶德，作惡致亂，身弑國亡。北道諸侯舉兵，中道貫房，王室大亂，易主更政。傍二小星，色赤，近房，北曰鉤鈴，去極一百度半太。東入房二度半，房之鈴鍵，天之管籥，主閉藏天心，防閑神府，闔舒造化，鉤距姦惡，以備非常，明而近房，天下同心。房鉤鈴間有星，及疏拆則地動，歲犯守王者失政，臣下爲亂，火犯守王者惡之，侍臣凶，填犯王者大失天下心，海內分裂，金久守王者有德，客犯宮中兵起，期二年。流星入，賊臣暴貴，專政亂朝，彗孛干犯，宮闈大亂，期三年。鈴東北一星，色黃，曰鍵閉，去極九十八度半太，入房三度半太。一曰羣，原注·音轄·車之端鍵也，亦主管籥開閉事，星明移徙，則宮門不禁，姦淫大行，靜潤居所，則王者獨操權勢，羣才並用，得天之統。又北東三星，從列，色黃，曰罰，去極九十三度半太，南星入房三度半太，黃道內，主金隨布帛之事，列直而得南北之正，則法令平，曲而斜，則刑罰不中。夾房各四星，斜列，色赤，曰兩咸，東咸去極一百三度，南星入心二度，西咸去極九十二度，西星入氏十一度，皆在黃道內，主門戶防淫佚。五星乘犯，閨門無禮，臣下謀逆，彗孛干犯，除穢清宮，王者惡之。房西中道一星，色黑，曰日，去極一百五度，入氏十四度半太，黃道外，主昭明令德，太陽之精也，金火彗孛干犯，王者惡之。日下二星橫列，色黃，曰從官，去極一百八度，西星入氏十四度，黃道外，主毒藥以禦靈怪，醫禱祝之官也。五星犯守，蠱事起，匪人構亂。其南縱橫十二星，色赤，曰積卒，去極一百二十三度少，西星入氏十三度，黃道外，主掃除不祥。五營軍卒衛士之象也。闕小吉，明大動搖，京師兵起，一星亡兵出，二星亡兵半出，三星亡營兵盡出，五星

彗孛犯守天下兵起近臣誅。

心斜列三星色赤五度中央大星去極一百八度半黃道外六月昏中其緯月太極全體藏于實核甲合而心根其中謂之仁發於苞體甲拆而心抽其中謂之心斗建卯之月萬物始生華心具其文類心故曰心故在天地爲生物之心在人爲好物之心在人君爲生民之心在蒼龍之中爲龍心心主火且盛夏當陽昏與鶉火合故爲大火又爲大辰中央曰明堂天王正位執威福之柄行賞罰之權尊臨百官統禦萬國豐亨日中宜照天下故欲尊而光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君之儲貳問安侍膳惟孝與恭故欲卑而安星直則天子失政色變角動則國有憂三星叶明國有大慶日月食其分內賊爲亂月犯王者惡之掩前星太子不利暈三日內風雨歲守年穀豐出左有年出右無年守七十日內臣暴貴八十日王者壽昌天下咸被德澤乘中相死犯前星太子憂火犯中星王者大惡久守大亂革命犯前星太子憂在陽有喜在陰有憂填犯王者無嗣國統絕宮中有亂臣久守色黃國有大慶出入留舍有急令金犯三寸內有兵上殿環遶天子憂宜行赦令乘犯將相爲亂兵四起蟲大縱橫辰犯天子戒慎遇毒亦爲大水凌犯留退內賊謀逆久守中間地動客星入犯諸侯有謀使者出則王使犯諸侯大旱犯前後星國本搖流星入大臣憂宮中有謀逆者期一年遠三年犯中星內亂王者憂犯前後天子憂自外入使來自中出使出各以其色占之星大使大星小使小彗孛出中兵戰宮中易主革命大臣相疑受誅近七日遠百日大蝗饑民流亡

近一年遠三年。譚案。諸宿皆有輔官。惟心宿無之。考步天歌以積卒十二星屬心乾象。新書以積卒屬房宿。而不屬心。乃天道之妙。據此則此書以積卒屬房宿者是也。

尾箕二舍同辰。其辰寅起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以其入天漢中。故又謂之析木之津。原注。費直起尾九度。

繫起尾四度。其宮人馬。其律太族。其分燕。其屬幽州。渤海入箕一度。上谷入尾一度。漁陽入尾三度。右北平入

尾七度。西河。上郡。北地。遼。西。東。入尾十度。涿郡。入尾十六度。樂浪。入箕三度。元菟。入箕六度。廣陽。入箕九度。涼州。入箕十一度。

尾旬揭九星。色赤。原注。旬揭者。西下而復揭起也。十九度。西第二星。去極一百二十四度。黃道外。十月日在其舍。月與

合朔。正月旦中其緯火。其輔五宮。昇龍之尾。原注。左氏傳。丙之辰。龍尾伏辰。後宮之場。妃后之府。陰陽之所交。秦風雨

之所發興。萬物始生如尾。故曰尾。一曰九子。原注。宋均曰。取尾九星也。近心第一星。皇后。其次三夫人。九嬪。二十七

世婦之象也。末二星爲諸妾。第三星傍小星。色赤。曰神宮。去極一百二十七度。入尾半度。天子解衣之

內室也。星均明。大小相承。嫡妾有敍。子孫蕃昌。明闇不常。妃嬪乖亂。妾媵上僭。垢絕則君臣不合。日月食

其分。貴臣誅。月犯。臣陵君。貴戚誅。暈宿中赤地千里。歲入太子立。易后。亦后族有暴貴者。期百八十日。退

守大臣作亂。天子自將。逆臣敗誅。乘犯旱饑。出入留舍。大臣惡之。旬已后妃凶。火守臣下乖亂。歲多祥。后

妃憂。退行入兵起。大臣家歲大歉。宮中有謀者敗。填犯。后妃惡之色黃。三后並立。出入留舍。盜賊遍天下。

兵大起。大臣誅退。行變色。賤女暴貴。金入宮掖。有變。出入留舍。兵起。讒賊大興。宮中有誑。欺天子者。貴人惡之。大水。萬物不成。辰入大水。人飢。后妃有罪。久守。后妃與政。客星犯大。饑人流。后妃凶。北人來降。流星犯王。遣使于諸侯。大風爲災。入色青黑。遠臣來歸。出色青黑。近臣逃亡。彗孛出中。君臣交兵。變起宮掖。國有易政。期一年。遠三年。干犯讒賊。興后妃。以左道惑天子。大臣得罪。宮人逃散。近百日。遠一年。北上四星。從曲。色赤。曰天江。原注·從曲·南北曲列也。去極一百一十度。天市垣南。南星入尾六度。黃道外。主太陰雨水之政。星均小。則風雨時。明動則大水兵起。參差則馬貴。不見則兵起。津梁不通。金火彗孛。干犯兵喪並起。洪水橫流。尾東雙星。傍一星。色赤。曰傳說。去極一百三十度半。入尾十三度。黃道外。傳說死而精氣騰爲星。故名之一曰天策。原注·左氏傳·天策傳·杜預注·天策·傳說星。主大臣及逸民。星明潤則天子舉逸民。輔臣忠良。闇則君子在野。佞臣惑君。角動則姦臣亂國。禍及處士。原注·案風威石氏諸星家·皆以傳說一星在尾後河中·尾爲後妃之府·主後宮·故其占以傳說爲後宮女巫·主祝詞神靈·祈禱尤關·大而明則後宮多禱詞·闇小則後宮少子孫·動搖則后妃不安·星亡則天子無嗣·不知其占之所自·哈黃緣后妃後宮而爲是說也·夫傳說殷中興大臣·死而精爽上騰·跨箕尾而爲列星·乃爲女巫爲後宮祈禱子孫·連繫下者是哉·今故削之爲大臣逸民之占云。又東北一星。色赤。曰魚。去極一百二十度。入尾十一度半。黃道外。尾後天漢中。狀如弓。主雲雨風氣及水物。大而不明。則陰陽和。風雨時。明動則洪發。江海大魚出。火守星。南旱。星北水。尾南五星。句圻如龜背。而色赤。曰龜。去極一百三十一度。入尾十二度。黃道外。天漢中。主贊神明。定吉凶。占卜之官也。星明則神道彰。君臣和。龜筮協從。徙則反是。

箕匡側四星。色赤。十一度。西北星。去極一百二十一度。黃道外。其緯水。其輔四官。當良位。萬物之所根。棋

原注。音基。義同。且在龍尾後。有簸揚象。故謂之箕。有口哆侈。故爲天口。有舌爲讒。故爲廣舌。受物而有去來。故

爲放客。在天漢九江之口。主津梁。故曰天津。有口主出氣。故曰天雞。原注。北曰天雞。南斗建星之北二星亦曰

之所也。其在狗國。雞狗同類也。故天官書以爲放客。放客。遊在北宮之東南。南斗之南。故曰南箕。原注。詩。南有箕。多兮侈兮。成是南箕。則簸揚口舌之象。自古有之。

宮別府。故又主夫人御女星。明則五穀登。動搖則穀費。民流。外國不安。星入漢。則人相食。明大而角。讒言

大興。國有誣諂之誅。日月食。其次。君臣乖張。宮中有蠱獄。宿箕東壁。翼軫。必有大風。月入暈。大風傷稼。民

饑。歲入宮中有口舌。乘犯風旱。穀貴。出入留舍。王者失德。天下化之。淫風大行。火入旱。歲饑。民流。王者惡

之。出入留舍。旬已。兵起。大臣凶。北戎慕義。來降。填犯女主。憂。出入留舍。暴兵起。大水。歲饑。民流。金犯女主

喜。久守名士憂。大臣疾疫。宮中有口舌。風災。大旱。妖言。邊將凶。辰入有赦守之。大臣凶。動搖後宮。惡之。大

風乃解。久守大水。客犯饑荒。民流亡。大風雨爲災。北人來求婦。流星出。大臣逐。宮女放。替李出。饑荒。民流

戎夷交侵。爲亂。天下兵起。行指東南。諸蠻島夷爲亂。北上八星。句圍。色黃。曰天籥。西星去極一百二十

度。東星入箕六度。少。黃道外。主關閉。邊防。道路之事。星明吉。闇則寇闖國門。箕舌前一星。色黑。曰糠。去

極一百二十七度。黃道外。明則歲豐。闇則歉。不見。則人相食。箕南三星。色赤。曰杵。原注。此有杵星。危南

復有杵白者。此以箕之

殿揚。危爲蓋屋土功。從其類也。

去極一百三十一度。黃道外。主春以給食。占同稼。箕東南一星。色黑。曰農丈人。去極

一百二度。入箕六度。黃道外。主稼穡。農正官也。占與稼同。

諸案。步天歌。農丈人屬斗。考天元歷。理云。農坐箕東。繞箕仰當入箕度。

北宮元

武七宿九十四度。其體象龜蛇而居坎。故謂之元武。原注。左氏傳。蛇乘龍。杜注。元武之宿。虛危之星也。秋則昏。見南方。日行其中。

謂之北陸。

斗牛二舍同辰。其辰丑。起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原注。費直起斗十度。蔡邕起斗六度。其宮磨蝎。其律大呂。其分

吳越。其屬揚州。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豫章入斗十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稽入牛一度。臨淮入

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

斗六星如北斗。色赤。二十五度。魁第四星。去極一百一十七度半。十一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其緯木。其

輔十四官。黃道在斗柄第二星下。柄入天漢中。有挹注之象。故亦謂之斗。紫宮之斗。既謂之北斗。北宮之

斗。昏中則在南。故謂之南斗。且生氣左旋。自北而東。故箕斗皆謂之南。以陽方之氣名之也。原注。機衡七

維北有斗。乃南斗爾。南斗乃在二十八宿之列。何以謂之維北有斗。豈箕在斗南。故曰南箕。斗在箕北。故曰北斗。此二星自爲南北也。其實箕斗皆在東北維爾。

元龜之首。天帝之廟。宰相之位。

壽命之府。主竇進賢良。稟受爵祿。故爲嘉量。所以斟酌給授也。又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庫樓天梁

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北星杓也。初一曰北庭。又曰天關。又曰鈇鉞。主吳。次主會稽。次主

豫章。次主廬江。次主九江。天子之事。占于斗星。盛明王道和平。天子壽昌。班行爵祿。風雨時順。百穀豐登。

勳搖芒角。主髮。臣敗國政。日月食其分。后妃大臣惡之。月犯有風雨。暈大將凶。民流亡。歲凌犯將相有謀。伏誅。入魁中王者壽昌。大行爵賞。忠臣作輔。將相有慶賀事。退行守有兵大敗。火犯王者惡之。宜行赦令。幸輔凶災。守臣逆節。道路不通。入魁中謂之斗中有星。兵起叛逆有誅。天子蒙塵。故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填犯王者登極。入行魁中王者不宜敗獵。兵起地動。久守先水後旱。姦臣謀亂。伏誅。逆行魁中。天子失地。兵起西方。地裂山崩。大臣叛逆。關梁不通。金入魁中。將相惡之。天子大班爵祿。守之破軍殺將。逆行魁中。天子孫于外國。久守權臣專兵擅命。辰入魁中。兵起大臣誅。宜改正朔或易主。在南大水。百穀傷。敗客星出。國亂兵起。入魁中三日不出。城門閉。貴人憂。流星入。有來使。出大臣出使。彗孛干犯。國有大憂。王者疾。大臣太子相謀害。諸侯不朝。天子易政。兵起大亂。出中吳越兵起自立。大臣謀逆。東北隋列六星。如弓。色赤。曰建星。去極一百三十一度少。西星入斗七度。黃道內。七月昏中。二月旦中。曰建星者。建諸星也。爲孟秋昏中之星。天之都關也。一曰天旗。爲天鼓。天馬。南二星。天庫。中央二星。市。又鈇。領上二星。旗。斗建之間。七曜之道。古者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五星如連珠。日月若合璧。乃建律歷。起于建星。氣數之元。主作事謀始。勳搖則人勞。月暈之蛟龍見。牛馬疫。月犯。大臣相謀。大水。關梁不通。姦犯諸侯謀亂。大水。民飢疾疫。火守。天子下殿。金乘歲凶。兵起。辰犯。讒言興起。大獄。客星守三日。天下兵起。流星入。羣下謀逆。色赤則吉。彗孛干犯。天子失德。忠臣誅。賢人遁。易主革命。建北九星。句曲橫列。色赤。曰天弁。去極九

十七度西入斗六度黃道內。天漢北市官之長。主市籍。知寶貨。明則萬物盛。闇則凶歉。月犯殺貴。彗孛干犯。囚徒起兵。弁東北從曲九星。色赤。曰右旗。原注。從曲者。南北曲折也。去極八十七度。北星入斗十八度。黃道內。

又東北橫列三星。色赤。曰河鼓。去極八十五度。中央大星入斗二十二度。黃道內。天漢北。鼓東北句

曲下覆九星。色黑。曰左旗。

原注。曲折而下覆河鼓也。

去極八十二度。北星入斗二度。建爲天旗。三官在其上。兩旗夾

鼓。天之旗鼓也。鼓主軍鼓。鈇鉞一曰三武。主天子三軍。中央大星大將軍。左星左將軍。右星右將軍。主備關梁。守險阻。知敵謀。扞外難。信威令。建音聲。星直將得其人。曲則計失勢奪。又曰黃姑星。牽牛織女相見之所也。兩旗三軍之旌表。動則兵起。曲則將失計。角則將雄。怒則馬貴。星差戾。大亂相陵。闇或亡。破軍殺將。五星彗孛干犯旗鼓。天下兵起。天子自將於野。天紀東。天漢北。鼎足聚三星。色赤。曰織女。去極五十二度。大星入斗十一度。黃道內。天女孫也。主果蔬。絲帛。珍寶。及蠶繅。織紵。婦職。大星黃帝聖母。二小星妃主諸女位。王者至孝。神人咸喜。則星俱明。闇則宸闈。女工廢。七月朔初出。色赤明。女工之善。大星怒角。母后恚。小星闇。女子疫。常向扶筐。吉。背之布帛貴。五星彗孛干犯。主憂兵起。母后失位。其東南匡正四星。色黑。曰漸臺。去極五十六度。西北星入斗十四度。黃道內。臨水之臺也。主晷刻。律呂。候氣之事。明則陰陽調。律呂正。又東北五星斜列。色黑。曰釐道。去極五十五度。西星入斗十八度。黃道內。天子遊行之道也。漢釐道通南北宮。其象也。明角。天子流連荒亡。闇。徒有姦伏。金火彗孛干犯。天子不宜出宮。兵起釐下。

又東北四星如畢色黃曰奚仲去極三十二度太入牛四度黃道內爲天子車正故以奚仲爲名占同
轡道建星東二星色黑曰天雞去極一百二十五度西星入斗五度黃道內主候時節警農事天子曰
御雞唱官也金火彗孛干犯則荒雞夜鳴國亂兵起斗魁前二星色黑曰狗東星去極一百二十五度

入斗五度黃道外主守禦失位動搖姦人竊發爲亂金火彗孛干犯環衛官囚狗疫災東南四星匡正
色黑曰狗國去極一百三十度入斗二十一度黃道外主東方九國鮮卑烏桓匈奴星明角邊兵起金火
彗孛干犯外國相攻其國大亂斗南句圖十四星如貫索色赤曰鼈去極一百二十七度半西星入箕
一度黃道外天漢中蟲魚水物候陰陽之變不居漢中川有易者金火犯介蟲爲妖甲冑起戎鼈東南
十星縱橫四出色黃曰天淵原注內句圖而四角星並出也去極一百三十五度西南星入斗十三度黃道外又曰天泉
天海太陰天池玉池凡六名主灌溉溝渠之事星明動大水火守大旱

牛從列六星色赤七度中央星去極一百一十二度黃道經其中天漢南八月昏中三月旦中其緯金其
輔四官二星爲角四星爲足有象如牛故以爲名七政履端之始律歷氣數之首起牛一度其間爲黃道
故爲天關主關梁牛以牽傍爲用故爲牽牛主犧牲祠享耕殖百穀其上河鼓故曰天鼓主凡四足動物
其大星中星也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下三星主南越又北二星一曰卽路一曰聚火七月七夕
精氣與織女星會于河鼓星明大以序相承則王道昌天下平星曲及闕徒姦凶關梁不通牛疫凡四足

蟲災移入漢中。天下大亂。不與織女相對。陰陽不和。寒暑失時。日月食其分。百種不入。歲大饑荒。月犯乘人多疾疫。路梗。牛馬疫貴。冬三月。暈國有大功。行賞賜爵。歲守天子壽昌。四夷來朝。環繞飢凍。虎狼爲害。乘犯破軍殺將。退行貴人憂。火犯牛馬疫。饑荒。關梁絕。退行叛逆起。破軍殺將。填乘守姦賊相持。道路不通。大臣有爲國盡忠節者。或大興土功。金犯邊防告急。將軍失計。妖言興。守之地氣發泄。穀不熟。辰守大水。穀不登。臣有謀者。誅。凌犯角動。發洪漂沒。民多溺死。客星出。兵起其分。臣謀亂。大饑地動。流星入外國。使來。四足物爲妖。彗孛干犯。中外兵起。王者憂。牛馬疫。宜更化易法令。省力役。行惠政。其北四星。橫列。色黃。曰天桴。去極九十八度。東南星入牛二度。黃道內。西北直旗鼓與之相應。故主刻漏桴鼓之事。直爲鼓角動。搖則金鼓大震。天下兵起。關則挈壺氏失職。牛東三星。斜列。色黑。曰羅堰。去極一百七度。太南二星入牛五度。黃道外。主瀦蓄灌漑。亦主御馬。以關爲吉。角動則寶馬疫。牛東南九星。三聚橫列。色黑。曰天田。去極一百三十一度。西星入牛四度。黃道外。畿內之田。耕籍之所。亦主農器。與角北天田同占。其南九星。三聚橫列。赤色。曰九坎。去極一百三十六度。西南星入斗二十一度。黃道外。主水泉。溝洫。導達。疏決。小潤吉。明角大水漂沒人民。

女虛危三舍同辰。其辰子起。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元枵。原注。發直起女六度。蔡邕起女二度。左氏傳。元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其宮寶瓶。其律黃鍾。其分齊。其屬青州泗水。入女一度。六安入女六度。齊國入虛六度。北海入虛九度。濟南入危

一度樂安入危四度東萊入危九度平原入危十一度當川入危十四度

女匡側四星色赤十一度西南星去極一百五度黃道內十二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四月旦中其緯土其輔六官斗建子之月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如相背也故曰須女一曰須待也陰和陽而應女待男而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聘采之幣親迎之禮皆女之所待也故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傳曰有待而行也一曰須女賤妾之稱須命而進御職之卑者也又曰嫫女女主饋以勤勞爲務也爲天少府掌裁制布帛紉結環佩蘊蓄珠玉女功巧拙之事主嫁娶之禮星齊明天下和平后妃獻功爲黼黻文章以給郊廟王者致孝神人感悅動搖而明國有大婚闈則女德不修杼柚空府藏竭民人飢殺禮而婚國多奔女日月食其分歲不稔桑蠶災后妃有憂月犯暈兵起風災歲入后妃立賢女進君有大慶亦主太子立退行守犯大臣惡之農桑失業布帛踊貴火入后妃凶國有火出入留舍天子納美女布帛貴逆行守有謀亂者后妃死兵起句已姦女亂宮大無稼穡填久守國有喜天子納美女王者以信義服天下宮女有暴貴者后族分土受封退行凌犯兵盜大起暴亂縱橫金犯妃黨凶王者傾竭努藏大資金幣辰犯守國有女使有進美女者亦主歲荒穀帛貴及大水客星入外國進美女守之關梁不通宮人謀逆女主憂貴人死暴兵入宮國亡流星入天子納美女出有女使干犯貴女下獄女主干君期一年遠三年肆宇干犯兵起女主爲亂王者惡之其北五星匡覆色赤曰離珠去極九十四度西星入女一度黃道內後

宮之寶藏。主天子旒珠。后妃環佩之飾。星移宮中有亂。五星流客。彗孛干犯。兵起后宫。宮人伏誅。在東。旱在北。水。歲凶。北上五星。匡覆。色黑。曰敗瓜。去極七十九度。四星入女初度。又北縱橫五星。色赤。曰匏瓜。去極六十六度半。四星入女二度。皆在黃道內。主天子瓜果。凡蔬物亦主後宮及陰謀。明大光潤。歲熟果實繁。闇則反是。星失次。宜防獻瓜果者。青黑星守。魚鹽貴。又北上奚仲東南九星。如張弓。色赤。曰天津。去極四十九度。西北星入牛二度。黃道內。橫列天漢中。天之津渡也。一曰天漢。一曰天江。主四瀆。津梁所以渡神通四方。星大色變。水賊起。洪水爲災。一星不具。津梁不通。二星不具。亡城喪地。三星不具。天下覆沒。動搖兵起。參差馬貴。赤氣入旱。黃白氣有赦。火犯天下大亂。女南亂列十二國。合十六星。色黃。越一星。羅堰南去極一百一十九度。入牛七度。東西兩周二星。越東去極一百一十九度。入女九度。秦二星。周東南去極一百二十一度。入女十一度。代二星。秦東南去極一百二十九度。入女十一度。晉一星。代西南去極一百二十六度。入女十一度。韓一星。晉北去極一百二十五度。入女九度。魏一星。韓南去極一百二十八度。入女七度。楚一星。魏西去極一百二十七度半。入女五度。燕一星。楚東南去極一百三十一度。入女七度半。齊一星。燕西九坎北去極一百三十一度。入牛七度。趙二星。齊北去極一百二十八度。四星入牛七度。鄭一星。趙東南去極一百二十五度。入女四度。皆在黃道外。變動有星干犯。各以其分占。東南三星。從直。色黃。曰離瑜。去極一百二十六度。東大星入虛一度。黃道外。主圭衣玉飾婦人之服。闇則宮

庭約素明大服飾奢侈餘占同離珠。

虛二星色赤九度少彊南星去極一百一十三度黃道內九月昏中其緯日其輔八官元武之中星北宮之正位北陸之中道顯頊閉物之星萬物退藏田野空虛故謂之虛虛者能實能虛陽氣至冬則宛藏於虛日南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陽爲實陰爲虛子爲極陰虛空不用之地虛中而復乎太極道之體也非虛不能造物非空不能受物故坤以虛受乾陰以虛受陽而後有生物之心乾入坤爲坎一貫氣爲子而後陽根乎陰則子雖爲虛位乃造物之樞也故律爲黃鍾舍爲虛宿漢案大典原本此下直接去極抄入危宿內故虛宿無星占而二宿輔官多實亦不合今據步天歌及晉書宋史天文志移改司空主井地居邑鄉遂之政虛中則誠故主祠祭禱祝物死大空故主死喪哭泣太虛氣化故又主風雨以其端揆之始故又爲冢宰主平理天下覆藏萬物星明靜天下安闕而欹斜王者不恭鬼神之祀角動則物怪爲妖訛言兵起國有大喪哭聲震野日月食其分兵起大戰月犯大獸將死暈民多疫死臣謀不成歲入修宗廟陵寢犯句已宰臣進官久守大水魚行人道歲荒民多暴死齊爲甚火入兵起天下大亂天子將兵于野齊有喪出入留舍宗廟禮廢大臣憂歲凶民相食久守至百二十日諸侯益地將軍受封填入王者憂乘犯赤地千里民相食當去不去當止不止大兵起天下亂有斧鉞之誅退行祭祀不享久守諸侯受封金入臣下謀逆兵起犯之宗廟乏祀女子多寡守之多土功民流亡退行兵罷辰入政令暴急民人飢歎兵起丁壯

盡行句已大水齊爲甚守東春大雨南夏大雨西秋大雨北冬雷雨客星犯更田制改阡陌法酷人怨環繞有赦期七十日出虛中大臣亂國天下兵起流星入國亂下人謀上色赤大喪哭泣黃有使受賜奔星入女虛危之間人流亡出虛間有使出禁李干犯出天下兵起天子自將兵于野國有三空之厄原注·朝廷空·田姓空也·其東三星色黑曰司命去極九十二度入虛二度主刑罰死喪斬衰之制及絲枲麻縷之功

次北二星色黑曰司祿去極八十八度入虛三度主祿食糧料增益年德北上二星色黑曰司危去極八十五度西星入虛三度太主正驕逸及臺諫死喪之事又北二星色黑曰司非去極八十二度太入虛四度少主正過失鬼神禍福之事以上四官皆在黃道內皆陰府冥官司察下民善惡功過者也虛南二星色黑曰哭去極一百一十九度入虛二度少黃道外主棺槨斂葬哭泣之事其東壘壁陳十二星兩端匡斜各四星中列四星色赤起虛抵壁橫互三舍去極九十七度西星入危十四度黃道內天子衛兵五營八校之屯壁也五星彗孛干犯天子自將禁兵盡行客流入守禁衛有閉營謀逆者陳西哭南十三星句環如貫索色黃白曰天壘城南星去極一百二十五度西星入虛四度黃道外主限北方爲長城兵壘金火入邊兵犯塞城南四星夾列色赤曰敗原注·兩兩斜列也·去極一百三十一度西星入女十度橫互虛危之南黃道外主伺歲火凡敗亡饑荒事星失則大歉民流質賣釜餓捐棄鄉邑危三星色赤十六度南星去極四十八度黃道內十月昏中五月旦中其緯月其輔十官上一星高旁兩

星陷下象乎屋危西北地極高危所以隱蔽日月爲晝夜故曰危又危墜也

原注地音毀

陽氣至是而墜敗故

曰危隱藏天體故曰天府又曰天市主宗廟宮室架屋之事亦生死喪陵寢之制以其在幽陰之墟也星動搖則縮構土木之役興焉日月食其分國有危亡之變犯而霧兵起士多死暈人多疾疫歲守宗廟乏

祀諸侯起兵大用斧鑕多土功出入留舍六十日賢人死火入賊臣起天下亂大臣亡期八十日亦多土

功乘犯兵起南方大旱退行守內戰火起宮室焚蕩填人賊臣起久守天子慎敗獵齊地兵起國破土功

病民旱饑金守大臣懷姦更相誣謗入犯有急兵人多癰疽疾齊地兵起辰入姦臣有謀守之后妃憂兵

起大水歲荒客星犯大水饑荒流星入兵民皆弊北邊兵起色黃土功興替字干犯臣叛兵起主變易政

出危齊地兵起大水民饑西北五星匡側

譚案大典此下有司空主井地居邑鄉遂之政至虛南二星色黑曰哭五百七十餘字係虛宿之文誤入今仍歸入虛宿下

色

黑曰人星去極八十五度南星入危一度黃道內一曰臥星主理萬民警夜防淫佚亦主婦人動搖則人

不安星亡有詐爲詔令者其旁匡仰四星色黑曰白白上從列三星色黑曰杵去極八十八度南星

入危四度黃道內主春軍糧杵白欲相當不當則乏糧白仰則歲豐側則歉人上橫列三星其端四星

聚而色黑曰車府去極六十五度四星入虛五度黃道內東星近天漢主車輿之府又爲客館金火干犯

兵車四出車府北漢中五星匡側色黑曰造父去極五十三度入危十六度黃道內主御馬不見馬暴

貴明角騎兵起危南二星色黑曰蓋屋去極一百三度南星入危三度黃道內主營建宮室金火犯廟

壞火災。屋旁四星亂聚。色赤。曰墳墓。爲危附座。去極一百一度。西星入危五度。黃道內。主兆域。殯葬。丘墓。園陵。復土。倚廬。苦塊之事。周官墓人。漢復土將軍也。明角兵亂多死亡。關徙金火犯客守。則山陵發掘。梓宮剖裂。墓前旁列四星。色黃。曰虛梁。去極一百一十度。西星入虛九度。出黃道外二度。主陵廟。禱祠事。占同墳墓。屋南二星。色黑。曰泣。去極一百一十九度。西星入虛七度。占與哭同。梁南三星。句圓。色黃。曰天錢。去極一百二十六度。西星入危二度。黃道外。爲賞府。主賞罰之令。明則金帛充溢。闇則大賚。金火犯守。兵盜並起。

室壁二舍同辰。其辰亥起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躡營。原注。費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其宮雙魚。其律應鍾。其分衛。其屬并州。安定入室一度。隴西入室四度。天水入室八度。酒泉入室十一度。張掖入室十二度。武都入室一度。金城入室四度。武威入室六度。燉煌入室八度。

室兩星。色赤。十七度三百四分度之七十五。在一度之末。二度之初。南星去極八十五度。黃道內。正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其緯火。其輔九宮。營胎陽氣而產之。故曰營室。戌亥氣數閉物之所。故屋危而後次之。以室所以埏陶精氣。造立紀綱。包物爲室。轉死生之樞機。藏陰陽之首尾。陰不得過。陽不得盡。未盡于上。已生於下。道之密地。屋漏之所。神之府也。斗建亥。十月昏中。與北極直。謂之定星。凡營宮室以爲候。以其在北宮。謂之水星。屋取其平。地取其正。以興土功。故傳謂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詩謂定之方中。作于楚。

宮。授之以日。作于楚室。水中則定南北。日中則定東西。而後宮室位置與天宇合。故爲天子之宮。一曰元宮。一曰清廟。皆營室尊大之稱也。室爲藏蓋。故爲軍糧之府。棟隆則吉。故主上公。爲天子離宮。主營建。故爲土功。室內與隱。故爲館報子儲。星明靜則人安國泰。正直則忠良進職。闇側則誠敬不篤。神祇不享。角動則兵起。日月食其分。大將凶。軍糧絕。月犯宗廟不修。王者失德。兵起。彙則蠻夷來歸。妖言並興。其分有謀。大風爲災。發屋拔木。歲入守大修宮廟。天子大賚。天下受爵。退行犯將不利。出兵火入犯宮室。賊臣有謀。兵起。退行環繞三十日。破軍殺將。出入留舍。北客求入見。北地歲凶。多土功。填犯關梁不通。貴人多死。后妃有憂。守星南國有爵賞。出入留舍。土功大起。金入一人。威令不行。犯之兵滿郊野。將軍死。守之文武並行。王者惡之。宜行赦令。退行出兵罷。出入留舍。其分大饑。辰入后黨伏誅。退行兵起。守之諸侯皆舉兵。穀不登。大水漂沒廬舍。客星入天子憂。有陰謀。大兵起。大水順則建宗廟。逆則大喪凶亂。流星入有急事。遠使入見。入中逆行犯星。大亂兵起。天子蒙塵。出則有中使出奔。星色赤。其國凶。貴人死。上句者中年。下句者少年。卦字干犯。先起兵者弱不可戰。戰則亡地殺將。出室間。兵起。王崩易政。大水亦主後宮有亂。西四星。東兩星。夾北大星。兩兩而聚。色赤。曰離宮。爲室附座。天子別宮也。爲隱藏休息之所。后妃六宮之位。金火犯兵大起。句已環繞。離宮別館有謀逆者。天子不可巡幸。后妃廢黜。后族凶。宮女伏罪。其上縱橫二十二星。色赤。曰騰蛇。去極五十一度。喙星入室一度。黃道內。天蛇也。主水蟲風雨。爲天子先驅。元

武七宿龜蛇之體。南斗爲元龜之首。謂之天關。騰蛇爲天蛇之尾。謂之地軸。所以開闢天地。轉餘造化。金火彗孛犯之。龍蛇起陸。以爲妖。英雄舉兵。草澤自立。驅除天下。星移南早。移北饑。客星犯入兵喪。大水衝之。口舌起。魚鹽貴。室下六星。兩聚橫布。色黑。曰雷電。原注。各三星鼎足。作兩聚而橫列也。去極九十三度。入危十五度。黃道內。雲雷之所經綸。風雨之所激作。霆電之所振發也。主驚蟄蟲。有星干犯。龍蛇不蟄。雷雨大作。又南五星。曲折橫列入壁。色黑。曰霹靂。去極九十六度。入室十五度。黃道內。主奮天威。發陽氣。甲拆萬物。擊辟土功。有星則震電爲災。室西二星。色黑。曰土功吏。去極八十九度。太入危十四度。黃道內。主平水土。贊興農事。司察過失。星移角則饑荒。土功大興。壘壁障南四十五星。各三爲聚。句圍布絡。色赤。曰羽林軍。去極一百二十三度。西南星入危十五度。黃道外。元武北軍翊衛兵也。謂之天軍。聚而明。天下安。稀闕移角。禁中兵四出。不見天下大亂。金火彗孛干犯。衛臣謀逆。易主更政。天下大兵起。西南一大星。色赤。曰北落師門。去極一百二十度。入危十一度。半宿在北。故曰北落。天之蕃落也。師門。軍門也。長安城北門曰北落門。象此也。星明禁衛安強。關徙兵起。金火犯賊臣。斬關。木土水守之吉。彗孛犯邊。邊兵入塞門。西南一星。色黃。曰天網。去極一百三十三度。入危六度。黃道外。主天子巡守。武帳帷幕。綱維之事。金火守犯。野外兵起。門東北近羽林三星。橫列。色黃。曰斧鉞。原注。此曰斧鉞。亦曰鉞者。此近羽林師門仗鉞。或之象。非則斷斬陰陽之間。直金行殺氣之首。故亦用鉞也。去極一百九十九度。西星入室十三度。黃道外。星闌吉。明角移徙。兵起。金火客犯守。大臣誅。

壁兩星。色赤。九度。南星去極八十五度。黃道內。十一月昏中。其緯水。其輔。五官。天之氣數至戌閉物。而亥子藏之。故危爲屋。危室爲宮。室壁爲屋壁。皆祕藏之所也。辟生氣而東之。故曰東壁。祕藏之重。莫重文籍。故爲圖書祕府。孔氏藏屋壁而秦不能火。六經爲萬世法。乃其象也。故主文章。營室之壁。故主土功。明大相當。天下文明。國用真儒。大小不均。則國尙武功。賤儒術。角動大興土功。日月食其分。國恐動。月犯風雨。兵起。將軍死。妊孕傷敗。量有亂兵。三重圍守不戰。號爲堅壁。歲守文教。大行。天子臨雍問道。大得民心。犯之東國。兵起。亦有伏兵。天子不宜輕出。出入留舍。大水傷穀。有土功。退行法令不明。有冤獄。火守賢臣。屏棄。天下兵起。國火災。人多疾疫。留守有土功。穀不登。人流亡。退行女主恣。亦大旱災。填守遠方。貢國珍。退行。旬已兵起。久守圖書。興君安國。昌天下文明。金犯有兵不戰。出入留舍。及五十日。王者惡之。退行。大行。誅殺。火災。辰入犯守。王者刑法急。國有憂。姦臣謀逆。退行。大水。客星犯。兵喪並起。流星犯。文臣死。兵起。津梁不通。入壁中。內臣進用。抵壁。兵徑四夷。人多征役。彗孛干犯。兵大起。王者自將。血流天下。宮廟毀。焚。圖書燬。民人殲焉。期一年。遠三年。其北十星。句圓如天壘。色黃。曰天慶。南星去極五十二度。西星入室。二度半。黃道內。驛亭馬官也。主遞置。逐漏。馳聘。使驛之事。明角驛傳。旁午不見。關梁不通。彗孛干犯。馬疫。兵起。有詐乘驛爲姦者。又北東五星。斜聚。色赤。曰王良。其四星。天漢中。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共爲一官。去極四十二度半。西星入壁半度。黃道內。天子奉車御官也。以王良善御。故以爲名。亦曰天馬。北近于

策。動搖近策。則謂之王良策馬。車騎滿野。亦曰梁爲天橋。主津梁。禦風雨。水道亦主急兵。故或占車騎。或占津梁。星齊馭。天子自將兵出。星易處。兵隨所之。金火入皆兵憂。客守關梁不通。彗孛干犯。天子失御。除舊布新。革命之象也。壁南二星。色黑。曰土功。去極八十九度。西南星入壁九度。黃道內。土功之官也。主營建廚館之事。動搖星犯。土功大興。西南四星。匡仰。色黑。曰雲雨。去極一百三十度。東星入壁四度。黃道外。主雨澤潤物。明潤則風雨時。闇亡旱穀不登。羽林東南九星。三列方布。色黑。曰八魁。去極一百三十四度半。西南星入室十五度。黃道外。主機穽羅網。取禽獸。周獸人官也。五星流犯守兵起。金火彗孛尤甚。天子宜慎。敗獵。懼有銜鑿之虞。

西宮白虎七宿八十二度。其體象虎而居兌。故謂之白虎。冬則昏見南方。日行其中。謂之西陸。

奎婁二舍同辰。其辰戌起奎五度。至胃六度。爲降婁。原注。費直起奎六度。秦亂起奎八度。其宮白羊。其律無射。其分魯。其屬

徐州。東海入奎一度。瑯邪入奎六度。高密入婁一度。城陽入婁九度。奎兩端銳句。圍十六星。色赤。十二度。西南星去極七十六度。黃道內。二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六月旦中。其緯木。其輔五官。主溝瀆泄汚流惡。猶人之奎。故謂之奎。其星句折。成文抵漢。故爲天章。與壁共爲圖書之府庫。象如圈牢。故爲天豕。又爲封豕。象亦如目。故西南大星爲天豕目。有周衛之象。故主武庫。大星主將軍。所以捍難禦暴。戌亥閉物。鍾藏。肅殺之氣。故又主毒螫萬物。奎而藏之。星明潤。天子壽昌。天下文明。周城不欲圍圍。則兵起。星亡闇。賊臣

千命禁衛潰。武庫空。周域開闔無常有。白衣稱帝山谷者。動搖則國不安。角而燄。燄有光。近臣謀逆。大饑。民流亡。日月食其分。將軍戰死。軍糧乏。月犯兵起。有溝瀆事。大水。常兵亂敗。歲入天子。進用道術士。乘犯。蠱災傷穀。居南萬物豐。居西大臣惡之。殺貴。久守中國利。夷狄亂。可以興師。斷斬無道。退行天子。玩兵黷武。出入留舍。大水。火入中府庫。災環繞三十日。將相凶。退行王者惡之。宜行赦令。犯之。其分諸侯死。填入大水。兵起。星亦怒。姦人謀逆。出入留舍。兵起東方。宮女爲姦。宜改元行赦令。久守女主莅政。金入大水。守之。有陰謀事。敗外國亂。可用兵伐之。入中兵起西方。出則兵起國危。句已歲大饑。民流亡。辰入朝廷。恟懼。大臣下獄。大水。津梁不通。守之。國多憂。退行姦臣有謀。客星犯守。白衣會。國亂。流星入。破軍殺將。有溝瀆事。國內有謀者。敗。國外起事。作亂。期三年。肆字干犯。兵起犯順。天子自將。國嗣絕。人相食。期一年。遠三年。出西北。西北兵來。東南亦如之。其分大水。民饑。禁兵盡出。福在孺國。邊兵相應。其南七星橫列。色黑。曰外屏。去極八十四度。西星入壁二度。黃道外。天子內屏。諸侯外屏。主障蔽。吳穢。蔽隔天洞。亦王防。遏下流。瀦瀦汗澤。金火肆。李干犯。穢德。腥聞。變起蕭牆。又南七星。句圓。色黑。曰天洞。去極一百一十三度。南星入奎七度。黃道外。主停蓄。惡穢。養之所也。占同外屏。又南六星。橫折。色赤。曰天倉。原注。橫折而曲折也。此有天倉。晉畢之舍亦有之。凡三天倉。皆西宮宿秋成後蓄積之所也。去極一百一十二度。西星入奎十度。太主藏。五穀倉廩之官也。星明大及倉中。星繁則歲豐。蓄積盈溢。闕無星。則反是。金火犯守。兵災並起。倉穀狼戾。西南一星。色赤。曰土司空。原注。此

與輪凡兩土司空。此主溝瀆。任職於道路。皆水土之官所司也。

去極一百三十度。入奎七度。黃道外。水土功役之官也。主知禍殃。星黃明則

天下安。變色角則土功大興。民勞多疫。

又南五星橫折似斗。色黑曰鈇鎖。

原注。此曰鈇鎖。鬼中星。亦曰鈇鎖。牽爲毒繫。鬼主刑人而尸之。故

皆有

去極一百三十二度。入奎七度。黃道外。芻秣馬之官也。主芟刈草莽。金火犯草澤。盜起。客守有伏戎。

婁橫列三星。色赤。十二度。中央星去極八十度。黃道內。十二月昏中。其緯金。其輔五官。婁樓也。樓萬物于戌閉而藏之。亦爲呼。呼萬物而內之也。故爲聚衆。爲天獄。主苑牧犧牲以供祭祀。聚精積誠以會神明。星明潤。天子致孝享。敬郊祀。禮百神。奉宗廟。子孫昌。天下平。賦斂輕。民物豐樂。闇則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政煩賦重。民人流亡。明角。聚大衆。兵起役興。直就聚國不安。日月食其分。軍在外者罷。月犯王者好畋獵。頻暈宜行赦令。歲入爲聚衆。教令大行。守之國有大慶。天下安寧。退行獄吏。多冤訟。宜行赦令。火入庫藏災。積聚焚。苑囿兵起。關梁不通。退行天子將兵出。蠲句已將軍爲亂。守之多疾疫。大水。出入留舍。外國亂兵起。填守五穀。登天下安。出入留舍。兵起。旱穀不升。退守姦臣有謀。敗。金順入天下平。守將軍有喜。退入外兵入大戰。辰守大水兵起。邊人入境。大臣有誅。萬物不成。客星犯守。衆散民流。流星出。聚衆于國外。入則貴賤相謀。有急事。肆字干犯。國有大兵。宗廟不享。期三年。出婁大兵入國。先旱後水。倉廩空。牛馬疫。夾婁左右各五星。一曲而四星。匡聚。色黑。曰左右更。左更去極八十一度。入婁十度半。右更去極八十一度。入婁十五度半。皆在黃道內。左主仁智。陂澤林藪山虞之官也。右主禮義。牧畜騰駒羣牧之官也。

金火犯守山澤兵起。彗孛干犯馬疫盜有羣牧。婁北一星色黑曰軍南門去極五十七度入婁一度黃道內主誰何出入防察姦盜大將軍之南門也角動則軍行不見則軍亂金火犯盜殺大將其東北曲折從布十一星色赤曰天大將軍中大星去極五十四度在婁四度西星入奎五度半近關道黃道內中大星將軍外小星吏士左右星爲旗主天兵之官也安靜則兵休士逸明角大將出征星不直天下道梗關則將弱旗直揚隨所指擊之勝逆則負五星客流犯守大將凶彗孛干犯宿衛兵起爲逆南下三星鼎列色黑曰天庾去極一百二十度入婁十二度黃道外官占如天倉

胃昂畢三舍同辰其辰酉起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原注費直起婁十度蔡邕起胃一度其宮金牛其律南呂其分趙

其屬冀州膠東入胃一度魏郡入昂一度鉅鹿入昂三度常山入昂五度廣平入昂七度中山入昂八度清河入昂九度信都入畢三度安平入畢四度趙郡入畢八度河間入畢十度真定入畢十三度

胃鼎聚三星色赤十五度中央星去極八十度黃道內三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其緯土其輔六官陽氣就藏皆胃胃然百穀登廩猶人之水穀共藏於胃故曰胃爲天之廚藏倉廩五穀之府以及兌金肅殺故又主討捕誅殺之事星明倉廩實關而失常則國虛日月食其分穀不登民流亡月犯廩穀狼戾暴兵相攻量有喪四孟三四量有赦令歲犯人疫水旱田不毛久守大熟火入天下兵起倉廩空竭久守人庶半死軍戰客敗填犯大水民飢乘守臣下爲亂退行句已天下兵起主戰者敗至九十日暴兵入國久守主

者有德。天下和平。金犯其分。兵敗。退行。句已。大臣誅。燕趙饑荒。四夷入塞。兵大起。久守天下安寧。辰犯守兵起。歲凶。有急令。大水。客星守犯。國兵內潰。王者惡之。流星入倉廩。有事。彗孛干犯。大歉。國空。出胃昂間。狀如竹筍。而倚胃。大臣爲亂。天下兵起。國有大喪。除舊布新。易主更政。期三年。遠七年。亦主魯徐州。北上鉤曲八星。色赤。曰大陵。去極四十三度少。入婁六度。黃道內。天漢中。一曰積京。主陵墓大喪。鉤中星聚爲白衣會。諸侯多喪。民多疫死。乘起爲亂。陵中一星。色黑。曰積尸。原注。此曰積尸。鬼中星亦曰積尸。此爲陵墓。鬼爲利殺。故皆有之。星明。角人死如山。彗孛犯陵及積尸。天下大亂。山陵發掘。尸骸暴露。其北橫互九星。色赤。曰天船。去極四十三度少。西星入婁九度。黃道內。天漢中。主舟楫濟渡。察水旱。亦爲樓船水軍。星不在河津。梁不通。變色。角國有大喪。水軍起。澤國叛。火入守兵起。大亂。海內鼎沸。船中一星。色黑。曰積水。原注。此與井兩積水。衛在北河中。故皆在積水也。明角大水爲災。有水賊。胃南斜列四星。色赤。曰天廩。去極九十度。入胃十一度少。黃道外。御廩也。一曰天廩。主藉田所入。蓄九穀。養犧牲。給祭祀。粢盛之事。明則歲豐。闇則凶。餘占與天倉同。又南曲折十三星。色赤。曰天困。去極九十六度半。入胃六度少。主天子廩儲。蓄百穀。出納供給之令。方爲倉。圓爲困。星稀不見。天下大荒。君膳不備。角搖。姦盜大興。天子謹粒食。餘占與倉廩同。昂七星一聚。色赤。十一度半。南星去極七十三度。黃道內。其緯日。其輔十官。白虎之中星。西宮之正位。西陵之中道。少吳闔戶之星位。西而與卯東西相直。爲日月出入之門。闔戶謂之乾。萬物相見於南方。闔戶

謂之坤萬物收藏于北方一闕一闕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故房加戶于方而昴加日于卯皆以文爲名也以陽氣稽留之所故又謂之留兌爲口金主聲故又爲天耳以其善聽故主獄訟爲大理其色白故主喪爲白衣會金行陰殺故爲鬚頭星主氏羌匈奴昴畢間爲天街故天子出旄頭畢以爲先驅星明則獄訟平闇則刑罰不中六星明與大星等大水兵起色皆黃兵大起一星亡爲兵變角搖白衣會大臣入獄大而數動若跳躍邊兵大起日月食其分諸侯貴臣責黜月入掩外國易主兵敗犯之將軍死邊人亂暈兵起有暴令暈三重五十日有赦歲出北外國有憂其主死守之獄開有赦令行抵天關五車兵起守其北多暴雨退行有無辜受戮者火犯邊人入中國四方兵起守之邊兵敗國亡中國有大獄入中天子有喜外國易主出入留舍邊人爲亂期三年兵起西北方填入外國易主兵起東北方期一年守之歲歉人多疾疫出入留舍邊人爲亂金退行守兵大起大臣有死獄中者犯之邊兵大起春入王者謹微行有陰賊秋入兵大起將軍下獄辰乘犯謀爲變者自西北來其年旱霜災邊兵起退行守大臣誅環繞大獄不決客星守犯白衣會外國易主流星入四夷兵起出昴亂兵滿野或外國使來彗孛干犯大臣爲亂兵大起臣強天子有憂出昴革命易主北六星從列句曲色赤曰卷舌原注·南北列而下曲如鉤也去極五十六度入胃十度少黃道內兌之司星也主言語樞機之事察任佞距讒說曲靜吉直而動天下有口舌之禍移徙入漢姦臣罔上正臣以誣誅其傍星繁死人如山金火彗孛干犯訛言並興國亂易主句中一星色

黑曰天譴。主密政文詞。亦主佞人巫醫。變色角則讒言興。巫風大行。昴西一星。色黑曰天阿。去極七十六度半。入昴十三度。黃道內。主望祭山川。察候山林妖變。罔兩之屬。角動則國多妖祥。不見則爲童謠於危亡之國。天阿南五星。一曲而四星。匡聚。色黃曰天陰。去極八十二度。入昴七度。黃道外。主密謀陰計。天子弋獵之臣。闇則吉。明角天子漏言。昴東北四星。從列。色黑曰礪石。去極五十五度。入昴五度。黃道內。主伺候姦變。磨礪鋒刃及巾車之事。闇不見則天下假兵。明角兵起。金火彗孛干犯。龍戰于野。流血成川。昴前左一星。色黑曰月星。去極七十三度少。入昴五度。黃道外。太陰之精。蟾蜍也。女主大臣之象。明角則女主臨朝。大臣專政。金火彗孛干犯。臣下叛逆。兵起。其東近畢二星。色黑曰天街。去極七十五度。入昴九度。黃道外。爲國限界。三光之道。陰陽之門。其陰陰國諸夷也。其陽陽國諸華也。主內外邊防。關梁之事。明潤中國安強。邊鄙無警。移徙不見。中國大亂。金火犯守。邊兵大起。天廩南句曲十六星。色赤曰天苑。去極一百一十四度。東北星入畢二度。太黃道外。主養犧牲畜諸禽獸及牧之政。星明盛則畜息蕃。闇角動畜多疫死。餘占與天廩同。苑西六星一聚。色黑曰芻稿。去極一百一十度。入昴二度半。黃道外。主薪蒸芻稭以供邦國。給馬牛飼秣。天苑之輔也。苑南十三星。曲折橫互。色黑曰天園。去極一百二十一度。東星入畢八度。黃道外。天之園圃。掌蔬茹之屬。以供邦國。謹案。芻稿天園二星無占。應有闕文。畢又分八星。色赤十七度。原注。兩股如又有柄也。右股西南第一星。去極九十四度。黃道外。四月日在其舍。月與合。

朔七月旦中其緯月其輔十官萬物西成而畢務故曰畢又象掩兔之畢故曰罕車又爲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凡星氣消滅謂之入濁主邊兵及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四夷之尉也亦爲兵刑之綱謂之天綱主綱羅無道掃除姦雄限落外國司鬼方動靜星均明天下平遠人入貢變色動搖邊兵爲亂戎夷入寇明角讒言與臣謀主日月食其分使外國者不還月入多風雨破軍殺將將相有以家犯罪者月與兩股齊將死入畢口有土功暈畢王者憂邊兵大起高帝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七日而以祕計解欲知邊兵勝負須占昂畢歲犯北陰國憂大水犯南中國憂入畢中王者憂有兵居東多暴雨人皆爲兵弓弩兵器貴久守有赦遠人受賜出入留舍兵敗王者戒畋獵火犯左右股大戰用重刑入畢中將相謀逆入畢口宜審理冤獄兵大起留舍其分大凶兵起句已忠臣爲天子破匈奴期三年填入畢口王者憂守之政不行下凌上退行犯侯王廢黜遠人款塞入北大水洪溢金犯左右股邊兵大戰入畢口女主喪將相謀逆久守中國大益土地辰犯北外國災入畢口邊兵起出南其分大水久守天下安或草澤人起爲亂客星入守王者惡之兵喪並起外國易主流星犯邊兵大戰入而復出星大使大星小使小彗孛干犯邊兵大起中原流血封爵猥濫出參畢間如竹筍上有星彙彙而出填之變也期年兵起宮中王者惡之國亂易政大臣伏誅近畢左股一星色赤曰附耳去極七十二度入畢九度黃道外畢之附座也主聽得失伺行過察不詳明則中國微邊寇警動搖則讒佞興亂臣在側行入畢兵大起五星犯將

相罷免死兵起。附耳北四星，匡聚色黑，曰天高。去極六十六度，四星入畢二度，黃道內，主觀臺望八方。

雲氣不見官失其守。又北橫列六星，色黑，曰諸王。去極六十一度，四星入昴六度，黃道內，爲諸王子主。

宗廟蕃屏王室，察諸侯王存亡。明角王侯強，王室有磐石之安。不見宗社傾危，四方兵起。金火彗孛干犯。

列國叛兵起，伏誅。其東北直畢口鉤曲五大星，曰五車。鼎足三聚，九小星曰柱，凡十四星，色皆赤。原注

天庫亦有五車，與此二五車，此則帝王之車軫，取車軫之象，其義不同。去極六十三度，四星入畢三度少，黃道內，三柱一曰天衆，一曰天休，一

曰天旂，五車爲五帝車舍。天子車府，主乘輿、大輅、法駕、鹵簿、黃屋、金根、戎軫之屬。察天子動靜，扶危持傾。

又主五兵五穀，以候豐耗。西北大星曰天庫，神曰令尉。主太白，屬秦雍。主豆銅鐵金。東北星曰天獄，神曰

風伯。主辰星，屬幽冀燕趙。主稻魚鹽水。東南星曰天倉，神曰雨師。主歲星，屬并徐魯衛。主麻蕪木炭。次東

南星曰司空，神曰雷公。主填星，屬荆楚吳越。主禾黍田宅。次西南星曰卿相，神曰豐隆。主糞感，屬益魏。主

麥布帛桑棗。車柱皆欲均明，則陰陽和，百穀登，倉廩實。明大星繁，兵車皆行。星移則兵大起。角動乘輿不

安。天子蒙塵，星失國絕食。兵起，柱出外兵出，入內兵入。凡車候，金車庚寅候之，水車壬寅候之，木車甲寅

候之，土車戊寅候之，火車丙寅候之。凡柱候，入出一月粟貴三倍，期一年，二月六倍，期二年，三月十倍，期

三年。柱出不與天倉相近，軍行乏食。轉輸千里，柱側立，則蟲妖兵戰。木入饑兵起，水入大水兵起，火入大

旱兵起，金入大水兵起，土守歲凶，客星入守，人勞兵起。近金車兵起，近水車大水，近木車人流亡，近火車

旱災赤地千里。近土車國有大役。歲荒。禁李干犯。革命易政。天下大亂。車口中五星。圓聚。色黑。曰天潢。去極五十八度。入畢二度。天漢中。一曰天五潢。其五星亦各有所主。如五車主河梁津渡。通車于四方。月五星入犯。兵起水旱。道路不通。漢北柱間三星鼎側。色黑。曰咸池。原注。如鼎足。而橫側也。去極五十一度半。入畢十一度半。爲魚困。主陂澤水物。以供邦國。亦主五穀。火犯大火。金犯兵起。附耳南九星。折直。色黑。曰天節。去極一百三度。南星入畢二度。黃道外。主符節。命使出入。客李干犯。奉使有咎。東傍九星。折直。色赤。曰參旗。去極九十三度。南星入畢九度。黃道外。主天子九旂。贊司武。頒徽號。在參西。故謂之參旗。一曰天旂。一曰天弓。又主弓弩。候變禦難。星直則國安。明角鑿軫順動。動搖開失兵起。麾輅滿野。金火李干犯。國兵大敗。易主革命。節南九星。句圍如天雞。色黑。曰九州殊口。去極一百九度。西星入畢六度。黃道外。職方之屬。主辨九州殊口之言。以合四方。通外國之譯。故又爲譯官。一星不見。國有急兵。金火犯守。兵起天下大亂。參旗南九星。直列色黑。曰九游。南星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入畢九度。黃道外。主天兵旌旗。統九牧政令。不欲動搖。動搖則九州分裂。人民失業。信命不通。餘占如參旗。

芴參二舍同辰。其辰申。起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爲實沈。原注。費直起畢九度。蔡邕起畢六度。其宮陰陽。其律夷則。其分魏。其屬益州。廣漢入芴一度。越嶲入芴三度。蜀郡入參一度。犍爲入參三度。牂牁入參五度。巴郡入參八度。漢中入參九度。益州入參七度。

芻隅置三星色赤二度

原注：天官書。隅置如隅角而置。猶曰鼎聚也。

去極八十二度黃道內八月旦中其緯火其輔一官謂之

芻

原注：胡者萬物擊斂天地始肅收斂爲此猶鳥之此物以芻故謂之芻。解結器也。芻能斂能散。故

又謂之觸且金行之初兌銳之始芻觸皆剛而銳者也故以爲名居白虎維首故爲虎首主葆旅事。原注：如

淳曰：關中俗謂桑榆莢生爲葆。晉灼曰：葆菜也。野生曰旅。所謂旅生也。 龜劉大閱之官所以佐參伐斬除姦凶者也故爲三軍之侯行軍之府

藏星明則軍儲盈將有福德闇則乏食不可出師王者興兵必謹察之動搖兵起寇戎來攻移近參左右

股臣有逆謀日月食其分破軍殺將月犯將死兵敗將有叛者正月暈有赦歲犯晉分兵起久守君臣和

百姓安入之多盜犯之五種不入退行誅罰不當火守賊臣逆子爲亂有斧鉞之誅入之國有善政退行

火災歲凶天子不可興兵填乘犯寇戎來侵國破民潰守之王者崇禮儀天下安入中國有叛臣起于西

方退行后妃有喜金犯兵起有鈇鉞之誅守之寒暑不時外兵來侵中國有憂退行犯易政久守王者崇

禮儀天下安辰犯君臣失德大旱歲荒不可興兵退行守兵喪並起客星犯守禁衛兵起大將爲亂流星

犯兵起入中外國使來出中天子使出若三十丈百丈大將軍出使彗孛干犯兵起天下大亂期一年遠

三年出參芻之間破軍殺將主易國亡期三年遠五年北一星色赤曰天關去極七十三度半入芻初

度黃道內日月五星之所行謂之天門直五車西北門主開閉邊防道路之事星明角兵起移徙與五車

合大將授甲出兵四方金火犯貴人憂流星犯有急兵關梁不通多盜賊民驚憂彗孛犯大兵起叛臣斬

關王者惡之。

參從橫十星。色赤。十度。西端第一星。去極八十四度。黃道外。正月昏中。其緯水。其輔七官。以三相參。故曰參。參之爲言萬物可參也。從橫成文。白虎之體也。爲大辰。爲天市。爲斧鉞。爲天獄。當金行之初。故主殺伐。中三星橫列。爲衡石。亦爲天衡。所以平理萬物。下三星斜兌。曰罰。亦曰伐。言萬物氣奪可伐也。故主斬艾。又曰三星。詩所謂三五在東。三星在罍是也。其外四星曰肩股。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軍。西北曰右肩。主右將軍。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衡爲中軍。三將黃帝占參。命七將伐爲天之都尉。主鮮卑戎狄之國。不欲明。七將皆明。天下精兵。四夷賓服。王道闕則芒角長。伐明與七將等。大臣謀逆。兵起陰國。彊七將失色。破軍殺將。角動邊兵大起。星差戾將失位。君用佞人。臣懷異謀。兵起客伐。主左足。入主井中。兵大起。秦地大水。有喪。山石爲怪。日月食其分。破軍殺將。月離風雨。犯左右股。穀不登。歲犯爲水爲旱。守東兵伐東方。多暴雨。守西伐西方。人流亡。守北農民失業。守中色赤。兵起多盜。火犯守叛亂並起。連禍四方。守伐有赦。守中天子大行誅殺。句已環繞。將臣專恣。有逆謀。填犯大臣叛。兵起。守之大臣出使。有土功。乘犯退行。姦臣爲亂。伏誅。金入將憂。乘犯兵起易政。退行大臣有謀。軍亂。出入留舍。外兵大戰。主不勝。辰犯貴臣黜。犯伐邊兵入塞。守之天下兵起。將有姦謀。大水。客星犯守。天子惡之。將叛兵起。流星入色黑。兵起。出南刺參。小國之君兼有天下。期十年。彗孛干犯。國兵大敗。將死。出參中大臣叛。天子自將。兵車

滿野易主革政。期三年。遠五年。北曲四星色黑。曰司怪。去極七十一度半。南星入參八度。黃道內。主候天地日月五星之變。草木鳥獸之妖。金火犯妖異。並見。訛言大興。民不安。西北直列九星。色黑。曰座旗。君臣設位之表著也。掌九儀以均邦國。明直則國有禮。闇而曲。君臣失位。參右足下四星。匡側向足。色赤。曰玉井。去極一百二十度。西南星入畢十三度少。黃道外。主水泉給飲食盥洗。參足入中。兵大起。足突出外。則虎狼暴害。彗孛干犯。謂之改井。國亡易主。南四星匡聚。色黑。曰軍井。去極一百二十一度。西南星入參六度。黃道外。主軍行之井。軍井未達。將不言渴。取此名也。角動兵大起。火守兵士疫死。彗孛干犯。破軍殺將。又南二星。色赤。曰天屏。去極一百二十八度。北星入觜初度。黃道外。所以擁障天廟。主大疫水旱。客星入。人多疫死。不見大人寢疾。彗孛干犯。天子惡之。其東四星。匡仰。色赤。曰天廟。去極一百二十七度。西北星入參三度少。黃道外。主閭閻。星明多疫。色青黑。多腰腹疾。色黃。則吉。彗孛干犯。除穢布新。革命之象也。其下一星。色赤。曰天矢。去極一百二十九度。入參七度。黃道外。動搖則盜起。邊兵入塞。南宮朱鳥七宿一百二十度。其體象鳥而居離。故謂之朱雀。春則昏見南方。日行其中。謂之南陸。井鬼二舍同辰。其辰未。起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原注。費直起井十二度。蔡邕起井十度。其宮巨蟹。其律林鍾。斗建未申之間。黃帝居中央。其律黃鍾之宮。其分秦。其屬雍州。雲中入井一度。定襄入井八度。鴈門入井十六度。代郡入井二十八度。太原入井二十九度。上黨入鬼二度。

井八星、兩股、色赤、三十四度、橫天漢中、南轅西第一星、去極六十九度、五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其緯木、其輔十八官、東轅北第二星、間爲黃道、三光之所經爲天南門、直坤西南維、故爲中國山川之首、泉源之所發、據百川上流、自西南至于東北、而星紀爲百川下流、故曰東井、且井者水泉之用、養而不窮、古者八家爲井、八星象之、故名之爲井、主亭候、水衡法令所取平也、王者用法平、則星明而端列、政亂法不平、則開而曲折、日月食其分、大臣誅、穀不升、邊兵起、月舍則風雨、犯則火、國有憂、日月五星不由井中正道、則盜起、關梁不通、歲入守、天子布德施惠、民躋仁壽、退行大水、入中一百五十日、復退行、有逆臣、兵起、山川擁隔、大臣將兵親征、宜改年、行赦令、火犯守宮、掖災、臣坐家事伏罪、入中、秦地有急兵、大旱、童謠興、易主、革政、退行句巳、國有憂、大臣惡之、色黃、王者益地、填入大水、傷穀、退行后妃、戒出宮、金入將死、衛兵爲亂、退行入臣、叛兵起、后妃憂、辰犯大水、百川洪溢、退行邊兵起、隕霜殺穀、客星犯守、易主革命、流星入大水、干犯大臣、誅兵起、彗孛干犯、大臣誅、兵起、出中貴人惡之、見三十日、大將當之、五十日、宰相當之、七十日、天子當之、附井南肱一星、色赤、曰鉞、去極六十八度、南肱西星下半度少、入參八度半、黃道內、其西主陰國、其東主陽國、主繫斷伺姦淫而斬之、不欲明與井齊、或動搖則天子用鉞于大臣、月五星乘犯、皆不利、大臣及執法官、夾井南北兩河、北河三星、隅覆、色赤、原注、曲尖、而下覆也、去極五十五度、中央星入井十七度、黃道內、南河三星、隅仰、赤色、原注、曲尖、而上仰也、去極八十度、中央星入井十七度少、黃道外、夾東井爲南北戒、

北河曰北宮。曰高門。曰胡門。曰陰門。爲衡星。主水。自首陽壺口。絕北地。負微垣。東抵濊貊朝鮮。以紀陰國。主征伐之政。南河曰南宮。曰越門。曰陽門。爲權星。主火。自宏農函谷。絕漢江。南出五嶺。循陔障。抵越蕩甌。越以紀陽國。主禮樂之政。兩戒之間。七曜之常道。山河分陔。是謂帝闕。天街。星光潤。天子壽昌。中國太平。八蠻入貢。動搖則中國兵起。四夷交侵。或變起近臣。南星失則南道不通。北星失則北道不通。兩星皆失。則華戎潰亂。月行南北河。以陰陽言。北河爲陰。大水兵。南河爲陽。旱喪。金火退犯。兵大起。災荒民饑。流星犯兩戒。兵喪並起。保障不守。彗孛干犯。邊兵大舉。入塞。兵至闕下。天子蒙塵。井東北三星。鼎聚。色黑。曰天罇。去極六十三度。入井三度。黃道內。主天之器藏。大烹以養聖賢。盛饘粥以給窮民。明則豐亨。闇則凶歎。又北上五星橫列。色赤。曰五諸侯。去極五十七度。西南星入井三度。黃道內。天漢中。主帝心。一曰帝師。二曰帝友。三曰三公。四曰博士。五曰太史。爲帝定疑議。審邪正。察得失。理陰陽。戒不虞。窮核幽隱。信治冤抑。星明潤則帝心正。天下治。角而失常則禍起不測。王有心疾。流星犯有兵喪。以星日直占其分。諸侯叛。星散其中。諸侯有殃。彗孛干犯。王室大亂。兵起。宗廟不饗。出其中。大臣誅。有逆謀。期一年。遠二年。其上北河西一星。色赤。曰積水。去極五十五度。入井十三度。黃道內。近天漢水官也。主江河水道。供給酒食。火犯。兵起。大水。流星犯。江河潰。民饑。彗孛干犯。兵起。大臣誅。天下潰亂。民人流亡。北河東南一星。色赤。曰積薪。去極五十六度半。入井二十三度半。黃道內。主外廚烹飪之事。火犯。旱。兵起。客流。彗孛干犯。更易。

王侯大臣爲亂。公膳不足。南河北四星斜列。色赤。曰水位。去極七十二度。入井十九度。黃道外。近南河。主水衡。南星移近南河。則國沒爲水。五星流客犯。百川洪溢。水盜大起。鉞南四星。匡聚。色黑。曰水府。去極七十一度。南星入井三度。黃道外。主隄防。塞治決溢。星角開。則江河決。井南四星。斜列。色黑。曰四瀆。去極七十八度。西星入井十二度。黃道外。江河淮濟之精氣也。占同水位水府。河瀆間直。井橫二星。色黑。曰闕丘。去極七十三度。太。入井十六度。半。黃道外。天子闕門兩觀也。金火守兵戰闕下。闕丘下十三星。圓如天錢。色赤。曰軍市。中一星。色赤。曰野雞。去極一百一十三度。入井三度。黃道外。天軍貿易之市也。市中星衆。軍糧豐。中無星。乏糧。星移開大饑。野雞主知變怪。效外政虞姦伏。角動妖災並興。出市天下兵起。民人流亡。骸骨被野。闕丘下參東南一星。色赤。曰狼。去極一百一十二度。入井十六度。黃道外。主邊兵。亦爲野將。禦盜賊侵掠。黃潤有常。則中國安。徙非其處。人相食。青黑赤兵起。明角謂之狼狽角。盜賊起。外國橫。天子憂兵。金火犯守。邊兵大入中國。彗孛干犯。外國易主。狼東南九星。弓張。色赤。曰弧矢。去極一百二十二度。入井十八度。黃道外。二月昏中。八星爲弧。一星爲矢。四星入天漢。天弓也。主禦夷狄。備盜賊以威天下。謂之威弧。常屬矢向狼。則中國安。移弓入矢。正直弧中。謂之矢貫中。大臣誅。不向狼。則率盜邊兵大起。故曰弧不射狼。天下乖張。天弓張明。天下盡兵。弓弛矢闕。天下休兵。軍市南二星。色黑。曰丈人。去極一百二十四度。南星入井八度。黃道外。主壽考爵齒德。俱天子老臣也。不見則大臣死。又東

二星。色黑曰子。又東二星。色黑曰孫。去極一百二十五度。南星入井十三度。黃道外。主奉養孝敬。居常均明。則子孫昌。國有惠政。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闇則子弟失道。不見則國絕嗣。禁李干犯。禍起骨肉。弧南一星。色赤曰老人。去極一百三十三度半。入井十九度。黃道外。於經星中最極於南。故曰南極。非天之南極也。天之南極入地猶三十餘度。故海南人謂老人星。下猶多有無名之星。星去地二丈。常以秋分之旦見。于丙。春分之夕見。于丁。見則天下安寧。天子壽昌。見三十日沒而復見。有大赦。當見不見。則兵起凶憂。王者惡之。

鬼匡聚五星。

譚案。天官書及步天歌俱云鬼四星。晉書隋書俱作五星。蓋鬼中有積尸氣。一星連動則五。不數則四也。此書作五星。是不以積尸氣爲輔矣。故下文云其輔三官。

色赤。四度。南星去

極六十九度。黃道外。其緯金。其輔三官。陽氣之信爲神。陰氣之屈爲鬼。一陰生于午。二陰生于未。至申則三陰成坤。故鬼者歸也。陽歸而爲鬼也。死氣林林爲林鍾。沈奪萬物之氣爲東井。斷量萬物爲瓠。瓠落萬物爲瓠。皆以死氣爲言也。尸必與瓠。故曰與鬼。其象似目。且近於離。故曰天目。正視明。側視則姦。故主察姦。爲鬼神事故。主祠祭。近于坤。故爲天田。東北星主積馬。東南星主積兵。西南星主積布帛。西北星主積金玉。各以其變占之。四星均明。國安歲稔。蓄積豐衍。闇則兵喪並起。日月食其分。貴臣憂。月犯將死。彗則大旱。人多死。離其次而霧。軍戰主敗。乘守臣謀逆。歲入諸將亦入。多戮死者。留守金帛散。退行犯貴人憂。火犯后妃夫人喪。執法有罪。入中賊在。大人側。王者惡之。留守大疫。有土功。退行句已。風雨霜雷不時。兵

起西方破軍殺將。填入犯近。臣謀逆。王者惡之。謂之鬼入陵。守西南星。秦漢有不臣者。出入留舍。金帛散。天子大賫。金犯大臣。誅守南水。守北旱。人多疾疫。退入兵起。大喪荒饑。辰犯邊塞。兵起。貴臣有罪。歲凶。退行秦地。兵起。客星犯守。爲弔客。天子下席。流星入外國。使來奔。星犯人多戮死。彗孛干犯。大兵起。積尸滿野。除穢布新。易主革命。四星中央。一星暈白。曰積尸氣。萬物之死氣也。主人魂魄精爽。又曰鈇鎖。主死喪。誅斬。欲忽忽不明。明則兵起。大臣誅尸骸委積。天官書曰。鬼中白者爲質。火守南北河。兵起。殺不登。故德成。衡觀成。潢傷成。鉞禍成。井誅成。質。衡參。衡潢。天潢。鉞井。東井。質則積尸也。皆西南諸官陰殺之分。火爲罰星。出無道之國。而順逆不常。故西南之占。有德則衡正。視明則潢均。淫奢則傷敗。而犯鉞。亂政則災禍而入。井威怒則誅殺。而犯質。鬼爲鶉火之首。當大火西流之次。故火占爲重也。鬼北四星。方聚。色黑。曰燿。去極六十一度。西南星入鬼二度。黃道內。司火之官。主四時改火烽燧之事。警急之候。開靜則吉。角動則兵盜並起。天下大警。金火犯守尤甚。鬼西南句曲七星。色黑。曰天狗。去極八十一度。四星入鬼一度。黃道外。天漢中。主守禦。吠則犬皆應之。移則天下盜起。彗孛干犯。狗疫災。天狗墮地。流血成川。又南弧矢東南六星。橫列。色黑。曰天社。去極一百二十五度。四星入鬼四度。黃道外。社之神也。共工氏之子。句龍。能治水土。故祀爲神。星其精也。主禱祠。明潤社稷安。角動逆。臣圖危社稷。星不具。國亡。金火犯兵起。彗孛干犯。易主爲勝國之社。

柳星張三舍同辰。其辰午。起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原注。鶉直起柳五度。蔡邕起柳三度。其宮獅子。其律蕤賓。其分周。其屬三河。宏農入柳一度。河南入星三度。河東入張一度。河內入張九度。

柳橫列句首八星。色赤。十四度。距首第一星。第三星去極九十度。黃道外。六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九月旦中。其緯土。其輔三官。斗建午之月。爲仲夏。草木繁。故主草木。柳性柔。可以爲栝樅。行曲直之性。爲木之正。故曰柳。陰始生。陽氣始衰而下注。故曰注。原注。丁敦切。與味同。爲朱鳥之喙。故曰鳥味。物自口入。故爲天庫。萬物生聚之極。故柳爲聚味。近未。未味也。萬物皆成。有滋味也。故爲天之廚宰。凡享祀宴樂飲食之屬。尚食之官也。亦主雷雨土木之功。星明順則陽精聚。五味和。天子粢盛豐潔。萬物盛多。用盛樂。燕羣臣。嘉賓醉酒飽德。天下太平。微開則公餽覆。大臣凶。國用嚴刑。角動則兵起。口舌爲妖。日月犯食。王者惡之。公膳乏絕。大臣憂。暈其北。火災。龍蛇多死。殺貴城圍。歲犯國用斧鑕。其分義兵起。久守君得貴臣。天下安寧。歲豐民樂。退行亂臣干犯。火入臣有慶。賀于君。犯守逆臣在君側。大旱荒饑。御膳有毒。天子慎之。退行兵喪並起。出入留舍。有急令。土功大興。填犯旱火。退行入地動。守之王者慎宴會。下謀上。順守君臣和。天下平。金入天下兵大起。退行入臣謀逆。犯之有急兵。久守將相受封爵。乘犯歲饑。民怨。人多暴死。辰犯大歡。有叛臣。守之得貴臣。益土地。退行守飲食有毒。王者慎之。客犯守有姦客謀逆。王與大臣慎宴集。亦主兵喪。流星犯其分災。入之有客不得入。出之有客不得出。味爲籍圖故也。替李干犯。兵喪並起。臣凌君。宗社危。出

柳國用斧鉞大臣誅亦有兵喪大旱人飢期三年遠五年柳北三星鼎側色黑曰酒旗去極七十四度西星入柳五度黃道內酒正也主享宴酒食星明天子大饗羣臣天下大酺角動金火客犯守慎宴集兵起酒肉間柳南觚聚六星色黑曰外廚原注觚聚六角聚也去極八十七度西星入柳三度黃道外主烹宰以給宗廟饗百官占與酒旗及柳同廚南一星色黑曰天紀去極一百二十三度入柳九度黃道外主享祀犧牲辨毛齒察孕物醫獸之官也明潤畜蕃息金火犯守牲死畜疫

星方首從列七星色赤七度距南大星去極九十三度黃道外三月昏中十月旦中其緯日其輔三官朱鳥之中星南宮之正位南陸之中道炎帝明堂之星凡星皆星也此謂之星者星爲少陽鶉火陽精向離明位得陽之正合日與辰皆居中正星之盛也故以爲名亦猶角亢之位爲辰之首巳卯之間獨謂之辰也星數七陽數成于七故謂之七星朱鳥之頸圓吭之要故爲員官原注宋均曰員官喉嚨也喉舌之間吐納之道

物留則梗故爲急事主急兵盜賊頸噬爲身首之會日中宜照萬物相見故爲天都文明之曜羽儀之所煥乎其章故主文繡聖人南面垂衣裳而天下大治故主冠冕衣裳星明潤國門四闢王道大昌闇則君昏臣姦民勞國空角動則有急兵日月食其分相易月犯膳官誅暈則大獄起有兵月宿而霧人民流亡歲入大火穀熟退行天子有憂盜賊起外兵入順行久守福將佐王國有大慶火出入國失地君有憂社稷危中外兵起春入有喜退行地動大火填入犯穀帛貴久守王道昌后妃有慶退行守天子不宜巡幸

金守二十日。有急兵。破國殺將戮死連營。退行叛臣犯順。兵戰不勝。天子益地。辰犯貴臣伏罪。亂臣在君側。留守天子憂。法官有罪。大水傷穀。客星犯白衣會。后妃乖爭。衣裳顛倒。兵起宮中。流星犯國。有兵入中。有急事入。出有急事出。彗孛干犯。天子失位。貴臣交讎。嗣主不立。近百日。遠一年。出星張之間。狀如布帛。從風如飛火之變也。兵起國亡。北上十七星。折布如騰蛇。色赤。曰軒轅。距南大星。去極七十一度。入張一度。黃道經其中。南宮朱鳥權衡。太微爲衡。軒轅爲權。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一曰東陵。爲后妃宮庭。治六宮內政。以輔太微。主雷雨陰陽交感。則盛爲雷。激爲電。和爲雨。怒爲風。亂爲霧。凝爲霜。散爲露。聚爲雲。氣淫爲虹霓。離爲背璣。分爲抱珥。二十四變。皆軒轅主之中。大星后也。次北一星。夫人也。屏也。上將也。又次北一星。妃也。次將也。其次諸星皆妃夫人之屬。后南一小星。女御也。左一星。少后宗也。右一星。太民。太后宗也。明潤色黃。后妃賢淑。子孫繁昌。輔相得人。角動移徙。中宮替位。風雨不時。人民流亡。東西角大張而振。后族敗。月犯女主災。火犯守后妃災。退行中姦女謀逆。震雷爲災。金守兵起宮中。填犯天子將兵于野。辰守宮庭有誅。客犯守白衣會。龍蛇爲妖。流星出入。女主讒謗不安。大如甕。出其東西。其下積尸流血。女主憂。期三年。遠五年。出而退去。大亂易主。宮門閉。女主憂。期三年。遠五年。彗孛干犯。占與太微垣同。七星西北鼎列三星。色黃。曰天相。去極九十度。西星入星三度。黃道外。大臣之象也。金火犯。宰相憂。相下極南五星。句折色赤。曰天稷。去極一百三十八度。西星入柳十三度。少。黃道外。后稷神也。周棄爲后。

稷烈山氏之子亦曰稷主播種稼穡星明歲豐闇則歉

張中方橫列六星色赤十七度距西第一星去極九十八度黃道外其緯月其輔二官張者萬物盛極皆張大也爲鳥喙故主觴客天廚飲食賞賚之事翁以受之故柳爲喙張以施之故張爲喙又爲天府主珍寶宗廟衣服中方四星爲四輔主輔相天子星明大則王道昌輔弼忠良闇則宮中無子人多疾疫百穀不成角動有大賫之事移失其處則臣謀叛日月食其分貴臣憂月犯將相惡之暈則水旱羽族多傷歲入旱饑大火久守歲豐君臣輯睦退行民多疾疫火入犯兵大起守之大將憂穀貴有土功久守歲豐民樂外國客來有和慶事入中有急事退行其分地動填犯歲凶有土功入中關梁不通兵起北方順行宮中有慶天下和平退行后妃愼飲宴金乘犯邊兵大起退行將軍謀亂出入留舍其分兵起守之水旱災久守后妃有慶辰入兵起退行犯叛臣誅人多鬪訟久守大臣專權王者宜戒不虞客犯守占與柳同流星犯諸侯謀亂天下更政出則有使于諸侯諸侯受爵民流亡禁李干犯內外兵起天子蒙塵天下大亂

北上匡斜四星色黑曰內平

原注·此在中台南·晉志·北四星亦曰內平·凡二內平·皆取平法度·此近樞衡·三台近北斗亦爲樞衡·故皆有平法之官·

去極五十一度西

星入張十一度黃道軒轅東北執法平罪之官也又主后妃內政均明則刑罰平不然反是張南句覆八黑星中聚六黑星合十四星曰天廟去極一百三十五度西星入張五度黃道外天子祖廡也主祭祀辨昭穆客星守祠官有憂禁李干犯宗廟享

翼軫二舍同辰。其辰已起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原注。翼直起張十三度。鶉也。起張十二度。其宮雙女。其律仲呂。其分

楚。其屬荊州。南陽入翼六度。南郡入翼十度。江夏入翼十二度。桂陽入軫六度。武陵入軫十度。零陵入軫十一度。長沙入軫十六度。

翼從橫曲折二十二星。色赤。十九度。距中央西端第一星。去極九十二度。黃道外。七月日在其舍。月與合朔。四月昏中。其緯火。其輔一官。其勢張布翻飛。爲朱鳥羽翼。又萬物皆有羽翼。故曰翼。孟夏天子飲酎。用樂。爲天之樂府。文物聲明之所。主夷狄遠客。負海之資。星明則禮樂興。四夷來王。角動則夷使來。闔則天子有憂。禮壞樂崩。移徙則天子舉兵。伐爲亂者。日月食。其分忠臣誅。月犯北人入塞內。兵多傷。春暈有赦。大風災。歲退入政。散民流。國有急刑。久守王者昌。將相和。術士用。環繞君好畋獵。宮中火災。火入犯天下兵起。退行逆臣犯君。歲荒民流。盜賊縱橫。龍蛇爲妖。水火作孽。填守海宇清謐。退犯女主憂。順行則喜。久守王者有德。天下和平。禮樂大興。金入諸侯旅拒。大臣爲亂。國有急兵。大風爲災。民多疾疫。辰入京師。兵大起。大臣誅。守之水火爲孽。穀不熟。龍蛇爲妖。客星犯守。兵喪並起。君虜國亡。流星犯。兵起。大臣憂。抵左君弱臣強。出翼天子大賫于四方。彗孛干犯。兵火起。大臣誅。出其間。天下皆謀上。天子崩。國亡。大水民流。亡其所指有自立者。期五年。翼北皆入太微垣。其南五星。折如斗。色黑。曰東甌。去極一百三十五度。四星入翼三度。黃道外。主甌越諸蠻夷。角動蠻夷內亂。有星則嶺海兵起。

軫匡覆四星。色赤。十七度。東北左轄一星。西南右轄一星。中長沙一星。共七星。距西北星。去極九十五度。黃道外。十一月旦中。其緯水。其輔四官。孟夏萬物軫軫然。故謂之軫。正陽發明之所。地載神氣。風靈流形。萬物露生。故兩轄夾軫。其象如車載萬物而流行。潔齊於巽。故爲天車。又爲天庫。主車騎任載。其四星爲四輔。故主載輔。車輔之義也。居翼方。故主風。輿尸故又主死喪。以其正陽。故又主聲明。文物。儀衛。衣冠。朝覲之庭。陳車之所。凡軍出入皆占之。明則法駕備。動則乘輿出。角大則拜大將。出車騎征伐四方。兩轄輔軫主王侯。左爲同姓王侯。右爲異姓王侯。軫近轄上下陸。遠轄君臣相疑。七寸近一尺。遠轄明角兵起。移則邊兵入塞。不見爲車無轄。國有大憂。軫就聚。兵大起。長沙主壽命。明則天子壽。儲嗣昌。微闕不見。王者惡之。國統絕。日月食其分。后妃貴臣憂。月犯車騎行東南。入多風。西北入多雨。暈則將死。兵起。不勝。歲入中候其所出。及二十日兵起。退行有喪。亦有赦令。守東穀。貴南西有女暴貴。北則大水。火入大喪。相死。犯之。兵盜並起。水火爲災。人多妖言。政令不一。守南北人多疾疫。萬物不成。外國有亂。退行入大將凶。大火填。出入留舍。六十日。大火旱乾大饑。守犯土功大興。國亡。期一年。退行大兵凶。金犯。諸侯旅拒。大兵起。守之大行封爵。出入留舍。四夷兵動。從左轄。退行入兵起。釐下。楚分大災。辰入兵起。久守大水。守北執法。官凶。客星守外。兵入宮。君死。國亡。流星入。兵喪並起。貴臣法官爲亂。犯長沙。王者惡之。民大流亡。彗孛干犯。兵喪並起。出軫。天子崩。兵起。宮中車騎無主。臣人無君。期三年。遠五年。北上爲太微垣門。右轄西近。

翼二星。色黃。曰軍門。去極一百一十度。西星入翼十五度。太黃道外。天子六軍之門。主營候彪尾威旗角。動兵起移徙。道不通。餘占如南門。其南斜列四星。色黃。曰土司空。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太南星入翼十一度半。黃道外。主土功及界域。懷遠方。致職貢。土金火犯守。天下大亂。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其東橫聚七星。色黑。曰青丘。去極一百一十七度。西星入軫十二度。主東方三韓之屬。九夷之國。占與東甌同。其西南下三十二星。基聚。色黑。曰器府。原注。如某紋。縱橫而聚也。去極一百二十六度。西北星入軫二度。黃道外。主樂器。金石絲竹之府。星明則禮樂興。神人和。闇則八音遏密。國有變。

天漢

天宰氣化水包而舉之。似載乎地。故地上中下皆水。其精氣上騰爲河漢。從地中之河漢也。亦受日之光。而其色白。詩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又曰。昭回于天。言其有光成章。亦如星也。故天官書曰。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星。衆則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則多水。少則旱。其大經也。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南經傅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附路。閣道。北端。大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棓。在七星南而沒。此自東徂西之勢。以天運而言也。然其本屬水。與陰氣生于五月。潛萌天稷之下。進及井鉞。而達坤維。陰氣始出地。

故當七八月而最明。進踰乾維。中天而高。降及艮維。則下接乎地。漸滅沒矣。故東井得天漢上流。星紀得天漢下流。以陰氣盛衰爲言也。

續後漢書卷第八四中下

錄第二中下

歷象

緯曜占候 日 月 歲 熒惑 填 太白 辰 雜星 輝氣 五行 災異

緯曜占候

孔子於天道命罕言。不語怪力亂神。其作春秋略瑞慶紀天變而不言占。示人以常經通誼。使之篤恭行事。銷弭其本。所以事天立命也。子產謂天道遠。人道邇。裨竈焉知天道。亦孔子志也。然書載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詩載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正月繁霜。我心憂傷。煜煜震電。不寧不令。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皆孔子所刪定。周禮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原注。遷亦變也。以推移言。則又周公之所制作。孔子以爲禮經者也。則變異之有占候尙矣。第孔子志而弗辨爾。故其說見于百家傳記。皆出于孔子六經之後。往往國殊窟穴。家占物怪。凌雜米鹽。然稽其說。先天則有見。後天則有徵。於羸縮犯守。飛流陵戾之際。則必有兵喪水旱禍亂之端。亟以告語。亦足使恐懼修省。不敢泄天自肆。以天道正人事。以幽契明。以遠徵邇。於道教有補焉。故司

馬遷作天官書，察變異，本祿祥，謹占候。漢代諸儒，亟言災異。後世賢宰相，謂人君惟天可畏，日取四方所上災變水旱事，奏之以福其君，使側身修行，迂儒或以爲天變不足畏者，卒禍其國。聖人志而弗辨，後世既書復說，又爲圖象，本諸行事，于天道命益詳，有功於聖人矣。天官書曰：常星之變，希見。三光之占，亟用。常星五宮列舍。原注：中宮及東南西北也。三光七政，緯曜也。常星既不移徙，祇有大小、明闇、角動、芒刺而已。故其變希見。七政則周行乎天，嵐縮不常，又爲慧孛機槍、蓬燭殘賊，不勝妖異。故其占亟用。故自日月薄食、朧胸。原注：談士了反。朧女六反。五星之變，兩星同度曰聚，精氣變化曰散，芒角相接曰鬪。輪郭侵入曰食，在上而下曰乘，在下而上曰凌，穿宿而過曰歷，居宿不動曰守。周匝曰環，屈曲曰繞。東西曰句，南北曰巳。二尺內曰觸，一尺內曰犯，近逼曰抵，相覆曰掩。自中曰出，由外曰入。先期曰蚤，後期曰晚。已見而伏曰伏，已伏而見曰見。退行而西曰逆，軌道而東曰順。凡二十四變，其妖星之變，則又有方所、丈尺、氣色、音聲，而各有占。戰國秦漢以來，占候家有甘石歷、五星法、天官書、太初歷、京氏占、風角書、集星章、天文志。至建安初，劉表爲荊州牧，令武陵太守劉叡集諸家占，自經星緯曜變，占外又有瑞星、妖星、客星、流星等占。號荊州占。今取其傳于理者著于篇，其事驗詳見三史及晉書，故不重出云。

日

天秉陽垂日，徑一千里。太陽之精，人君之表，陰陽之爲日月，乾坤之坎離也。離爲日，內陰而外陽，內闇而

外明坎爲月內陽而外陰內明而外闇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故其體不易登天而曜其精入地而構其精
萃而爲天地之精散而爲萬物之精進退而爲寒暑往來而爲晝夜著道體本然之明更迭迭繼輝光不
已爲天地虛靈不昧之心容光必照爲鬼神之良知故日爲天之魂月爲地之魄日爲天地之命月爲天
地之性日光不定陽之動也月光瑩定陰之靜也日行陽度則盈行陰度則縮賓主之道也月遠日則明
生而遲近日則魄生而疾君臣之義也陽消則生陰故日下而月西出陰盛則敵陽故日望而月東出天
爲父日爲子故天左旋日右行日爲夫月爲婦故日東出月西生也日爲衆陽之宗七政之主將旦則清
風發羣陰伏出于暘谷則爲大昕宜照天下天子當陽嚮明而治萬里同軌夕則入于蒙汜轉于地中匿
于陰墟羣生嚮晦入宴以息以存夜氣晝夜一周與天同度其數十原注自甲至癸故有十時原注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日爲輔
雞鳴爲士夜半爲阜人定爲與黃昏爲謀日入爲際哺時爲僕日昃爲壘隅中日出則不在等聲王公觀其位二分二至進退有常以別四時主照臨萬物發達元
陽施仁行惠以贊化育典致天神謂之曜靈王者當陽能自昭明德平章百姓百姓昭明燁燁光澤暑道
不忒行失中違常則暑道僭差長爲潦短爲旱奢爲扶原注扶附也扶則邪臣進正臣疏君子不足小人有
原注餘原注中則七尺三寸六分或過不及則爲差也心昏塞沈湎非度謂之反陽爲陰則煤而無光國亂無政民
不聊生則晝昏而行人無景苛急而暴則行疾怠慢而放則行舒凶沴感變則變色示象赤則亂臣謀逆
黃則兵戰其國紫黑則乘輿宴駕青黑則宸扆憂疾白黑則兵喪並起象見則山河分裂入而從出則僭

王彊二三並出則分主立。烏出則天子蒙塵。烏見則昏童在位。中有黑子黑氣黑雲。乍三乍五。賊臣犯主。攝星直井無影則食。陰盛而合朔之際爲月魄掩之也。月先天則食晦。合朔則食朔。後天則食朔夜。皆臣專君子逆父婦乘夫。小人病君子之象。故詩人以爲不臧。而幽王身弑國亡。春秋書三十六食。而弑君三十六。則日食天變之至大者也。是以天子不舉修德以自責。伐鼓于社以責陰。諸侯伐鼓于朝以自責。則幣于社以禮陰。故右虧則折右肱。左缺則喪左弼。上食則君失位。太子登極。下食則君變。將失位分。同度至相遇則災輕。正陽之月隱未作則災重。原注。分二分。至二至。孟夏爲正陽月。隱陰也。王日則天子下席。相日則宰輔伏辜。囚死則臣下短折。休廢則人民疾疫。春食則水。夏食則旱。秋食則兵。冬食則饑。分則輕。過則重。既則尤重。始食之分輕。當食之分重。復明之分吉。卯辰前則事重。午未後則事輕。食而星殞。怨譴並興。國亂易政。食而地震。訛謠並興。國亡易主。方食而雲輿雨降。天子有德。

月

天乘陰垂月。徑一千里。太陰之精。后妃之表。大臣之象。配日佐陽。含宏光大而代終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其數十二。一晦朔而與日會。日行十三度有奇。十二月而周天。消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晦朔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從陽。秋冬北復陰。制節謹度。以順爲正。以謙爲德。所以長衆陰也。典致地祇人鬼。謂之素靈。其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爲日之影。分爲二曜。坤順承天。配爲二儀也。三

五而盈。三五而闕者。月一而受日之光。如彈丸塗粉之半。側視之則纔見如鉤。對視之則正圓如鏡。半側半正。則如上弦。故月光常圓。自人視之。乃有偏正。而爲晦朔弦望。非明魄羨生而有盈闕也。故以人觀象。消長盈闕。合夫八卦。陰魄爲主。陽明爲賓。自然之數也。晦而存神。合朔而化。三日而始見。一陽之光於西方。庚地坤之震也。八日而上弦。見二陽之光於南方。丁地坤之兌也。十五日望。則三陽全於東方。甲地坤爲乾也。十六日下見。一陰而生魄。平旦沒於西方。辛地乾之巽也。二十三日見。二陰之魄而下弦。平旦沒於南方。丙地乾之艮也。三十日則晦而無所見。三陽盡伏於北方。壬地乾爲坤也。於是周天會日而復見。一陽。月中有景者。月金水皆受日精之光。故皆能受物之景。天包地外。地在天中。中間太虛。日月往來。日隨天而在地中。則月隨天而在天中。日光從地四旁而上。月乃受之以爲光。故月中之景。卽地之景。其空明者。地涯之水景也。日行中道爲黃道。又爲光道。而月則有九道。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青赤出陽道。白黑出陰道。行中道則安寧和平。若失節度而妄行出陰間。多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多慢政。北三尺太陰大水兵。出陽間人主驕恣。外南三尺陽星多暴獄。南三尺太陽大旱喪。以靜虛卑遜爲德。陰幽肅殺爲主。刑以措而不用爲道。故秦之六五。陰乘陽尊。則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歸妹之六五。則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婦之袂。良月幾望。吉。陰不敵陽。后不夷主。臣不過君也。

故敵日則奪曜。同度則無光。伏而晦藏。乃得其常。晦而見於西方。謂之朧朔。而見於東方。謂之側匿。朧則

候王舒。側匿則候王肅。小僭小毀。大驕大滅。君刑緩則行疾。君刑急則行徐。不當沒而沒。不當望而望。則

破軍殺將。當出而不出。當弦而不弦。臣下懷姦。刺則賊臣專政。將臣不肅。原注·刺·光齒則后妃絕理。賞

罰不當。原注·光如二三並出。則中國亂亡。乍南乍北。則兵刑失理。或進或退。則外戚亂朝。晝明則姦邪並

作。明動則女主失行。變色則將帥有殃。虹貫則中宮僭位。重輪則椒房有慶。色青則主病人飢。色赤則兵

起。大旱。色白則其分有喪。色黑則宮闈有賊。色黃則其君有德。五星入則其君逐食。五星沒則其國亡。五

星環繞則王者惡之。兩角出則山河分裂。三無魄則其望必食。月傍受日光。一面則圓而明。至明中有闕

虛。望則與日正對。爲闕虛所射。且至精不二。受故陽勝陰。火息水。是以食皆君臣。父子。夫婦。綱常之錯亂。

故亦凶也。必食於望者。誅其盛也。是以謂之常。故食則修刑。后妃理內政。所以修陰也。食既其分。大將凶。

食戊己則水旱。丙丁則豐穰。辰巳之方無麥。午未之方無禾。方戰而食。則主敗。食而雲興雨降。有兵不戰。

連月食。后妃凶。大臣憂。外國易主。

歲

木行之精。蒼帝之神。震氣之曜。是爲歲星。徑一百里。於乾爲元。於德爲仁。于事爲貌。其位東方。其日甲乙。

其時主春。其色青。其音角。其性柔惠。生物之星也。日行二十八分一十八秒。漢案·史記作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東方十二

農司歲典致時雨。

原注。時雨者。謂

主倍宗於地則主齊魯及東夷。清潤安靜則天子壽昌。天下安寧。人民尙德。風

雨時順。百穀豐登。王者不仁。慢神虐民而貌不恭。不能建元育物。童山赭林。窮極土木。逆春令傷木氣。則

歲星行罰。緩則不行。急則過分。逆則占起舍爲贏。退舍爲縮。贏則兵不復。縮則國有憂。兵敗將死。所去失

地。所居得地。所在之國。謂之得歲。不可伐。可以伐人。對爲衝歲。國乃有殃。贏縮之衝。其殃尤甚。久守則福

重。逆行則禍起。搖動人主怒。無光仁道失。又其星各有占。歲星赤而角。其兵張。黃而沈。其野穰。青黑爲災

爲賊。赤灰爲喪。爲敗。順角而戰者勝。逆則不勝。乍小乍大。其色數變。王者惡之。宣行赦令。常見而忽亡。野

死之王。周禮保章氏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祿祥。

原注。相所見之相也。

七政而祇以歲占。故自左氏傳。天官書

諸星家。歲星之占爲重。以其居五星之首也。故王者奉天必謹候歲星。凡月食五星。其國皆亡。食歲星則

饑。后妃傾。歲星入月。其野有逐相。襲月逮之。臣逼君。女主憂。與它星遇而鬪。天下大亂。二星相近者殃。大

相遠則淺。從七寸以內必之。

原注。必右禍也。

歲星與土合爲內亂。饑。主勿用戰。敗。填不避歲。則后帝共政。與水合

則變謀更事。火爲旱爲饑。金爲白衣。會爲水及大將死。關則破軍殺將。水金在南爲牝牡。年穀大熟。

原注。水

陰歲陽。故曰牝牡。陰南與北相交。故曰然。

金水北歲偏無。

原注。陰陽不交。故歲或有或無。

凡三星合是謂驚立絕行。

原注。有兵喪故驚。改主故絕。

其國

內外大亂。有兵有喪。民人饑乏。改立公王。四星合是謂大湯。

原注。音湯。湯。其國兵喪益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

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罰。亡其國家。五星皆大。其事亦大。皆小事

亦小。一星居舍，四星就合爲從，所聚之國王天下。從歲星其舍，真人以仁致天下。凡五星失次，伏逆變而皆生妖星，皆主兵喪大亂。歲星之變爲天棊、天槍。原注：楚天槍、天衡、國皇、天權。及登、天根、天荆、真若、天猿、天樓、天垣、蒼彗。凡十有四星，出以甲寅兩青方在旁。原注：京房集星章妖星皆見于日旁。互有五色方雲。五星所生。以五寅日出。天棊星一名覺星，本類星，末銳長四丈，出東北方西方，則天下爭兵。天槍星長數丈，兩端銳，出西南方，不過三月必有亂。君破國伏辜，其餘殃爲早饑暴疾。天衡星如人，蒼衣赤首，不動，出則臣謀主，兵變君死。國皇星大而赤，類南極老人，去地三丈，如炬火，出則內難，兵喪大起。天權星長四丈，本類星，末銳，類雲狀如牛，出西南方，主捕制，出則爲兵爲亂，爲喪爲旱，枯骨籍籍，赤地千里。彗星亦曰掃星，本類星，末類彗，小者數寸，長或竟天，皆五星所變，故其色各類其星。歲蒼、火赤、土黃、金白、水黑，體無光，出必傳日而假其光，故夕見東指，晨見西指，在日南北，隨日光而指頓挫，其芒或長或短，所出殃著，所指殃發行遲殃深，行疾殃淺，皆爲大喪大兵，除舊布新，易主革命，偏指曰彗，芒氣四出，孛然曰孛。原注：音音。惡氣之鍾尤重，殃甚于彗。出與本星合，或行及本星。原注：如彗遇火。或合它星而行及之。原注：如彗及歲之妖星，合遇火，十金木而孛之也。皆爲客犯主，臣犯君，必有篡弑放廢之禍。大亂革命之事，故凡妖星，彗孛其首也。妖星之變見諸星家者七八十名，類無象占，其可攷者，則各附本星之下。歲星之有象占者凡六星。

熒惑

火行之精，赤帝之神，離氣之曜，是爲熒惑，徑七十里，於乾爲亨，於德爲禮，于事爲視，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時主夏，其色赤，其音徵，其性剛烈，長物之星也。每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遠日專恣，出入無常，日行七十六分四十秒，月行十九度，其東行急，一日行一度半，行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方，伏行五月，出東方三十三歲一周天，謂之熒惑者，取不常之義，命之也。一曰罰星，一曰執法，天地之初，祇有水火，故天一爲水，地二爲火，水則川源波蕩，蒸爲雲雨，趨下而緩，薄於陰氣，火則煙焰激烈，凝爲日星，騰上而速，合爲剛風，皆有形而不定者也，故其變化不測，而其行不常，熒惑火精，惟與大火合，而心爲熒惑，廟謂之明堂，故曰察剛氣以爲熒惑，其精爲風伯，佐天爲理內理政，外理兵，凡五星皆天之使，熒惑獨疾速專恣，故爲天之大使，巡攝萬國，司察臣下之過，而主禍及天下，火紀出納之令，又爲大鴻臚，主死喪，司哲典，致時燠，原注：晉時燠若。主南嶽，於地則主吳楚及南蠻，亦明淨潤，軌道無變，則上下有禮，不僭不忒，王道和平，無孽火之咎，王者虧禮，視不明，不能亨通長物，逆夏令，傷火氣，則熒惑行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違道則占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其國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大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歷紫宮太微，謂之火入室，王者惡之，凡失道爲悖亂，殘賊疾喪，饑兵殃，遺至雖大，當小，久而至當小，反大，其陽爲男喪，陰爲女喪，角動環繞，乍前乍後，或左或右，爲之作態，低昂爲殃，益大出則兵起，入則兵散，晝見君弱，權臣擅命，大行誅殺，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

行疾則兵聚東方。西行急則兵聚西方。緊小而闇，謂之悻怒。有急兵，姦伏滿野，動搖厥弛。原注：張弛也。則佞巧

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原注：類，其蔽也。句已戰，凶軍有困，退行芒角如鋒刃。天子毋出宮，下有伏兵，芒火四

出，衆爲亂。天下兵起，色變如死灰，瘞大謂之急繕。賊臣犯上，宮庭流血，黑角刺中，則兵器有焰，孽火然地，

主喪國亡。天下分裂，其入守犯太微、軒轅、營室，大火爲焚廟逐君，主命惡之。凡五星行至其廟，謹候其命，

當見而忽亡，不知所在，則必爲童謠妖言以告其徵。然後出於危亡之國。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

在。月食則女主憂，大臣大將凶。襲月則逆兵入宮，與它星闕，光相逮禍深，不相逮禍淺。其所舍則兵聚其

下。順戰勝，逆戰敗。從太白軍變，離之軍卻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

將，與水合爲焯。原注：焯，忽內反。與金合爲鏢，爲喪。原注：相，皆不可舉事。用兵大敗，合土爲憂，生孽卿。原注：文合則爲鍾治，燻治成則火興。火興則土之子碎，金乃銷。

鏢，銷鏢則土無子。無子輔父則益妖孽，故子憂也。合木后妃死，爲北軍用兵戰敗，歲歉民飢。原注：焚木殺殺故飢。北

居舍而四星來聚，其分真人以禮致天下，其精變而生妖星，則爲昭旦。蚩尤之旗，昭明司危，天譴天陰，管

若官張，天惑天崔，赤若赤彗，凡十有二星，出以內寅，兩赤方在旁，蚩尤之旗類彗而後曲，象旗或爲赤雲，

其長竟天，或謂其色上黃下白，或謂若植萑而長竟天，或謂如箕而長二丈，其末皆有星，凡妖星其末皆

如星而非星，若輝暈光魄然而不定，蓋非五行正氣也。蚩尤旗見，外兵極外，流血四夷，內兵極內，流血宮

闈。昭明星亦名歲華星，赤帝之精象，如太白而七芒，中角長出，末銳如筆，又名筆星，或謂如太白光芒，而

不行。或謂大而白無角。乍上乍下。或謂狀如三足几。上有九卦。上向。或謂赤彗。分而爲昭明。昭明滅光。爲起霸。起德之徵。所出之國。兵起多變。一曰大人。凶兵大起。司危星大而白如太白。有毛有目。兩尾兩角。出正西方。去地可六丈。數動察之而赤。爲兵亂爭。天子以不義失國。豪傑並起。聲望大臣。行主德。天讒星。彗屬。狀如劍戟。長四五丈。白色。數動。主殺罰。出則讒亂。饑兵。白骨蔽野。弋戟如林。凡有象占者四星。

填

填星土行之精。黃帝之神。坤氣之曜。是謂填星。徑五十里。於乾爲貞。於德爲信。於事爲思。其位中央。其日戊己。其時四時。原注。月令。土王季夏未月。坤在西南。離兌之間。致養之道也。今日四時以分王。爲言曰四端。不言信。仁義禮智皆本信。非信則德不成。四時無土位。春夏秋冬皆本土。非土則物不生。故信分主于四端。土寄王於四季。皆十八日。總得七十二日。其四時各去其十八。亦各得七十二日。共三百六十日。其專位則在于季夏。全體則分于四季也。故曰其時四時。其色黃。九芒。其音宮。其性重厚。養

物之星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二百二十日。反東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歲行一宿。二十八歲一周天。謂之填者。取其安靜之義。命之也。一曰地侯。雖則地類。然根本五行。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常以甲寅始建斗之歲。仲冬丑月。日月亦會于斗。而始行。故南斗爲填星。廟謂之文太室。故曰歷斗會以定填星之位。其精爲靈星。佐天爲司徒。主布德施教。又爲女主。司天下女過。又天子之星。有土之主。察安危存亡之幾。以降禍殃。又主歲功。穡事。土功。喪葬。復土之事。凡丘墓陵寢之神。司聖典。致時風。原注。聖時風若。主嵩嶽。於地則主三河。宋鄭黃潤明靜。軌道無變。則有土之君。厚下安宅。

四鄙不聳。民狎于野。時和歲豐。無物產之妖。夫貌言視聽。以心爲主。仁義禮智爲心之德。心思不妄而得其正。則主靜不動。四德皆失。四事皆違。四時皆逆。則心失其正。爲妄爲狂。於是四星皆失其道。填星乃爲之動而行。則緩則不逮。急則過舍。逆則占。凡所居之國吉。未當居而居。已去而還居。則得土。不乃得女。當居不居。已居還去。則失土。不乃失女。不有土事。若女之憂。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國福厚。易福薄。原注。易疾過也。厚不可伐。易可伐。其羸王不寧。縮軍不復。失次上二三宿。有王命不成。不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后惑。其歲不復。不乃天裂地動。句已芒角。則爲雹爲雷。山崩地坼。鬼哭人流。龍蛇爲妖。角青黑。主疾憂。民大疫。角白四刺。天子入陵。大臣復土。大水爲災。變色赤。赤地千里。爲火爲饑。當見而忽亡。則爲老人婦女。下發陰禍。天崩地陷。城復于隍。改易太社。月食有大誅殺。婁月謂之土瘞水。女主入陵。兵敗革政。與水合穰而擁閉。有覆軍。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入得地。一日爲變謀。更事爲旱。合命爲疾爲喪。爲內兵亡地。合木則饑。外兵勝。與歲相守。內亂易主。居舍而四星來聚其分。真人以重德致天下。其精變而生妖星。則爲五殘。獄漢。燭星。大賁。昭星。繼流。句始。原注。句始。一作筭。蚩尤。虹蜺。擊咎。天上。天伐。從星。天翟。天沸。荆彗。黃彗。凡十有八星。出以戊寅。兩黃方在旁。五殘星亦名五鋒星。表有氛如暈。有毛狀如辰星而角。居正東方。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而青。或謂蒼彗。散爲五殘。五分毀敗之徵。主乖亡急。兵大喪。政在伯野。不利其衝。獄漢星亦名咸漢。出正北方。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下有三彗從橫。主逐王。刺主。出則陰精橫。兵

起其下大喪凶哭聲震野四夷驚動燭星狀如太白有三彗上出其出不行見則滅所燭者城邑亂有大盜不成又以五色占旬始星出北斗旁狀如雄雞其色怒青黑象伏鼈原注怒一作擊一雌也一曰黃彗分爲旬始主兵橫起諸侯雄鳴期十年聖人起而誅滅之凡有象占者四星

太白

金行之精白帝之神兌氣之曜是爲太白徑一百五十里于乾爲利於德爲義于事爲言其位西方其日

庚辛其時主秋其色白其音商其性嚴厲收物之星也日行一度二十七分一月行一辰一歲周天常以

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伏伏四十日又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伏伏三十五日而復出

東方出以晨戌入以丑未其入其出必以風雨春見東方以晨秋見西方以夕其出不過參天原注三分天之一辰

卯申酉之過午爲經天原注太白陰星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故出不過三天謂之太白者取其方色命之

也晨出東曰啓明夕出西曰太白一日殷星一日大正一日營星一日觀星一日宮星一日大衰一日大

澤一日終星一日大相一日天浩一日序星一日月緯一日開星一日火鼻一日衆星一日宦星一日梁

星一日大器一日天表一日大爽凡二十二名附日而行仲秋日月會于角亢太白亦會于角亢亢爲太

白廟謂之疏廟故曰察日行以處太白其精爲雨師佐天爲大司馬大將軍位上公掌九伐之法以行天

討又爲女主主罰凡金革兵械行陳法令師衆律度車騎部曲皆主之司又典致時陽原注時陽者主西嶽于

地則主秦隴羌戎西域。白光靜潤。軌道無變。則天子有道。中國安強。師貞而丈人吉。王者悖義好殺。綸紵不從。不能利物而反害之。逆秋令。傷金氣。則太白行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逆則占。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率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大翼剛。其始出西方。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且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柔。高遠日曰大相剛。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必有破軍篡國野死之。王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所當之國破。未當出而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兵起。所當之國亡。當期而出。其國昌。出東爲東方。入爲北方。出西爲西方。入爲南方。所居久。其國利。易其鄉凶。原注：鄉向也。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至西。正東國吉。入七日復出。將軍戰死。入十日復出。相死。入又復出。王者惡之。出三日而復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奕而伏。原注：奕退也。其下軍破將敗。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乃復盛入。其下國有變。兵雖衆。敵食其穀。師雖多。將爲人虜。出東爲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爲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西出失行。外國敗。東出失行。中國敗。色白五芒出蚤爲月食。原注：先期而出。與月相涉。不見者則食。晚爲天祇。卦。發無道之國。出而留桑榆間。病其下國。原注：行遲而下也。舉日平正。出桑榆上餘二千里。原注：未上而疾過參天。中之間。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經天。天下革命。是爲亂紀。人民流亡。晝見與日爭明。強國弱。弱國強。女主昌。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爲贏侯王不寧。用

兵進吉退凶。日方南太白居其北。日方北太白居其南。爲縮。候王有憂。用兵退吉進凶。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卑淺吉深凶。行疾用兵疾吉遲凶。行遲用兵遲吉疾凶。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強。小以角動兵起。角敢戰吉。不戰凶。擊角所指吉。逆之凶。進退左右。用兵進退左右吉。動搖躁躁吉。靜凶。圍以靜。靜吉躁凶。出則兵出。入則兵入。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陽兵強。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伏而出兵。兵有殃。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勝南方。正出卯。東國勝。出西北。北勝南方。出西南。南勝北方。正出酉。西國勝。其色大圓黃矣。原注·音澤可爲好事。其圓大赤。兵盛不戰。其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圓角憂有水事。青圓小角憂有木事。黃圓和角有土事。有年。角明見影。戰勝。黑角銳次伏兵大戰。居實有得。居虛無得。原注·實在宿·合行勝色。原注·合度色勝位。原注·色正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原注·行得其道當見而忽亡。則爲壯夫。處於林麓。以發兵禍。大呼羣起。革命易主。月食以強國戰。興月則大將戮。女主憂。行與月並爲戰。並西方主戰。並東方客戰。一尺而城拔。二尺而國病。三尺而軍憂。五尺則不戰。出東方若西方。晦而未盡。三日朔而始生。三日與月並。其間容指。入月八日。戰主敗。破軍殺將。二指則入月十二日。主敗城拔。三指則入月十七日。主敗將走。四指則入月二十日。兩軍交綏。客主俱敗。五指則守而不攻。陳而不戰。入房心間。謂之金上堂。逆兵犯君。凡犯列星。

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遇火兵喪大起。與木台光戰。不合不戰。合相毀。有破軍殺將。故天子將將。將軍將兵。必謹候太白。居舍而四星來聚其分。真人以義。天下其精變而生。妖星則爲天柁。天柁伏靈。大敗。司姦。天狗。賊星。天殘。卒起。若星。帝星。若彗。竹彗。檣星。彗星。白彗。白彗凡十有七星。出以庚寅。兩白方在旁。天狗星狀如犬奔。星色黃。有毛尾。旁有短彗。有聲如雷。其下止地類狗。所瞻望之如火。光炎炎。原注音焰。衝天。其上銳。其下圓。如數頃田處。或謂狀赤白有光。下卽爲天狗。又謂流星有光見人面。墜無聲。若有足者。曰天狗。其色白。其中黃。黃如遺火狀。主守禦。候兵討賊。出則天下大戰。破軍殺將。人相食。其下流血千里。天狗飲之。國亡革政。其惡氣所鍾。又甚彗。李其衝禍尤重。賊星亦名六賊。出正南方。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有光。或謂狀如彗。惡氣如五殘。出則天下禍。合逆。侵關樞。其下兵起。不利其衝。凡有象占者二星。

辰

水行之精。黑帝之神。坎氣之曜。是爲辰星。徑一百里。於乾爲貞。於德爲知。於事爲聽。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時主冬。其色黑。其音羽。其性舒緩。藏物之星也。一日行止度九十九分六十二秒。一月行一辰。一歲周天。常以四仲月出。二月春分見奎婁。五月夏至見東井。八月秋分見角亢。十一月冬至見牽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二句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常與日月之會同辰而出。孟春日月會于營室。春分辰見

奎婁仲夏日月會于東井辰星亦見東井且月行一辰出辰四正得辰之中能正四時與北辰同象故命之爲辰。一曰小正。一曰長庚。一曰天攬。一曰安周星。一曰細爽。一曰能星。一曰鉤星。一曰紐星。一曰鑿星。一曰伺祠。凡十名。附日而行。季夏日會于柳七星辰星亦會于柳七星。七星爲辰星廟。謂之員宮。故曰察日月之會以定辰星之位。其精爲河北。佐天爲廷尉偏將。主生物以布其紀。以理四時。明罰敕法。以平天下。主凡天下水土之政。與日月同精。故爲女主。掌八柱九川以載地。故爲大臣司謀典。致時寒。原注。謀時寒若。主北嶽於地則主燕趙。代北。北夷。諸旃裘之國。引弓之民。黑潤軌道無變。則天子惠澤逮下。汪濊涵泳。萬民豐樂。理法平而無冤民。四夷來王。中國安強。河漢安流。民無水害。王者嘗關濫聽而行昏德。刑罰不中。冤訟上聞。逆冬令。傷水氣。則辰星行罰。緩則不出。急則不入。非時則占。其時宜效。不效爲失。原注。效見也。宜見不見爲失罰之也。追兵在外不戰。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失其時而出。爲當寒反溫。當溫反寒。當出不出。是謂擊卒。兵大起。四孟皆出。易主命。四季皆出。大兵喪國亡。蚤出爲月食。晚出爲彗星。天矢春不見。大風物不生。夏不見。旱六十日。物不長。秋不見。有兵。物不實。冬不見。雨六十日。漂沒城邑。物不藏。當效。而出色白爲旱。黃爲熱。赤爲兵。黑爲水。青角兵憂。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其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卽變其色。其時不昌。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地亦大動。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積於西方。外國利。辰星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方。其赤。中國勝。其西而

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出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當見而忽亡則爲婦人發陰謀乘叛兵起國亡月食以女亂襲月爲合戰與月並占同太白與他星遇而鬪天下大亂出房心間地動合土爲演戎狄兵興下人謀上亦爲大水辰星與太白俱附日其精感深皆鍾肅殺之氣爲誅爲伐爲刑爲法效出對代相爲兵徵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出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爲格野雖有軍不戰原注辰水也。太白金也。金生水。母子不相從。故不戰。母子各出一方爲格。格不和也。故亦不戰。辰星入太白中五日已乃出及入而上出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原注太白芒角爲旗。破軍殺將客勝下出客亡地視旗所指以命破軍其繞環太白若與鬪大戰客勝免主人吏死過太白間可械劍原注械音函。其間可容劍也。小戰客勝免居太白前旬三日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歷太白右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太白右去三尺軍急戰故凡占太白必占辰星則兵之進退勝敗決矣居舍而四星來聚其分真人以法致天下其精變而生妖星則爲長庚枉矢壞女拂樞滅寶繞綫驚理大奮祀天美天彘天殃天社天歷天麻天林天蒿端下黑彗凡十有八星出以壬寅兩黑方在旁長庚星原注詩大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氏注。曾以爲明星太白。先日東方爲啓明。日庚爲辰星。曾附日而行云。此長庚則又辰星之變爲妖星者也。如一匹布著天見則兵起枉矢星類大流星蛇行而蒼黑望之如有毛羽然長數丈著天見則反兵殺將相合爲亂亦爲以亂伐亂凡有象占者二星凡歲之天荆天猿火之照旦天

惑土之天樞、荊、彗、金之竹、彗、白、藿、水之拂、樞、天、蒿等。雖無象占，大抵皆彗孛機槍之類。精氣之散，惡氣之生，皆爲喪爲亂，爲兵爲亡。

雜星

自五星變散外得名而有象占者，曰瑞星、妖星、客星、流星、隕星，凡五類。

瑞星者，出爲天下之瑞而有徵者也。天精而見曰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國，或謂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一黃星，三星合爲景星。又謂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見則人君有德，天下大慶。歸邪星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兩赤彗上向，上有蓋狀如氣，下連星出，則有歸國者。格澤星，原注：音雞錄。一狀如炎火，其中黃白起地上，下大上銳，見則不種而穫，不有土功，必有大害。譚案：前漢書晉書

俱作必有大害。此據史記。周伯星，色黃有光，煌煌然而無芒彗，所見之國大昌含饗，星光耀似彗，所照有喜。

妖星者，其見無期，其行無度，錯出五緯之間而爲妖祥者也。四填星，出四隅，去地可四丈，或謂六丈餘。星大而赤，常以夜半出，十月其下兵起大亂。地維星，亦名藏光，亦出四隅，大而赤，去地可二丈，如月始出，其下爲亂者亡。有德者昌，蓬星，大如二斗器，色白，亦名王星，狀如夜火之光，多至四五，少則一二，或謂出西南，長數丈，左右銳出而易處，出則大水大旱，人相食，其下亂臣戮死。天鋒彗，象矛鋒刺天，從橫見，則天下兵起，血流成川。老子星，色淳白，所見之國爲饑爲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蓬芮星，亦曰蓬絮，色青而熒熒。

然所至之國風雨不節旱乾水溢無穀多蝗東南有三大星出名曰盜星出則天下有大盜西南有三大星出名曰種陵星出則天下穀貴十倍西北三大星出而白名曰天狗星出則人相食大凶東北有三大星出名曰女帛出則大喪凶天鼓星有音如雷而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所在有兵起金鼓震地凡十一星

謹案·雜星序妖星後有客星一類·今闕·

流星者天使也光跡相連曰流絕跡而去曰飛般般而大曰奔皆流星也星大者使大星小者使小聲隆隆者怒也行疾者期速行遲者期遲大而無光者庶人之事小而有光者貴人之事大而光且動者其人貴且衆也乍明乍滅乍闇乍亡者賊破敗也前大後小者憂恐也前小後大者喜事也蛇行者姦事也往疾者往而不反也長者其事長短者其事疾奔星所墜其下有兵無風雲而有流星良久乃入爲大風發屋折木小流星百數四面行者衆庶流移之象也氣如流星鏗然震野野雉皆鳴天下分裂易主革命流星有音如炬火下地野雉皆鳴名曰天保所墜國安有喜若小流星色青赤名曰地雁其所墜者兵起流星有光青赤長二三丈名曰天雁軍之精華也其國兵起當從星所之流星暉然有光白長竟天者人主之星也主將軍從星所之飛星大如缶若甕後皎然白前卑後高此謂頓頭其所從者多死亡飛星大如缶若甕其後皎然白星滅後白者曲環如車輪此謂解銜其國人相斬爲爵祿飛星大如缶若甕其後皎然白長數丈星滅後白者化爲雲流下名曰大滑下有流血積屍流星將有所往分中斗折而旁去名曰

折星其下兵叛。土地分裂。有雲如壞山墮。謂之營頭之星。所墜其下覆車流血千里。亦曰流星。晝隕。名營頭。得名者凡八星。

隕星者自上而下隕也。有不及地而無象者。春秋星隕如雨是也。有墜地爲石者。隕石子宋五是也。星爲少陽。其精剛而繫于剛風。墜地則爲石。剛之體也。故石中有火而星中有光。其類同也。陽隕而從陰。剛墜而從柔。皆斃死之象也。小而無光者。細民也。大而有光者。貴人也。黃圓而正墜者。上相也。赤角而雜墜者。誅也。黑角而勃然者。賊殺也。闇而死灰者。憂而自殺也。青圓而緩者。高士也。白角而鏗然有聲者。大將也。散落如雪者。衆姦伏誅也。聚而墜者。軍潰敗也。

謹案此下燁氣一篇闕

五行

伏羲畫八卦而不言五行。禹敍九疇言五行而不言數。孔子贊易。推本易範之所自。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言天地體數。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爲河圖。而九爲洛書。祇奇耦一數。于是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知其所以然矣。五行者。脗合天地之數。當河圖之五位。運行于天地之間者也。原注。五位。一六北。二七南。三八東。四九西。五十中也。一三五七九爲奇爲陽。二四六八十爲耦爲陰。奇陽合于耦陰。耦陰合于奇陽。五位相合。然後各一陰陽。而各爲一太極。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天一生水。

而地六成之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天三生木。而地八成之地。四生金。而天九成之。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生于陽奇者。則成於陰耦。生于陰耦者。則成於陽奇。屈信往來。運行不已于天地之間。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說者謂數之所起。本于陰陽。陰陽往來。在於日道。十一月冬至日。南極陽來而陰往。子水位也。當以一陽生。爲水數。五月夏至日。北極陰進而陽退。午火位也。當以一陰生。爲火數。陰不名奇。數必以耦。故以六月二陰爲火數。乾貞于十一月子。坤貞于六月未。而皆左行也。冬至極于夏至。當爲陽來。正月爲春。本位也。三陽已生。故三爲木數。夏至極于冬至。當爲陰進。八月爲秋。金位也。四陰已生。故四爲金數。三月春之季。四季土位也。五陽已生。故五爲土數。此生數之由也。萬物之生。皆自微至著。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水、火、木、金。皆得土數而後成。故水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此成數所由也。三陽陽之中。故木之德盛于春。六陽陽之極。故火之德盛于夏。土爲陰陽之中。分王四時。故其德盛于四時之中。而位季夏。三陰陰之中。故金德盛于秋。六陰陰之極。故水德盛于冬。此盛衰之時也。木曰曲直。既能曲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能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于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逮而不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地之質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

物兼體而不遺也。此又其氣質也。木神仁，水神智，土神信。

漢案：此下缺。金火二條。

水滋而生木，木然而生火，火燥而

生土，土凝而生金。

漢案：此下脫。金生水一條。

相生爲母子，金剛而克木，木堅而克土，土浸而克水，水溼而克火，火鑠而

克金，相勝爲夫婦。此又其情性也。帝王之歷數爲運，孔子謂帝出乎震，故自騶衍以來有五運之說。以五

行之相生者相代，始於伏羲以木德王，於是神農火，黃帝土，少昊金，顓頊水，高辛木，唐虞土，夏金，商水，

周木，漢火，雖不經見，理亦宜然。此又其連數也。故連而爲五行，布而爲五氣，合而爲五德，成而爲五性，發

而爲五色，激而爲五聲，蘊而爲五味，凝而爲五體，別而爲五藏，萬物莫不由之，皆陽加於陰，陰加於陽，膠

合成體，錯綜爲用，皆以一具兩，各爲陰陽。木具甲乙，火具丙丁，土具戊己，金具庚辛，水具壬癸，而爲十母

復天地之體數，不卽不離，分而不殊，故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也。九疇之以五行居首者，本天地以生

人也。皇極居中而以一御八者，立人道以配天地也。陰陽之精，合而爲五行，五行之精，合而爲人，於是太

極爲八極，人君居至尊之位，爲天下之極，必順五行，正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其

極正而建天下之極，天下之人會其極，歸其極，各以爲極，而各保其極，復權以三德，審以龜策，徵其休咎，

考其禍福，於是天地位，萬物育，皇極建而天下治，中表上下，共一太極，天人一致，理氣相通，積善而必有

餘慶，積不善而必有餘殃，於是五事復居首，合五行而並天地矣。孔子作春秋書大雨、震電、雨雪、大水、火

災、霜雹、無冰、雨水冰，皆志五行之錯亂，舉其端以示人，其事未能著也。及秦人作月令，始言寒暑時令氣

序之差。傅以殃咎而爲之。徵漢興董仲舒爲春秋公羊學。始言陰陽五行災異。劉向爲春秋穀梁學。乃爲
洪範五行傳。數其禍福與仲舒錯。以警懼時君。漢二百年。天人之書也。其大法謂五事。修皇極。建則五行
無變。禍亂不作。其有變。皆人君失德之所致。乃禹箕子之志也。其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簪
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
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
水不潤下。五事之變。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
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疴。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暘。厥極憂。時
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疴。咎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視之不明。是謂
不哲。厥咎舒。厥罰恆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疴。時則有赤眚。赤
祥。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
有耳疴。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思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蒙。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
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疴。時則有黃眚。黃祥。爲金水木火沴土。向子欽亦治左氏春
秋言五行。班固乃鑑仲舒。別向欽。援引眚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說。爲五行志。天人之際。凜凜乎可
畏矣。謹案。五行一篇有
總論而無占事。

災異

災者何。凡水、火、暵旱、霜雹、蟲螟之害於人者也。異者何。凡天地、日星、風霆、妖孽之異於常者也。異乃災之本。災乃異之徵。皆本於人而應於天。凡天文五行之占候徵驗皆其事也。初孔子作春秋。書災異。與事並列而不傳。以事視履考祥之法也。自左氏及公羊傳。下逮三史。于災異皆傳以行事。紀傳之間既並列之。又於書志反復稽考。雖大端有徵。未免曲鑿牽強。有非聖人意者。三國之際。漢史不書災異。魏吳所載。又復不同。既不錄于正紀。僭國之傳法。不可書于天人五行。又不可曲相傳會。其與事相涉。如赤星殞而諸葛亮薨。金火交而孝獻入許。黃星見而曹氏篡漢。流星墜而公孫淵誅等。必當與事並載。其餘事不相涉。特書屢書者。則別爲災異兩類。始漢靈帝建寧元年。終晉武帝平吳之歲。列于左方。繫于天文五行之後。凡紀傳所書。皆其事應。治亂得失。亦足以稽考云爾。案。災異一篇。有字無辭。